最后诊断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436/5

最　后　诊　断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舒　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rthur Hailey

The Final Diagnosis

本书根据 Pan Books Ltd., London 版译出

最后诊断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舒　逊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59,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93,001－112,000 册
书号：10188·136　　定价：0.92 元

本书主要人物

奥尔登·布朗　　三郡医院董事长
哈里·塔马塞利　　三郡医院院长
肯特·欧唐奈　　三郡医院外科主任
哈维·钱德勒　　内科主任
查尔斯·窦恩伯格　　产科主任
约瑟夫·皮尔逊　　病理科主任
希尔达·斯特朗　　营养科主任
戴维·柯尔门　　病理科副主任
露西·葛兰杰　　矫形外科主治医生
比尔·罗弗斯　　外科主治医生
吉尔·巴列特　　外科主治医生
卡尔·班尼斯特　　病理科化验员
约翰·亚历山大　　病理科化验员
费雯·洛布顿　　护校女学生
迈克·塞登斯　　外科住院医生
罗杰·麦克尼尔　　病理科住院医生
尤斯塔斯·斯温　　伯林顿市商业资本家，三郡医院董事
丹尼丝·匡茨　　尤斯塔斯·斯温之女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　　约翰·亚历山大之妻

一

盛夏的一个早晨，十点多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伯林顿。三郡医院里面泛起的生活浪花，象沿海岛屿周围的潮汐，起伏翻滚着。医院外边，伯林顿的市民挥汗如雨。在有遮阳的地方，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已经上升到华氏九十度，湿度已达百分之七十八。到炼钢厂和车辆厂那边就更热了。那边没有遮阳的地方，没有温度表。如果你愿意去量量，温度肯定比这边高得多。医院里面比外面稍微凉快一些，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只有少数有地位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进入有调温设备的房间的，才能避开这夏日的蒸烤。

位于医院底层的住院处是没有调温设备的。在那里办公的玛奇·雷诺小姐今朝不断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薄绉纸来揩汗，这已经是第十五次了。她还在盘算着该抽空到盥洗间再洒一次香水。这位三十八岁的小姐是住院处的负责人，因为她平常爱看妇女卫生广告，所以身上稍微脏一点就受不了。赶上热天，她总得一趟一趟地往楼道那头的盥洗间跑。但现在，在没去以前，先得通知四个病人下午来住院。

几分钟以前病房送来的出院单上共有二十六人出院，超过预计两个，再加昨夜死去的两个，共多腾出了四张病床。她

要从等待住院的长长的名单中提出四个病人通知他们来住院。在伯林顿市内和郊区，将有四个病人，怀着希望或带着恐惧，接到医院的住院通知，带上几样必要的东西，把自己全部托付给这家医院。现在，玛奇·雷诺小姐拿着第十六张薄绉纸，打开档案夹，拿起桌上的电话耳机，开始拨号。

在大楼底楼另外一头，门诊候诊室已经坐满了病人。他们比住院处的热得要命的工作人员要幸运一些。因为叫号以后，他们将走进和候诊室通连的六个有空调设备的诊室当中的一个。门诊部的这六位专科医生都在城里医科大楼开业。在那里门诊收费比较昂贵，付不起或不愿花那么多钱看病的病人在这里可以享受他们的免费诊治①。

耳鼻喉专科医生麦克埃温大夫的凉快的门诊室里，老头鲁迪·赫曼特正在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背上歇凉。他是个零散工，只是在家里逼着他干活的时候才出去干点什么。老头近年耳朵愈来愈聋，可是他倒不怎么在乎。因为有时听不见倒有点好处，比方说工头叫他干点什么，或者要他快点干的时候，听不见倒好。不过他的大儿子叫他来看病，于是他就来了。现在大夫正在给他找出病源。

麦克尤安大夫从老头的耳朵里把窥耳器拔出来，皱了皱眉。他带点挖苦人的口气说，“你要是把耳朵里的污垢洗下去点，可能会好些。”

这样一肚子不高兴在麦克尤安是难得有的。昨天晚上他

① 美国开业医生也在大医院门诊，本人不另收费。

和妻子为日用花钱的事吵起来，今天一早吃早饭的时候，他的那位夫人还唠叨个没完。今天他从汽车房倒车出来的时候，心里正没好气，一下子把汽车后挡板给撞弯了。

鲁迪耳聋，没听清麦克尤安大夫说什么，抬起头问:“什么？”

“我说你要是……噢，算了，没什么。”麦克尤安正在琢磨着这老头耳聋到底是因为年岁大还是那里边的一个小瘤子的毛病。这是一个很难诊断的病例，一下子就把他的专业兴趣引起来了。原来的情绪一扫而光。

“我没听清楚，”老头又在问。

麦克尤安提高声音说:“没有什么！我没说什么!”

他倒高兴老头耳朵聋，有些后悔自己发了脾气。

在普通内科的诊室里，肥胖的内科医生托因比大夫用刚吸剩的烟屁股点燃了另一支烟，仔细观察着桌子对面那个病人。在他考虑病情的时候，觉得自己肚子有点不舒服，心想得把中国菜的食谱暂时停它一两个星期了；何况，这个星期有两次饭局，下星期二又有美食主义俱乐部的会餐，日子不算难过。在考虑好了对病人的诊断之后，他就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对病人说:“你的体重超过了，我得给你规定一下饮食。还有，你最好把烟也戒掉。”

离开门诊室一百码左右，三郡医院病历室负责人米尔里德小姐在那人来人往的楼道紧步走着，浑身直冒汗。她一眼看见自己正在找的那个大夫就在前边，拐个弯又不见了，就顾不

得辛苦，连忙紧走几步再追上去。

“皮尔逊大夫！皮尔逊大夫!”

一位上了年纪的病理医师停了脚步。他把嘴里的大雪茄挪到了唇角，不耐烦地说:“什么，干什么？”

这位米尔里德小姐是个五十二岁的老处女，身材很瘦小，穿上最高的高跟鞋才刚够五英尺。她看见皮尔逊大夫脸上不高兴的神气，心里有点发毛。但是，这位小姐生活里没有什么别的，病历、表格、档案就是她的一切。于是，不管怎样，她还是鼓起勇气说:“这里有些病理解剖单子要您签字，皮尔逊大夫，市卫生局要副本。”

“我现在忙，改个时间。”正赶上约瑟夫·皮尔逊脾气发倔。

米尔里德小姐坚持着:“大夫，请给签上吧！要不了多大时间，我找了您三天了。”

皮尔逊勉强答应了。米尔里德小姐递过了单子和圆珠笔，皮尔逊拿过来走到一张桌子旁边，一边签字，一边嘟囔:“我也不知道签的都是些什么。是谁的？”

“是郝登的病例，皮尔逊大夫。”

皮尔逊口气还很倔。“那么多病例，谁记得住。”

米尔里德小姐在一边耐心地解释着:“就是从工厂车间的天桥上摔死的那个工人。记得吗？厂方说他一定是犯了心脏病，不然车间的安全措施是能够防止的。”

皮尔逊哼了一声。

在他继续签下去的时候，米尔里德小姐还继续解释着。她这个人说开了头，就非得说清楚才算完。“可是病理解剖报告

说这个人心脏没什么病，也没有使他摔下来的其他病理方面的原因。”

“这我都清楚。”皮尔逊打断了她的话。

“对不起，大夫。我……”

“那是个事故。厂方得发给家属抚恤金。”皮尔逊顺便提出他这个看法，然后把雪茄叼好，刷刷地又签了一个名，纸都给他划破了。米尔里德小姐发现今天这个老大夫的领带沾上的鸡蛋痕渍比哪一天都多。他那乱蓬蓬的灰白头发有多少天没梳了？约瑟夫·皮尔逊的邋遢在三郡医院是出名的，简直有些不象话。自从十年前妻子亡故，开始过独身生活以来，他的穿着愈来愈不象样子了。现在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大夫打扮得不象个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倒象哪里跑来的流浪汉。米尔里德小姐打量了一下他白罩衣里边的呢背心，扣眼都磨秃了，上面还有两个洞，可能是强酸腐蚀的。下身一条灰裤子没有裤线，脚上一双旧皮鞋，早就该上油了。

约瑟夫·皮尔逊签完了最后一张，粗鲁地把一叠单子冲米尔里德一塞，说：“这回我可以开始干点正经事了，啊？”那雪茄在嘴上一撅一撅地，烟灰一半落在自己身上，一半落在光亮的利诺林花色油毡[①]地面上。皮尔逊是三郡医院的老大夫，他要点态度没人敢说，要换个年轻人就不行了。皮尔逊对医院走廊上贴的许多“禁止吸烟”的告示也是置之不理的。

“谢谢、谢谢，大夫。”

他僵硬地点点头，走向大厅，准备乘电梯，正赶上两部电

① 利诺林花色油毡（Linoleum）是一种建筑上用的地面装修材料。

梯都停在上边，就骂了一句，走下通往地下一层病理室的扶梯。

外科在三楼，那里的气氛就比较轻松了。整个外科手术室的气温和湿度都是经过仔细调节过的。外科大夫、实习大夫和手术室护士的绿色手术衣里边都脱得只剩下了内衣内裤，这样可以凉快些。有些大夫已经做完了清早第一个手术，踱到外科办公室喝咖啡，等着做第二个手术。三楼楼道两旁的手术室是和医院其他部分隔离的，护士们开始把仍旧处在麻醉状态的病人推到两间麻醉恢复室，在这里接受观察，等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回病房。

矫形外科医生露西·葛兰杰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述说昨天买的西德小轿车“大众牌”①自有它的优点。

由于这种车车身特别小，吉尔·巴列特大夫和她开玩笑说：“对不起，露西，我在停车场差点踩到你那辆车上。”

“那没什么，吉尔”，她说。“你的运动量还不够，就在你那辆底特律出产的大家伙周围转转就够了。”

谁都知道，普外科医师吉尔·巴列特大夫有一辆奶色的“卡迪莱克”②大号小轿车，天天都擦得精光瓦亮的。这也反映了车主人的帅劲儿。他是三郡医院穿着最讲究的大夫之一，是主治医师里唯一留胡子的人——范戴克式③的，修剪得很整齐——一说话山羊胡子就上下飞舞，露西看着很带劲儿。

① 大众牌（Folkswagon）是西德名牌小轿车。
② 卡迪莱克（Cadillac）是美国名牌豪华轿车，产地底特律。
③ 范戴克式（Vandyke），指唇上八字胡，颌下山羊须。

肯特·欧唐奈大夫也踱着过来了。他是外科主任，兼医务管理委员会主席。巴列特向他打了招呼：

“肯特，我正找你。下星期我给护士讲成年人扁桃体割除。你那里有没有吸入性气管炎或肺炎的彩色照片？”

欧唐奈为教学需要收集了一套彩色照片。他知道巴列特指的是人们不太熟悉的那种成年人切除扁桃体以后可能发生的后遗症。欧唐奈这些外科医生都清楚，即使非常小心，也可能会有小块东西没取干净，吸进肺里形成囊肿。他想起有一套显示这种情况的气管和肺部片子，是尸体解剖时拍的。他对巴列特说：“可能有。我今天晚上找找。”

露西·葛兰杰说：“如果找不到气管的照片，给他一张直肠的。反正他也看不出来。”外科办公室一屋子人都笑了。

欧唐奈也笑了。他和露西是老朋友了；有时他想：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他俩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呢？他在好多方面都很欣赏露西，特别是在业务方面，她能够在一般认为是男人干的矫形外科中站住脚，这很使他佩服。但是，她又没有失去女性的基本特点。她现在穿着手术衣，和别人的样子差不多，看不出什么线条来，但他清楚：手术衣里边是一个修长而窈窕的身材，穿着不花哨，但很时髦。

一个护士敲门后悄悄走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欧唐奈大夫，外边有几个病人家属要见您。”

“告诉他们我就来。”他走进更衣室，脱去手术衣。今天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切除胆囊结石手术，现在已经很成功地做完了。和外边的病人家属谈完话以后，他打算去院部。

在外科楼上，乔治·安德鲁·邓吞躺在48号单人病房，已经没有了凉热感觉。实际上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十五秒钟了。麦克马洪大夫握着病人的手腕，脉搏快没有了。病人家属都在，室内显得很闷热。潘菲德护士把窗上的抽风电扇调到“高速”上。她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妻子、一个成年的儿子、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儿。妻子在轻声地抽泣，女儿没有出声，但眼泪流满了双颊。儿子背转身，肩头在抽动。埃莲·潘菲德心想：到我死的时候，希望也能有几个人为我流泪。还有什么比亲人的悲痛更好的吊唁呢？

麦克马洪大夫现在放下了病人的手腕，看看其余的人。不用说什么了，潘菲德护士自动记下了病人死亡时间：上午十点五十二分。

楼里的大病房和单人病房，现在正是安静的时候，清早的一遍药已经发完了，医生也查过了病房。从现在到中午是休息时间。中午才是另一个活动高潮。有的护士已经溜到餐厅去喝咖啡；留下来的在作病情记录。韦尔丁护士在一个女病人的病历上写着：“病人主述：仍有腹痛，”还没有写完，停下了笔。

这位五十六岁、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又一次从白大衣口袋里掏出今早已读过两遍的儿子的来信。那是和病人信件一起送到她办公桌上的。在她打开信时，一个年轻的海军中尉挽着一个漂亮姑娘的照片掉了出来。她先凝视了一下这张照片，才去读那封信。“亲爱的妈妈：这回事您一定没想到，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姑娘，我们昨天结婚了。我知道您一定要生气，因为您老说我结婚时您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可是我

告诉您怎么回事以后您一定会理解的……”

韦尔丁护士抬起了头，想着那时刻挂在心上的儿子，很少见到。自从她离了婚，一直是自己照看阿丹姆，从小带到送他上大学。后来上了安那波里斯海军学校[①]，只是在周末和短期休假中见过他，随后就入伍当了海军。现在，阿丹姆已经成家了，不再属于她，而属于别人了。今天她得给他们拍一个电报，寄去她的深情和祝贺。几年以前，她总说在阿丹姆独立生活以后，她就辞职，可是一直没有这样作。现在用不着辞职了，快该退休了。她把信和照片又塞进口袋，重新拿起刚才放下的笔，清清楚楚地添上：“腹泻和少量呕吐。请鲁本斯大夫注意。”

产科在四楼。谁都说不准那里一天到晚什么时候可以安静一下。现在，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和另外两个产科大夫正在刷手。他忽然想：真讨厌，生孩子的为什么总爱凑热闹？不生就不生，一生就是一批一批地生。有时，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工作很有次序、很安静，从从容容地一个一个地接生。有时突然之间六个产妇同时都要生，闹得个天翻地覆。现在就是这样。

他自己的病人是个膀大腰圆、笑口常开的黑人产妇，就要生第十胎了。她来到医院已经太晚，马上临产，于是作急诊，用担架把她抬上来。窦恩伯格一边刷手一边听着她和送她上来

---

① 安那波里斯（Annapolis）：马里兰州首府，美国海军学校所在地，在美国东海岸。

的实习医生谈话。

显然因为这是个急诊病人，实习医生照例请电梯上乘客都下来，先送上来这个黑人产妇。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那么多上等人都为我腾出了电梯，我成了重要人物了。这辈子我还没尝过这个滋味呢。”实习医生劝病人不要紧张，只听那个产妇在说：“叫我别紧张吗？我一点也不紧张，孩子。我生孩子从来是轻松的。一生孩子就不刷盘子、洗衣服、做饭了。我在盼着到这儿来呢，和放假了一样。”阵痛来了，她停了一会儿，不久，她一边咬着牙，一边还喃喃地说：“我已经有九个了，这是第十个。大孩子跟你一样大了，年轻人。等着瞧吧，过年我还会再来的。”窦恩伯格听那声音已经微弱了，可是还咯咯地笑了一声。产房的护士把产妇接了过来，实习医生又回急诊室了。

这会儿，窦恩伯格已经洗刷好，穿好外衣，消了毒，热得流着汗，跟着产妇走进了产房。

在医院的大厨房里，气温没有多大问题，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习惯了。营养科主任希尔达·斯特朗尝着一块葡萄干蛋糕，向做甜食的厨师点了点头表示赞赏。她担心自己吃这么多卡路里和别的营养品，一星期之后准会在她洗澡间里的磅秤上显示出来。她自我安慰地想：反正多尝尝医院做的食品是营养科主任的职务嘛。而且，斯特朗夫人现在担心卡路里和体重已经晚了些儿了。长年累月地尝来尝去，已经使她把磅秤指针压到二百磅上下了。光是她那两个大乳房就占了不少分量，象两个直布罗陀要塞似的，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有人说

她一走过来就象有一对战舰开路的航空母舰开来似的。

可是斯特朗除了爱吃点之外，也热爱她的工作岗位，她心满意足地环顾一下她的王国——闪亮的钢制炉灶和送菜车，光亮照人的炊具，穿着浆洗得非常漂亮的白围裙的厨师和帮厨。她心里不觉暖烘烘的。

现在是厨房里最忙的时候。午餐是每天最忙的一餐，除了给病人开饭外，还得给全院医生护士职工在餐厅开饭。再过二十分钟左右，午餐就要送到病房了。午餐以后的两个小时内还继续供应食品。在帮厨刷洗餐具、整理菜盘以后，厨师们又该准备晚餐了。

斯特朗夫人一想起菜盘就皱起了眉头。她摇摇摆摆地走到厨房后面装有两台洗碟机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的这部分管区可不象前边那么漂亮。这位主任曾经多次想到应该把这部分设备也来一个现代化。当然，好事不能一天办完。在她当营养科主任这两年，已经逼着院部添置了不少花钱的新设备了，这也得承认。不管怎么样吧，她还决定要找院部谈谈洗碟机的问题。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到餐厅去查看蒸气表。

营养科主任不是医院里唯一关心食物的人。二楼放射科有一个门诊病人说他都“快饿死了”。他是伯林顿市给三大汽车工业[①]代销汽车的一家商行的销售部副主任詹姆斯·布莱维克先生。

根据医嘱，詹姆斯·布莱维克从昨天晚上十二点到现在

---

① 三大汽车工业为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没吃过东西，他饿得快死是有道理的。现在他来到一号 X 光室作胃肠造影。对可疑十二指肠溃疡进行确诊。过去三年，布莱维克以很大的积极性投入工作，作出了许多个人牺牲，比销售部其他人工作得更出色，工作时间也最长。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报偿。他十分担心不要因为十二指肠溃疡或别的病影响了自己的前程。

他的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要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上也一样。作为代销商，每月是要完成一定的销售指标的。他想他不可能是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一定是别的小病，很快会治好的。他被提升为销售部副主任不过六个星期。虽然这个职称听起来很响亮，外人哪里知道要维持这个职位却不怎么容易，得出成果，得玩儿命干——办事要泼辣，随时盯住生意，还得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医生的证明解决不了报表上销售下降的问题。

詹姆斯·布莱维克的病已经拖了一些时候了。可能是两个月以前吧。他觉得胃不舒服，胃区有些疼，老爱打饱嗝儿。有时当着顾客也要打，很不合适。先前他还装作没事，后来到医院看病，才有今天早晨这次检查。他还希望不要占太多时间；卖给福勒公司的六辆小型运货汽车竞争得很厉害，他的商行非常希望成交。老天爷，他的肚子真饿得慌！

对于放射科主任、外号“响叮当”[①]的拉夫·贝尔医生来说，这不过是再照一套胃肠造影片而已，和他照的一百多张别

① “响叮当”原文是Ding Dong Bell（叮当铃），美国有首儿歌《叮当铃》，精神饱满的意思。因贝尔医生的姓（Bell）与“铃”是一个字，故有此外号。

的片子没什么区别。他有个习惯，没照以前总要先猜猜有病没有。这个病人他猜是有病的，象是个患溃疡的。贝尔医生透过他那厚厚的黑边眼镜暗自观察这个病人。他象是个常发愁的人，现在可能就有点心事……这位放射科医生让布莱维克到荧光屏后边去，递给他一杯钡浆。对他说："我叫你喝，你就喝。"

在他准备好了以后，他说："好！"布莱维克喝了钡浆。

在荧光屏上，贝尔看见钡浆通过食道，流到胃，从胃流到十二指肠。在这种不透明的液体的反衬下，各个器官非常清楚。每到一个阶段，贝尔就按一下电钮、照一张片子。他又按摩病人的腹肌使钡浆流动，可以清楚看见十二指肠确有一处溃疡。这时他心中暗自得意，果然猜中了，于是大声说："好了，布莱维克先生，谢谢你。"

"大夫，怎么样？我还能活下去吗？"

"活得下去。"大多数病人都想知道他在荧光屏上看见了什么。"魔术镜，挂墙上，谁的身体最强壮。"①但不该由他说出结果。"你的医生明天可以拿到片子。他会找你谈话的。"他心想：朋友，你该倒霉了。希望你喜欢天天休息，天天吃牛奶、荷包蛋。

距医院大楼两百码有一幢旧楼，原来是一个家具厂，现在改为护士楼。护校学员费雯·洛布顿衣服上的拉链坏了。

---

① 美国儿歌，原文是"Magic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healthiest of all."

“妈的，鬼火！”她学她爸爸老爱用的词骂着那个拉链。费雯的父亲是个伐木工人，已经有了相当积蓄，生活过得很好。在森林里，他开起腔来总是“鬼火！”回到家里，他觉得没有必要另换一种语言了。

费雯今年十九岁。她把父亲的粗犷和母亲的纤巧集于一身。费雯的母亲虽然在俄勒冈林区居住多年，可并没有改变她那新英格兰人[①]内在的文雅气质。在费雯上护校的四个月里，可以从她对医务和护理工作的反应中看出她父母亲的双重矛盾性格。医院的环境和医务工作，一方面使她感到新奇、感到有些怕，另一方面她有时又有讨厌它、恶心的感觉。她原想：整天和疾病、病人打交道，开始总会不习惯的；但没料到，真正接触以后，反应真大，有时胃里直翻，非用很大毅力克制，才不至于转身跑掉。

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情况，她想，得想办法换个场所走动走动，让耳目清亮一下。她原是喜爱音乐的，这有点用处。伯林顿市虽然不大，想不到居然有一个很好的交响乐团。于是费雯就成了这个乐团的热心观众。她发现旋律的变化、音乐的熏陶，确能镇定她的神经，加强她学习的信心。可惜这个乐团的夏季演出结束了。最近她常常想找点别的什么消遣。

现在不是胡思乱想的时候；上完早晨几堂课以后，休息不大工夫就该到病房去实习了，时间很短，又碰上这个倒霉的拉链……她又拉了一下，链齿忽然合了缝，拉上了。她长长地出

---

① 俄勒冈（Oregon），美国西北部州名，开发最晚。
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在东北部，最早移民区。

了一口气，想跑出去，又停下了脚步，擦了擦脸。该死的，天真热！拉得她浑身是汗。

医院大楼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今天早晨和每天早晨一样，生活在沸腾着。在诊室、婴儿室、试验室、手术室；在神经科、心理科、小儿科、皮肤科；在矫形科、眼科、妇科、泌尿科；在免费病房和私人病房；在服务性部门——院部、会计科、采购科、清洁班；在候诊室、楼道、大厅和电梯上，整个三郡医院五层大楼，地下室和地下室二层，到处是生活，到处是人类与医学汇合的激流，泛起的滚滚的生活浪花，似潮汐起伏，千变万化。

那是七月十五日的上午十一点钟。

二

当肯特·欧唐奈从外科下楼去院部的时候，从扶梯道一扇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离三郡医院只有两条街的救主堂钟塔的报时的钟声。由于从前铸造时的毛病，这钟声一直是有些走调的。欧唐奈不由地抬起手对了对手表。这时一帮实习医生匆匆忙忙从楼上下来，杂乱的脚步踏在楼梯上叮咚作响。他主动地让了让路。实习医生们一看是医管会主席，安静了一些。一个一个走过去，尊敬地说："早安，大夫。"到了二层，欧唐奈站住了，让一个推着轮椅的护士走过去。轮椅上坐着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一只眼睛上蒙着绷带。一个妇女，显然

是小姑娘的母亲，紧紧跟在旁边。

轮椅经过时他冲那护士笑了笑，但记不得她是谁了。那推车的护士却暗自欣赏这位大夫。欧唐奈虽然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但还能引起女人的回眸。他那高高的身材、挺直的腰板、宽阔的双肩、坚强的手臂，基本上还保持着大学时打橄榄球四分卫[①]时的体态。直到如今，在遇到难题或要做出困难的决定时，他还会习惯性地挺起胸，下意识地摆出一副象要阻挡对方球员冲过来截球的架势。尽管他有一身发达的筋骨，但行动却很轻巧。经常性的体育锻炼——夏天打网球、冬天滑雪——使他一直维持着精力充沛和行动敏捷的特点。

欧唐奈并不是一个很俊俏的人，但他那粗线条的凹凸不平的脸庞（他的鼻子上还带有一处踢橄榄球时留下的伤痕）却偏偏常是女人喜爱的男人脸型。只是，他的头发却显示出了他的年岁：不久以前还是乌黑的，现在一下子就有些灰白了。就好象在生命的战斗中，黑色素突然认输了，退出了战斗。

欧唐奈忽然听见后边有人叫他，马上停住了脚。那是外科的一位高级别的主治医师比尔·罗弗斯。

“你好，比尔？”欧唐奈很喜欢罗弗斯。这是一位很认真、很可靠、很高明的外科大夫。他的外科手术总是排得满满的。病人很信任他；因为他一向很坦率，有什么说什么。外科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也都很尊敬他：因为他不但总以自然和愉快的态度指导他们工作，对他们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能以平等态度待人——这一点并不是其他外科医生都能做到的。

---

① 四分卫（Quarter back），橄榄球的球员位置名称。

他唯一的怪癖——如果能算得上什么怪癖的话——那就是爱打特别扎眼的花领带。欧唐奈一看见他这位同事今天打的这一条领带，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这条领带是在紫红和柠檬黄底色上显现着青绿色圆圈和大红花纹的图案。罗弗斯为了他的花领带，受过不少讥笑。神经科的一位大夫最近还说：罗弗斯的领带代表“表面平静的火山掩盖着内在的沸腾着的岩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喷火口。”罗弗斯并不在意，一笑置之。可是今天他似乎有些心事的样子。

“肯特，我想找你谈谈，”罗弗斯说。

“去我办公室吗？”欧唐奈有些惊异。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罗弗斯是不会找他的。

“不用，在这儿说就行。肯特，是关于病理室的外科病理回报的事。”

他们走到一个窗户跟前，躲开楼道上的来往行人。欧唐奈在想：我正担心是这个问题呢。他对罗弗斯说：“怎么了，比尔。”

“病理回报用的时间太长，长得不象话了。”

对这个问题欧唐奈很清楚。罗弗斯和其他外科医生常常做肿瘤手术。开出肿瘤以后要给病理医师皮尔逊大夫化验。病理医师要作两项病理研究。第一项是在病人还处于麻醉状态的时候，病理医师在手术室旁边的小化验室里用显微镜作冰冻切片检查。这一检查产生两种可能结果，或是“恶性的”，意味着有癌细胞，需要对病人进行扩大根治手术；或是“良性的”，一般意味着把肿瘤切除后不需要再做什么根治手术。如果冰冻切片是“恶性的”，手术就马上进行。如果是“良性的”，

外科医生就可以结束手术，把病人送到麻醉恢复室。

“冰冻切片没有耽误吧？”欧唐奈没有听到有什么耽误的情况，但还得问问清楚。

“没有，”罗弗斯说。“如果那个再耽误，早就有人来向你大喊大叫了。是切除后组织切片病理回报的时间太长。”

“噢。”欧唐奈拖点时间慢慢思索着。照次序应该是这样的：在冰冻切片做过以后，切除的肿瘤送到病理室，在那里，技术员准备几个切片，可以在较好条件下仔细检查。然后由病理医师做检查，提出最后意见。有时候，一个肿瘤在作冰冻切片时似乎是良性或可疑良性，但到第二次仔细检查时可能证明为恶性。病理医师在这时改变意见并非不正常现象。如果是这样，就要重新把病人送回手术室进行必要的手术治疗。因此病理医师第二次报告的时间性很重要。欧唐奈理解这就是罗弗斯不满的原因。

罗弗斯接着说：“如果只是偶尔一次，我是不会提出来的。我知道病理科很忙。我不是和约瑟夫·皮尔逊过不去。可是并不是一次，肯特，总是这样的。”

“比尔，你说说具体情况吧，”欧唐奈说。他肯定罗弗斯一定有些具体事例才提这个意见。

“那好吧。上星期我有一个病人，梅森夫人，乳房瘤，我给切除了，在冰冻切片时皮尔逊说是良性的。后来在病理回报上他写恶性。”罗弗斯耸耸肩。“我对这没意见。可能第一次作的不全是那么准确。”

“可是呢？”欧唐奈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想听他把话说完。

“皮尔逊的手术回报用了八天。那时候病人已经出院了。”

“噢，”欧唐奈心想这确实不大妙。这是回避不了的。

罗弗斯小声说：“我的工作不好做啊；要把那个女人再请回来，告诉她我们诊断错了——她还是有癌症，还得再动手术。”

这样的工作确实是不好做的，欧唐奈很理解这一点。在他到三郡医院以前，他本人也这样做过一次，当时他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遇上这种情况了。

“比尔，这件事你交给我看着办行吗？”欧唐奈很高兴碰上了罗弗斯。有些别的外科大夫没有他那么好说话，这件事可能会变得很复杂。

“当然可以。只要能采取点什么措施就行。”然后，罗弗斯又强调了一句——他有强调的理由：“这并不是孤立的一件事，只不过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

欧唐奈知道这话可不假。问题是罗弗斯不了解与此有关的另外一些情况。

他答应罗弗斯：“我今天下午开完外科手术死亡讨论会之后，去找约瑟夫·皮尔逊，你去开这个会吧？”

罗弗斯点点头，说：“我去。”

“再见，比尔。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我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的，请你放心。”

在欧唐奈沿着楼道走时，心里还在盘算着什么。但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一面这样思索着，一面拐进院部的套间，打开哈里·塔马塞利办公室的门。

欧唐奈还没看见塔马塞利，这位院长却已在叫他了：“这

儿，肯特。”这是一间镶着桦木护墙板的办公室，本来，在上班时间，塔马塞利多半坐在他的办公桌边，现在他却正在屋子一头的一张桌子前面伏案看一些材料呢。那桌上摊开着许多建筑图。欧唐奈踏着厚厚的绒毛地毯走了过去，也跟着院长一起看起图样来。

“在做你的梦吧，哈里？”他指着一张图说：“我敢说将来在东翼楼上可以给你盖一间漂亮的屋顶花厅。”

塔马塞利笑了。“那我当然同意没有问题。可是你得让董事会也同意才行。”他摘下他的没边眼镜擦了擦说：“这就是咱们的新的耶路撒冷[①]。”

欧唐奈又看了三郡医院增建以后的建筑图样。增建部分是很壮观的。包括大楼的翼楼和护士楼，已经进入了具体设计阶段。“还有什么消息吗？”他转向塔马塞利问道。

院长戴上了眼镜。“今天早晨我又和奥尔登谈过一次。”奥尔登·布朗是伯林顿市的第二大钢厂的总经理兼这座医院的董事长。

“谈得怎么样？”

“他说到明年一月可以拨给我们五十万美元建筑费。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三月份破土动工。”

“还有五十万呢？上星期奥尔登告诉我可能要拖到十二月份。”欧唐奈心想，连这个日子可能都想得太乐观了。

“我知道，”塔马塞利说。“他让我告诉你他已经改变主意

---

① 耶路撒冷（Jerusalem），基督教圣地，这里借用来表示欧唐奈等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了。昨天他又和市长谈过一次。他们相信明年夏天就可以拿到另外那五十万。募款到秋天就可以结束了。”

“这是个好消息。”欧唐奈觉得暂时可以放心了。如果奥尔登·布朗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他这个人是会干到底的。

“噢，还有。奥尔登和市长下星期三约好去见州长。似乎我们可以拿到那笔政府增拨的款子了。”

这真是双喜临门。欧唐奈装出个贪得无厌的样子问：“还有呢？”

“我以为你听了会高兴的，”塔马塞利说。

欧唐奈心想不只是高兴而已，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幻想的开始实现。那是三年半以前他刚到三郡医院时就开始憧憬的。想起来，欧唐奈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适应性有多大啊！如果当他在哈佛大学学医时，或在他随后当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第一住院医师时，有人说他最终会扎根在象三郡医院这样的不出名的医院里，他会嗤之以鼻。甚至当他到英国巴特医院进修时，他所想的还是象约翰·霍普金斯或麻省总医院这类大医院。以他的资历，他完全可以如愿以偿的。但在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时，奥尔登·布朗到纽约找他来了，约他到伯林顿来，参观一下三郡医院。

他看到的情况使他感到惊愕。这座医院破烂不堪、组织松散，医务水平，除去很少例外，一般都很低。外科和内科的主任是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人，生活目的就是维持自己安逸的现状。作为医院董事会和医务人员的关键联系人是一个很不称职的老头。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进修无人过问。没有研究经费，护士的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象是中世纪的情况。奥

尔登·布朗毫不隐讳地都给他看了。然后邀请欧唐奈到家里。欧唐奈同意在他家吃完饭，然后搭夜班飞机回纽约。看到医院和伯林顿市以后，第二次都不想来了。

奥尔登·布朗的房子位于可以俯瞰伯林顿全市的一座小山上。欧唐奈给引领到一间周围墙上饰有挂毯的安静的餐室里，听着奥尔登·布朗谈起这座医院的变化。那倒不是新奇的故事。三郡医院原是一座现代化的、进步的医院。本来在全州是名列前茅的，但后来由故步自封和管理懒散而落后了。当时的董事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工业家，凡事都委托别人去管，自己只参加医院的一些交际性集会。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医院情况一落千丈。各科室负责人都是任职多年的老人，不愿改变现状。年轻一些的开始还有些不满，以后就感到无能为力，有的另有他就，离开这里了。结果医院名声搞得很坏，年轻的、学历好的医科毕业生都不愿意到这儿来，于是医院不得不降格以求。这就是欧唐奈当时所看到的情况。

唯一的改变是当时董事长换了奥尔登·布朗。那位前董事长在三个月以前去世了。一些有影响的人劝说布朗接任了这个职位。但是这项任命在董事会里不是全体通过的。董事会里的保守势力有他们自己的候选人，是一位名叫尤斯塔斯·斯温的老董事。布朗终以多数票当选。那时他正在说服其他董事通过他提出来的改革三郡医院、实现医院的现代化的方案。

没想到这场斗争那么艰巨。董事会里以尤斯塔斯·斯温为发言人的保守派和医院里资历高的医务人员结成一个反对改革的联盟。布朗必须小心翼翼地折冲樽俎。

他的改革方案有一条是要求董事会授权给他来扩大医院的管理委员会，吸收活跃的新人来充实它。他计划吸收伯林顿商界年轻的行政和专业人员。目前因董事会意见不统一，事情就搁浅了。

奥尔登坦白地对欧唐奈说，他是有办法迫使董事会内部摊牌的。他可以利用他的影响使一些年老无能的董事让出地位来。但这样做未免目光短浅。因为这些男女董事多半都是有钱人，医院需要他们。董事去世以后，一般说来，他们的遗产会留给医院的。如果在董事会里他们的意见给公开击败，有些人很可能会把遗嘱上决定留给医院的钱改作别用。尤斯塔斯·斯温是百货公司商业网的大老板，他已经做过这样的暗示了。因此，奥尔登·布朗需要谨慎，得用点外交策略。

尽管这样，也还算有了进展。这位董事长得到董事会大多数的同意，着手物色一个新的外科主任。因此，他去找了欧唐奈。

在餐桌上，欧唐奈摇了摇头，说:“我，恐怕不合适。”

“可能不合适，但你听我把话说完，”奥尔登说。

他很会做说服工作。这位工业家虽然是富家子弟，却是从普通工人干起的。他从车间到行政都干过，最后才当上了总经理。他对普通老百姓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是他在车间里和普通工人擦肩磨踵的年月中培养起来的。也可能这就是他担负把三郡医院从泥淖里挽救出来这一重任的原因之一。尽管当时欧唐奈和布朗相处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也感觉到这位比他年长一些的董事长确有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最后布朗说:“如果你同意来，我什么也不能答应你。我愿

意和你说，你可以放手去干，但是我估计你每前进一步都要进行一番斗争。你会遇到阻力：顽固保守、政治手腕和别人的不满。在有些问题上连我都帮不上忙，你得孤军作战。”布朗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平静的语调慢慢地说道：“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从象你这样的人的角度看，这个工作唯一的好处是它对你将是一种挑战。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人一生可能面对的最大的挑战。”

这是那天晚上奥尔登·布朗关于医院的最后几句话。此后他俩谈了些别的问题。他们谈到欧洲，谈到下届选举，谈到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布朗是广泛旅行、知识渊博的人。晚间，布朗开车送欧唐奈到飞机场，在舷梯上握手告别。奥尔登·布朗说：“对于我们的这次晤谈，我很感快意。”欧唐奈表示他也有同感。这是真的，不是客套。他上了飞机，心想从此就和伯林顿告别了，这次旅行不过给他增加了一次新的阅历，如此而已。

在返航的旅途，他拿起了一本杂志，那上边有一篇他感兴趣的网球锦标赛文章。但是，他的脑海里仍然浮想着三郡医院，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那里需要做的一切。杂志上的文章一点也没看进去。忽然他开始反省自己从事医务的动机来了。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他反躬自问：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所追求的成就是什么呢？我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最后我能留下什么呢？他还没有结婚；可能他不会结婚了。有过几次恋爱——其中也有发生过性的关系，都没有持久下去。他回想自己的履历，从哈佛到长老会医院、巴特医院……究竟最后落脚到哪里呢？突然，他有了答

案：他的岗位就在伯林顿的三郡医院。这个决定是坚定的，无可挽回的，努力的方向一下子定了。在拉加迪亚飞机场，他马上给奥尔登·布朗拍了一个电报，简单几个字："我接受。"

现在，欧唐奈看着院长随口说出的"新的耶路撒冷"建筑图，回想着这三年半的战斗历程。奥尔登·布朗是对的，他说过这不会是一场容易的战斗。这位董事长预料的困难都遇上了，但其中最艰巨的终于被克服了。

欧唐奈到了医院，以前的外科主任就悄悄地离开了。他于是团结起赞成提高医院医疗水平的一些主治医师，制定了更严格的制度，组织了一个有威信的手术室管理委员会监督执行。原来濒于消灭的组织切片研究小组又活跃起来了。它的任务是保证不重复发生同样的手术事故，特别是杜绝把健康的器官不必要地切除掉。

他委婉而坚决他说服了那些技术较差的外科医生，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少数手术很差的，不分青红皂白就给病人割阑尾的人，那些不合格的人，则请他们自己选择：自动辞职呢，还是由医院正式解雇。多数人还是选择了自动辞职，虽然这可能意味着丢掉了一部分生活收入。他们当中还有这么一个人：他给病人切除了一个肾，事先竟没有了解这个病人在上次手术中已经切除了一个。这个不能容许的错误一直到尸体解剖时才发现。

医院解雇这个医师还比较容易。但有些人却不那么简单。在地方医管会上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还有两个解雇的外科医生在法院里提出了控告。欧唐奈知道在法庭上会有一番激烈的争论，他很怕新闻界加以渲染。

尽管发生了一系列问题，欧唐奈和他的支持者终于实现了他们的主张。医务人员的空缺也经多方设法用合格的新人补足，其中有一些是他自己母校的毕业生，由他亲自动员来伯林顿工作的。

在此期间，内科主任也换了人，由钱德勒大夫担任。他在前领导班子主事时就在这个医院，是一贯反对他们的。钱德勒是一位内科专家。他和欧唐奈在医院的各种方针问题上意见不尽相同，欧唐奈觉得钱德勒有时爱夸夸其谈。但是至少在维护医疗水平这个重要问题上，钱德勒是非常坚定的。

在这三年半当中，医院的行政管理也有了变化。在他到职之后几个月，欧唐奈向奥尔登·布朗提到一位年轻的副院长。欧唐奈认为这个人是他从事医务工作以来遇到过的最好的领导之一。董事长听到以后随即飞往外地。两天之后，他就带回来那位副院长签好了字的聘约。一个月之后，原院长很体面地退休，医院发给养老金，他自己也觉得如释重负。哈里·塔马塞利继任院长。现在医院的整个行政部门的工作都打上了塔马塞利那种精明强干和讲求效率的印记。

一年以前，欧唐奈被选为医院的医管会主席，使他成为三郡医院医务工作的头把手。从那个时候起，欧唐奈、塔马塞利和钱德勒一起顺利地改善了本院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进修计划。现在要求进这座医院的申请已日益增多了。

但是欧唐奈知道，前进的道路还是漫长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要实现一个远大的计划，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计划所包括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医务工作的三个领域：医疗服务、培训、科研。他已经四十二岁了，再过几个月就满四十三岁。能

否在今生完成他准备做的工作呢？没有把握。但是，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这是值得欣慰的。现在他相信，三年半以前他在飞机上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从目前的格局看，还有些薄弱环节。这是难免的。这么庞大的事业怎能一蹴而成呢？某些资历高的医务人员对改革仍有抵触。这些人在董事会的老人当中很有影响。董事会里以尤斯塔斯·斯温为首的老人仍然十分顽固。欧唐奈想，这也许是好事，有个对立面。有人说："年轻人改革得太多、太快了。"这批评也许还有道理。正由于有这么一股保守力量，有时作计划就不得不谨慎些，这未始不是一个有利因素。欧唐奈自己是接受这种现实的，但是他发现，这很难使一些新人信服。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情况，使他和罗弗斯谈完话之后大伤脑筋。三郡医院病理科仍然是以前领导班子的一个堡垒。约瑟夫·皮尔逊大夫在这所医院已经工作了三十二年了。他一向把病理科当成他个人的领域。他和董事会的老人都很熟，又是尤斯塔斯·斯温的棋友。更难办的是约瑟夫·皮尔逊并不是没有能力，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早年间，人们公认他是一位努力从事医学科研的专家，曾经担任过州病理学会的主席。病理科的真正问题在于工作上的一人专断，就是说他一个人说了算。欧唐奈估计病理科某些化验程序很需要来一番整顿，但是不管多么需要，就是很难办。

还需要考虑医院扩建的资金问题。如果欧唐奈和皮尔逊之间发生了龃龉，皮尔逊对尤斯塔斯·斯温的影响会不会妨碍奥尔登·布朗准备在明秋完成全部筹款计划呢？一般地说

斯温本人的捐助就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单单丢掉了这一笔就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斯温对市里其他人的影响也是大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位大老板有左右全局的能力。

要解决的事情多着呢。欧唐奈原来希望把病理科的问题拖一拖。可是他又必须对比尔·罗弗斯提的意见采取一些行动。

他的眼光离开了那些建筑图，对院长说道：“哈里，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和皮尔逊干一仗。”

三

医院地下室的白磁砖走道和地面上炎热、喧哗的各层楼道比较，是安静和凉爽的。这时候有两个人悄悄走了过来。原来潘菲德护士跟着一个穿着白大衣、胶鞋的男工人一道走着。男工人推着一辆没有声响的装有滚珠轴承脚轮的平车。

潘菲德护士看了看平车上白布单蒙着的躯体，计算着她送过多少死去的病人。在过去十一年里可能有五十次吧？也许更多些，谁去记这个呢？从病房到停尸房的最后旅程也是从生的领域到死的领域的旅程。

这是医院的传统，送死去的病人的最后一段行程，在时间上是经过仔细选择的。路线是通过医院大楼的甬道，乘运货电梯到地下室，这是为了使与死去的人如此邻近的活着的人，在情绪上不受到死亡的黑暗与阴沉气氛的影响。这也是作护理工作的人为她所照看的病人所做的最后一次服务。这是一

种表示：尽管医疗工作无能为力了，医院也并不马上不管了。对病人的照顾、服务和治疗的行动至少还要象征性地延续一段时间。

白磁砖的甬道从此分成两路。往右有机器的嗡嗡声，那里是医院的技工班——暖气、热水系统、电工房、急用发电机组。往左挂着一个指示牌："病理科、停尸房。"

推车的工人魏德曼把车推向左边甬道，一个门房工人把他正在喝着的可口可乐瓶子放下来，让了让路。可能是他休息时间，也可能抽空出来的。他用手背擦了擦嘴唇，指了指尸体说："没活过来啊？"这是为了和魏德曼搭搭话而说的老套子。

同样，魏德曼也回他一句老调儿："他们把他报销了，杰克。"

门房工人点点头，又举起可口可乐，大口喝起来。

潘菲德护士心里还在想着：从一个活着的人到被送到停尸房多快呀！不到一个小时以前，白罩单下面的尸体还是一个活着的人，五十三岁的土木工程师乔治·安德鲁·邓吞。夹在她腋下的病历的内容她还记得清清楚楚。

病人家属在病人死去后和临死时一样，表现很好——沉着、悲痛但并不歇斯底里地号哭。这就使麦克马洪大夫征求病人家属同意进行尸体解剖比较容易启口。"邓吞夫人，"他轻声地说，"我理解在现在这时候和你谈，请你考虑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可是我不得不提出来，请你考虑允许我们给你丈夫做一个尸体解剖。"

随后他便把照例要讲的话说了一遍。他说明医院为了大

家的利益在努力设法保持医疗的水平，而对尸体进行解剖可以检验医生的诊断，可以提高医学水平，从而使医院可以为今后看病的人们，包括他们这个家庭在内，更好地服务。但是如果没有家属的同意就不能解剖，从而这些好处就都不能得到……

已故病人的儿子打断了他的话，用文雅的语气说："我们是理解的。如果你们准备好必要的手续，我母亲是可以签字的。"

于是潘菲德护士就这样开好了尸体解剖单。现在五十三岁的乔治·安德鲁·邓吞便被推到这里，他就要挨病理医师的解剖刀了。

解剖室的门打开了。

停尸房管理员是个黑人，名字叫乔治·林恩。当平车推进来的时候，他正在擦解剖台子。他抬起了头，台子已经擦得洁白雪亮。

魏德曼用一句常说的诙谐话打招呼："给你送来个病人。"

这句老套话他已经听了上百次了。但他还是礼貌地咧开嘴，指了指白磁面台子说："这儿。"

魏德曼把平车停在台旁，林恩掀掉盖在乔治·安德鲁·邓吞赤裸的尸身上面的罩单，叠整齐，交还给魏德曼。盖过尸体的罩单还是要送还给病房。他俩又用下面的褥单兜起尸体翻在台子上。

乔治·林恩用力的时候哼了一声。这是一个很沉的病人，死前不久，他那六英尺高的身躯又发胖了。魏德曼推开平车时笑道："乔治，你老了。快该轮到你了。"

林恩摇了摇头道："我会在这儿把你抬上去的。"

这出戏总是这么唱的。也许在很久以前，在他们刚开始这么开玩笑的时候，是有些不自觉的，是想在他们这些人和他们每天接触的死亡现象之间，制造一种生死有别的气氛。如果真是这样，到现在也都把这个意思忘光了。现在这些玩笑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程式化了的东西，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了。他们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没有任何不安和恐惧心理。

站在解剖室另一头的是病理科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大夫。当潘菲德护士伴随平车走进解剖室的时候，他正在穿白大衣，现在他拿过病历和其他检查化验单看着。他对潘菲德护士的靠近身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洋洋的滋味。他可以感到那浆洗得笔挺的白衣服、淡淡的香水味、白帽子下边略有点蓬松的鬓发，要是用手一摸会是很柔软的。他定了定神，看了看手里的单子，说：

"手续似乎都齐了。"

他考虑是不是追求潘菲德护士。已经六个星期了，六个星期的独身对于二十七岁的小伙子来说是很难熬过来的。潘菲德不只是一般的漂亮。今年可能是三十二岁，不老不小，刚刚合适。太老了，没意思；太小了，什么也不懂。而且她既聪明、又和气，身段也好。可以看见在她的白衣服里边穿着一条衬裙；天这么热，里边可能没穿多少衣服。罗杰·麦克尼尔心想，大概得和她先约会两次才能到手。这个月还真不行——钱不够了。潘菲德小姐，等着我吧。反正还有要死的，你总得再上这儿来。

"再见，大夫，"她笑着转过身去了。他很有把握地想着一

定能成功的，便从她身后喊:“你们接二连三地往这儿送吧！这里需要练练手呢。”这也是他们常说的俏皮话，用以冲淡一些死亡的气氛。

埃莲·潘菲德跟男工人一起走出去。她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这是遵照传统作法，对死去的病人额外照顾就此告一段落，算她尽了这份心了。现在她的工作又恢复了与活人、病人打交道。可是她还有点感觉，那个麦克尼尔大夫很象要向她提出点什么要求似的。看下回怎么着吧。

乔治·林恩在尸体的颈下塞进去一个枕头，把手臂摆好。麦克尼尔摆出了他们需用的解剖器械：解剖刀、肋骨剪、夹钳、破颅骨的电锯……都很干净（林恩是个很勤快的人），但是并不象四层楼以上的外科手术室器械那样必须经过严格消毒。这里不需要担心病人感染，病理医师们只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就行了。

乔治·林恩看了看麦克尼尔，麦克尼尔冲他点点头说：“打电话给护理部吧，乔治。告诉他们护校学员可以下来了。通知皮尔逊大夫我们准备好了。”

“好吧，大夫，”林恩照样去做了。麦克尼尔作为病理住院医师有些权，但是他的工资却并不比停尸房这位看守多多少。但不用多久，他俩的工资差距就会愈来愈大。麦克尼尔已经当了三年半的住院医师了，再过六个月，他就可以随便选择一个病理主治医师的职位。然后，他就可以开始考虑那些年薪两万美元的工作，因为病理医师这一行很走运，到处缺人。到了那个时候，追求潘菲德护士或者别的女人，就不必发愁没有钱了。

罗杰·麦克尼尔想到这里，心中暗自得意，但是脸上没有露出来。和麦克尼尔打过交道的人觉得他很执著，他常常是这样的；又说他有时缺乏一种幽默感，其实他并不。他不大容易和男伴们交朋友，但是女人却觉得他不错。他自己早就发觉了这一点，也利用了这一点。当他还是实习医生的时候，同伴们很纳闷：怎么同屋的这个有些内向、不怎么活泼的家伙，竟会莫名其妙地接连和好几个护校女孩子好上了，而那些自以为交女朋友手段高明的人却失败了呢？

解剖室的门哗一下子推开，迈克·塞登斯象阵风似的荡了进来。塞登斯是个外科住院医师，临时派在病理科帮忙的。他这个人总是这么神出鬼没的，一头红发横七竖八的，不肯老实地待着，象是总有风在吹。他那张坦率的孩子脸总堆着一副可爱的笑容。麦克尼尔觉得塞登斯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但是这小伙子和他遇到的其他外科住院医师相比，对病理科工作的适应能力强多了。

塞登斯看了看台子上的尸体说："啊，又有得干了。"

麦克尼尔指了指病历，塞登斯拿起来，一面看，一面说，"什么病死的？哦，冠心病。"

麦克尼尔答道："病历上是这么说的。"

"你作这个吗？"

病理科的住院医师摇摇头。"皮尔逊就来。"

塞登斯有些怀疑地抬起头。"头头自己动手吗？这个病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没有什么特殊的。"麦克尼尔说着，把一份四页的解剖分析单夹在纸夹子上。"一些护校的女学生来看解剖，可能他愿

意给女学生们留点印象。”

“大主任来表演！”塞登斯笑道。“这我可得看看。”

“那你就顺便干点活吧。”麦克尼尔把夹纸板递给了他。“填这玩艺儿怎么样？”

“当然可以。”塞登斯接过纸板，开始作尸体状况记录。他一边写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挺漂亮的一条阑尾手术疤，左臂一个痣。”他把那条手臂摆到了一边，说：“对不起，老兄。”记下：“轻度肌肉僵化。”翻开眼皮，写：“瞳孔等圆，直径 0.3 厘米。”又把已经僵硬的颌骨撬开，说：“看看牙。”

外边甬道有脚步声。解剖室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探着头往屋里看，麦克尼尔认识这是护校的一位老师，她说：“早安，麦克尼尔大夫。”她身后边有一群年轻的护校学生。

“早安，”住院医生招呼道。“你们都进来吧。”

女学生在门口站成一排，一共六个人。在她们走进屋里的时候，都紧张地看了台子上的尸体一眼。

迈克·塞登斯笑着说：“快着点，姑娘们。你们要占最好的座儿，我们这里有的是。”

塞登斯挨个地欣赏了一下这些姑娘们。有两个新学员没见过，其中之一，那褐色头发的女郎，他又看了一眼。是的。虽然在朴素的学员服的遮掩下，这位姑娘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假装随随便便地踱到解剖室的那头，又踱回到这边来，站在他注意的这个姑娘和其他学员之间，冲这位姑娘咧嘴一笑，悄悄地说：“我不记得看见过你。”

“我和别的姑娘一块来的，”她以坦率和好奇的目光看着他。然后又调皮地加一句：“人家告诉我说，大夫们是从来不

注意护校一年级学生的。”

他假装想了想，说：“嗯，这是一般规律。可是我们也有例外，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当然罗。”他的眼神分明在欣赏着这个姑娘，紧接着又加上一句：“我叫迈克·塞登斯。”

“我叫费雯·洛布顿，”她说，笑了一下，又忽然看见了护校老师不高兴的目光，赶紧抿住了嘴。费雯看见这位红头发的年轻医生的样子，挺喜欢他的，可是这里好象不是谈笑的地方。台子上的那个人总是死了。她在楼上听说是刚刚死去的，所以叫她们停下了手边的工作，把她们带下来看尸体解剖。一想到“尸体解剖”这个词，她就明白过来，来这儿是看什么的。费雯很担心自己会有什么反应。现在她已经觉得心里有些异样了。她想，作为一个护士，会习惯于看见死人，但是，目前对她来说，尸体解剖还是新的、可怕的经历。

甬道里又有脚步声。塞登斯碰了她胳臂一下，小声说：“找机会咱们再谈谈。”这时，门打开，护校学生们尊敬地让开一条路，皮尔逊大夫走了进来。他匆匆地对她们说了一声：“早，”没等听见她们小声回答，就径直走向更衣间，脱了白大衣，从架子上拿下一件外套，把胳臂伸进袖子，冲塞登斯招招手。塞登斯从后边把外套的带子系好。然后，这两个人，象排练好了似的，一前一后走到洗手盆前，洗完手后，塞登斯拿起一筒滑石粉洒到皮尔逊手上，又撑起一副胶手套，老大夫把手指伸了进去，这些都不用说一句话。现在，皮尔逊把嘴上的雪茄稍微移动了一下，咕哝了一声：“谢谢。”

皮尔逊走到解剖台前，从麦克尼尔手里接过纸板，集中思想看着。到现在皮尔逊一眼都没看台子上的尸体。塞登斯也

走了过来，他暗自观察着这位老大夫的动作，突然感觉这场面很象是一个交响乐团的名指挥上台时的情景，只是缺少了观众的鼓掌。

现在，皮尔逊已经把病历完全记住了。他又把尸体状况对照塞登斯的笔记查看一下。然后把纸板放下，拿下嘴里衔着的雪茄，隔着解剖台对那些小护士们说："这是你们第一次看尸体解剖，对吧？"

姑娘们纷纷小声回答："是的，大夫。""是的，老师。"

皮尔逊点点头。"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是皮尔逊大夫，这个医院的病理医师。这两位是：病理科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大夫，外科住院医师塞登斯大夫，这是他第三年……"他转向塞登斯问："对吧？"

塞登斯笑着答："对的，皮尔逊大夫。"

皮尔逊继续说道："现在是他当住院医师的第三年，临时到病理科帮忙。"他看了看塞登斯。"塞登斯大夫不久就可以作为正式的合格外科医生给病人做手术了。病人是不会对他的外科手术有任何怀疑的。"

有两个姑娘咯咯笑出了声，其他姑娘也都笑了。塞登斯咧了一下嘴，他听了觉得受用。皮尔逊一有机会就要挖苦一下外科大夫和外科手术，可能有他的道理。因为凭老头儿皮尔逊四十年的病理医师工作经验，大概他发现过不少手术上的过失。塞登斯看了看麦克尼尔，那位病理科住院医师皱了皱眉。塞登斯心想：麦克尼尔不喜欢挤兑别人，他心里不大同意这样讲。现在，皮尔逊又在说了：

"病理医师时常被认为是病人很少看到的医生，但是很少

有其他部门，象病理科对病人的影响这么重大。”

塞登斯想：这回该给病理科做广告了。果然，皮尔逊下面说的话证明了他的想法。

“病理科给病人验血，验大小便，寻找病源，判断病人的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病理科向病人的医生提出治疗意见。当一切治疗无效时，”——皮尔逊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把目光移向乔治·安德鲁·邓吞的尸体，护士们的目光也跟着落在尸体上——“是病理医生给他做最后的诊断。”

皮尔逊说到这里又停住了。塞登斯暗想：这老头子真是个好演员，一个天生的会装腔作势的戏子啊！

皮尔逊用手里的雪茄往墙上一指，对小护士们说：“我请你们注意解剖室里常挂的几个字，”姑娘们的目光随着他的手落到墙上用镜框框着的一句格言上。那是一家科技用品商店细心地为各医院解剖室准备的标语——Mortui Vivos Docent。皮尔逊大声朗读了这句拉丁文，然后翻译成英语说：“死者教育生者。”他又把目光收回落到尸体上。“这就是目前这种情况。这个人显然……”他强调了“显然”这两个字——“死于冠状动脉栓塞症。我们将从尸体解剖上分析这个诊断是否正确。”

说完这句话，皮尔逊深吸了一口雪茄。塞登斯知道下边该怎么着了，连忙靠近了一步。他本人在这出戏里可能演的只是一个配角，但他也不愿让主角递过来的这个暗示落空。皮尔逊从嘴里喷出一口青烟后，就把雪茄递给了塞登斯，他把那没吸完的雪茄接过来，放在离开解剖台的一个地方。现在，皮尔逊检查了一下摆在他面前的一套解剖器械，选了一把解剖

刀。他用眼睛扫了一下下刀的部位，然后，干净利落地把锋利的刀子深深地扎进了尸体。

麦克尼尔暗自观察那些护校学生。他知道心太软的人是看不了尸体解剖的。即使是有点经验的人也不大愿意看这切开的第一刀。到此时为止，台子上的尸体模样还有点象活人。但是开了第一刀，就不容你再有任何幻想了。你已不可能再管它叫男人、女人、小孩子，这不过是一堆骨头和肉。这些骨头和肉与生命相似，但已失去了生命。这是最后的真理，一切一切的归宿。正是《旧约》上这么一句话的体现："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①

皮尔逊以长期经验锻炼出来的熟练的刀法，从容而敏捷地开始了解剖。他从尸体的双肩向下，用刀划了两刀，刀口会合于胸腔的底部，然后从这里一刀割至生殖器，打开腹腔。三刀端端正正地形成一个"Y"字。在下刀的时候，只听到"扑哧"的一声，皮开肉绽，露出一层黄澄澄的脂肪。

麦克尼尔还在看着女学生们的表情。有两个面色已经刷白，另外一个呕了一下，转过身去；其余三个在坚持着，没有动。这个年轻的住院医师用眼睛盯着看那面色苍白的两个；第一次看尸体解剖过不了关的护士是有的。可是这六个还不象是过不了关的样子；他注意的那两个面色逐渐恢复正常了，另外一个也转过身来，但是用一条手帕捂着嘴。麦克尼尔小声地告诉她们："如果谁想出去几分钟是可以的。第一次看总会觉得不好受的。"她们以感谢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不过没有

① 见《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十九节。

人动弹。麦克尼尔知道有些病理医生在打开胸腔之前不让护士进来看。但是皮尔逊却没有什么顾忌，他认为应该让她们从头看起。麦克尼尔是同意这一点的。干护士这一行免不了要看什么疮呀、血肉模糊的肢体呀、腐烂的皮肉呀、外科手术呀；这些场面、这些味道，她们愈早适应，对大家、对她们自己愈好。

现在麦克尼尔戴上自己的手套和皮尔逊一道工作了。这时候那位老大夫用大一点的解剖刀把皮肤剔离肋骨，迅速剥开。然后再用一把锋利的肋骨剪剪断肋骨，露出心包和肺叶。手套、解剖刀和台子上满是血。塞登斯也戴上了手套，在台子另一边把下面的一扇肌肉割开，敞开腹腔，走到屋子那头提过一个桶，摘除胃和肠，检查一下然后放在桶里。这时臭味开始散布出来了。现在塞登斯和皮尔逊一起把动脉管结扎起来，切断，这是为了将来殡葬时不露血迹。塞登斯从解剖台上面的器械架上拿起吸引器管子，踩开阀门，开始吸出流入腹腔的血液，然后在皮尔逊点头暗示之下，又吸出胸腔的血液。

这时候麦克尼尔开始解剖头部。他先从两耳耳梢后沿发线之上贯穿颅顶切开头皮。这是为了在尸体缝合以后，使死者家属看不到刀痕。然后，用很大力气把整块头皮撕下来，使全部头皮都堆在脸上盖住眼睛。于是全部颅骨都暴露出来了。这时，麦克尼尔提起已经按好插销的手提式电锯，看了那些女学生们一眼。她们也正在以又惊又怕的眼光看着他呢。他心说，你们别着急，几分钟之内就都看清楚了。

皮尔逊小心地把心脏和肺取出来的时候，麦克尼尔打开了电锯。转动的锯齿喀哧一声咬进颅骨，响声振动了全室。一

抬眼，他看见那个拿手帕的姑娘抖了一下，心想，如果要吐，可不要吐在屋子里。他接着往下锯，一直到锯开头盖骨才把锯放下来。锯上沾的血污要等乔治·林恩清理器械时再擦掉。这时，麦克尼尔小心地把头盖撬开，露出包着脑子的脑膜，他又看了小护士们一眼。行！她们挺得住。受得了这个，以后就不怕了。

麦克尼尔把头盖骨打开以后，用一把快剪剪开脑膜中央从前到后的一条大静脉——矢状窦。血液立即涌出，流到剪刀和手指上。他注意到血液是流动的，没有栓塞迹象。又仔细观察了脑膜，然后把它挑开，露出脑子。他用一把解剖刀小心地把脑子和脊髓分开，轻轻把脑子取出来。这时，塞登斯拿过来一个盛着半缸福尔马林的玻璃缸，麦克尼尔慢慢把脑子放了进去。

塞登斯看着麦克尼尔沉着、熟练的动作，心里又在琢磨着这位病理科住院医师脑子里在想什么。他和麦克尼尔已经相识两年了，原先同是住院医师，在医院里麦克尼尔的年资略高些；这阵子在病理科和他一道工作，接触更多了。塞登斯对病理也有兴趣，但却庆幸自己没有选择这一专业。他在选择外科作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什么犹豫。现在他很高兴再过几个星期就可以回到外科去了。同这个专门和死尸打交道的部门比起来，外科要好些，手术室总算是活人的领域。在外科，他能感觉得到：人的活动的节奏和成功的愉快；而这里，他却完全感觉不到这些。他心想，这真是什么人玩什么鸟，他干不了这一行。

病理科还有一个别扭的地方。一个人在这里会失去现实

感，失去医学归根结底是为人而存在、为人所用的明确的感觉。塞登斯发现自己十分尖锐地意识到，这个人脑在几个小时以前还是一个活人的思想中枢呢。它曾是协调触觉、嗅觉、视觉、味觉一切感官的器官。它曾囊括着人的思想，懂得爱情、恐惧以及胜利的喜悦。昨天、甚至今天，它还能支配眼睛流泪、嘴巴说话呢。他看到病历上写着死者是一个土木工程师。那么，这颗脑子曾经用来教学、懂得应力、做过设计，可能还盖过房子，修过公路、水利、教堂，留下了可供人民居住和享用的建筑。但现在这颗脑子到哪里去了呢？——成了一堆细胞组织，浸泡了，还将被切割、检查，最后烧掉。

塞登斯不信上帝。他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信神是难以理解的。知识、科学、思想愈进步，宗教愈不可能存在。但是，他却相信另外一个道理。他管它叫做“人类的火花、个人的信条”（想不出更好的词了)。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当然他并不总能记住个别人；他也并不和所有的病人都认识。即使他认识这个病人，当他集中在技术问题的时候，也会把个别人忘掉的。但他在很久以前就下决心永远不要忘记，归根到底是要想到病人——作为个别人的病人。在他学医的时候，他曾经看到别的医生在自己和病人之间筑了一道墙，避免和个别病人有亲密的接触。有时这是一种防御措施，好使个人的感情不牵扯到病例里边去。但是，他却不然。他觉得自己是坚强的，用不着这样做。为了不使自己沾染上这个习惯，他甚至常常迫使自己象现在这样反省一下。有些朋友们认为迈克·塞登斯是个活泼、外向的小伙子。如果这些朋友发现他现在的这些想法会感到意外吧？也许不会的。本来嘛，人的思想，人的脑

子（或者不管叫它作什么），原本就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器官嘛！

麦克尼尔怎样呢？他也有什么想法吗？这位病理科住院医师也用什么壳壳包裹住自己吗？塞登斯不知道，但他猜想是这样的。那么，皮尔逊呢？对于这个人他却没有什么疑问。皮尔逊一直是冷静的、医学式的。尽管他能在观众面前做一些表演，但从事病理工作这么多年已经使他变得冷漠了。想到这里，塞登斯看了这位老大夫一眼。他正在从尸体里取出心脏，在那里仔细观察着。现在他把目光转向护校的女学生们，说道：

“这个人的病历上说三年前发现了冠心病，本周前几天犯了第二次病。所以我们先检查他的冠状动脉。”护士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皮尔逊轻巧地打开心脏动脉血管。

“我们应该在这里找到栓塞点……对，在这儿。”他用金属探针的尖部指着。在左首冠状动脉的主枝上，离顶端一英寸的部位，露出一个浅色、半英寸的血栓。他拿着给姑娘们看。

“现在我们检查心脏本身。”皮尔逊把心脏放在解剖板上，用解剖刀从中间切开，把两瓣心脏转动着查看一下，然后向护士们招手，让她们过来。她们迟迟疑疑地围拢过来。

“你们注意到这部分肌肉创疤吗？”皮尔逊指着心脏上几道白纤维细胞组织说。护士们都伸过头来在打开了的心脏上面看着。“这是三年前犯冠心病的痕迹——已经长好了的一个栓塞旧痕。”

皮尔逊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我们在左心室上看到这次创伤的痕迹。注意在充血区中间的那块淡色部位。”他指着一个小紫红块中央的浅色核，和周围心肌细胞组织的红褐色

显然有别。

皮尔逊转向外科住院医师说："塞登斯大夫，我认为病人死因是冠状动脉栓塞的诊断是有确实根据的。你同意吗？"

"是的，我同意，"塞登斯礼貌地回答。他想这是没有问题的。一小块血栓，还没有一条通心粉那么粗；这就够送命的了。他看见病理老医生把心脏放到了一边。

费雯现在已经镇定了一些。她觉得她能对付过去了。在解剖刚开始不久，当她看见电锯锯进死人的头骨时，她觉得自己脑袋里的血液猛往下边走，头直晕。当时她觉得就快要晕过去了。但她下了个决心，坚持不倒下去。好象无缘无故地，她忽然想起了小时的一件事。在一次假期里，她爸爸在密林中从一棵树上掉了下来，正好落在一把猎刀上，腿部重伤。令人奇怪的是，她父亲这么强壮的一个人看见自己流了许多血竟吓昏了。而她母亲，一个平常整日呆在自己家客厅里不大上林中去的妇女，却忽然坚强起来。她马上给父亲进行包扎，止住了血，而且叫费雯去叫人。当人们把父亲放在临时用树枝作的担架上抬出林区时，母亲每过半小时给父亲松一下包扎，维持血液循环，过些时候，再包扎起来止血。后来大夫们说，多亏了母亲采取了这些措施，不然这条腿就需锯掉了。费雯早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但是现在忽然又想了起来。这给了她很大的力量。她知道过了这一关，以后再看尸体解剖就不成问题了。

"有问题吗？"皮尔逊在问大家。

费雯有个问题。"那些器官——您从尸体里取出的那些器官，以后怎么处理？"

“我们保留……可能一个星期。我指的是心脏、肺、胃、肾、肝、胰腺、脾和脑。我们将一一检查作好记录。那时我们同时检查别的尸体取下的器官，可能六个到十二个病例一起作。”

费雯心想，这话说得真轻巧，没有一点感情的味道。也许，当你经常做这样的工作，便不得不变成这样了。她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迈克·塞登斯和她的眼神相遇，微微一笑。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可乐吗？还是同情？现在另外一个姑娘提问题了。她问话的声音有些发颤，象是有点胆怯。

“然后，就光把这个尸体……埋葬了吗？”

这是个经常问的老问题。皮尔逊回答道：“那不一定。象这座有培训任务的医院，一般在解剖尸体以后，研究项目比较没有培训任务的医院要多一些。我们医院只把尸体外形交给殡葬人。”他想一下又补充一句：“反正我们把内脏放回去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倒给敷芳香防腐油的添了麻烦。”

麦克尼尔心想这倒是实话。可能这种提法不太好听，但事实就是这样的。他有时也纳闷：那些参加葬仪的人知道不知道经过解剖的尸体里边还有多少东西。在做完象这样的解剖以后，可能要好几个星期才处理内脏器官，要看病理科的工作忙闲而定。那时，还要留下内脏器官小的组织标本，长期保存。

“有没有例外情况呢？”那个女学生还要接着问下去。这回皮尔逊倒没有烦。麦克尼尔心想这是碰上他今天脾气比较好吧。这位老大夫也有好脾气的时候。

“有的，”他答道。“在没有进行尸体解剖以前，我们必须

首先取得死者家属的同意。有时家属没有提什么条件，象这次这样。那我们就可以检查整个躯体和头部。另外也可能我们只得到家属有条件的同意。例如有的家庭可能特别提出要保留颅腔内部完整。我们医院尊重家属的意见。”

“谢谢，大夫。”不管发问的姑娘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现在她似乎已经全明白了。但是皮尔逊还没说完。

“有时你们也会遇到为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要求把内脏器官和尸体一起埋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也照办。”

“是天主教坚持这种要求吗？”另一个姑娘问道。

“大多数并不，但有些天主教医院是这样要求的，那就常会给病理医生增加一些困难。”

在他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他以讥笑的目光瞟了麦克尼尔一眼。他俩都明白皮尔逊心里想的事情。城里一座较大的天主教医院定了一条规矩：一切解剖出来的器官都要放回尸体殡葬。但有时医院的病理科会要个小花样。象这座医院的病理科就常常准备一套备用的内脏。每做一次尸体解剖，就用备用的一套填进去，把取出的一套留下慢慢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又留给下一个尸体用。因此，这些病理医师的工作总是先走了一步。

麦克尼尔知道，皮尔逊虽然不是天主教徒，却不赞成这种做法。不管你对这老头有什么看法，这一点他却是很坚决的。他坚持严格按照家属的要求做，一丝不苟。有时在填写尸体解剖单时常用：“限打开腹腔。”他知道有些病理医生能用切开腹腔这一刀口做完整的尸体解剖。有一个人还这样说过：“打开腹腔，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从内部掏出一切，包括舌头。”

但是，麦克尼尔想，皮尔逊确有这个优点：他决不允许这种做法。在三郡医院，“打开腹腔”的意思就是只检查腹部。

皮尔逊又在聚精会神地检查着尸体。

“现在我们继续检查……”皮尔逊停住了，注意地往下面看。他摸到一把解剖刀，小心拨弄着。突然“啊!”了一声。

“麦克尼尔！塞登斯！你们看看这个。”

皮尔逊闪了闪身，病理科住院医师先伏在刚才皮尔逊注意的部位上看了看，点点头。原来那覆盖肺脏的透亮的胸膜已经增厚，并且有了干酪状坏死组织。这是一个结核病灶。是老病灶还是新病灶马上会弄清楚的。他闪开位置让塞登斯来看。

“摸摸肺，塞登斯，”皮尔逊说。“我猜想你大概可以找到一些证据。”

外科住院医师捏住了肺，用手指摸着。马上摸着了表面下边的空洞。他抬起眼睛看看皮尔逊，点点头。麦克尼尔去拿了病历，用一把干净的解剖刀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免得弄脏了它。

“进院时拍过 X 光片子吗？”皮尔逊问。

住院医师摇了摇头。“病人当时休克。这里记着没有做 X 光检查。”

“我们切开看看。”皮尔逊冲护士们说着走回解剖台。他把肺拿到一边，在一个肺叶中间利索地切了一刀，确实是纤维性空洞型肺结核，已到晚期。这个肺已呈马蜂窝状，好象在许多连到一起的乒乓球中间切了一刀似的。这是一种传染性的恶性病变，只有心脏病才比它更快地使人致死。

“你们看出来了吗？”

塞登斯回答了皮尔逊的问题。“是的。看起来在他未死以前，究竟是肺结核还是心脏病先使他致死的，可能性是一半一半。”

“我们谁都一样，到底死于什么病，总是个没准的事。”皮尔逊接着对那些小护士讲道：“这个人患着晚期肺结核。正象刚才塞登斯大夫讲的，这个病很快会使他致死的。似乎他本人和他的医生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现在皮尔逊脱下了手套和解剖衣。塞登斯心想，他的表演结束了，下面该是跑龙套和剧务人员打扫清理了。麦克尼尔和他将把那些主要器官放在桶里，注明病例号码。其余器官放回尸体，加上填充物，然后再粗略缝上刀口。用一支缝棒球的大粗针就行，因为他们开刀的部位将用衣服覆盖，看不出来。尸体将推到停尸房等待殡葬。

皮尔逊穿上了原来穿着的化验室的白大衣，点上一支新的雪茄。谁都知道皮尔逊还有一个特点。他所到之处总扔下颗颗没吸完的雪茄烟头。一般总是别人给他拾起来扔进烟灰缸。他又对小护士们说：

“在你们今后工作中总会遇到病人死去的事。到那时候，你们就要请死者的最近亲属同意，给病人做尸体解剖。有时由医生出面，有时得由你们出面去讲。你们有时会遇到一些阻力。要一个人同意肢解他们所爱的人，即便这是在他死后，也是困难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皮尔逊说到这儿停住了。一时里，塞登斯觉得对这个老头子得重新估计一下。归根到底，这个人似乎还不是没有温

情、没有人性的人。

皮尔逊接下去说："当你们需要一些理由，一些说服别人使他们相信尸体解剖的必要性的理由时，我希望你们记得今天看到的这个情况，拿它作个例子。"

他拿雪茄向台子上一指，说："这个人已经得了很久的肺结核了。可能他已经传染了周围的人——他的家属、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这座医院的人。如果不做尸体解剖，这些人也可能和这个人一样，患了肺结核到晚期还没有发现。"

有两个实习护士不觉从解剖台前往后退了两步。

皮尔逊摇摇头说："照理这里没有传染的危险。肺结核是呼吸系统的病。但是因为今天我们发现了这种情况，今后要对和这个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进行观察。几年之内要作定期检查。"

塞登斯真没想到，他自己竟被这些话感动了。他心里在想：皮尔逊这些话讲得好，而且，他自己也是相信他的这些话的。他发现，自己就在这个时候喜欢起这个老头子了。

皮尔逊就象猜中了塞登斯的心思一样，冲着塞登斯看了看，调皮地笑着说："病理科也有它的胜利的喜悦，塞登斯大夫。"

他冲着小护士们点点头，走了。在他的身后，留下一团雪茄烟雾。

四

每月举行一次的外科手术死亡讨论会规定下午两点半开。在差三分钟的时候，露西·葛兰杰，好象时间总在催着她似的，匆匆忙忙地走进院部接待室。她问坐在办公桌前的联络秘书说：“我来晚了吗？”

“大概还没开始，葛兰杰大夫。他们刚刚走进医管会办公室。”女秘书指着那有双层护墙板的过道这样说。当露西走近时，只听见室内有嗡嗡的谈话声。

露西走进的这间大厅铺着地毯，摆着一张桃木长桌和许多雕花木椅。她走到肯特·欧唐奈和她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中间，周围叽叽呱呱的谈话声音接连不断，室内弥漫着浓郁的烟草味。这个月会一般被认为是解决全院外科问题的会，院里的四十多名外科医生以及许多住院医生、实习医生大部分都已到会了。

“露西！”她先向两位外科医生打过招呼，然后在欧唐奈叫她时转过了身。欧唐奈拉着和他一起的那个人说：“露西，我愿意给你介绍一下罗杰·希尔顿大夫。他刚来咱们科。你可能记得前一些时候曾经提到过他的名字。”

“是的，我记得，”她对希尔顿抿嘴一笑。

“这是葛兰杰大夫。”欧唐奈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新来的医生和科里的人结识。他又说，“露西是我们矫形外科的一位医师。”

她伸出手来和希尔顿握了握手。希尔顿手握得很紧，脸上一副孩子般的笑容。她猜想他大约二十七岁光景。“如果你还没听腻，我再说一遍：欢迎！”她笑着说。

“不但不腻，而且很高兴听见你说一遍。”看样子他的确象是高兴受到露西的欢迎。

“这是你头一次受聘为主治医师吗？”

希尔顿点点头。“是的。我原是迈克·里斯医院的住院医师。”

露西现在想起来了。这就是欧唐奈积极设法弄到伯林顿来的那个人。肯定希尔顿有很好的资历。

“到这儿来一下，露西。”欧唐奈在她后边招手。

她对希尔顿说声“对不起”，就跟着外科主任离开了人群到窗子那边。

“在这儿好一点；至少说话还能听得见，”欧唐奈笑着说。“你好吗，露西？除了上班的时候我好久没和你会面了。”

她好象想了一下。“嗯，我脉搏正常；体温大约九十八点八。最近没量血压。”

“那么我给你量量怎么样？”欧唐奈说。“一边吃饭一边量，怎么样？”

“那好吗？把血压表掉在汤里怎么办？”

“那么干脆咱们就一起吃饭，甭管别的了。”

“我很愿意去，肯特，”她说。“可是我得看看时间安排怎么样。”

“你看看，我给你打电话。就安排在下星期之内吧。”欧唐奈转身走开的时候，轻轻碰了一下她的肩说。“我该给这场戏

开个场了。”

露西目送他从三三两两的人群中穿过，向大厅中央的会议桌走去，心里又一次泛起情思。作为她的同事，作为一个男人，她多么欣赏欧唐奈啊。他请她去吃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俩过去一起度过一些黄昏。曾经有那么一阵子她想他俩也许会发展成为某种默契的关系。他俩都未婚，露西比这个外科主任小七岁，今年三十五。但是欧唐奈在举止上除去把她看作一个很好的游伴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

露西自己感觉，如果她不控制自己的感情，她对欧唐奈的爱慕之情可能发展成为更深一层的个人关系。但是，她不打算加快这个步调，觉得最好任其自然发展，如果不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一点至少可以说是成年人比情窦初开的年轻人成熟的地方。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你就会懂得不要慌忙，就会懂得天上的彩虹看着近，实际并非就落在你的身旁。

回到会议桌的一头主位上，欧唐奈提高了声音说："我们开始吧，诸位。"他也回味着刚才和露西在一起的短暂时刻，也为不久即将和她相会感到快慰。实际上他早就想找她，但是有一个原因使他踌躇。事实上，肯特·欧唐奈已经发觉自己愈来愈被露西所吸引，但是却并不能肯定这对他俩都有好处。

现在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格局了。无牵无挂的独居生活，日子长了也会成为一种习惯，有时他很怀疑自己还能不能适应另外的格局。他猜想，露西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而且他俩又是同行，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尽管有这些考虑，但他还是觉得和露西在一起，比和长时期以来他所认识的其他女人在一起更舒服。她有一种使人感到快慰和清醒的热力，欧

唐奈曾经把它描绘为一种强烈的与人为善的热情。他知道露西对别人，特别是对她的病人也有这种感染力。

这并不是说露西没有女人的魅力。她有一种成熟的美，实实在在的美。他偷着看她一眼，她正在和一个实习医生说话。他看见她抬手把掉在脸上的一缕鬓发往后一抿，那修剪过的短发衬着她的脸，柔波滚滚，近乎金黄的颜色。但是其中已经掺进去了几缕灰色的发丝。嗯，这看来是干医务工作的一个结果，谁都如此。他不由想起了岁月的流逝。他没有积极去追求她，错了吗？他是不是已经拖得够久了？喏，看看下星期的晚餐约会怎么样发展再说吧。

会场的嘈杂声还没有停止，这回他又放大一点声音，重复要求大家开始开会。

比尔·罗弗斯叫道："约瑟夫·皮尔逊还没来。"欧唐奈先前注意到的那扎眼的领带使罗弗斯在许多人中间特别显眼。

"约瑟夫不在吗？"欧唐奈向屋子环视了一下，有些意外。

"谁看见约瑟夫·皮尔逊了吗？"他问道。有些人摇了摇头。

欧唐奈脸上略略显出不高兴的神色，但很快就消失了。他向屋门走去。"开死亡讨论会不能没有病理医师，我去看看他在忙着些什么。"可是当他走到房门的时候，皮尔逊进来了。

"我们正想去找你呢，约瑟夫。"欧唐奈和气地和他打着招呼。露西想起刚才他脸上那不高兴的神气，不晓得是不是她看错了。

"做了一个尸体解剖，时间用得比我原来设想的长了，随后我又吃了一份三明治。"皮尔逊的声音乌噜乌噜的，因为他

一边说着一边还在咀嚼着呢。露西想，可能那份三明治还没吃完吧。果然她发现剩下的三明治用个餐纸包着和一堆文件一起夹在腋下呢。她笑了。只有约瑟夫·皮尔逊才能在死亡讨论会上吃午餐，别人谁都不行。

欧唐奈把皮尔逊介绍给希尔顿。在他俩握手的时候，皮尔逊一抬手把一个文件夹子和一叠纸掉在地板上，撒了一地。比尔·罗弗斯笑着把地上的纸收拾起来，帮皮尔逊夹在腋下。皮尔逊冲他点点头道谢，然后生硬地问希尔顿："外科医生吗？"

"对了，皮尔逊大夫，"希尔顿愉快地回答。露西心想，这个年轻人是有教养的，对年长的人很尊敬。

"我们又多添了一个钳工。"皮尔逊嗓门很大，又很生硬，室内突然静了下来。本来讲这种话会被人当作开玩笑，也就过去了。可是不知怎的，由皮尔逊一说就象话里有话，有点蔑视外科的味道。

希尔顿笑起来，"也可以这样说吧。"露西看出来他对皮尔逊的这话感到有点意外。

"别理会约瑟夫这些，"欧唐奈和和气气地说。"他对外科有点'看法'，好，我们开始吗？"

大家都走近会议桌，地位高一些的医生自动在前排就坐，其余的人在后排就坐。露西自己坐在前边。欧唐奈坐在桌子的主位上。皮尔逊带着他的文件坐在左首。大家就座时，露西看见他又咬了一口三明治。他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有什么看法，大模大样地吃着。

顺着桌子往下，她看见本院产科医生查尔斯·窦恩伯格

正在小心翼翼地装烟斗。不管她什么时候看，窦恩伯格似乎总是在装烟斗、擦烟斗或点燃烟斗；可是他似乎很少去吸烟斗。窦恩伯格的旁边是吉尔·巴列特，对面是放射科的“响叮当”拉夫·贝尔和约翰·麦克埃温。麦克埃温想是对今天要谈的某个病例有兴趣；在一般情况下，这位耳鼻喉专科医师是不参加死亡讨论会的。

“下午好，诸位。”当欧唐奈的眼神往桌子下首一扫的时候，没人继续说话了。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笔记。“第一个病例，病人赛缪尔·罗比兹，男性白人，五十三岁。巴列特大夫。”

一向服装讲究的吉尔·巴列特今天也不例外，打扮得挺漂亮。他伸手打开一个活页本。露西马上下意识地注意着他的山羊须，等着它上下飞舞，果然山羊须上下动起来了。巴列特小声地开始说道：“这个病人是五月十二日转到我这里的。”

“大声点，吉尔。”这是坐在下首的一个人提的。

巴列特提高了嗓门，“我大声点。可是最好会后你去让麦克埃温查查耳朵。”耳鼻喉科大夫周围的人都笑了。

露西很羡慕在这样的会议上能够处之泰然的人。她不行，特别是讨论自己的病例的时候。在会上叙述一个由自己主治最后死去的病人的诊断治疗过程，对谁来说都是个考验：自己说完之后，大家还要进行讨论，最后由病理医师报告尸体解剖结果。而约瑟夫·皮尔逊从来是对谁都不客气的。

医务上出些情有可原的事故是谁都难以避免的——包括导致病人死亡的事故。一生工作中根本不出这样事故的医生是很少的。重要的在于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

这就是开死亡讨论会的目的——使所有与会的人都能从中吸取教训。

有时，事故的性质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在每月举行的例会上讨论到这种性质的问题，你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会上会出现令人不舒服的沉默，彼此谁也不看谁。很少在会上公开批评，因为一来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二来你自己也不敢保证不出这样的问题。

露西想起她在另外一个医院里工作时曾经遇到过的一件事。那次牵扯到一个有名的医生。他在做可疑肠癌手术。当开到可疑病灶时，他诊断为晚期癌，已不能切除，随即绕过病灶，做了肠吻合手术。三天以后病人死亡，进行了尸体解剖。解剖发现这个病灶不是癌，而是病人的阑尾破裂形成脓肿。这位医生没有看出来，致使病人死亡。露西仍然记得在那个病理医师报告解剖的结果时与会者的震惊和沉默。

象这种情况的病例当然从来不公开。这是医务队伍彼此互相照顾的时候。但是，在一个好的医院里，事情至此不算了结。三郡医院近来的处理办法是由欧唐奈私下和发生责任事故的医生谈话，如果事故严重，对有关医生警告后要观察他一个时期。露西本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听人说，主任在私下谈话时是可能一点都不留情面的。

吉尔·巴列特在继续讲着。“这个病人是辛巴利斯特大夫转过来的。”露西知道辛巴利斯特是作一般诊疗的开业医生，不是本院的人。她自己也有从他那里转过来的病人。

“我在家里接的电话，”巴列特说，“辛巴利斯特大夫告诉我，他怀疑是溃疡穿孔。他描述的症状与这一诊断相符。当

时病人已由救护车往本院送。于是我打电话通知了外科值班住院医生，马上就有急诊病人送来。”

巴列特看了看笔记。“我大概在半小时以后看到病人。他的上腹有剧烈疼痛，处于休克状态。血压是 70－40，面色苍白，出冷汗。我立刻组织了输血抢救，用了吗啡。病人腹部僵硬，有返跳压痛。”

比尔·罗弗斯问：“拍了胸部 X 光片吗？”

“我认为病人当时情况已不能去照片子。我同意原来的溃疡穿孔诊断，决定立即进行手术治疗。”

“没有其他的怀疑吗，大夫？”这回是皮尔逊插话。在此以前他在低头看他的材料，现在他面对巴列特在问。

巴列特愣了一下，露西心想：坏了，诊断一定错了，皮尔逊等着给巴列特一下子呢。可是她又想，到这时候皮尔逊知道的巴列特也会知道了，所以这对巴列特来说不会是什么意外。巴列特很可能参加了尸体解剖。在病人死了以后，多数负责的医生是这样做的。巴列特在稍停一下之后，不动声色地说：

“在这种急诊情况下，总会有些迟疑的，皮尔逊大夫。但是我认为，从一切症状看，需立即进行开腹探查。”巴列特停顿了一下。“但是，没有发现溃疡穿孔。病人送回病房，我打电话给托因比大夫会诊，他没到以前病人就死了。”

吉尔·巴列特合上了活页笔记本，看了看大家。露西想，这个诊断错了，尽管巴列特外表镇定，但是他正在受到内心的谴责。可是从症状看，当然可以认为他当时决定手术探查是在情理之内的。

现在欧唐奈请皮尔逊发言。他很礼貌地问：“请您谈谈尸

体解剖结果，可以吗？”露西心想，外科主任肯定已知道详情。各科主任都看本科有关的尸体解剖报告的。

皮尔逊翻着他的材料，选出一页来。他向坐在桌子周围的与会者环视了一眼，说道：“正如巴列特大夫说的，没有溃疡穿孔。实际上腹部完全正常。”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追求戏剧性效果。“病灶是在胸部，早期肺炎。当然会因而有胸膜的剧烈疼痛感。”

噢，是这个！露西想了想刚才的症状。的确这两种病的症状是一样的。

欧唐奈问：“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一阵不安的沉默。发生了一个事故，却并不是不负责任造成的事故。室内多数人很不舒服地想到这样的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尔·罗弗斯先说了：“根据刚才说的症状，我认为进行手术探查是合理的。”

皮尔逊就等着这句话呢。他先若有所思地说：“哦，这我可说不上来。”然后象随便说那么一句似的，出其不意地扔出一颗手榴弹：“我们都知道巴列特大夫很少看看除去腹部以外还有别的什么部位。”然后，在会场一片沉默的气氛下，他直接冲着巴列特问：“你根本就没有查胸部吗？”

这两句是非常无礼的。即使巴列特应该受到申斥，那也应该由欧唐奈来谈，而且在私下谈，不该由皮尔逊越俎代庖。巴列特不是一个在手术上随随便便作决定的人。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了解他是很细致的，有时还倾向于过于谨慎。在这个病例上，显然由于时间急迫，需要迅速作出诊断。

巴列特腾地站了起来，椅子嚓地被推到了后面，脸涨得通

红。“当然我查了胸部!”他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山羊须动得很快，“我已经说了，病人当时拍不了片子，即使拍了……”

“诸位！诸位!”欧唐奈在叫，但巴列特不肯打住。

“皮尔逊大夫不放过机会给我们提醒这一点:事后诸葛亮很容易做。”

在桌子对面，窦恩伯格晃着他的烟斗说:“我想皮尔逊大夫不是故意……”

巴列特气呼呼地截断他的话。“当然你那么想。你是他的朋友，他和产科大夫没有碴儿。”

“我不能允许这样!”欧唐奈现在也站了起来，敲着小槌子。他直了直腰板，那运动员的身躯统驭了整个桌面，显得很突出。露西心想：这个人浑身上下都是男子汉的气派。“巴列特大夫，请你坐下好不好？”他等了一会儿，仍然站着，等巴列特坐回原位。

欧唐奈流露出这种不高兴的样子是他内心气闷的表现。他想：约瑟夫·皮尔逊没有权利把会议搅成这样。欧唐奈心里明白，已经不可能使这个讨论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下去了，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余地，只好把这一病例讨论会结束。欧唐奈用了很大的耐心才控制住自己不在会场上和皮尔逊吵几句。他知道，如果那样做，情况会更不可收拾。

欧唐奈并不同意比尔·罗弗斯所说的吉尔·巴列特在这造成病人死亡的事故上没有什么责任。欧唐奈倾向于有所指责。关键问题是没有做胸部透视。如果巴列特在接受病人时马上叫他拍胸片，他就可以看出肝以上和横膈膜以下部位有无气泡显示。这是溃疡穿孔的明显标志；因此没有拍胸片当

然是巴列特的一个教训。而且，X 光片也可能显示肺底部呈云雾状病灶，从而查出后来皮尔逊在解剖时发现的肺炎征兆。这两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使巴列特改变诊断，增加病人活命的机会。

当然，巴列特说过病人当时已不能去拍片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列特该不该进行手术呢？欧唐奈的意见是不应该的。

欧唐奈知道，溃疡穿孔手术一般应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做。过了这个期限做手术死亡率比不作要高。因为发病二十四小时内是最危险时期，如果病人在此时限内能够维持下来，二十四小时之后，体内抗体会起作用使穿孔逐渐愈合。从巴列特描述的症状看来，病人可能已接近二十四小时时限，也可能已过此时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唐奈自己处理这个病例，他会用保守疗法不动手术，同时进行进一步的确诊。此外，欧唐奈也知道，在医务上事后聪明是容易的，但关系病人生死这样的关键时刻的诊断，却是另外一回事。

所有这些看法，在正常情况下，外科主任会心平气和地在死亡讨论会上提出来。有些问题他很可能会让巴列特自己说出来；巴列特是个诚实而且不怕自我批评的人。讨论会的目的大家本应该都很明确，不需要任何强调和谴责。巴列特自然不会很舒服，但是他也不会觉得受到屈辱。更重要的是，那样就可以达到欧唐奈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使外科的人都得到一次鉴别诊断的教育。

现在都给搅乱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唐奈再把想到的这些问题都端出来，那就象是他也在支持皮尔逊一起谴责

巴列特似的。为了照顾巴列特的情绪绝不能这么干。他会私下和巴列特谈，可是公开的有益讨论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皮尔逊真不是个东西!

现在会场静下来了。欧唐奈轻易不槌桌子的，这回起了作用。巴列特坐下了，他还是气呼呼的。皮尔逊在翻他的材料，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

“诸位。”欧唐奈停了一下。他知道应该说什么；这几句说到点子上的话必须快说出来。“我想用不着我多说，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再发生了。死亡讨论会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指责个人和进行争吵。皮尔逊大夫、巴列特大夫，我相信我这个意思说清楚了。”欧唐奈看了他俩一眼，不等他们答话，马上宣布:“我们开始讨论下一个病例。”

下面又讨论了四个病例，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讨论进行得比较顺利。露西想，本来就应该这样，刚才那种争吵对科里的工作情绪没有好处。一个医生有时候需要有作紧急诊断的勇气；即使不幸你犯了错误，你会准备人家提出责问。但是进行个人攻击是另外一回事，外科医生谁也不会接受的，除非他确实不负责任或完全不合格。

露西不只一次琢磨，皮尔逊在这种场合对人的非难到底有多大成分是从个人感情出发的?今天他对吉尔·巴列特的态度，其粗暴程度超过她记忆中任何一次他在死亡讨论会中的表现。可这既不是一个责任明确的病例，巴列特也不是常出差错的医生。何况巴列特在三郡医院的工作很有成绩，特别引起重视的是他治愈了一些仅在不久前还认为已不能做手术的某些癌症。

皮尔逊当然也知道这些，那么他为什么对吉尔·巴列特那么反感呢？是不是因为吉尔·巴列特代表的正是皮尔逊所羡慕而没能得到的那些呢？她向桌子那一头的巴列特偷偷看了一眼。他脸色很难看，还在生气。可是平常他是个轻松、和气、容易接近的人。他具有一个有成就的四十来岁人的一切风度。吉尔·巴列特和他的妻子是伯林顿社会的知名人士。露西看见过他在鸡尾酒会和在富有的病人家里潇洒自如的姿态。他的收入也是不少的，露西估计大约每年在五万美元左右。

是不是这一点使约瑟夫·皮尔逊不舒服呢？皮尔逊和外科医生的风头是不能比的。他的工作很重要，但是出不了多少风头。他那一行在社会上很不显眼。露西自己就听见有人问：病理医生是干什么的？但是没有人问：外科医生是干什么的？她知道有些人认为病理医生是医院的技术人员。他们哪知道病理医生必须是有医学头衔的内科医生再经过几年专门训练的专家呢？

挣钱多少有时也是使人不服气的一个原因。在三郡医院，吉尔·巴列特是特邀医生，不拿医院的薪金，直接向病人收费。露西和其他特邀医生也都是如此。可是皮尔逊是医院雇用的医师，年薪两万五千美元，约相当于一个成功的外科医生（比他年龄轻得多）收入的一半。露西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是对比外科医生和病理医生的。它作了这样的概括："外科医生开出一个肿瘤，五百美元；病理医生检查这个肿瘤、下诊断、建议进一步治疗和预后，挣五美元。"

露西自己和约瑟夫·皮尔逊关系不错。她也不清楚这是

什么原因，皮尔逊似乎喜欢她，有时候她发现自己也有点喜欢他。有时当她需要和他讨论一个病例的诊断时，他对她总是有帮助的。

现在讨论快结束了。欧唐奈正在结束会议。露西赶紧集中了一下思想。在讨论前一个病例时她思想开了小差，这不怎么好——她得管着点自己。别人已经起身了。皮尔逊正在收拾材料，准备往外走，可是欧唐奈叫住了他；她看见外科主任把那老头子带到一边。

欧唐奈打开通向一个小办公室的门，说："咱们到这里边谈一会儿吧。"这间办公室和会议室连在一起，有时候医管会开会用。现在屋子里没有人，皮尔逊跟着外科主任进去了。

欧唐奈故意随便说一句。"约瑟夫，我觉得你不应该再在这样的会议上整人了。"

"为什么？"皮尔逊执拗地问。

欧唐奈心想：好吧，如果你要我直说我就说吧。于是他放开声音说道："因为，那一点也不解决问题。"他让自己的声音带点锋芒了。在和这个老头子平常打交道时，由于年龄上的差别，总是让他三分的。但现在是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虽然欧唐奈作为外科主任不是皮尔逊的直接领导，但是在病理科和外科工作有所交叉时，他是享有一些决断权的。

"我不过是指出一个错误的诊断，那有什么？"皮尔逊自己也厉害起来了。"你建议我在这类问题上不讲话吗。"

"你是知道不应该这么问我的。"欧唐奈马上顶了一句，这次他已经不在乎带着冷冰冰的语调说话了。他看见皮尔逊愣了一下，似乎自己觉到了刚才的话说得过分了。

他嘟囔着承认，“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的。”

欧唐奈不由得笑了。皮尔逊是不轻易向人道歉的。说出这句话他是费了很大劲儿的。现在欧唐奈用讲道理的口气劝道：“我觉得有更好的讲法，约瑟夫。如果你同意的话，今后在这种会议上，你把解剖结果告诉我们，然后由我来引导讨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用不着招人发什么脾气。”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会有人发脾气。”皮尔逊还在嘟囔着，但欧唐奈感觉到他在下台阶了。

“我还是愿意照我的办法来开这个会，约瑟夫。”欧唐奈心想，我不想强加于他，可是现在是把问题讲清楚的时候了。

皮尔逊耸耸肩。“如果你要那么办，好吧。”

“谢谢，约瑟夫。”欧唐奈知道他胜利了，比他设想的还容易些。可能现在是提出另外一件事的好时候。他说：“约瑟夫，谈到这儿，我还有一件事。”

“我很忙，过些时候再谈不行吗？”在皮尔逊说这句话的时候，欧唐奈差不多已经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了。这位病理医师是在表示，他虽然刚才让步了，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恐怕不能等了。是关于外科的病理回报问题。”

“回报怎么了？”这个反应是一种积极防御的口气。

欧唐奈平心静气地说下去。“我听到一些反应。有些报告在病理科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罗弗斯，我知道。”皮尔逊现在公开表露不高兴的神气了。你差不多可以如闻其声似的；他心里在说：又是一个捣乱的外科医生！

欧唐奈下决心不上火，心平气和地说："比尔·罗弗斯是一个。可是还有别人反映。你是知道的，约瑟夫。"

皮尔逊一时没有答话，欧唐奈心想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这位老爷子有点同情。年华易逝。皮尔逊已经六十六了；至多他也就还有五六年的工作时间。有些人对于新旧交替的变化，对于年轻人显露头角，接了他们的班，无可奈何地适应了。可是皮尔逊不然，他的不高兴是公开的。欧唐奈纳闷的是他这种态度的背后是什么想法。是不是他觉出自己在走下坡路，赶不上医学的新发展了？如果是这样，他也不是第一个。尽管皮尔逊有许多别扭的地方，他也还有许多值得称赞的长处。这也是欧唐奈现在小心翼翼和他谈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

"是的，我知道。"虽然皮尔逊的回答有忍着一口气的味道。但是他承认有这个事实。这是他一贯的特点。从欧唐奈刚一到三郡医院起，他就喜欢皮尔逊的直爽。有些时候欧唐奈也利用了他的直爽提高了医院的手术水平。

欧唐奈记得当他初到医院来的几个月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要消灭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当时子宫摘除手术特别多，少数几个外科医生摘除了许多本来是健康正常的子宫。有些外科医生觉得摘除子宫可以消除任何妇女病痛，又方便，又治病，其实有些病是可以用内科药剂治疗的。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在诊断书上写上一些委婉的借口如"慢性子宫肌织炎"或"子宫纤维性变"以掩盖摘除组织病理报告的真象。欧唐奈记得和皮尔逊说过："当我们做摘除组织病理回报时我们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子宫正常就是子宫正常。"皮尔逊听这话笑了，从此就充分合作，使不必要的外科手术停止了。外科医生当

然不好意思让同事们都看到白纸黑字写着他为病人摘除的那个组织是没有什么病变的正常组织。

“你听我说，肯特，”皮尔逊现在语气和缓了。“最近我实在太忙了。你不了解我的工作多么多。”

“我了解一些，约瑟夫，”欧唐奈正是希望他开这一个头。“我们有些人觉得你的工作太重了，这对你是不公平的。”他想说，“你年纪大了，”一转念没说，换了句：“给你找个帮手怎么样？”

皮尔逊一听这话，马上嚷起来了。“你倒告诉我要找个帮手！唉，我的老兄，我要求给我增加化验员，提了几个月了！我们至少需要三个，然而他们告诉我能来几个呢？一个！还有速记员！我的报告材料堆了几个星期，谁去打字呢？”不等回答，他暴躁地说下去：“让我自己去打吗？如果院部的人别老在那里坐着不动，我们还能做出点事情来——包括病理报告快点作出来！我的上帝，你告诉我该找个帮手，这真得谢天谢地！”

欧唐奈静静地听着。现在他说：“说完了吗，约瑟夫？”

“嗯。”皮尔逊好象有些惭愧，有些后悔自己又发作了一通。

“我说的不是化验员和办事员，”欧唐奈对他说。“我说的帮手是指加一个病理医师。找个人帮你管病理科。可能有些地方还可以搞一点现代化。”

“你先等等！”一听见“现代化”这个词，皮尔逊立刻抬起了头，但欧唐奈把这个问题撂在了一边。“约瑟夫，我听你说完了。现在请你听我说完。”他停顿了一下。“我原来考虑的是添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为你分担一部分工作。”

“我不需要添一个病理医师。”这是一个强硬的、不妥协的声明。

“为什么，约瑟夫？”

“因为没有那么多工作够两个合格医师做。我一个人就能处理——用不着别人。而且我们科里已经有了一个住院医师。”

欧唐奈平心静气地坚持着：“住院医师在我们这儿是来学习的，约瑟夫；一般是短期工作。当然住院医师可以担负一部分工作。但是你不能让他负责，也不能让他担任行政工作。现在你需要的却正是那种人。”

“让我来判断到底需要什么人吧。给我几天时间我们就能赶上外科的工作。”

很明显皮尔逊不打算让步。欧唐奈曾经想到在增加病理医师问题上会遇到阻力，但不清楚这老头子为什么这么强烈抵制。是不愿意让别人插手他的独立王国呢？还是在保护他自己的地位——怕一个新的年轻人会顶了他的工作呢？事实上欧唐奈并没有考虑过撤掉皮尔逊。单单就病理解剖这一项，别人就很难代替皮尔逊的多年老经验。欧唐奈的目的是加强这个部门，从而加强医院的阵容。也许他应该把这一点说清楚。

“约瑟夫，没有什么大变动的想法。没有人这样提过。你还是主管……”

“那就让我按我的意思管病理科的事情吧。”

欧唐奈发现自己的耐性到头了。也许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够了。等过两天再说吧。他想尽量避免摊牌。于是和缓地说，

“如果我是你，我会再想想的。”

“没什么可想的。”皮尔逊走到门前了。他僵硬地点点头，走了。

欧唐奈想，现在问题已经挑明了。他站在那里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五

三郡医院餐厅是全院职工经常聚会的场所。三郡医院这棵葡萄藤的主根就扎在这里，而它的藤干和枝杈通往各个科室。医院任何大小事——提拔啦、丑闻啦、撤职啦、调进新人啦——很少不是在这里先听到并且议论过，然后才看到正式通知的。

医生们经常利用餐厅和平常只是在吃饭和喝咖啡时才能见到的同事讨论某些病例，很多重要的医务事项是在这里议定的，许多有分量的专家意见是在这里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而在另外场合就需要花许多钱才能得到。有些这样的意见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好处，而当病人从原来比较麻烦的病情中脱险，恢复了健康时，他不会想到使他最后好转的疗法原来是从这比较随便的渠道得到的。

也有例外。少数主治医师有时并不喜欢同事们通过这种非正式渠道去套他得来不易的知识，不高兴同事们套他讨论具体病例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这样半开玩笑地推托：“咱们最好在我诊室里谈。我那时候可以按时计价。”

吉尔·巴列特就不赞成这样套法，在拒绝随便提出他的看法时，有时他推托得更不好听。关于他拒绝这种要求的战术，有这么一个故事。那不是在餐厅，而是在一个家庭鸡尾酒会上。他的女主人是伯林顿社会的一个名人，她把巴列特盯住了，接连提出一个接一个关于她的病情的问题，真病或是想象的病都有。巴列特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挺大的声音回答，一屋子人都静了下来。“夫人，从你刚才说的情况看来你有月经病。如果你现在就脱衣服，我就在这里给你查查。”

但就大多数人来说，即使他们可能不喜欢人们在医院外边随便问他们关于诊治的意见，但是却可以同意在餐厅交换意见，因为那将是双方互有所得的交换。还有不少大夫在和同事们接触之后，临走时说一句谁都知道的暗语，“你要找我的话，我在我的第二办公室。”一般不需要解释这指的是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餐厅是一个民主区，在这里即使没有忘了医院的级别，至少暂时可以不论身份地位，大家都很随便。可能只有一个例外情况，那就是大夫单有一组桌子。营养科主任斯特朗夫人经常在这个范围内走来走去，因为她知道只要在这里的卫生或服务工作出点小毛病，将来医管会开会时就够呛。

除去少数例外，多数外聘的高级大夫都用这里的保留餐桌。本院大夫就不一定了，住院大夫和实习大夫倒愿意和护士或其他人在一起，自由自在一些。因此，迈克·塞登斯一屁股坐在了费雯·洛布顿对面的椅子上是并不招眼的。费雯比其他同学早下了一会儿班，现在一个人在吃早饭。

十天以前他俩在解剖室见过面以后，费雯在医院里和迈

克·塞登斯碰上过几次，对这小伙子的印象逐渐加深了。他那厚厚的红头发和老爱咧开大嘴笑的样子很讨人喜欢。她直觉地感到这小伙子可能要追求她，现在果然是这样开始了。

“嗨!”塞登斯打着招呼。

“哈罗!”费雯胃口很好，正在咬着一只鸡腿，这招呼是勉强打出来的。她指着她的嘴，喃喃地说，“对不起。”

“没关系，”塞登斯说。“慢慢儿吃好了。我来和你订个约会。”

她把那口鸡嚼碎咽了下去，然后说，“原来我想，照理你得过一阵子才能和我约会呢。”

迈克·塞登斯又咧嘴笑了。“你没听说吗? 现在是喷气式时代，没有讲老规矩的时间。我想约你后天看戏去，看戏以前在古巴烤肉店吃饭。”

费雯好奇地问道:“你有那么多钱吗? ”在本院小大夫和护校女学员之间总是爱开没钱花这种穷玩笑。

塞登斯学着舞台上耳语的腔调说:“谁也别告诉，我有副业收入。在我们那里解剖的病人不少人镶着金牙。很简单的办法就是……”

“噢，别瞎说了，我都吃不下去了。”她又拿起鸡腿咬一口，塞登斯把手伸过去从她的盘子里拿了两块法国烤肉。

他咂着滋味说:“嗯，不错。我得常吃着点。让我告诉你实话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票和一张预先付款的单据来。“你看看，这是一个表示感谢的病人的礼物。”票是百老汇旅行演出音乐会的入场券，预付款单据是古巴烤肉店的两客晚餐。

“干什么人家感谢你? ”费雯真是怪纳闷的。“作了个心脏

手术？”

“不是。上星期我在急诊室替弗兰克·沃斯顶了半小时的班。一个病人手上弄了一个大口子，我给缝上了。没多久就收到了这个。”他嗤哧一声笑了出来。“当然，沃斯气坏了。他说下回他的班绝不让人替了。呃，你去不去？”

“我很愿意去。”费雯说。这是她心里话。

“好极了！我七点钟到护士楼去接你，好吗？”他嘴里说着，心里对这个姑娘兴趣更大了。忽然觉得这个姑娘除去有一张俊俏的脸和苗条的身材之外，还有很多吸引他的地方。当她看着他嫣然一笑时，那里边有一种温暖和浓郁的感情。他不由得想：我真希望今天就和她在一起，而不是后天。后天还得等很长时间呢。可是他内心又有一个声音在警告他：小心别陷进去！记住你塞登斯的政策：爱完了之后就离开，留下快乐的回忆；分离是一种甜蜜的悲伤，而无牵无挂是最现实的办法。

“好吧，”费雯说。“我可能稍晚一些，但不会耽误很久。”

自从哈里·塔马塞利告诉欧唐奈医院增建大楼计划在明春开始这件事以后，十来天过去了。欧唐奈和董事会主席奥尔登·布朗现在又同他坐在院长室，一起研究当前需要做的事情。

几个月以前，他们三个人在一位建筑师的参加下制定了增建新翼楼、搬迁各科室的详细计划。各科室主任的要求和可能投入的资金两方面，要进行平衡。奥尔登·布朗对具体方案要作出决断，欧唐奈当他的医务联络参谋。和往常一样，

董事会主席的话是干脆而尖锐的，在严峻之中夹杂着幽默。有时候他们全面满足提出的要求；有时候，他们怀疑什么人是在给自己建造独立王国，就严格审查。

药房的主任药剂师坚持要在他的办公室里设计一个私人盥洗间。而建筑师指出楼道里有公共盥洗室，距他的办公室才四十英尺远。药剂师说他有肠炎，对他来说四十英尺也太远了。奥尔登·布朗干巴巴地告诉这位药剂师说，那好办，他应该先到内科去看看肠炎再说。

有些值得添置的医疗设施只是因为花费太大而被否决了。放射科主任“响叮当”提出建立一个拍摄 X 光电影的单元，以改进心脏病的治疗与诊断。但这套设备本身就需五万美元，于是这个方案很遗憾地被否定了。

现在计划已经基本完成，问题的焦点已经转到如何筹款这个实际问题上来了。严格讲，这本来是董事会的事情，但是也要求医务人员予以协助。

奥尔登·布朗说：“我们建议给大夫们定个指标——高级主治医师每人六千美元，副主治医师四千，助理医师二千。”

欧唐奈轻轻吹了一声口哨。他对主席说：“恐怕会有些意见。”

布朗笑着说：“我们只好尽量听着。”

哈里·塔马塞利插进来说，“这笔钱可以在四年之内交齐，肯特。只要先有同意付款的证明，我们就可以用来到银行借款。”

布朗说，“还有一点。如果把大夫们自己都拿出钱来的消息传出去，这对我们筹款有很大帮助。”

“由你负责把这消息传开吗？”

布朗笑着说道：“那当然。”

欧唐奈心想，这就是说要他在医务职工会议上宣布这消息。他可以想象大家听到以后脸上一定会很难看。他了解医务人员象如今大多数人一样，挣多少花多少。当然，这个指标不是强制性的。可是，作为一个个人去反对这个作法也很困难，特别是因为医院发展起来对本院医生也有很大好处。肯定有好多人会如数交齐的。这些人自己交齐了之后就会给没交的人施加一些压力。有苦同尝嘛，这也是人之常情。医院也是政治的温床，有好多花样呢。不跟着走的人的日子是不大好过的。

哈里·塔马塞利还是那么敏感。他马上说，“不用发愁，肯特。在开医务职工会议以前我给你提供材料。我们把所有理由都列出来。我相信在你讲完之后，有人可能会要求超额的。”

“别指望吧，”欧唐奈笑着说。“你将会触动许多大夫的痛处——他们的钱夹子啊。”

塔马塞利也笑了。他知道等这位外科主任向医务人员提出这个要求时，他的讲话会象他做任何事情一样尖锐、彻底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和欧唐奈这样性格的人共事是令人高兴的。塔马塞利以前在另外一个医院当副院长时，医管会主席是一个八面玲珑、看风使舵的人，其结果是没有真正的领导，医疗水平日益下降。

哈里·塔马塞利喜欢直率和果断。因为他作为三郡医院的院长就是这样的做法。办事果断有时会出点岔子，但是总

的说来可以多做好些事情，时间长了你做决定的准确性也就会提高了。说得快、想得快和行动得快，这三条是在塔马塞利还没想到自己会最终搞医务行政工作以前，在法院工作中就学会了的。

他从大学毕业以后进了法律学校，为开业当律师作准备，但是这时战争爆发了。他想早晚即将被征入伍，于是就参加了美国海军，被授以从事医务行政工作的军官衔。在战争期间，医院的伤员日增，而塔马塞利在分辨医务技术工作和医务行政工作的界限上具有敏感，因此工作处理得很出色，终于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医务行政人员。

战后，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到法律行业中去，另一个是留在医院搞行政。他选择了后者，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务行政学院。从哥伦比亚毕业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医务行政是一个单独专业，不需由持有医学学位的人充任。因此好的行政人员需要量是很大的。他在当了两年副院长工作以后，就接受奥尔登·布朗的邀请，到三郡医院当了院长。

现在哈里·塔马塞利爱上了他的工作。他和肯特·欧唐奈在提高医疗水平方面看法相同。他也尊重董事会主席奥尔登·布朗对事业的洞察力和灵活的手段。作为院长，塔马塞利的职务是把行政工作提高到这两个人所要求的水平，其中包括护理、院务、工程机械、建筑、财务和其他有关事项。

他善于用人，善于选拔各科室领导，对医院大小事项都有强烈的个人兴趣。医院里任何重大事情都逃不脱哈里·塔马塞利的眼睛。每天你都可以看见他那矮小而墩实的身躯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经常停下来和护士、病人、门房、职员、厨师谈

话。任何人只要向他反映一点医院情况或提出一些改进意见，他都乐于倾听。新想法往往使他的兴致油然而生，而他的热情对别人提出好意见又总是一种鼓励。有时他会探着脖子，滔滔不绝地把他那奔腾着的思想发表出来，眼镜后头露出闪闪的目光，接连不断地用各种手势来加重他的想法和意见。

他到处攀谈，却很少做笔记。他学法律时受过的训练使他有归纳问题的本领。每次视察之后，他立即对大大小小的问题作出一系列简短的书面指示，从而使三郡医院的工作日新月异。

可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也有一个外交家的谈话本领，很少得罪人。他可以口头上提出一点批评，然后愉快地把话题转到别处去。虽然他说话没有多余的客套，但他的书面指示却都很有礼貌。除非过失特别严重，一般他不愿意解雇任何职工。他经常告诉各科室领导说："任何人在咱们医院工作一个月以上，我们就算对他们的经验投下了一笔资金，帮助他们去适应工作是对我们有利的。换一个我们不了解的新人，也许他身上存在着我们没想到的缺点呢。"他的这种做法大家都知道，也很尊重，所以职工的积极性是很高的。

但是医院里还有一些情况使他伤脑筋。他知道有些科室的工作效率有待提高。有些部门对病人的服务有待改善。许多老的设备需要报废或更新。照理说，新发明的设备，如 X 光电影单元是应该添置的。新建大楼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全部解决。他和欧唐奈都知道今后还得做许多年的工作，有些想法的实现，可能始终不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到底，前进中的事业总是这样的规律：你试图取得的成就总要比你实际

所能取得的成就更多。

奥尔登·布朗的话把他从联翩的浮想中带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位董事会主席告诉欧唐奈说："筹款运动开始后，社会活动会很多。噢，还有一件事。我认为，肯特，如果我们请你在扶轮社[①]发表一次讲话是会有好处的。你可以讲一讲新楼将做什么用，我们将来的计划，等等。"

欧唐奈本来不喜欢公众集会，特别不喜欢服务性社团那种装模作样的集会。一听这话他想作个苦脸，但又止住了。他说："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吧。"

"我有一个人在扶轮社，"布朗说。"我叫他安排一下，最好在筹款开始那一周。在此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可能在吉瓦尼斯俱乐部[②]再讲一次。"

欧唐奈想告诉这位主席给他留点做手术的时间，不然连他自己的手术指标都完不成了。但是他一转念还是没说。

"顺便问一下，后天晚餐你有时间吗？"奥尔登·布朗问道。

"有时间，"欧唐奈回答说。他一向很欣赏到坐落在山中的董事会主席家安安静静地吃一顿正式的晚餐。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尤斯塔斯·斯温家。"布朗看到欧唐奈有些诧异，又补充说："没关系，你是被邀请的。是他托我转达的。"

---

① 扶轮社（Rotary Club）：以"服务，非利己"为口号的交际组织，1905 年发起于美国，现为国际性社团。

② 吉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是美国及加拿大的一社交团体，以促进友谊为宗旨，1915 年在底特律成立。

“我很高兴去。”可是对他来说到董事会里最死硬的保守分子家去，还是有点意外。欧唐奈自然和斯温会过几次面，但是并不熟识。

“事实上是我提议的，”布朗说。“我愿意请你和他随便谈谈医院的一般情况。尽量让他接受一些你的想法。坦白地讲，有时他在董事会里是个问题，当然，这你也清楚。”

“我尽力而为吧。”现在他清楚是怎么回事了。欧唐奈并不高兴卷到董事会的政治里去。迄今为止，他一直没沾边。但他对奥尔登·布朗不好意思说个“不”字。

董事会主席拿起皮包准备动身了。塔马塞利和欧唐奈也跟着站起身来。

“只是一个小型宴会，”奥尔登·布朗说。“可能只有六七个人。我们在城里接你。动身之前我给你打电话。”

欧唐奈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主席愉快地点点头，走了出去。

门还没有关，塔马塞利的一个高身量细身材的秘书凯茜·柯恩进来了。“对不起，打扰一下，”她说。

“什么事，凯茜？”

“有个人，叫做布赖恩先生，一定要请你听电话。”她对塔马塞利说。

“我正和欧唐奈大夫谈话，一会给他回电话吧。”塔马塞利有些意外，否则用不着告诉凯茜这么做，因为这一类事照例是这样处理的。

“我已经和他说了，塔马塞利先生。”她犹豫地说。“但是他很坚持。他说他是一个病人的丈夫。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个

情况。”

“也许你应该和他谈谈，哈里。”欧唐奈对那姑娘笑笑。“别让凯茜为难。我等等没关系。”

“好吧。”塔马塞利伸手拿起两部电话中的一个。

“第四线。”女秘书等通了话才走到外边大办公室去。

“我是院长，”塔马塞利和气地说。然后他听着对方讲话，稍稍皱起了眉头。

欧唐奈可以听见耳机里的嘎嘎叫声，又听见断断续续的几句话：“不体面的情况……强加于我们家属……应该调查。”

塔马塞利用手握住话筒，告诉欧唐奈。“他在发火。关于他妻子的什么事。我听不清楚……”他又听了一会儿，然后说：“布赖恩先生，建议你再从头说一遍，告诉我怎么回事。”他拿过来一个本子和一枝铅笔，然后说，“是的，先生。”停了一会儿。“现在请告诉我，你妻子什么时候住院的？”电话又嘎嘎了一阵，院长很快记了下来。“哪位大夫给看的？”又记了下来。“出院时间。”停了一下。“是的，我明白了。”

欧唐奈听见电话里说：“解决不了。”然后塔马塞利又说道：

“布赖恩先生，我不记得这个具体病例。但我可以查查。我答应你去查。”他又听一会儿，然后回答：“是的，先生。我知道医院费用对一个家庭是个负担。可是我们医院不是营利单位，你知道。”

欧唐奈还能听见电话里的声音，但语气似乎缓和了，对塔马塞利的和解态度有所响应。现在院长说：“先生，病人住院长

短是大夫决定的。你最好和你妻子的大夫再谈谈，我先让会计再逐项查一查收费单。”他又听了一句话，然后说，“谢谢，布赖恩先生。再见。”

他挂上电话，把记下来的笔记撕下来放在写有“口授”字样的盘子里。

“什么事情？”欧唐奈顺便问了一句。在一个有这么多病人的医院里，对服务和收费有意见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说他妻子住院时间过长了，他得借债才能付清医院的账单。”

欧唐奈敏锐地问道：“他怎么知道他妻子住院时间是过长了呢？”

“他说他已经查问过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塔马塞利若有所思地说：“她住院三个星期，当然，可能是有这个必要的。”

“那你有什么想法呢？”

“本来我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这类意见之多有些反常。当然并不都是这么尖锐的意见——但都是这类问题。”

欧唐奈脑子里闪过一个问题：病理科。他出声问道：“是谁主治的？”

塔马塞利看了看笔记。“鲁本斯。”

“看能不能现在找他来澄清一下。”

塔马塞利按了一下内线通话电钮。“凯茜，”他说，“看能不能找到鲁本斯大夫听电话。”

他们默默地等着。外边楼道里的扩音器轻声叫着：“鲁本斯大夫、鲁本斯大夫。”等了一会电话响了。塔马塞利拿起电

话听了一下又递给欧唐奈。

“鲁本斯？我是肯特·欧唐奈。”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欧唐奈可以听见电话那头这位高级外科主治医师鲁本斯的细而清晰的嗓音。

“你有一个病人叫……”塔马塞利把笔记推给他看，“布赖恩夫人吗？”

“对的，怎么啦？她丈夫有意见吗？”

“你已经知道了？”

“当然我知道。”听鲁本斯的声音象是挺不高兴似的。“我个人认为他是很有理由提出意见的。”

“怎么回事，鲁本斯？”

“我同意了布赖恩夫人住院检查可疑乳房癌。我割除了一个肿瘤，检查结果是良性的。”

“那么为什么让她住了三个星期呢？”他一边问，一边想起鲁本斯这个人不爱说话，非得你一句一句地追问不可。

鲁本斯现在的答复是：“最好你问约瑟夫·皮尔逊去！”

“你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欧唐奈相当坚持地说。“她总还是你的病人嘛。”

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细嗓音的人才说，“好吧。我告诉你那瘤子是良性的。那是过了两个半星期以后我才知道的。皮尔逊就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看他的显微镜。”

“你催他了没有？”

“我催他有六七回了。如果不是我紧着催，还不知得要多长时间呢。”

“这就是你让布赖恩夫人住了三个星期的原因吗？”

“当然啦。”电话里的声音带点讥讽的口气。“是不是你建议让她不等结果就出院呢？”

鲁本斯不高兴是有理由的，毫无问题他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的。如果他放病人走，可能将来还得把病人找回来动第二次手术，就象罗弗斯的那个病人那样。可是让病人多住一天就给病人家庭增加一份经济负担。欧唐奈只好不置可否地说：“我什么建议都没有，只是问问。”

这件事显然是鲁本斯的一件心事。他说：“那么你最好和别的大夫也谈谈。遇到这种情况的不只我一个。你知道比尔·罗弗斯那件事吗？”

“是，我知道。坦白讲，我以为已经有了一些改进呢。”

“改进，现在还没看出来。布赖恩的账单你说怎么办？”

“我看是没有什么办法好想的。不管怎么样，他的妻子还是住了三个星期的院。你了解医院的钱也很紧。”欧唐奈心想，如果鲁本斯知道要他出六千元美金给医院作建筑基金，还不知道他该有什么反应呢。

“那真够糟糕的。丈夫是个挺规矩的人，木匠之类的自由工人。他没有什么社会保险。这一下子得好久也缓不过来。”欧唐奈没有回答。他已经在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了。电话里的细嗓音问：“没别的事了吧？”

“对，鲁本斯；就这样吧。谢谢。”他把电话交还给塔马塞利。

“哈里，我想今天下午开一个会。”欧唐奈已经决定要怎么办了。“咱们找六七位高级医师来。如果方便的话，就在这里开，希望你也参加。”

塔马塞利点了点头，说：“可以。”

欧唐奈脑子里过了一下名单。“我们当然要哈维·钱德勒来，他是内科主任。我想最好包括比尔·罗弗斯和鲁本斯。”他停顿了一下。“噢，对了，还有查尔斯·窦恩伯格。要他来可能有用。一共几个了。”

院长数了一下他写的名字。“连你和我一共六个。露西·葛兰杰怎么样？”

欧唐奈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吧。一共七个人。”

“程序呢？”塔马塞利准备写。

欧唐奈摇摇头。“不需要了。只有一个问题——讨论病理科怎么改进。”

当院长提到露西·葛兰杰的名字的时候，欧唐奈愣了一下，那是因为他想起了昨天晚上他和露西的一次约会。

他们一起出去吃的饭（就是在手术死亡讨论会那天定的那个约会）。先到罗斯福饭店的棕榈树庭院喝鸡尾酒，然后从容地吃了晚餐。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轻松的夜晚。自然地谈到他们自己，他们认识的一些人和他们在医务工作中和工作之余的一些经历。

后来欧唐奈开车送露西回家。她最近搬到北城的一个叫做“班维诺图庄园”的时髦的住宅大楼里。她说：“你当然会进来喝杯宵夜酒的？”

他下了车，让穿制服的守门人把车开到停车场，跟着露西乘着精光耀眼毫无声响的电梯到五楼，转过一个镶着桦木护墙板的楼道。他们的脚步走在宽幅的厚绒地毯上连一点声音

也没有。他抬了抬眉毛，露西笑了。“有点高级得吓人，是不是？我自己也仍然不太习惯。”

她用钥匙开了一个房门，伸手按了一下电灯开关。周围柔和的、经过布置的灯光一下子亮了，是间漂亮的客厅。前边他可以看到卧室的门半开着。“我去给咱们弄两杯混合酒去。”

她的背冲着他。杯子里的冰块嘎嘎地响着。欧唐奈说：“露西，你没结过婚吧？”

“没有，”她没有回过身来。

他轻轻地说：“我有时纳闷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已经好久没人向我提出了。”露西转过身，拿着她调好的酒，递给欧唐奈一杯，然后走到一把椅子旁边，若有所思地说，“现在我回想起来，只有过那么一次——至少，只有那么一次正正经经的事情。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得多。”

欧唐奈呷了一口酒。“那时你的回答是‘不’，对吗？”

“我要在医务这一行干出点什么来。当时这似乎是头等大事。而那又和结婚似乎是不能相容的。”

他随便地问道：“有些后悔吗？”

露西想了想，说：“并不真正后悔，我想。我已经达到了目的，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补偿。噢，有时人们会想，如果当时不那样决定，会是什么情况呢？这也是一种人之常情吧。不是吗？”

“大概是的。”欧唐奈觉得自己很奇怪地被感动了。露西总给人一种深沉的、温柔的感觉，一种安逸地回到家庭当中的感觉。他想她这个人是应该生儿育女的。他问道：“你现在对

结婚和医务工作还是原来的看法吗？我问的是对你个人来说，还是那样吗？”

“我现在对什么都不那么刻板了，”她笑了一下。“至少我学到了这一点。”

欧唐奈盘算着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和露西结婚会如何？会有爱情和温暖吗？或者他们两人的并行的事业是否已经走得太远了，时间过得太久了，已经没有改变和调整的余地了呢？如果结了婚，他们怎样度过闲暇的时刻呢？他们之间能够谈些亲密的、家庭之间的话吗？还是一谈起来又是医院里的事，吃饭的时候桌子上还摆着图表，一边吃甜食，一边还讨论病例呢？也许他没有找到一个安乐窝，反而给自己办了个分院，整天还是工作上那一套吧？他出声说道：“你知道吗？我常想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呢。”

“是的，肯特，”露西回答说。“我也那么想过。”

欧唐奈把酒喝完了，起身要走。他已经觉出来他俩都说了比他们实际说出的更多的意思了。现在他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先用理性分析清楚再说。牵扯太多了，不能仓促决定。

“真的，你并不一定得走，肯特。如果你愿意，就留下吧。”露西说得很简单，他知道如果他留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就由他了。

他有点想留下，但是谨慎和习惯占了上风。他拉了她的手。“晚安，露西。让我们都想想这些问题吧。”

当电梯的门关上时，她仍然孤独地站在那打开的房门口。

六

欧唐奈对聚在医管会会议桌周围的几位大夫说:“今天请诸位到这里来，我有一件事，想请你们支持。”几位大夫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讲话。除鲁本斯有疝修补手术没到以外，原来邀请的大夫都来了。欧唐奈继续说道:“我想你们都了解病理科的问题。大概你们都同意，病理科有业务问题，也有人事问题。”

“什么问题？”这是查尔斯·窦恩伯格。这位产科的老大夫一边装着烟斗，一边说:“我不大清楚你这话的意思，肯特。”

欧唐奈估计到了窦恩伯格会有这一手，窦恩伯格和皮尔逊是好朋友。他客客气气地对窦恩伯格说:“我希望你听我说完，可以吗，查尔斯？我尽量说清楚。”

于是他把外科病理回报耽搁时间，医院对病理科工作要求增多和他担心约瑟夫·皮尔逊一个人是否能应付得了这么多工作等等问题，有次序地一一述说了一遍。他谈到比尔·罗弗斯的那个病例，请罗弗斯证实了一下；然后又谈到今天早晨鲁本斯报告的情况。他也谈到他和皮尔逊的那次谈话和老皮尔逊如何拒绝增调一位病理医师的经过。最后他说:“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给约瑟夫添个新的帮手，希望你们支持我调个人进来。”

“我对病理科也一直有些担心。”内科主任哈维·钱德勒象是要保证发言顺序得与身份相称一样，立刻接着欧唐奈开始发言。他的措辞总要给人一种又全面、又有分量的印象，即

使说一个最简单的意思，也总带那么一点造作的气味。他接着说：“但是约瑟夫·皮尔逊是那么一种看法，事情恐怕不大容易办。不管怎么样，皮尔逊是病理科的主任，我们一定得避免使人感觉我们在损害他的威信。”

“我同意，”欧唐奈道。“因此我请你们帮忙，让皮尔逊相信必须作些整顿。”欧唐奈用手指弹着桌面来强调这句话。

“我不大喜欢我们现在这种做法，”比尔·罗弗斯说道。

“为什么，比尔？”欧唐奈注意到罗弗斯今天的领带比较不那么扎眼，一般他戴四色的，今天这条只有三色。

“我认为只我们这几个人在这样的会议上没有权利讨论病理科的整顿问题。”罗弗斯看了看在座的人，然后说：“自然，我和约瑟夫·皮尔逊吵过几次嘴，大概我们这里大多数人都和他吵过。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会参加搞点什么小动作把他从医院挤走。”

欧唐奈很高兴有人提出这一点；他早已准备好了。“让我强调一下，”他说道，“无论是我自己，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象你所说的挤走皮尔逊大夫的打算。”——他看了罗弗斯一眼。大家低声表示赞同这种说法。

欧唐奈说：“我们可以这样看，大家似乎都同意病理科需要做些整顿。只拿外科病理报告来说，在需要做手术时候，每耽误一天对病人就增加一天危险。这一点是不用多说的。”

哈里·塔马塞利插进来说，“我们也不要忽略，这样耽误时间还影响了病床的周转。现在排队等着住院的人还很多。”

欧唐奈又接着说道：“当然，如果不用现在这种方式，我也可以召集院务会议。”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不得已，我只得那

样做。但是你们都了解那会怎么样。约瑟夫是院务会议成员，咱们都知道约瑟夫的脾气，只要一讨论这问题，那就等于是摊牌。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问题摆开，会有什么结果呢？那等于证明约瑟夫·皮尔逊已经管不了病理科的事了。正象哈维刚才说的，无论在医院的业务方面或其他各方面，那样做对我们自己、对医院都没有什么好处。”欧唐奈心里还想着在这里不能讲的另一点：他在掂量着皮尔逊在董事会老人当中的影响以及这样摊牌可能造成的政治风浪。

“先别管我同意不同意，你先说说你打算怎么办呢？”查尔斯·窦恩伯格一边吸着烟斗一边问，讲一句话喷一口烟。

罗弗斯闻进去一股子烟味，说：“咱们快点怎么样？一会儿这里的空气就不适于呼吸了。你那骆驼粪是进口的吗，查尔斯？”

在座的人都笑了。欧唐奈决定趁势把意见摆出来。“查尔斯，我建议你代表我们大家和约瑟夫去谈谈。”

“唉，那可不行！”窦恩伯格的反应是欧唐奈可以料到的。他知道这要靠说服了。

“查尔斯，我们知道你是约瑟夫的好朋友，我请你来的时候就想到了。你劝得了他。”

“也就是说，你要拿我当刀使，”窦恩伯格不高兴地说。

“查尔斯，相信我，没这个意思。”

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犹豫了。他注意到其余的人都在望着他，等着他的回答。他心里盘算着：应该不应该答应欧唐奈？他为医院着想的感情与他和约瑟夫·皮尔逊的私交互相矛盾着。

有关病理科的这些情况，他们听起来也可以说并不完全出乎意料，一个时期以来他已经有些感觉。但是欧唐奈所揭露的牵涉到罗弗斯和鲁本斯的两件事使他大吃一惊。窦恩伯格也知道，如果情况不是这么严重，欧唐奈也不会召开这么一个会。他对这位外科主任的判断是尊重的。

查尔斯·窦恩伯格同时也想尽可能帮助约瑟夫·皮尔逊，但此时此刻他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事情的发展似乎对这位老病理医生很不利，欧唐奈说没有把皮尔逊挤走的任何打算，看起来他的这个态度是真诚的，而且别人也都是这样看。他想也许他可以做一个中间人。可能这是帮助约瑟夫的最好办法。

窦恩伯格看了看其他几位大夫，问道：“这是一致的意见吗？”

露西·葛兰杰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很喜欢约瑟夫。大概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可是我的确觉得病理科是有必要进行一些整顿的。”这是露西第一次发言。她对欧唐奈召开的这次会心里也是没有底的。昨天晚上他俩在她的寓所里的相会使她心里产生了多年从未有过的波动。这使她很奇怪。事后她怀疑自己是否爱上了欧唐奈，可是她却半信半疑地告诉自己，那种词儿用在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上才合适，到了她这个年纪，对她这样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有了专业工作的人来说，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不会为任何一时的心血来潮所左右。就目前来说，她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把个人的感情和对专业的考虑分开，冷静地分析病理科的问题。在医务工作中常常需要你学会这一手——当你面临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时，你会把脑子里的其他事情都暂时忘掉，以便集中思考

当前这个问题。

欧唐奈看看罗弗斯，问:“比尔呢？”

这位外科大夫点了点头。“好吧。如果查尔斯去和皮尔逊谈，我同意。”

下一位是哈维·钱德勒。内科主任以一种深沉的口气对窦恩伯格说:“据我看这是最好的办法，查尔斯。你出面去和他谈，就给我们大家，给医院帮了大忙。”

窦恩伯格说道:“那好吧，我去谈一下试试看。”

室内立时沉静了一下，欧唐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问题总算讲清楚了，总算走出了一步。如果这一步走不通，就只好采取更果断的办法了。这不由得使他想到，如果医院里的讲究少一些，事情有时就会好办得多。在工厂里，职工有人不称职，你就可以把他解雇。如果你要给他添一个助手，告诉他一声就行了。在一般情况下你说一句话就算数。可是在医务界，在医院里，就不能这么干脆。领导的权威很少是那么绝对的，各科主任一经任命，基本上就是授予全权的。更重要的是:你无法做大刀阔斧的事情。因为这不仅牵涉到一个职位问题。你是在同一个和你自己一样靠个人专业声誉为生的大夫打交道，你是在对他的能力提出怀疑。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决定有可能影响一位同行的整个前途和生计。所以你必须小心从事，暂时把问题包起来，避免外露。

哈里·塔马塞利低声说道:“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医院将再找一位病理医师。”

“我看我们可以开始找找看,”欧唐奈答道。他对大家说:“我们差不多都有一些联系，可以物色一下。如果有合适的

人——比如说，刚刚担任过住院医师那样的人才——请告诉我一声。”

“目前病理医师比较缺，可能他们对工作挑剔得厉害，”比尔·罗弗斯道。

“我知道。这样的人可能不大容易找。”欧唐奈补了一句：“所以我们更需要对约瑟夫谨慎从事。”

哈里·塔马塞利伸手去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档案夹子。他说：“我这里倒有个材料，你可以看看。”

哈维·钱德勒问：“什么材料？”

“最近我这里收到一份病理医师的‘公开推荐单’，”塔马塞利答道。“坦白讲，我估计到了这方面的问题，是我函索来的。这个名单是一两星期以前寄到的。”

“让我看看，”欧唐奈拿过塔马塞利的材料。他知道所谓“公开推荐单”是指定期寄出的医院函索待聘医师名单。名单列出应聘的病理医师简历，列入名单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还有一种“不公开推荐名单”，这种单子是由病理医学会作为密件保存的。在多数情况下，“不公开推荐名单”上所列的病理医师是对现任职务不满，想私下另谋他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先要向病理医学会提出拟聘病理医师的要求，由医学会转告列在不公开推荐名单上的医师。如果这个病理医生愿就这一职位，就可以直接和这个医院联系。但是，虽然有这些办法，欧唐奈知道，病理医生的就任还是靠个人接触和私人推荐的多。

他看了一遍院长递给他的材料。应聘人是戴维·柯尔门大夫，三十一岁。在看到柯尔门的学历和履历时，欧唐奈心里

一动。他是纽约大学荣誉毕业生，贝勒维医院[①]实习医生。参军两年，主要搞病理工作。在三个大医院当过病理住院医师，一共五年。看起来这个人显然挑选了第一流的大学和医院受的教育。

他把材料递给了罗弗斯，然后对塔马塞利说道："我很怀疑他能不能看得上我们这里。从他那个资历来看，恐怕我们这里一开头的待遇太低。"欧唐奈从上次和院长谈话中了解到，这个病理医师职位只能以每年约一万美元起薪。

罗弗斯也抬起了头说："我同意这个看法。这个人是可以随便从哪个大城市医院任选一个工作的。"他把材料传给了哈维·钱德勒。

"可是，事实上……"塔马塞利住了口；他好象缺乏把握，象是在那里斟酌这话该怎么说。

欧唐奈有点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哈里？"

"事实上，柯尔门大夫对咱们医院发生了兴趣。"塔马塞利停了一下。"我猜想他是听到了一些关于咱们这里的整顿和将来的设想这些方面的消息的。"

欧唐奈打破了一时的沉寂，问道："你怎么知道呢？"

"我们通了一些信。"

罗弗斯说："这是不是有点破例了，哈里？"

"可能我先走了一步。可是我们收到这个材料以后……"塔马塞利指着现在传到露西手里的材料说："就给柯尔门大夫写了封信，当然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是试探性地问了问

① 贝勒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是美国第一流大医院。

他。”他转向欧唐奈说：“那是两个星期以前，咱俩谈过那次话以后。记得吗，肯特？”

“是的，记得。”欧唐奈觉得哈里似乎应该先和他打个招呼。当然，作为院长，塔马塞利有权和任何人通信。他并没有以医院名义做出任何许诺。这种通信是在私下进行的，也可能是一个高着。他问塔马塞利：“你说他有兴趣来？”

“是的。他愿意来看看我们这里。如果今天没谈到这儿，我也想和你谈这件事呢。”

现在窦恩伯格接过了材料。他用手指点了点它，说：“这件事你们要我怎么谈呢？”

欧唐奈看了看大家，好象在征求同意，说道：“我认为你应该带着它，查尔斯。我建议你拿给约瑟夫看看。”

七

病理住院医师罗杰·麦克尼尔在解剖室套间里把作肉眼观察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差不多都安排停当，就等着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了。

和其他许多医院一样，三郡医院也是在大体解剖[①]之后，第二步就作肉眼观察。半个小时以前，停尸房的乔治·林恩把这个星期作的三个大体解剖所取下来的器官都送了过来。现在，两套器官放在白搪瓷桶里，旁边有三个装着三具人脑的

[①] 大体解剖：医院行话，尸体解剖亦称大体解剖。

玻璃缸，整齐地排列在地上。大体观察室中间有一个石桌，桌上装了一个大水池，上面有个水龙头。现在，水龙头打开了，冲洗着第三套器官上面的福尔马林药水以及器官散出的臭味。

麦克尼尔往四周看了看，做了最后的检查。如果东西不称手，皮尔逊就会发火的。麦克尼尔心想，这间屋子死亡的气息真够浓的——过几分钟把器官往台子上一摆，可真象是个肉铺似的。他看见过有的医院的解剖室一切设备都是用不锈钢作的，可是三郡医院病理室还没有这样的现代化设备。现在，他听到那熟悉的有点踢里趿拉的脚步声走近了。皮尔逊进了屋子，照例带进来一缕雪茄烟雾。

“不能再耽误时间了。”皮尔逊很少说什么客套话。“自从我把欧唐奈顶了回去以后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们的工作还没赶上来。”雪茄在他的嘴角上下颤动着。“做完了这批以后，我要求把剩下没做完的外科病例都查一查。第一个病例是什么？”他一面说着一面穿上黑胶皮围裙，戴上胶皮手套。现在他走到中间的石桌旁坐了下来。麦克尼尔在对面一个凳子上坐下，看着病历。

“五十五岁的妇女。医生诊断死因是乳房癌。”

“让我看看。”皮尔逊拿过病历。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他这个人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有时他坐在那里只听住院医师讲述；有时他又什么都要自己亲自看看。

“嗯。”他放下病历，关上水门。然后伸手在桶里摸到心脏。提出来，用双手把它打开。

“是你切开的吗？”

住院医师摇摇头。

“我猜就不是。”皮尔逊又看了看心脏，“是塞登斯吗？”

麦克尼尔勉强稍微点了一下头。他自己也注意到这颗心脏切得不怎么样。

皮尔逊笑道：“瞧这个刀口，象是佐罗大侠留的印记[①]似的。唉，塞登斯上哪儿去了？”

“可能外科有什么手术，他想去瞧瞧。”

“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调给病理科的住院医生必须参加大体观察[②]。好吧，咱们开始。”

麦克尼尔在膝上放好夹纸板，准备记录。皮尔逊口述道：“僧帽瓣略为增厚，隆起。瞧见了吗？”他拿给麦克尼尔看。

麦克尼尔俯身过去，答道：“是的，瞧见了。”

皮尔逊继续口述道：“腱肉粘连、缩短、增厚。”又随口补充说：“看样子她曾经患过风湿性热症。但这不是致死的原因。”

他割下一小块组织放在一个有墨水瓶大小的贴有标签的小玻璃缸里，留备以后作显微镜检验用。然后用多年练就的娴熟手法把其余部分一抛就抛到桌子那头的漏斗里。漏斗下放着一个金属废物箱。过一会儿就要把箱里的器官放在一个专用火化炉里火化成灰，清除这些东西以后，再把废物箱清洗干净。

现在皮尔逊又拿起肺，象打开一册书那样把肺叶打开，然后向麦克尼尔口述道：“肺脏有许多转移瘤。”他又拿给住院医

① 佐罗大侠留的印记（Mark of Zorro）：传说中的蒙面大侠佐罗，杀伤某人之后，用剑留下Z字印记。

② 大体观察（gross conference），亦称肉眼观察。

师看。

正要看第二叶肺时，他身后的门打开了。

“皮尔逊大夫，你忙吗？”

皮尔逊气哼哼地转过身去。那是病理科化验员组长卡尔·班尼斯特的声音，班尼斯特把头探进来，身后边还有一个人，在走廊里站着。

“我当然在忙。干什么？”这是皮尔逊和班尼斯特说话一贯用的半吓唬、半玩笑的声调。这两个人多年一起工作，都习惯了；如果换一种客气一点的口气，双方可能倒闹不清楚什么意思了。

班尼斯特毫不在乎皮尔逊说话的口气。他冲后边的人招手说：“进来吧。”然后他对皮尔逊说：“这是约翰·亚历山大。记得吗？我们的新化验员。你在一个星期以前雇用的，他今天上班。”

“噢，对了。我忘记是今天了。进来吧。”皮尔逊的声音象是比刚才和班尼斯特说话时客气一些了。麦克尼尔心想：这可能是怕第一天就把一个新雇员吓住吧。

麦克尼尔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新来的人。他猜这个人有二十二岁（后来证明他猜得正对）。他听说亚历山大刚从大学毕业，有医学技师的学位。嗯，这里需要这样的人。至于班尼斯特，他肯定不是路易·巴斯德[①]那路人物。

麦克尼尔转眼看了看这位老化验员。和往常一样，班尼斯特的外表就象小一号的皮尔逊。他那短粗的身体罩在一件

---

①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化学家，细菌学家。

油污的化验服下面，化验服没有扣扣子，里面的衣服没有洗烫，显得破旧不堪，头发差不多快掉光了，剩下的也是从来不梳理的样子，十足一副穷相。

麦克尼尔知道一些班尼斯特的历史。他是在皮尔逊之后一两年到三郡医院的，是个中学毕业生。原来皮尔逊雇用他是为了干些零活，做些保管呀，送信呀，洗玻璃器皿呀之类的工作，日子一长，班尼斯特学会了化验室的许多实际工作，逐渐成为皮尔逊的左右手了。

按正式分工，班尼斯特是做血清学和生化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他在病理科的年头多了，什么活他都能拿得起来，他也的确常常做了分外的事。因此皮尔逊把化验室的许多行政工作都交给了他，于是实际上他就成了病理科化验员的头头。

麦克尼尔想，班尼期特年轻的时候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化验员，如果再有机会进修一下，本来是会被提升到更高一些的职位的。可是现在，麦克尼尔认为，班尼斯特经验虽多，但是理论水平太低。据这位住院医师观察，班尼斯特的化验室工作一向只是墨守成规，很少用脑子加以分析。他会作血清和生化试验，但对这两个学科并不真正了解。麦克尼尔常想，这种情况终究会有一天要出漏子的。

当然，亚历山大是另一类型的人。他和眼下大多数化验员一样，上过三年大学，最后一年是在培养技师的正式医技校里学习的。班尼斯特这类人是“技术员”，他对“技师”这个名称是有些反感的。

皮尔逊用他的雪茄烟向桌子边的其余的凳子一挥，说：“坐下，约翰。”

“谢谢，大夫，”亚历山大很有礼貌地回答。他穿着一件洁白的化验服，新剪的平头，裤缝笔直、皮鞋锃亮，同皮尔逊和班尼斯特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你觉得你会喜欢这里吗？”皮尔逊看着他手里拿着的肺，一面继续验查着，一面问亚历山大。

“我肯定会喜欢的，大夫。”

麦克尼尔想，这小伙子挺不错，看样子真是很喜欢来这里的。

皮尔逊在说：“约翰，你会发现我们这里有些作法和你过去习惯的做法不一定一样。可是我们觉得这些作法对我们来说更合适些。”

“我理解的，大夫。”

麦克尼尔心想，真的吗？你真理解这老头子的意思吗？——他是说他不愿意改变这里的现状；这里用不着你在学校里可能听到的一些新的想法；如果不经过他点头，病理科不论多么细小的事情都变动不得。

“有的人会说我们有些守旧，”皮尔逊接着说下去。他这种语气就算很和气了。“可是我们相信经过考验的方法，对不对，卡尔？”

主任要求捧场，班尼斯特于是很快答话：“对的，大夫。”

皮尔逊现在检查完了肺，又把手伸到桶里，象抽签似的抽出一个胃来，他哼了一声，把切开的一部分拿给麦克尼尔看。“看见这个吗？”

住院医师点点头道：“我以前看过的。我们已经记上了。”

“好吧。”皮尔逊指了指夹纸板，口述道：“十二指肠幽门以

下有消化性溃疡病灶。”

亚历山大略微挪动一下想看看清楚。皮尔逊看见了他的这个动作，就把那个胃推向他那里，问道：“你对解剖学有兴趣吗，约翰？”

亚历山大尊敬地回答：“我一直对解剖学感兴趣的，大夫。”

“还有化验工作吧？”麦克尼尔觉得这使皮尔逊高兴了，病理解剖是这老头子的第一爱好。

“是的，大夫。”

“好，这是一个五十五岁的妇女的器官。”皮尔逊翻弄着他面前的病历。亚历山大很注意地聆听着。“这个病例很有意思。病人是个寡妇，直接死因是乳房癌。在她死以前的两年，孩子们知道她有病，但是怎么劝她也不去看病。这个人似乎对医生有些看法。”

“不错，是有这号的人，”这是班尼斯特在搭腔，说着还咯咯笑了一声，嗓子很尖，可是一看见皮尔逊的眼色很严肃，赶紧又收回去了。

“少要贫嘴。我这里在教给约翰点东西呢。你跟着听听也没什么坏处。”除去班尼斯特之外，别人谁听见这几句都会给窝住了的。唯独这个技术员不然，他只咧了咧嘴。

“后来怎样呢，大夫？”

“这里说：据病人的女儿讲，两年以前发现母亲左乳部位排脓。住院以前十四个月疮面出血。其他正常。”

皮尔逊翻过一页。“这个妇女好象是找了个巫医。”他冷笑了一声道：“可能她不够虔诚，最后还是病垮了，送到咱们

医院。”

“到那时候可能就太晚了吧。”

麦克尼尔心想，这不是顺话答话，这个小伙子是真对这个病例感兴趣。

“对了，”皮尔逊答道。“如果她一开始就去医院，马上会给她做乳房切除手术的，就是把乳房割掉。”

“是的，我知道。”

“如果那时作了手术，她可能现在还活着。”皮尔逊把胃又很准地扔进漏斗。

亚历山大还有个疑点，他问道：“可是您刚才不是说她患有消化性溃疡吗？”

麦克尼尔想这小伙子果然不错。皮尔逊好象也有同感，他转向班尼斯特说：“卡尔，你听见了吗？这小伙子的耳朵很管事，你小心点，他会超过你的。”

班尼斯特咧嘴一笑，可是麦克尼尔看出来他有点不自在。刚才说的话很可能不幸而言中的。皮尔逊现在有点说出兴头来了，他说：“约翰，她有可能感觉出来那里有毛病，也有可能没有察觉。”

“您的意思是说她根本不知道那个病灶？”

麦克尼尔觉得这时候自己该说句话了。他对亚历山大说：“奇怪的是人们除去致死的病因之外还有别的病。可他们自己从来不知道。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情况。”

“对了。”皮尔逊点着头道：“约翰，你知道吗？人体的可贵不表现在使我们致死的病上，而表现在我们体内可能有了毛病，但是仍然能够活下去这一点上。”他停了一下，然后突然转

换了话题："你结婚了吧？"

"是的，我结过婚了。"

"你的妻子在这里吗？"

"还没来。她下星期到。我想我得先找个地方住。"

麦克尼尔记得亚历山大是从外地申请来三郡医院工作的人之一。他记得好象是芝加哥。

亚历山大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我有件事想问问您，皮尔逊大夫。"

"什么事？"老头子关切地问道。

"我的妻子怀孕了，大夫。来到这里，人地生疏，我们谁都不认识。"亚历山大停了一下。"我们很关切这一胎。我们的头胎，生下来一个月就死了。"

"噢，是这样的。"皮尔逊停止了工作，注意听着。

"大夫，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妻子介绍一位产科大夫。"

"那容易。"皮尔逊松下心来了。他原来不知道亚历山大会提什么要求。"窦恩伯格大夫人很好。他在这所医院里就有个诊室。你要我给他打个电话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

皮尔逊冲班尼斯特做个手势，说："问问他在不在。"

班尼斯特拿起他们身后的电话，要个分机号码。过一会儿他说："他在，"把电话递给皮尔逊。

老头子那两只手都戴着手套，湿淋淋的，他暴躁地把头伸过去说："给我拿着！给我拿着！"

班尼斯特走过来把耳机贴近皮尔逊的耳朵。

"是你吗，查尔斯？"皮尔逊冲电话筒大声问道。"我给你

介绍个病人。”

窦恩伯格大夫在三层以上的诊室里笑了，他把耳机从耳朵边挪开一些，问道：“对你那种病人我们产科能干什么呢？”他这时心想，这个电话来得正好。自从昨天欧唐奈召开了那次会以后，查尔斯·窦恩伯格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和约瑟夫·皮尔逊谈才好。现在似乎是皮尔逊自己送上门来了。

在楼下病理科，皮尔逊把雪茄烟挪到嘴角。他总是喜欢和窦恩伯格聊几句的。

“这不是死人，你这个老糊涂。是活病人，是我这里化验室小伙子的妻子——约翰·亚历山大夫人。他们刚来此地，没有熟人。”

在皮尔逊说到病人的名字时，窦恩伯格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空白卡片。

“等等。”他夹住电话耳机，左手按住卡片，右手用清秀的笔迹写下：“亚历山大，约翰夫人。”窦恩伯格在医务上一向是有条不紊的，这是他为病人做的头一件事。现在他说：“很高兴能为你效劳，约瑟夫。请你告诉他们给我打电话约个时间，好吗？”

“好。下星期吧。亚历山大夫人到那时候才能来到本市。”他对亚历山大咧嘴一笑，还是用老大嗓门嚷着：“如果他们想要一个双胞胎，查尔斯，你就得给接个双胞胎下来。”

皮尔逊听着窦恩伯格的回答呵呵直乐，接着又想起一件事：“嘿！还有！对这个病人不许你收那么高的费用。到时候那小伙子来找我要求提高工资好付大夫的账单，那可不行。”

窦恩伯格笑了。他说：“不用你操心。”他在卡片上加了一

个注：“本院雇员。”这是为了提醒自己对这个病人免收费用。他对着电话说：“约瑟夫，我有点事和你谈谈。什么时候找你合适。”

“今天不行，查尔斯，”皮尔逊说。“工作排满了，明天怎么样？”

窦恩伯格看了看他自己的预约单子。“明天我的工作排满了。咱们后天早晨十点钟见，行吗？我到你办公室来。”

“那可以，要不然你现在在电话里就说也行。”皮尔逊想知道是怎么一桩事。

“不，约瑟夫，”窦恩伯格道。“我还是来找你吧。”

皮尔逊在病理科答道，“那好，查尔斯。再见吧。”他烦躁地打手势让班尼斯特把电话拿走。班尼斯特挂上了电话。

皮尔逊对亚历山大说：“都联系好了。你的妻子临产时可以到这里住院。因为你是本院的人，医院收费打八折。”

亚历山大高兴极了。麦克尼尔心想：“你高兴吧，朋友，这是老头子气顺的时候，可别误会，会有你不好受的时候的。”

“我马上就完事。”窦恩伯格冲刚才他和皮尔逊打电话时走进来的一个护校学员笑了笑。他指了一下办公桌旁的一个座位。

“谢谢，大夫。”费雯·洛布顿把窦恩伯格要看的一个病人体温单给他送了过来。一般的大夫得自己到病房去看，护士不管给他们送，但是窦恩伯格和护士们的关系特别好，她们愿意经常给他帮个小忙，几分钟以前他打了个电话，护士长就把费雯派来了。

“如果情况允许，我愿意办完一件事再办另一件。”窦恩伯格用铅笔在卡片上把皮尔逊告诉他的情况作了记录，等以后问过病人更多情况后再把铅笔记录擦掉，用钢笔完成卡片记录。他一边写，一边问那姑娘：“你是新来的，是吗？”

“来了不久，大夫，”费雯答道。“这是我上护校的第四个月。”

他注意到她的声音很柔，带点水音，长得也很漂亮，摸不清她和这里的实习医生或者住院医生睡过没有？除非现在和他当学生那时候不一样了？他曾经怀疑过，现时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可能比过去要规矩一些了。可惜！如果真是这样，他们错过多少机会呀。他大声说道：“刚才那是皮尔逊大夫，咱们的病理医师。你认识他吗？”

“认识，”费雯说。“我们班去看过大体解剖。”

“哎哟。你……”他本来想说“爱看吗？”可是又改口说，“你觉得怎么样？”

费雯考虑了一下。“一开始怪害怕的。以后就不觉得怎么样了。”

他同情地点点头。现在他已经把卡片写完，推到一边。这是比较清闲的一天；能做完一件事再做一件事，真舒服。他伸手接过体温单。说：“谢谢。如果你能等等，我看一下就完。”

“好的，大夫。”费雯心想，离开繁忙的病房在这里歇几分钟倒不错。她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这里有空气调节，很凉快。护士楼里没有这种高级设备。

费雯看着窦恩伯格大夫查看体温单。他大概和皮尔逊大夫年纪相仿，但是外表很不一样。那位病理大夫是圆脸、宽下

巴，而窦恩伯格大夫是瘦长脸，棱角突出。其他方面也不一样，他那分开的雪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她还注意到他的手指甲是美容院修剪的，雪白的白大衣烫得很平。

窦恩伯格把体温单递回去，说:“谢谢你，让你跑一趟。”费雯心想这个大夫真有股子帅劲。她听说女病人都很喜欢他，这就难怪了。

“咱们以后会常见的。”窦恩伯格站起来很有礼貌地给她开了门。“祝你学习顺利。”

“再见，大夫,”她出去了。窦恩伯格觉着这屋子里好象留下了一股香气。每逢他和年轻的人接触，总给他留下一些怅惘。他回到自己的转椅上，靠着椅背陷入沉思，几乎是下意识地把烟斗拿出来，开始往里边揉起烟丝。

他从事医务工作将近三十二年了，再过一两个星期就是第三十三年的开始。那是充实而有成就的年月。经济上没有问题，四个孩子都结婚了，他和妻子可以靠他谨慎的投资生意过一个舒适的晚年。但是如果就此退休了结，他能甘心吗？这是个苦恼的问题。

窦恩伯格从事医务工作这些年以能够跟上医学的发展从不落伍为荣。他下定决心不让新来的年轻人超过，无论是技术方面或是知识方面，他总要走在前面。为此他贪婪地广泛阅读，直到今天也从不稍辍。他订了许多医学杂志，有时也投些稿，也经常参加医学会议，从中吸收一些新知识。在他从事医务工作的早期，分科还不象如今这样周密，他就已预见到攻下一个专业的必要性。他选择了妇产科，是从没有后悔过的。他时常觉得他的专业有助于他保持年轻的心理状态。

因此在三十年代中期，当美国医务专业理事会开始成立时，窦恩伯格就已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成名了。妇产科理事会根据所谓“老资格”条款给了他一个理事免试合格证明。这是他一直引以为荣的，这也更促使他努力跟上医学的前进步伐。

但是他并不嫌弃青年人。如果他认为这个人好，又诚心诚意地工作，他总要想方设法给他帮助，提些建议。他很钦佩和尊重欧唐奈。他认为这个年轻的外科主任是三郡医院的台柱子。随着欧唐奈的改革和医院工作的改进，他自己的积极性也更加得到了发挥。

他有好多朋友，有些是他的产科同事，有些是和他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皮尔逊就是属于后面这种朋友。在业务上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的看法并不一样。例如窦恩伯格知道皮尔逊近来读书不多。他估计在某些知识领域里，这位老病理医师落后于时代了，在管理方面有昨天会议上揭露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两个人的交情却已随着年月而加深。窦恩伯格发现在有些医务会议上常常不知不觉要站在皮尔逊一边，当私下有人批评病理科的时候，他也常常会为他辩解。

十天以前在外科死亡讨论会上，窦恩伯格的插话就有给皮尔逊辩护的味道。他猜想别人会知道他和约瑟夫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吉尔·巴列特怎么说来着:“你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和产科大夫是没有碴子的。”在此之前，他把这句话都忘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这话里有刺，有点象一句气话。他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巴列特是个好医生，窦恩伯格暗暗记住，下次见面时要特别对他客气些，以便补救一下。

可是他自己的问题怎么办？退休好还是不退好？如果退，什么时候退？最近尽管他十分注意自己的健康，总觉得有点不胜疲劳之苦。虽然他一辈子一直在搞夜间出诊工作，最近却有点象不大容易坚持下去的样子。昨天吃午饭的时候，他曾经听见皮肤科医生科什大夫对一个新来的实习医生说："你应该参加我们的皮肤科，小伙子。我十五年都没出过夜诊。"窦恩伯格和大家一起笑了，可是内心里却不免有些羡慕。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他发现自己真的不行了，他决不对付着拖下去。目前他还挺好，脑子很清楚，手不颤，眼不花。他对自己身体情况的变化十分注意，他准备一旦发现自己有不行的苗头，就不再犹豫，马上收拾抽屉回家去。他看见许多别的大夫留恋得太久了。他决不愿意学他们。

就目前来说，还可以暂时混三个月，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这时他已经把烟丝塞紧了，伸手去拿火柴，刚要划一根，电话铃响了。他放下了烟斗和火柴，拿过电话，说："我是窦恩伯格大夫。"

打电话的是他的一个病人。她在一小时以前开始感到阵痛。现在羊水已经破了。这个产妇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第一胎。她在电话里声音微弱，有点不接气，好象在尽量压制着自己的紧张情绪。

窦恩伯格象往常一样平心静气地问："你丈夫在家吗？"

"在家，大夫。"

"把东西收拾一下让他开车把你送到医院来。到这里以后我马上来看你。"

“好的，大夫。”

“告诉你丈夫开车稳当点儿，不要闯红灯。时间还很充裕。你瞧着吧。”

他可以感觉到就在电话里说这么几句话，已经帮助产妇克服了一些紧张情绪。这是他常做的事，他认为这和治疗一样有效。但是这时他觉得自己也开始有些紧张，一个新的病例总使他有这种感觉。照理，他应该早就失去这种感觉了，从事医务工作多年以后应该能使你变得无动于衷，没有什么感情上的波动才对。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变成这样——也许是因为一直到现在他还对自己的这项工作有着最深的感情的缘故。

他伸手去拿烟斗，又改变了主意，立刻拿起了电话。他得通知一下产科，他有一个病人要来。

八

“我甚至连应该不应该战胜小儿麻痹症都有点怀疑。”

说话的人是百货业巨头、百万富翁、慈善家、三郡医院董事尤斯塔斯·斯温。地点是在斯温的图书室。这是斯温的年代已久但气势很大的大厦中的一间，室内的四壁镶着深色的橡木护墙板。这座大厦坐落在伯林顿市东沿的占地五十英亩的一座花园里。

“得了，你不是认真地这样讲的，”奥尔登·布朗轻声地说。这位董事长说着，向在座的两位妇女笑了笑。一位是他

自己的夫人阿美莉亚，一位是斯温的女儿丹尼丝·匡茨。

肯特·欧唐奈接过脚步很轻的一个仆役送过来的法国白兰地，轻轻地啜了一口，把身体往后一仰，靠在他们饭后走进这间屋子时他自己选择的这个大皮椅子背上。他觉得他们仿佛处身在中世纪场面中。他环顾了一下这间灯光柔和的屋子，墙壁周围摆着一直顶到木制天花板的高大书橱，里边是一层层的皮面书籍，屋里都是一色沉重的黑橡木家具，深深的壁炉里摆着大块木材，这温暖的七月天当然不用把它点燃，但是仍然这样准备着，一旦需要，只须仆役的火把一引就着。欧唐奈对面坐着的是房主人斯温，他坐的是一个长背厚扶手宝座式的椅子，另外同样的四把椅子摆成半圆形，象王朝里边的公卿座位似的簇拥着这位商业巨子。

"我是认真讲的，"斯温放下了他的一杯白兰地，探着身子阐明他的观点。"我承认，只要给我看见一个腿上带着矫形支撑的孩子，我马上会掏腰包的。但是我说的不是具体例子，而是全局。事实是：我们勤勤恳恳做的正是一种使人类日益孱弱的事情。这一点是谁也反驳不了的。"

这是老生常谈了。欧唐奈很客气地问："那么你是主张停止医学研究，把我们的知识和技术冻结起来，不再和疾病斗争了？"

"你做不到，"斯温说。"你做不到这个，就和你阻止不了加大拉的猪[①]从山崖上跳下去一样。"

① 加大拉的猪：加大拉是《圣经》中地名。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三十二节，记述耶稣驱鬼进入猪群，猪群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的故事。

欧唐奈笑了。“这个比喻我看不一定恰当。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出来争论呢？”

“为什么？”斯温用拳头捶了一下扶手。“因为虽然你无法力挽狂澜，起码还可以发发牢骚。”

“噢，”欧唐奈有点不大想再接着讨论这个问题了。再说，这对和斯温搞好关系可能不利，无论从他自己还是从布朗的角度都没有好处。而况他们今天就是为了和斯温搞好关系才来的啊。他看看屋里的人。阿美莉亚·布朗和他一对眼神，笑了一下。他因为去过董事长家里几次，和这位董事长夫人很熟。她很熟悉她丈夫的社交活动，也很了解医院的政治活动。

斯温的女儿丹尼丝·匡茨正微倾着上半身，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吃晚饭的时候，欧唐奈有好几次不自觉地向匡茨夫人那边望过去。他觉得这位夫人怎么也不象是坐在席首的那位冷峻倔强的大亨的女儿。斯温已经七十八岁了，还带着一种强悍狡黠的性格，这种性格是几经商业竞争的大风大浪培养出来的。有时候他倚老卖老地向他请来的客人抛出些不好听的话，可是欧唐奈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不过是故意用矫情的办法来引起辩论。欧唐奈心想：这个老头子这个年纪了，童心未退，还爱挑起一场战斗，即使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你来我往也好。他直觉地感到斯温是在故意过甚其词地来攻击医务工作，就目前这个问题讲，只不过存心要赖而已。根据欧唐奈的暗地观察，这老头子的脾气很可能是他患有痛风病或者风湿病的因素造成的。

和他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女儿。丹尼丝·斯温很文雅，声音很柔和。她有办法在他父亲说带刺的话时，接过来添上几个字，把话遮掩过去。她长得也很漂亮，在欧唐奈看来，那是四十来岁女人的一种徐娘风韵。估计她是看尤斯塔斯·斯温来的。由于斯温的妻子很多年以前就去世了，她可能常到伯林顿来照看一下父亲。欧唐奈从谈话中得知丹尼丝·匡茨大部分时间住在纽约，曾经提到几次她的孩子们，可是没有提丈夫。他的印象是，她不是和丈夫分居，就是离婚了。欧唐奈暗自把丹尼丝·匡茨和露西·葛兰杰比较了一下。这两个女人区别太大了。露西有自己的专长，在医务界很能应付裕如，和象他这样的人相处，有共同语言，有知音之趣。而丹尼丝·匡茨则是一位有钱有闲的人。肯定是社交场上的知名人士，不过，他感觉到，这个人是会给人安排出一个温暖、宁静的家庭的。欧唐奈不清楚到底哪一种女人给男人带来的好处大：是一个和他的职业接近的人好呢，还是和本行无关，在日常工作之外能带来其他乐趣的人好呢？

他的思路被丹尼丝的话打断了。她探着身对欧唐奈说："你不会这么容易就认输了，欧唐奈大夫。请不要让我父亲溜掉吧。"

老头子哼了一声说："没什么可溜的。这一点十分清楚，长久以来自然平衡限制着人口的过剩。出生率太高就会发生饥荒来加以扼制。"

奥尔登·布朗插进来说："肯定有些饥饿是政治问题，并不总是自然力的作用。"

"我同意是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斯温挥着手说。"但是弱

者被淘汰是没有什么政治性的。”

“你是说弱者还是说那些不幸的人？”欧唐奈心想，你要辩我就奉陪你一次吧。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弱者，”老头子的话锋芒毕露，但欧唐奈感到，他非得这样才能过瘾。“发生鼠疫或传染病的时候，弱者死光，强者生存。其他病症也一样；维持住一个水准——自然的水准。正因为如此，强者可以延续生命，传宗接代。”

“你真的以为人类是那么退化了吗，尤斯塔斯？”阿美莉亚·布朗笑着问道。欧唐奈心想，她也知道老头子很愿意有人接他的话碴。

“我们正在走向退化的道路，”老头子回答她。“至少在西方世界是这样的。我们在维持着大批的残废人、弱者、病人的生命。我们在增加社会的负担，非生产者——没有能力的人，不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人。你说——给无法治愈的病人办疗养院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你吧，今天医务界是在维持那些应该听任其死去的人的生命。我们帮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繁殖后代，把他们的缺陷传给他们的子孙。”

欧唐奈提醒他说：“关于疾病和遗传的关系的问题，目前距离搞清楚还差得远呢。”

“所谓强，除去指身体强壮之外，也指头脑健全。”斯温反驳道。“孩子不是能接受父母的头脑物质的遗传吗？他们的缺陷不也是能传下来吗？”

“并不都能遗传。”现在是这个大老板和欧唐奈对上了。别人都在椅子背上一靠，听着这场对口戏。

"可是有很多时候是遗传的，不是吗？"

欧唐奈笑了。"有些证据说明是这样的，是的。"

斯温哼了一声说："这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精神病院的原因，那么多病人，那么多跑到精神病医生那里看病的人。"

"那倒不一定。也可能是我们对精神方面的健康情况更关心了，才有那么多精神病院。"

斯温仿效他的口气说："也可能是我们在繁殖更多的弱者，弱者！"

老头子几乎是嚷出来那"弱者"两个字的，引起了他一阵咳嗽。欧唐奈心想，我得悠着点劲，他可能有高血压。

就好象欧唐奈已经把这话说出来了一样，尤斯塔斯·斯温冲他瞪瞪眼，喝了一口白兰地。然后，象发狠似的，对他说："别让着我，年轻的医生朋友。我能对付得了你的一切雄辩，绰绰有余。"

欧唐奈决定他可以继续说下去，但还是放温和一点。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件事，斯温先生。你说疾病是自然节制。但是很多疾病并不是由于自然规律而引起的。它们是人自己创造的环境造成的。不讲卫生、缺乏保健、贫民窟、空气污染——这都不是自然的东西；这些都是人自己造成的。"

"那是进化的一部分，进化是自然的一部分。加在一起还是自然平衡。"

欧唐奈佩服这老头子的不能轻易动摇的倔强性格。但是他看出对方论点的漏洞了。于是说："如果你说得对，那么医疗也是自然平衡的一部分。"

斯温反问:“这话从何说起呢？”

“因为医疗也是演化的一部分呀。”尽管他是好心好意，但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不由得也变得尖锐起来了。“因为人每改变一下环境他也就同时给医务工作提出应该面对和解决的新课题。这些课题我们总是不能全部解决的。医学总会落后一步，我们刚解决了一个课题，前边马上会出现另一个新的课题。”

“但你说的是医学方面的问题，不是自然。”斯温眼里含着一丝嘲弄的眼光。“如果让自然自行其是，它在问题没有出现以前就把它解决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你错了，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欧唐奈已经顾不了自己的措辞究竟如何了。他只是觉得必须向自己、向别人表达出这个意思来。“医学只有一个真正问题，从来如此，今后也还是如此。这就是使个人能够生存下去。”他停顿了一下。“生存下去是自然的最老的法则。”

“说得真好!”阿美莉亚·布朗拍了一下手。可是欧唐奈还没说完。

“因此我们曾经努力消灭小儿麻痹症，斯温先生，还有鼠疫，天花，斑疹伤寒和梅毒。因此我们还在继续努力消灭癌症、结核病以及其他病症。因此我们建立了你所说的那些疗养院、不治之症的疗养所等等。因此我们尽量把人保存下来——所有的人，既包括强者，也包括弱者。因为所有一切加起来就是一个目标——生存下去。这就是医务工作的目标，唯一可能的目标。”

这当儿他曾经期待斯温象刚才那样起来反驳他所说的这些话，可是那老头子没言语。他看了看他的女儿。“给欧唐奈

大夫再倒点白兰地，丹尼丝。”

欧唐奈把杯子端起来让她给斟上。她衣服发出一种柔软的窸窣声，当她冲他俯下腰身时，他闻到一股子淡淡的迷人的香气。在刹那之间他有一种象年轻小伙子那样的荒唐的冲动，想伸出手摸摸她那柔软的黑发。在他把这种冲动按捺下去的时候，她又回到了她父亲的身边。

她给老头子的杯子也斟上酒，问道：“如果你真象你说的那样，有那样的看法，爸爸，那又为什么去参加一个医院的董事会呢？”

尤斯塔斯·斯温咯咯一笑。“我留在董事会里主要是因为奥尔登他们希望我别改变我的遗嘱。”他看了一眼奥尔登·布朗。“他们估计反正时间也不会太长了。”

“你这话可屈了朋友们的心了，”布朗道。他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的。

“你不说真心话。”老头子又得意起来。他说：“你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丹尼丝。好，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参加医院董事会，因为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世界是这样的，我改变不了，尽管我看出它的毛病了。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是个平衡力量。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怎么想——说我是个阻力。”

奥尔登·布朗马上插话：“谁这么说来着？”

“用不着说出来。”斯温向董事长投过一个半开心似的调皮的眼色。“一切活动都需要按上一个刹车的闸。我就是这个闸，一种稳定力。一旦我不在了，你和你的朋友们可能还得另外再找一个。”

“你净胡说八道，尤斯塔斯。你也把你自己的动机给糟蹋

了，”奥尔登·布朗显然决定也把话直说出来了。他接着讲道：“你给伯林顿市做的好事不比谁少。”

老头子好象缩在椅子里边了。他嘟囔着说：“谁真知道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然后，他把眼睛一抬，说：“我估计你是希望我给扩建新楼捐笔大款子吧。”

奥尔登·布朗稳稳当当地说：“坦白讲，我们希望你象往常那样愿意慷慨解囊。”

出人意外地，尤斯塔斯·斯温和气地说：“我估计二十五万美元可以过得去了吧。”

欧唐奈听见奥尔登·布朗倒吸了一口气。这笔数字是很可观的，比他们原来最乐观的设想也多得多了。

布朗说：“我不会作假，尤斯塔斯。坦白讲，我有点受宠若惊了。”

“用不着。”老头子停顿一下，转动着他手里那支白兰地杯脚。“我还没有决定哪，可是我一直在考虑着。过一两个星期再告诉你。”他突然转向欧唐奈说：“你下棋吗？”

欧唐奈摇摇头。“在大学时候下，以后不下了。”

“皮尔逊大夫和我常在一块下棋，”他面对着欧唐奈说。“你当然认识约瑟夫·皮尔逊。”

“是的，很熟。”

“我和皮尔逊大夫相识多年了，”斯温说，“在三郡医院内外我们都有来往。”他说得很慢，有点象拿着腔调讲的。这话是不是暗含着有警告的意思？说不准。

斯温接着讲：“依我看，皮尔逊大夫是医院里最好的、最称职的大夫之一。我希望今后许多年能继续让他当他的科主任。

我完全尊重他的能力和判断。”

欧唐奈心想：得，开诚布公了：向董事长和医管会主席提出的最后通牒。斯温说的许多话就等于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们要二十五万美元，你们就别碰约瑟夫·皮尔逊！

晚些时候，布朗、阿美莉亚和欧唐奈一起坐在布朗的林肯牌两用轿车[①]的前座穿过市区。开始谁都没说话，后来阿美莉亚说：“你觉得他那话当真吗——二十五万？”

她丈夫回答说：“他完全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他想捐这笔钱的话。”

欧唐奈问道：“你大概听见他打的招呼了？”

“是的，”布朗平静地回答。他没加什么修饰，也没打算接这个话碴。欧唐奈心想：谢谢你的好意。他知道这是他的问题，并不是董事长的事。

车子把他送到他的公寓门口。在互道晚安的时候，阿美莉亚找补了几句话：“噢，跟你说，肯特。丹尼丝和她丈夫分居，但没有离婚。我估计有点家庭问题，可是我们没谈过。她有两个孩子上中学。她今年三十九。”

奥尔登·布朗问她：“跟他说这些干什么？”

阿美莉亚笑了。“因为他想知道嘛。”她碰了一下她丈夫的手臂，说：“你永远变不成女人，亲爱的。给你动个变性手术，你也变不成女人。”

欧唐奈看着那辆林肯牌开走，纳闷她怎么知道他的心事。

① 两用轿车，可以改为敞篷车的轿车。

也许她听见他和丹尼丝·匡茨告别的话了。他很礼貌地说希望再和她见面，她答道：“我带着孩子住在纽约。下次你到那边去的时候，请来找我好吗？”现在欧唐奈琢磨着，一个星期以前，他曾经决定不去参加下月在纽约举行的外科讨论会了，如今看来，去一趟纽约倒也是可以的。

突然他想起了露西·葛兰杰，顿时烦躁地认为自己有些不忠实的感情。当他从便道走向门口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晚安，欧唐奈大夫。”

抬头一着，是外科住院医师塞登斯。他带着一个漂亮的黑发女郎，脸很熟，可能是护校的学员，象是那个年纪的人。他冲他俩笑了笑，说了句“晚安”，就用自己的钥匙打开玻璃门，走进电梯。

费雯说：“他象有什么心事似的。”

塞登斯兴高采烈地答道：“我看不见得，你爬到他那个地位，什么发愁的事都没了。”

节目看完了，现在他们正往医院走着。那是很好的节目，通俗而热闹的歌舞演出，他俩笑了多少回，拉着手，有那么两次迈克把手放在费雯的椅背上，溜下来一点，用手指抚摸了她的肩头，她没有任何不愿意的表示。

在看戏之前，两人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谈了些他们自己的事。费雯问过迈克要当外科医生的想法，他则问了她为什么要当护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迈克，”她答道。“我只记得我从小就想当护士。”她告诉迈克说，开头她的父母曾经反对过，以后知道她很坚决，就不再反对了。“我想可能是我想为我自己找

点什么事做，而护士是我最想做的事。”

塞登斯问她：“你现在还那样想吗？”

“是的，还那样想，”她说。“噢，也是一阵一阵的。当你很疲倦的时候，见过了医院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的时候，你在想家的时候——有时你会想到值不值得呢？是不是可以干些轻巧的工作呢？我想谁都曾经这样想过的。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相当坚定的。”她笑了笑又说：“我是个很坚决的人，迈克，我决心当个护士。”

他心中暗想：对，你是很坚决的，这点我相信。在她讲话的时候他暗自观察她。他感到她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在她那似乎很温柔的女性的外形之中隐藏着一个坚强的性格。象几天以前一样，塞登斯又觉得自己动了感情，他马上又警告自己：不要给情网套住！要记牢，你的感觉基本上是生理现象。

快到午夜了，费雯已经在晚归假单上签了名，用不着赶忙回去。有些从制度严格的护校里出来的老护士觉得如今给护校女学生的自由太多了。可是实际上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指责。

迈克碰了碰她的胳臂。“咱们到花园转转。”

费雯笑了。“我听见过这句老词儿。”可是当他引她到门口进花园时，她没有拒绝。在黑暗之中她看得出两旁的白杨树，脚下是柔软的青草。

“我搜集了不少的老词儿，这是我的专长之一。”他拉起了她的手。“你还想听吗？”

“还有什么？说一个。”尽管她很自信，现在声音却有一点发颤。

“象这个。”迈克站住脚，两手捧着她的肩，扭过她的身体。然后他吻了她的嘴唇。

费雯感到她的心脏跳得更快了，可是她心里还能分析，是到此为止呢，还是接着发展下去呢？她很清楚，如果她不有所表示，以后再想刹住就不太容易了。

费雯已经感到她喜欢迈克·塞登斯，并且相信她会越来越喜欢他的。他长得不错，他俩都年轻。她感到心中欲火在燃烧。他俩又互相亲吻，她也用力吻起他来。迈克把她搂得更紧了，他的手在抚摸着她的背，把她拉近一点。他俩身体的接触，使她销魂、使她神魂飘荡。现在，象另有一副头脑在告诉她，该是推开他的时候了，可是她想，再多待一会儿；更多待一会儿！

然后，突然她感到这象是从周围的事情解脱出来的一种休息。她闭上眼体味着这温暖和温柔的时刻；过去这几个月，这样的时刻太少了。自从来到三郡医院，她一直在控制着自己，用自我纪律规范着自己，压抑着情绪，吞咽着眼泪。当你还年轻，没有经验，有点害怕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容易的。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病房值班、病痛、死亡、尸体解剖这些怕人的场面，都没有把精神紧张的压力释放出来的安全阀门。一个护士，即使是个实习护士，也要看到那么多痛苦的场面，贡献出那么多的照顾和同情给那些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给自己抓住一些温存的时光能说不对吗？在迈克搂住她的时候，顷刻间她又象感到了如同小时候跑到母亲的怀抱里所感到的那种安宁和快慰了。迈克现在把搂她的手松下来些，轻轻地推开一点，对她说：“你很美。”她激动地把脸埋在他的肩窝里。然

后他用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他们的嘴唇又相接在一起了。她感到他的手在她的衣服外边轻轻拂过她的胸脯。她全身都发狂地、不可控制地涨起一股爱和被爱的欲潮。

他的手摸到她的衣服领口，那是用子母扣在前面扣住的，他在摸索着解开。她挣扎着，喘着气说：“不，迈克，请不要这样！”但是她这些话连她自己都说服不了。她正紧紧地搂着他。现在他把她的衣服解开了一些。

“亲爱的，亲爱的费雯。”她从他那接不上气的耳语声中听出来他也和她一样的激动。

女人特有的警觉在提醒她了。“这里不行，迈克。有人。”

“咱们穿进树林去。”他拉着她的手，他俩挨着身子走着。她感到激动得浑身在发抖，一种不知会是怎么样的奇异感觉。她不顾任何后果了，那都好象没什么要紧。迈克是个医生，他会懂得应该怎么小心的。

他们来到被树林和灌木丛环抱的一小块空地。迈克又吻了她，她也激情地吻着他，她心想就在这里真的事情要发生了。费雯不是处女；她在中学时就不是了，大学一年级又发生过另一次事情，但那两次经验都没使她满意。她知道这次会的。“快点，迈克，你快点。”她觉得她自己的激情感染了他。

“到这边，亲爱的，”他说，他俩走到空地的一边。

突然她感觉一下巨痛。疼得非常厉害，一时分辨不出是哪里在疼，过了这一下，才觉出是左膝，不由得“哎哟”一声叫了出来。

“怎么了，费雯，怎么了？”迈克转身问道。她看出他一下

子蒙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想：可能他会以为我在装相骗他。女孩子有时耍这种花招好脱身。

一阵子巨痛过去一些了，可是余痛仍然象波浪似的袭过来。她说："迈克，恐怕是我的膝盖。能找个坐的地方吗？"她又疼得抖了一下。

"费雯，"他说。"你用不着装着玩，你想回医院就告诉我，我会送你回去的。"

"请你相信我，迈克。"她拉住他的胳臂。"是我的膝盖。疼得要命。我得坐下。"

"这边来。"她听得出来他还在疑心，可是还是把她带到树林外边，走向花园的长坐椅。

她休息了一会儿。费雯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他有些不大相信地问："真的吗？"

她拉着他的手。"迈克——在那里边，我和你一样要的。后来……"又痛起来了。

他说："我很遗憾，费雯。我以为……"

她说："我知道，真的不是的。"

"好吧，告诉我是怎么了。"他现在是医生了。刚才那阵子事他已经忘了。

"是我的膝盖在疼。忽然疼起来——疼得要命。"

"让我看看，"他在她面前蹲了下来。"哪一个膝盖？"

她拉开裙子指着左膝。他仔细摸着，他的手轻轻地移动着。这时候迈克·塞登斯已经把几分钟以前他曾经想和她发生关系的事抛在脑后了。他现在完全是从医学、诊断的角度考虑问题了。他的脑子按照他所学得的那一套方法在考虑有

几种病症的可能性。他觉得费雯的尼龙丝袜碍事。

“把你的袜子卷下去，费雯。”她照做了。他的手指又在膝头抚摸着。看着他，她心里想，他会成为一个好大夫的，人们会找他帮助，而他会很和蔼地尽量帮助病人的。她在想如果和他永远在一起将会如何。作为一个护士，她可以帮他做许多事，她会了解他的工作的。她对自己说：这都是胡思乱想，我们彼此还不大了解呢。突然又疼起来了，她直闭眼。

迈克问道：“以前疼过吗？”

她顿时间想到这种尴尬局面，噗哧一下笑了。

“怎么了，费雯，”迈克又糊涂了。

“我在想，一分钟以前……可现在你又成了个大夫了。”

“听着，姑娘。”他很认真：“你以前疼过吗？”

她说：“就疼过一次，可是没有这次厉害。”

“多久了？”

她想了一下，说：“大约一个月以前。”

“你让大夫看过吗？”现在他完全是医生的口气了。

“没有，应该去看吗？”

他没说肯定，“可能。”又说：“明天你总要去看看的。我想最好去找葛兰杰大夫。”

“迈克，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她有些害怕的感觉了。

“可能没什么，”他安慰她说。“我摸到一小块隆起的地方，应该没有的。露西·葛兰杰应该能说出个道理来。明天早晨我和她谈。现在我得送你回家了。”

原来的情绪过去了，不能再追回来了。他俩都清楚，今天晚上总不会了。

迈克扶她起来。在他把她搂起来的时候，他忽然产生一种想帮助她、保护她的感情。他问道：“你能走路吗？”

费雯告诉他说：“可以。现在不疼了。”

“我们就走到门口，”他说：“我们可以从那里叫一辆出租汽车。”迈克看她脸上一副苦相，就打趣地说：“那个病人真差劲。他光送了票，也没寄点汽车费来。”

九

“把病历念给我听。”

皮尔逊大夫趴在显微镜上对罗杰·麦克尼尔嘟囔了这么一句。

病理住院医师看着他那病历夹子的记录说：“一个四十岁的人，开阑尾住院的。”麦克尼尔坐在病理科办公室皮尔逊的办公桌对面。

皮尔逊拿出一张切片，又换了一张。他问道：“在肉眼观察时组织外形怎样？”

阑尾切除后从手术室送出来化验时，是麦克尼尔做的肉眼观察，他说：“外形我看是正常的。”

“嗯，”皮尔逊移动着切片。“等等，这里有病灶。”停了一会，他把第二个切片拿出来，选了第三个。现在他说道，“在这儿，急性阑尾炎，这部分刚开始。是谁给开的？”

麦克尼尔答道：“巴列特大夫。”

皮尔逊点头道：“他开得很好、很及时。你看看。”他腾出

地方来让麦克尼尔看显微镜。

照医院进修计划要求，皮尔逊要和住院医师一起工作。现在他在加劲把外科病理报告作完。

尽管他很卖力气，他俩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拖下来很多。他们现在看的切片是几个星期以前开下来的阑尾。病人早就出院了，这个病例不过就医生的原诊断进行证实或否定而已。吉尔·巴列特这个诊断完全正确，而且是早期处理的，病人没受多大罪。

麦克尼尔回到对面，皮尔逊又坐在显微镜前说："下一个。"

住院医师把切片夹子推过来，在皮尔逊打开夹子的时候，麦克尼尔又在查看另一份病历记录了。在他们工作的当儿，班尼斯特悄悄地进来。他看了他们一眼，从他们身后走过去把文件整理好，放到柜橱里去。

"这是个新近的病例，"麦克尼尔说。"五天以前送来的，等我们的意见呢。"

"你最好先给我这样的，"皮尔逊酸溜溜地说，"不然楼上又要哇哇乱叫了。"

麦克尼尔本来想说几个星期以前他就曾经建议照这办法改变他们的顺序，可是当时皮尔逊不听，坚持照送病理科的次序一个一个都看。可是，这位住院医师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想何必呢。他告诉皮尔逊："是一个五十六岁的妇女。送来的标本是皮肤——外形是一个痣。问题是：是不是恶性黑色素瘤？"

皮尔逊放进第一个切片，来回移动着，然后他把最高倍镜

头放上，调整了接目镜。“可能是。”他拿过第二张切片，又看了第三、第四张，然后坐在那里思索。“也可能是个蓝痣。你看看是什么。”

麦克尼尔走过来。他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恶性黑色素瘤平常称为黑肉瘤，蔓延极快，可导致病人死亡，所以也称黑癌。如果取下来的一小块被断定为这种病，这个女病人马上要做大手术。但如果是蓝痣，则完全没有妨碍，它可以一辈子长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过去学过；黑色素瘤是很少的，而蓝痣则更少见。从数学的或然率看，恶性瘤的可能性大。但是这不是数学问题。这纯粹是病理学上的问题。

麦克尼尔脑子里开始根据所学的知识比较这两种类似症的特点，它们是很相象的。两种瘤都有疤，有一些蜂窝状组织，里边有大量色素。两种瘤的细胞结构都很明显。此外还有一点也是麦克尼尔学到了的，那就是要诚实，不懂就是不懂。在看完所有的片子以后，他对皮尔逊说：“我看不出。”又说：“过去的病例呢？我们能找出一些比较一下吗？”

“得花一年的工夫才能找到。我记不得上次什么时候有过一个蓝痣了。”皮尔逊皱起了眉。他用沉重的声音说道：“将来我们得建立一个分类索引。以后再遇到象这样的疑难病例，我们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这话你说了有五年了。”班尼斯特的干巴巴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过来，皮尔逊扭回身。“你在那里干什么哪？”

“整理档案，”化验员组长回答得很干脆。“如果能调齐了人；这本来应该是文书的事。”

麦克尼尔心想，那就可能比现在做得好得多了。他知道

病理科非常缺乏文书人员，现在用的档案工作方法都老掉了牙了。刚才提到没有分类索引就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比较好一些的医院没有不建立这种分类索引的。有些地方叫器官病变索引，不管叫什么，建立这种索引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现在他们遇到的这类问题。

皮尔逊又在研究那些切片。很多病理医师在脑子里排除一些因素、肯定一些因素的时候，嘴里常常会嘟囔出来，皮尔逊也有这个习惯，麦克尼尔听见他说："看着小一点……没有出血……没有组织坏死……可以否定，可是没有那个特征……对了，我满意了。"皮尔逊从显微镜上直起腰来，把最后一个片子放回去，关上切片夹子。他冲住院医师打个手势让他记录。他口述道："诊断——蓝痣"。感谢病理科，这个女病人解放了。

随后，皮尔逊向麦克尼尔讲了一遍他下这个诊断的道理。在他把切片夹递给麦克尼尔的时候，又补充说道："你最好把这组切片仔细看看。这是很少见的标本。"

麦克尼尔毫不怀疑这老头子的诊断是正确的。这是老头老经验的好处，在病理解剖方面他一向是佩服皮尔逊的判断的。但是他心想如果你有一天走了呢，那时候就非建立分类索引不行了。

他们又检查了两个病例，都是相当清楚的。然后皮尔逊又把下一个病例的第一张片子放在显微镜上。他看了一下就直起腰，对着麦克尼尔叫道："把班尼斯特找来！"

"我还在这儿。"班尼斯特在他们身后的档案柜子前平静地回答。

皮尔逊把上身转过来。"你看看！"他用他的最凶、最大的

声音叫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做切片的要求了? 组织病理的技术员都干些什么了? 他们都是聋子? 还是一群笨蛋? ”

麦克尼尔以前听到过他这样发脾气,因此不以为怪,就坐在那里听着。班尼斯特问道:“怎么了? ”

“我告诉你怎么了。”皮尔逊把切片从显微镜上拉出来,扔到桌子对面。“这样的切片让我怎么作诊断? ”

化验员组长把切片拣起来冲着光看了看。“太厚了,啊? ”

“当然太厚了。”皮尔逊从那组切片里又拿出一个。“看这个。如果我有面包,我把这些肉刮下来可以做成一份三明治。”

班尼斯特咧开嘴一笑。“我查查咱们的切片机。机器出过一些毛病。”他指着切片夹子说:“你要我把这些都拿走吗? ”

“不,我对付着看吧。”老头子的火气下去了;只是嘟囔着:“你花点功夫检查一下搞组织病理的。”

班尼斯特这时候也有点不高兴了,一边向门口走,一边嘟囔着:“如果我不是那么忙也许……”

皮尔逊冲他后边喊道:“好啦,我听过多少遍了。”

当班尼斯特走到了门口的时候,有人轻轻敲门,查尔斯·窦恩伯格进来了。他问:“我可以进来吗,约瑟夫。”

“当然可以,”皮尔逊笑着说。“你还能学点东西呢,查尔斯。”

这位产科大夫愉快地向麦克尼尔点点头,然后顺便提醒皮尔逊说:“我和你约会好了今天上午来的。你忘了吧? ”

“对了,我忘了。”皮尔逊把切片夹推开。他问住院医师道:“这批还有多少? ”

麦克尼尔数了数余下的切片夹子，说："八套。"

"以后再做吧。"

住院医师开始把作好的病历整理起来。

窦恩伯格把烟斗拿出来，悠闲地装着烟丝。他看了看这间挺单调的大屋子，打了个寒战。他说："这里潮渍渍的，约瑟夫。我每次来都象要得感冒似的。"

皮尔逊呵呵笑起来。他说："我们每天早晨喷一次流感细菌，闲人免进。"他看着麦克尼尔穿过屋子走出门去。然后问道："你想谈什么事？"

窦恩伯格没有浪费时间。他说："我是代表。我应该对你策略一点。"他把烟斗放在嘴上，把烟丝袋揣起来。

皮尔逊抬起眼睛。"怎么档子事，又出问题了？"

他俩一对眼神。窦恩伯格小声说："那要看你的了。"停了一下他说："看样子你可能要来一个新的病理助手。"

窦恩伯格等着皮尔逊发火，可是意外的是他很平静。他若有所思地说："不管我要不要，是吗？"

"是的，约瑟夫。"窦恩伯格肯定了这一点。吞吞吐吐没有意思。自从那次会议开完以后他考虑过好久了。

"我估计后台是欧唐奈。"皮尔逊说的时候有点气，但语气仍很平静。和往常一样，他这个人经常让人出乎意料之外。

窦恩伯格答道："有他的份，但不全是他的后台。"

窦恩伯格没想到皮尔逊接着又来了一句："你看我应该怎么办？"这是征求老朋友意见的口气。

窦恩伯格把烟斗放在皮尔逊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没有点燃。他在想：我很高兴他是这种态度。这说明我估计得不

错。我可以帮助他接受这个安排，帮他适应。于是他出声说道："我认为你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约瑟夫。你的外科病理报告拖下来了，对吧？还有几个别的问题？"

他想话可能说过头了，这是个敏感的问题。他看见对方直了一下腰，就等着发作一通，可是又没有。皮尔逊用比前边的口气硬一些、但还是讲道理的态度说："有些事的确需要整顿一下，我可以对你承认这一点。但是只要有时间，没有我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啊。"

窦恩伯格心想，他接受了。不错，他是在摸底，可是他已经接受了。于是就作出随随便便的样子说："正好，再来一个病理医师你就会有时间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顺手从他的衣服内兜里拿出院长给他的材料递给皮尔逊。

皮尔逊问："这是什么？"

"这个还没有说准呢，约瑟夫。这是哈里·塔马塞利提的名字——显然是一个愿意来的年轻人。"

皮尔逊拿过这份单张的材料，说："他们抓得可真紧啊。"

窦恩伯格轻声答道："咱们的院长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皮尔逊大致看了看，然后大声念道："戴维·柯克门大夫。"稍停了一下，又用一种有些丧气又有些羡慕的口气着补了一句："年龄三十一。"

十二点过二十分，正是餐厅最忙的时候。大部分医生、护士、职工都在这时候吃午饭，在取餐盘的地方开始站成一排了。每个用餐的人取了餐盘之后就到冷食柜台和热食桌[①]领

① 热食桌（Steam table）下面有加温设备的盛热食的柜子。

取午餐。

在一段时间里，斯特朗夫人和往常一样督促着服务员把做完了的菜一批接一批地从厨房运出来，让前边用餐的人站队不站得太长，能很快地吃上午餐。今天的菜谱包括爱尔兰炖羊肉，烧小羊肉块，煮鲽鱼。营养科主任注意到烧小羊肉块有点销不动，决定等会儿自己尝尝，可能羊肉味道不太对。餐厅里吃完的人和进来的人打头碰脸的，这类消息传的可快呢。斯特朗夫人注意到在一摞碟子顶上面的一个好象有点污迹，连忙赶上去把它撤掉；不错，这个碟子上还带着上一餐的痕迹。又是洗碟机的毛病！这架机器出的毛病不断造成问题。她决定很快再去向院长反映一次。

在为医师们保留的餐桌那边传来很大的说笑声。一群以放射科拉夫·贝尔为中心的大夫在那里聊天。

吉尔·巴列特从菜柜台那边端着盘子走过来，放在桌上。他走过去，伸着手说道：“恭喜你，叮当，我刚听说。”

“听说什么？”这是内科大夫路易斯·托因比，他也端着个盘子站在巴列特后边。然后，在贝尔含笑递给巴列特一支雪茄时，叫道：“我的上帝！怎么又生了一个，不能吧！”

“当然是又生了，怎么了？”放射科大夫又拿出一支雪茄。“来吧，路易斯。正好八个小贝尔。”

“八个！什么时候生的。”

贝尔若无其事地说道：“今天早晨。我们的家庭球队又添了一个男队员。”

比尔·罗弗斯插进来说：“别让人听来倒象是挑剔他似的。路易斯。他已经尽力而为了。他结婚才八年哪。”

路易斯·托因比伸出手说:“别使劲握，叮当。——当心我把你的那点生殖力给捏跑了。”

“我从来不在乎别人嫉妒我。”贝尔凑热闹地开着玩笑。这种玩笑他已开过好多次了。

露西·葛兰杰问:“你的夫人怎么样？”

贝尔答道:“她很好，谢谢。”

“作为一个色鬼是怎么个滋味？”这是坐在桌子那边的内科主任哈维·钱德勒说的。

贝尔说:“我不是色鬼。在我们家里，每年同房一次。我不过是个神枪手。”

露西·葛兰杰也跟着大家一起笑了。然后她说:“拉夫，今天下午我给你送一个病人，是咱们护校的一个学生——费雯·洛布顿。”

笑声渐渐收敛了。“你要查什么？”贝尔问道。

“请你给拍几张左膝关节的片子,”露西答道。然后她补充说:“那里长了点东西，看样子不大好。”

查尔斯·窦恩伯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立即打电话向肯特·欧唐奈报告了他和皮尔逊谈话的结果。最后，他告诉外科主任说:“我已经把跟你们通信的那个人的情况告诉约瑟夫了。”

欧唐奈问:“他有什么反应？”

“我看他是不怎么热心的,”窦恩伯格说。“可是我认为，如果你们要请他来……叫什么名字——柯尔门？……如果你们要把他找来谈谈，约瑟夫是不会闹什么别扭的。但是我建

议，从今以后你们做什么事都和约瑟夫通通气。”

“这一点请你放心，”欧唐奈说。然后他说：“多谢，查尔斯，十分感谢。”

打完这个电话以后，窦恩伯格又给约翰·亚历山大夫人打了个电话。这个孕妇早晨已来过一个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在打电话之前他已翻阅过记录卡片，知道这是约瑟夫·皮尔逊给他介绍的那个病人，病理科的一个技师的妻子。从电话里他了解到这位亚历山大夫人是刚刚从外地来到本市找他丈夫的。他们约好下星期在窦恩伯格城里的诊所检查。

大概就在亚历山大夫人和窦恩伯格通电话的时候，她的丈夫亚历山大第一次碰了皮尔逊一个钉子。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早晨，皮尔逊为了切片质量太差发了一通脾气。班尼斯特回到亚历山大工作的那间血清化验室，对他讲了这件事。班尼斯特也火了，过了一会儿，他到隔壁组织化验室冲着在那里工作的两个女技术员和一个男技术员发了一阵脾气。班尼斯特没有关上通往隔壁房间的门，亚历山大听见里边说的话了。

亚历山大心里明白切片质量不好，不完全是做组织化验的技术员的问题。虽然他来到三郡医院的时间不长，他已经感到真正问题在哪里了。事后他就和班尼斯特说：“卡尔，我以为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问题。我看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太重了。”

班尼斯特不怎么高兴地回答：“我们大家的工作都不轻。”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不大漂亮的讽刺话：“既然你那么高明，除了你的工作之外你再帮他们干点吧。”

亚历山大故意不理他的挑衅，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认为如果给他们一台自动切片机代替现在这种手工操作的老办法，就会好得多。”

“算了，小伙子。这不关你的事。”班尼斯特作出一副这里的老大的样子。“再说，在这地方凡是要花钱的事情干脆就没门儿。”

亚历山大没有和他争论。但他决定遇到机会就跟皮尔逊大夫提提这个意见。

当天下午，他到皮尔逊的办公室送些化验单让他签字。当时，这位病理医师正在烦躁地看一叠文件。皮尔逊看了看亚历山大，指了指桌子，让他把化验单放下，又接着看信。亚历山大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下。老头子冲他问:“什么事? 什么事? ”

“皮尔逊大夫，我能不能提个建议? ”

“现在? ”

如果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从语声里就可以听出他的意思是: 别打搅我。可是亚历山大说:

“是的，大夫。”

没办法，皮尔逊道:“说吧。”

亚历山大有点胆怯地说:“是关于加快完成外科病理报告的事。”他一提外科病理报告，皮尔逊就把信一撂，瞪起了眼睛。亚历山大接着说:“我不知道您考虑没有考虑弄一台切片处理机来。”

“你懂什么切片处理机? ”皮尔逊声音已经有点不对头了。“我记得我是把你分到血清室里去的。”

亚历山大提醒他说："我在医技校里学过组织学这门课，大夫。"他停了一下，皮尔逊没说话，于是亚历山大又接着说："我用过一台切片处理机，很好用的，大夫。用这种机器作切片至少可以省出我们一天的时间来。把切片放在溶液里，就不必用手工操作了，可以在头天晚上装上机器，第二天早晨……"

皮尔逊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怎么用，我见过。"

亚历山大说："噢，您觉得……？"

"我是说我看见过那种所谓切片处理机，我看那玩艺儿不怎么样。"皮尔逊的声音很难听。"切片的质量不如手工操作的，而且机器又很贵。你懂得吗？"他翻弄了一下书桌上的一个盘子里的一叠打好字的黄纸表格。

"是，大夫。"

"这是采购申请单。病理科添置需要的东西用的。每回我送上去一批，都得和院长争一次。他说我们花钱太多了。"

亚历山大先就不该在皮尔逊不想听的时候提这个问题。现在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把皮尔逊的这些话当成他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了。

他很缓和地说："可是如果能省出一天，或者两天……"他说着说着来劲了。"皮尔逊大夫，我看见过用机器处理的切片，质量很好。可能您看见的那个是因为机器使得不大对。"

老头子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管皮尔逊怎么不对，亚历山大犯了越过医生和技师的等级界限的错误。皮尔逊把脑袋往前一探，叫道："够了！我说了我看切片处理机不怎么样，这就是我的看法，我不许别人跟我抬杠。"他绕过桌子走到

亚历山大面前，把脸凑到那个年轻人的面前。“还有点规矩我要你记住：我是这里的病理医师，病理科主任。有什么建议，如果是合理的，可以提。可是别管得太宽了。懂吗？”

“是，大夫。我懂了。”约翰·亚历山大一下子给他蒙住了，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化验室继续工作。

这天迈克·塞登斯整天都心不在焉；有好几次他都得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把思想拉回到手头的工作中来。有一回，在作尸体解剖时，麦克尼尔不得不提醒他：“你的手垫在你要切的那个部位下面呢。我希望走的时候咱们大家的手指头别缺几个。”塞登斯连忙换了一个拿法；病理科的解剖刀锋利得很，过去没有经验的实习生连手套一起把手指头割掉的事是发生过的。

可是他的思想还是集中不起来。脑子里老出现一个问题：到底费雯有哪些方面使他这么神魂颠倒呢？她很漂亮，很吸引人，他很急于想和她睡一宿。这一方面迈克·塞登斯是清楚的，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她好象也愿意。现在，他相信那天她说腿疼是真的。他希望她现在没变，可是这并不保险。有些姑娘是没个准的——可能有一天你可以和她们亲热得不得了，而下回她们却拒人千里之外，装得以前完全没有那么回子事似的。

但是，在费雯和他之间除去生理要求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吗？迈克·塞登斯开始想这个问题了。他以前的几件风流韵事——他是有过几件风流韵事的——肯定没有象现在这件使他这样牵肠挂肚。忽然他产生个新的想法：如果他把生理

要求满足了以后，也许就可以想得清楚一些了。他决定约费雯再会一次面，如果今天晚上她有工夫的话，就在今天晚上不也行吗?

费雯下了最后一堂课回到护士楼的时候看到了迈克·塞登斯的一个信笺。那是自己送来，放在按字母分开的邮件格子橱里的。信笺上写着当晚九点四十五分约她到医院四楼儿科附近见面。开始她考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理由到医院里来，如果遇到护校老师就会出麻烦，所以有点不想去。可是内心里却又真想去。到了九点四十分，还是从护士楼动身到医院大楼来了。

迈克在等着，他在楼道里来回踱着，脑子里一团心事。一看见她，就指了指一个房间的门，他俩就进去了。这个房间通着一个金属内楼梯。楼梯有人上下都会发出响声，如果有人来，他们马上会知道的。迈克拉着费雯的手下了半层楼梯。他转过身，费雯自然而然地就偎在他的怀里。

在他们接吻的当儿，迈克的胳臂愈搂愈紧，昨天晚上那股劲头马上就上来了。这时候她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想到这儿来。突然之间，这个有着蓬松的红头发的人成了她的心肝了。她需要他——要和他紧密地挨在一起，和他说话，和他睡觉。这是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麻酥酥的、激动的感觉。他现在在吻她的双颊、她的眼睛、她的耳朵。他的脸埋在她的头发里，他喁喁地耳语道:“费雯、亲爱的，我整天都在想你，我抑制不住自己。”他用两手捧起她的脸对她看着。“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她摇摇头。“你毁了我。”

她又把他搂住了。“噢，迈克，我的人!”

楼梯上面很热。费雯感到他的滚热的身体贴在她的滚热的身体上。现在他的手在摸。她小声颤抖着说:“迈克，没有别的地方吗? ”

她觉得他的手停住了，他在考虑。他说:“我和弗兰克·沃斯同屋，今天晚上他出去了，得很晚才回来。你愿意冒点险到我的宿舍来吗? ”

她迟疑了一下。“如果让人逮住会怎么样? ”

“我们两个都得被医院开除。”他又吻了她。“这会儿我顾不了那些了。”他拉起她的手，说:“来吧。”

他们下了一层楼梯走过一个楼道，碰上了一个住院医生，冲他们笑笑，没作声。又下楼，又过一个楼道。这回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从前边门道里出来，费雯看出是夜班护士长，心里扑通一下。可是护士长没回身又进了另一个门。他们赶紧走过去，进了一个窄一些、静一些的楼道，两边房门都关着。从有些门的下边可以看到光亮，有一间房里有音乐声。她听出是肖邦的 E 小调序曲，伯林顿交响乐团一两个月以前曾经演奏过这个曲子。

“这儿。”迈克开了门，他们赶紧走了进去。屋里漆黑，但她依稀可以辨出单人床位和一把扶手椅。她听见后边迈克喀嚓一声把插销锁上了。

事后，在他俩静静地躺在一起的时候，费雯又能隐约地听见音乐的声音了，是从下面大厅那边传过来的。还是肖邦的，换成 E 大调练习曲了。这个时候能辨别出一个乐曲来似乎很

奇怪，可是这支轻快迷人的调子委婉地飘荡在夜空之中正和她现在的心满意足的情绪吻合。

迈克探过头去轻轻吻了她，说：“费雯亲爱的，我要和你结婚。”

她轻声问他：“迈克亲爱的，真的吗？”

他刚才脱口而出的话使自己也一愣。但是突然之间他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思想，他原来那种避免家庭拖累的想法似乎很无味、很肤浅；他所要的正是这种拖累，别的都可以抛到九霄云外。现在他觉得，今天和在此以前的一切烦恼都已经云消雾散了。他一如往常那样幽默地回答费雯道：“真的，是真的，你说呢？”

费雯用胳臂搂住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把握说我也真想嫁给你。”

“嘿！”迈克脱开她的手，用胳臂肘支起身体问她：“这会子都忘了问了。你的膝盖怎么样？”

费雯调皮地笑道：“今天晚上没有碍事，不是吗？”

他又吻了她一下，问道：“露西·葛兰杰怎么讲？告诉我。”

“她没说什么。她请贝尔大夫今天下午给我拍了几张 X 光片子。她说过两天找我。”

迈克说：“搞清楚就好了。”

费雯说：“别犯傻了，亲爱的。长了一个小疙瘩有什么要紧？”

十

伯林顿市三郡医院
H · N · 塔马塞利院长
亲爱的塔马塞利先生:

自从一个星期以前从伯林顿回来,我对三郡医院病理科的工作考虑了很久。

如果你们那里没有什么变化,我决定按照我们讨论的条件接受你院的聘用。

您曾提到希望新聘的病理医师尽快就职,因我在此处已无事务滞留,在清理几件小事之后,拟于八月十五日,即一个星期以后,来院报到,想能符合您的要求。

在和欧唐奈大夫谈话时,他曾提到医院附近有一些单身宿舍即将竣工,不知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望能告知。目前,拟烦您代为在本地旅馆订一房间,我将于八月十四日抵达。

关于我在医院的工作,感到还有一点没有完全明确下来,希望您能于我报到之前与皮尔逊大夫研究一下。

我认为在日常工作中,如果能够使我在病理科组织和技术方面时或需要调整的情况下,能有一定范围的独立工作权限,这对医院和对我本人将都有好处。

这方面我自己的希望是在病理科范围内把血清学、血液学、生物化学工作交我直接负责,同时,在皮尔逊大

夫认为需要时，随时协助他进行病理解剖和其他工作。

正如上面谈的，我所以现在提出这一点，目的是希望您和皮尔逊大夫能在八月十五日以前进行一些考虑。至于在今后工作中，我自将尽力与皮尔逊大夫全面合作，为三郡医院竭诚服务，望勿为念。

您的真诚的

戴维·柯尔门医学士

八月七日于马省波士顿

柯尔门把在打字机上打得干干净净的信看了一遍，放在信封里，封好。然后，又回到轻便打字机旁，打了一个内容相似、略短一些的信给约瑟夫·皮尔逊大夫。

戴维·柯尔门离开他在波士顿暂时租赁了几个月的带家具的房间，拿着两封信到附近邮筒去投寄。在他考虑所写的信的内容时，自己也还是不大清楚为什么选中了三郡医院，而放弃了最近几个星期另外七个地方对他的聘用。肯定不是报酬方面的考虑。从经济方面看，这个职位排到倒数几个。三郡医院也不是出名的医院。有两个国际闻名的医疗中心也给他下了聘书，可是三郡医院在它服务范围之外是没什么人知道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怕在一个大的医疗中心里显不出他来呢？很难这么说，因为他的学历和成绩已经表明他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也是埋没不了的。是不是他感到在一个小地方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自由一些呢？他的确希望做些研究工作，但是如果单为这一点，他可以选一个研究所（他有一

个这样的聘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是不是因为三郡医院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挑战，于是就选择了那里呢？可能是的。三郡医院病理科肯定是有不少毛病的。上星期在那短短的两天里他已经亲眼看到了。那是三郡医院院长给他打的电话邀请他去看看那里情况的，他立即去看了。和皮尔逊大夫一起工作不会是很轻松的。在他们见面时，他感到那老头子心里不大高兴他，而院长在柯尔门的诘问下也承认皮尔逊这个人是不大好相处的。

那么是不是就是为了这种挑战呢？这就是他选择了三郡医院的原因吗？是这个吗？还是别的什么和这个大相径庭的原因呢？是所谓的……自寻烦恼的苦行心理吗？是不是还是那个长期以来一直苦恼着他的心理上的阴影呢？

戴维·柯尔门性格的各种特点中最突出的是骄傲，这是他长期以来就察觉出来，是他自己最怕，也是他自己最恨的缺点。他自己认为他从来没有能战胜骄傲；他摒弃它、摆脱它，但它总要回来，似乎很顽强，攻它不破。

他的骄傲大部分是从他自己知道他在智慧上比旁人优越这一点产生的。和别人在一起时，他常常觉得自己的头脑比他们高出一大截，而通常他也确实是如此的。他的迄今为止的生活也证实他在什么地方都会崭露头角的。

就戴维·柯尔门记忆所及，他的奖学金一向是唾手而得的。对他来说，学习就象呼吸一样简单。在小学、中学、大学、医学院，他一直名列前茅，象理所当然那样总获得最高名次。他的头脑善于吸收、善于分析、善于理解，并且骄傲。

他在上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尝到了骄傲的苦头。同学们象

对一切天资聪明的人一样，对他是存有戒心的。然后，在他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优越感的时候，别人的戒心就发展成为不喜欢他，最后成为憎恨他了。

当时他感到了这一点，可是并不在乎。有一天，他的校长把他叫到了一边。校长本人是一个聪明、能体贴人的人。直到现在他还能记得当时校长是怎么跟他说的：

“我想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所以就对你直说出来吧。学校里除去我以外，你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

开始他还不承认。随后，由于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终于承认了校长的话是确实的。

于是校长对他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你自己知道，而且也没有理由说你不应该自视很高。至于将来，你可以前途无量。你有很聪明的头脑，柯尔门——我可以说，在我遇到的学生中你是最突出的。但是，我警告你：如果你要与人相处，有的时候，你得含蓄一些，要显得不象你那么精明才行。”

对一个年纪那么小的、易动感情的学生讲这样的话是有些唐突的。可是这位校长并没有把他的这位学生估计低。柯尔门回去以后，消化、分析了校长的话，最后进行了自我谴责。

从此以后，为了改正自己的缺点，他更加努力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象是自我否定的一种苦行计划。他先从参加赛球开始。戴维·柯尔门从记事时候起就什么运动都不爱。到那时为止，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体育活动，他认为参加运动项目大喊大叫有些象小傻瓜。可是现在他出现在练球场上了——冬天打橄榄球，夏天打棒球。尽管他原来看不起打球，他却变成了打球的能手了。在大学他被选拔到校队。从中学到大

学，他参加了每次球赛，不打的时候就和别的同学一起大声喝彩助威。

可是他每次打球时，内心里对球赛是冷漠的，只是小心地掩盖着罢了。他每次喝彩，心里总感到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很幼稚。他的这些感觉使他相信，自己虽然已经鄙视了骄傲这个缺点，但并没有能够把它打掉。

在他与别人的关系上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过去遇到他认为智力比较差的人，从不掩饰自己的厌烦和没有兴趣的情绪。而现在，为了实行他的计划，对那种人主动招呼上去。结果在大学里别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和和气气的圣人。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常说："咱们去找戴维·柯尔门研究研究，他会给咱们讲清楚的。"每次找他一聊，问题就解决了。

按正常情况，经过他这一番努力，本来应该使他对别人产生一种友善感情，长期的锻炼和与人相处的经验应该能使他对天资不如自己的人产生一种同情心，可是他自己却从不敢肯定这一点。柯尔门感到自己内心仍然对智力不高的人有一种轻视的情绪。他把这种情绪掩盖起来，以铁的纪律和演戏似的表演来和它斗争，可是，似乎，这种情绪始终摆脱不掉。

他选择了医科，一半是因为他已故的父亲是一位农村医生，一半因为他从小一直想做个医生。但在选择专业时，他选了病理学，那是因为病理学在各专业中是最不出风头的专业。这是他同自己总克服不了的骄傲情绪作斗争的有意识的选择。

有一阵子他认为他已经获得了成功。病理学常常是一种孤独的专业，和直接接触医院病人的那种紧张和压力是隔绝

的。可是后来随着兴趣和知识都有所增长以后，他发现自己对高强度显微镜显露出来的秘密知道得比别人多，于是对那些不如自己的人又产生了轻视的情绪，虽说程度不是那么厉害，因为在医科这种行业里，他不可避免地要与许多智力和他不相上下的人接触。又过了些时候，他发现可以松口气了，把他约束自己的自我纪律稍微放松一些了。他有时还会遇见他认为是傻瓜那样的人——就是在医科里也还是有一些的。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而且有时发现和这样的人接触也不象以前那样使他不能忍耐了。在松下这口气来以后，他开始感到或许终于克服了自己的老毛病。

他仍然很小心谨慎。经过十五年这么长时间的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可以甩掉的。有时他感到难以判断自己的动机是纯粹出于自己的选择，还是由于在这么长时间内这样刻苦锻炼、修身养性所造成的习惯性动作的结果。

因此，他对自己选择了三郡医院也发生了这样的疑问：选择这个医院是因为他自己真正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吗？一个中等的、二线的医院，没有名声和风头可言。还是因为自己下意识地感到在这里自己的骄傲感可以受到最好的压抑呢？

在他寄出那两封信时，他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时间才能给予解答。

在伯林顿医科大楼第七层，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窦恩伯格大夫诊室套间的检查室穿衣服。查尔斯·窦恩伯格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作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现在他又回

到他的办公桌。伊丽莎白从半开的门缝里听他在说："你穿好衣服来这边坐，亚历山大夫人。"

伊丽莎白一边套上她的衣服，一边高高兴兴地答应："我就来，大夫。"

窦恩伯格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喜欢那些显然高兴自己怀了孕的病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想她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很称职的母亲的。她似乎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不是一般所谓的漂亮，但是她那活泼的性格给她的外貌生色不少。他看了看他原来作的记录：她今年二十三岁。当他还年轻的时候，每逢他给女病人检查身体，总谨慎地要一个护士在旁陪伴。他听说，有些医生没有这样做，受到了一些神经不正常的妇女说的很难堪的话的污蔑。可是现在他也不在乎这些了。至少，这是上了年纪的一点好处。

他冲套间屋里喊道："我看你会生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的。似乎没有什么复杂的情况。"

"克罗森大夫也这么说。"伊丽莎白一边系着她那绿色印花布夏装的腰带，一边走了过来，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窦恩伯格又看了看他的笔记，问道："他是在芝加哥给你看病的大夫，对吧？"

"是的。"

"是他给你接的第一胎吗？"

"是的。"伊丽莎白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纸条。"这里是他的地址，大夫。"

“谢谢。我给他写信要你的病历。”窦恩伯格把那张纸条夹在他写的记录里。他就事论事地那么一问：“你的头一个孩子是怎么死的，亚历山大夫人？”

“支气管炎。在她刚满月的时候。”伊丽莎白回答时也很平静。一年以前一提这话她就要哭。现在，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对那个损失带来的悲痛也就易于排遣了。但是这回她的孩子一定要活下来，这一点她是下了决心的。

窦恩伯格问道：“那次接生正常吗？”

“是的。”她答道。

他又看一下他的记录。似乎是为了要把刚才那些问题引起的烦恼冲淡一些，他随便聊天似的说：“我听说你刚刚来到伯林顿。”

“对了。”她很高兴地回答，并且说：“我丈夫在三郡医院工作。”

“是的。皮尔逊大夫和我说过。”他一边写，一边问：“他喜欢这里的工作吗？”

伊丽莎白考虑了一下。“约翰没怎么提。可是我想他是喜欢的。他在工作上是劲头很大的。”

窦恩伯格用吸墨纸沾了沾他的字迹。“那很好。特别是病理科。”他抬起头笑了笑。“我们大夫在很多方面要依靠化验室的工作。”

当这位产科大夫拉开他桌子上的一个抽屉时，他们的谈话停顿了一下。他取出一本表格来说：“提到化验室，我们得给你验一下血。”

在他填写化验单时，伊丽莎白说：“我正想告诉你，我是

Rh阴性，我丈夫是Rh阳性[①]。”

他笑了，说：“我应该记得你是一位技师的妻子。我们得检查得彻底一些。”他撕下一张化验单递给了她。“你可以随便什么时候拿这张单子到三郡医院门诊部检查。”

“谢谢你，大夫。”她把化验单叠好放在手提包里。

在快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窦恩伯格犹豫了一下。他和一般大夫一样知道病人有时候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或理解得不对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管费多少时间，也要把问题解释清楚。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位年轻的母亲失去了她第一个孩子，肯定对第二胎十分关切。窦恩伯格认为自己有责任解除她的顾虑。

她提到 Rh 因子，显然这是她担心的问题。可是对这个问题是否有真正的理解，他很怀疑。他决定用点时间来稳定她的情绪。

“亚历山大夫人，”他说道。“我要求你在思想上弄清楚，即使你和你丈夫的 Rh 血型不同，也并不一定影响孩子。你清楚吗？”

“我想是那样的，大夫。”他知道他估计对了。她的话里带着一丝疑惑的口气。

他耐心地问：“你对 Rh 阳性和 Rh 阴性的意思知道得很确切吗？”

她犹豫了一下。“嗯，可能不怎么知道，至少知道得不怎

① Rh全文为Rhesus，monkey，意为恒河猴。人类血型中有Rh因子（+）及（-）两种。

么确切。”

这是他估计到的。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尽量说得简单一些。我们大家的血里都有一些因子。当你说‘因子’时，你可以说‘因子’就是‘成分’的另一种说法。”

伊丽莎白点点头，说：“我懂。”她在聚精会神地听窦恩伯格要说的话。一时使她回想起上学时的情景来了。在学校的时候，她经常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理解力强，能很快地排除其他杂念，把思想集中在一个特殊问题上，能很快地把功课吸收进去，这使她成为班里的一个好学生。她现在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种本领了。

窦恩伯格大夫继续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血因子。根据最近计算，医学迄今为止已经掌握了四十九种因子。大多数人——例如你我——的血液里有十五到二十种因子。”

伊丽莎白脑子一转：第一个问题。她问：“人有不同因子，原因是什么呢？”

“多数是遗传造成的，但这一点没有太大关系。重要的是要记住有些因子是彼此相容的，有些是不相容的。”

“您的意思是……”

“我是说当这些血的因子混合时，有些彼此相安无事，有些互相克制不能相容。所以在输血时我们总是要小心检查血型。必须准确地输给病人适当的血型的血。”

伊丽莎白皱着眉，想了一想，问道：“是那互不相容的因子在造成麻烦吧？我的意思是指在生孩子的时候。”她又想起在学校里的习惯：把一点弄清楚再往下学。

窦恩伯格答道：“偶然会造成麻烦，但多数情况下没事。让

我们以你和你的丈夫为例。你说他是 Rh 阳性吗？”

“对的。”

“那就是说他的血里含有一种叫‘大 D’的因子。而你是阴性，你没有‘大 D’因子。”

伊丽莎白慢慢地点着头。她在记住这一点：Rh 阴性——没有“大 D”。她立刻暗自编出两句词：

如果你没有“大 D”，
你的血就是阴性的。

她发觉窦恩伯格在望着她。“你说得真有意思，”她说。“我从来没有听见别人这样解释过。”

“好，现在谈你的孩子。”他指着她腹部隆起的地方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小家伙的血是 Rh 阴性还是 Rh 阳性。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他有‘大 D’因子没有。”

伊丽莎白一下子把脑子里编的词忘掉了，带点担心的口气问：“如果他有‘大 D’怎么办？那意味着他的血要和我的血发生冲突吗？”

窦恩伯格平静地说：“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脸上带着笑容对她说：“现在听仔细。”

她点点头，思想又集中了。刚才刹那间她的思想开小差了。

他很耐心地讲道：“婴儿的血和母亲的血经常是分开的。但是在怀孕期间，时常有少量的婴儿血流进母亲的血液中去。你懂得这一点吗？”

伊丽莎白点点头说：“懂。”

“那好。如果母亲的血是 Rh 阴性，而婴儿的血碰巧是 Rh 阳性，有时可能意味着老朋友‘大 D’渗入母亲的血液，而那是不受欢迎的，懂吗？”

伊丽莎白又说了声：“懂。”

他缓慢地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母亲的血里经常会产生我们叫做抗体的东西，这些抗体就和‘大 D’战斗一直到把它消灭掉。”

伊丽莎白疑惑地问：“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对母亲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是从抗体——母体里产生与‘大 D’因子发生冲突的东西——经过胎盘进入婴儿血液开始的。你明白吗？虽然母子之间并无经常的血液流通，但是抗体却可以自由地穿换。”

“我明白。”伊丽莎白慢慢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抗体就会与婴儿的血战斗——破坏了它。”她现在脑子里完全清楚了。

窦恩伯格很欣赏地看了看她。这是一个挺聪明的姑娘，她一点不漏地都能听进去。他放大声音说道：“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的话，这些抗体有可能破坏婴儿的血液，或者破坏其中的一部分：这种状况我们叫胎儿有核红细胞增多症①。”

“可是你们怎么防止这种情况呢？”

“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防止不了，但是我们能够战

① 胎儿有核红细胞增多症（Erythroblastosis Foetalis）发生于妊娠后期或出生后不久的胎儿红细胞大量破坏及红细胞生成组织广泛代偿性发展。病因可能为胎儿的Rh阳性红细胞或输入的Rh阳性血由于免疫反应使Rh阴性的母体产生抗－Rh凝集素，这种抗体通过胎盘所致。

胜它。首先，母亲的血里如果产生了抗体，通过血液敏感试验可以测出来。这种试验你现在和妊娠后期都要作。”

“怎么作法呢？”伊丽莎白问道。

“你真是个爱提问题的姑娘。”产科大夫笑了。“我讲不了化验程序。你丈夫知道得比我多。”

“还做些什么呢？我是说为婴儿还能做些什么呢？”

他耐心地讲道：“最重要的是在婴儿出生以后立刻给他换合适的血液。这种做法一般是成功的。”他故意避免提到患有核红细胞增多症的婴儿在出生时就有成为死婴的很大危险，也故意避免提到医生常常在临产几周之前就进行引产手术以争取婴儿更大成活机会。不管怎么样，他觉得这个讨论最好到此为止了，他决定就此总结几句话：

“亚历山大夫人，我所以和你谈这些，那是因为我觉得你脑子里在担心着 Rh 的问题。而且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一向认为最好让病人知道全部真实情况，比她们一知半解好得多。”

她听见这些话马上笑了。她估计自己确实是聪明的。不管怎样，她已经证明自己还保持着在学校时那种理解能力和记忆力。可是她又连忙提醒自己不要太得意了，这是关于她自己将要生的孩子的事，不是一场期终考试。

窦恩伯格又讲话了。“我再把重要的几点向你提醒一下。”现在他往她那边探着身子认真地讲道：“第一点：你现在或以后都可能一个 Rh 阳性血的孩子也不生。那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第二点：即使你孩子的血碰巧是 Rh 阳性的，你也可能不发生血液敏感。第三点：即使你的孩子发生有核红

细胞增多症，治疗和治愈的机会也是很好的。”他面向她问道：“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这时伊丽莎白满面笑容。她被当成个大人对待，这使她很得意。“窦恩伯格大夫，”她说，“你真好。”

窦恩伯格大夫很开心地拿起他的烟斗，开始装起烟丝来，“是的，”他说，“有时我自己也那样想。”

“约瑟夫，我能和你谈谈吗？”

露西·葛兰杰正要去病理科，在底楼楼道上看见皮尔逊正在晃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在前边走着呢。

“有什么问题吗，露西？”还是他那象患感冒似的喔噜喔噜的声音，但她听出声音里没有什么不友好的语调。她希望她仍然是一个不招他生气的人。

“是的，约瑟夫。我想请你给我的一个病人看看。”

他正在点燃一支他那少不了的雪茄烟。在点着了这一支雪茄以后，他看着烟头说：“什么病？”

“是我们护校的一个学员。一个叫费雯·洛布顿的姑娘，十九岁。你认识吗？”

皮尔逊摇摇头。露西接着说：“这个病例有点麻烦。我怀疑可能是骨瘤，已经预约后天做活体检查。当然，切片会给你送去的，可是我想也许你愿意看看病人。”

“好吧。她在哪儿？”

“我已经让她住进了观察室，”露西说。“现在她在二楼。你能现在去看看吗？”

皮尔逊点点头说：“那也好。”他俩向正厅楼道上的外用电

梯走去。

露西向皮尔逊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请求。遇上这类有恶性肿瘤可能的病例，最后意见是由病理医师提出的。对肿瘤的诊断有许多因素，有些因素有时是互相矛盾的，这就要病理医师来作最后平衡考虑。骨瘤的诊断更加困难，这点露西是特别清楚的。因此最好请病理医师从一开始就参加进去，那他就可以认识病人，讨论症候，听取放射科意见，这些都有助于他了解病情从而作出诊断。

当他们走上电梯的时候，皮尔逊停了一下，闭了闭眼。他在用手摸自己的背。

露西按了上二楼的电钮，电梯门自动关闭。她问道："你的背疼吗？"

"有时候。"他用力直了直腰。"也可能是趴在显微镜上时间太长了。"

她很关心地看着他。"你为什么不来我的诊室让我给你看看呢？"

他吸了一口雪茄，咧嘴笑了，说："告诉你吧，露西。我付不起你的诊费。"

电梯门开了，他们走上二楼。在楼梯道走着的时候，她说："给你免费治疗。我是不向同事们收钱的。"

他很开心地看了她一眼。"你和神经科大夫不一样吗？"

"不一样，"她笑道，"我听说你和他们合用一个诊室，他们还给你寄了一张账单。"

"对了。"她从来没看见他这么轻松过。"他们说跟我要钱也是治我疑心神经有毛病的办法。"

“到了。”她打开一扇门，皮尔逊先走进去，她跟着进去以后，轻轻关上了门。

这是一间有两张病床的小病房。露西和靠近门口病床上的女病人打了一个招呼，然后走向第二张病床。费雯正在看一本杂志，她抬起了眼睛。

“费雯，这是皮尔逊大夫。”

“你好，费雯。”皮尔逊拿过露西给他的病历表，心不在焉地招呼了一声。

她很有礼貌地回答：“您下午好，大夫。”

费雯还不大清楚为什么要让她住观察室。她的膝盖又疼了一次，但是为了这点小毛病也不值得睡在病床上。但是她倒不在乎这个。脱离护校的生活，能看看书，休息休息也好。迈克打来过电话，他似乎很关心她住进观察室，答应尽快来看她。

露西把隔开两张病床的帘幕拉上，皮尔逊说：“让我看看你的两个膝盖，好吗？”

费雯掀开床单，把睡裙的下摆提上来。皮尔逊放下病历表，俯身作了仔细的观察。

露西看着这位病理医师肥短的手指小心地抚摸着病人的下肢。她想：这位平常待人粗鲁的老头子动作竟然如此轻柔。在皮尔逊的手指抚摸的当儿，费雯闭了一下眼。皮尔逊抬起眼问：“这儿疼，啊？”费雯点点头。

“我从葛兰杰大夫写的病历上看到，你在五个月以前碰伤了膝盖，”他说道。

“是的，大夫，”费雯想把情况讲清楚。“开始我没想起来，

后来我又回想一下，我碰在游泳池的池底上了。可能我跳水跳下去太深了。”

皮尔逊问她，“当时疼得很厉害吗？”

“是的。可是以后就不疼了，我没有在意，一直到现在才又想起来。”

“好，费雯。”他对露西打了个手势，露西把床单又拉好。

他问露西：“你有 X 光片子吗？”

“就在这儿。”她拿出一个硬纸封套。“有两套片子。第一套没什么东西。我们又照了一套对比度小的片子看看肌肉，看出骨畸形来了。”

费雯仔细倾听他俩的对话，觉得这些话都是在谈她，好象自己成了个重要人物似的。

皮尔逊和露西走到窗前，病理医师把 X 光片对着光查看，看到第二张时，露西指了指，说：“那儿，看见吗？”他俩一起看着。

“可能是的，”皮尔逊嘟囔了一句，把负片交还给露西。他对 X 光片子的态度总是象一个专科医师插脚到他不熟悉的专业领域去时的态度。

他说：“影子国里的影子，莫名其妙。放射科怎么说？”

“拉夫·贝尔肯定了骨畸形，”露西答道。“但是他认为还不能下诊断。他同意做活检。”

皮尔逊转向病床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做活检吗，费雯？”

“我知道一点。”费雯犹豫了一下。“可是不大清楚。”

“你们护校还没上这一课，啊？”

她摇摇头。

皮尔逊说："做活体检查就是葛兰杰大夫从你的膝部，就是疼的那地方，取出一小块组织来，然后交给我……研究一下。"

费雯问："您能从那块组织判定是什么病吗？"

"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他开始动身要走了，又迟疑了一会儿。"你常常做体育活动吗？"

"是的，大夫。我打网球，游泳，滑雪。"她又补充说："我也爱骑马。在奥勒冈时我常骑马的。"

"奥勒冈，啊？"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转过身说："好吧，费雯；目前就这样吧。"

露西笑着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她整理起病历表和 X 光片，跟着皮尔逊出去。

门刚一关上，费雯第一次感到脊梁骨上有点发冷，一种恐惧感向她袭来。

当他俩走过楼道一段路以后，露西问："你看是什么，约瑟夫？"

"可能是骨瘤，"皮尔逊一面想着事，一面缓慢地回答。

"恶性的？"

"可能。"

他们走到电梯旁站住了。露西说："如果是恶性的，我得把她的腿锯掉。"

皮尔逊慢慢地点了点头。突然他显得十分苍老。"是的，"他说。"我刚刚还在想这个问题。"

十一

“子爵号“螺旋桨飞机掉向逆风方向开始下降。飞机的副翼和滑翔轮已经放了下来，对准伯林顿民用机场的一号跑道。肯特·欧唐奈大夫在指挥塔下边的候机台上看着这架飞机降落，悠闲地想到飞行和医务确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两个行当都是科学的产物，都在改变世界人民的生活，破除陈腐的观念；都在向未知的地平线前进，走向目前仍只依稀可见的未来。还有一点相似。今天的飞行跟不上新发明的步伐；最近他认识的一位飞机设计师对他说过：“当你看到一架飞机在天空飞行，这架飞机就已经过时了。”

欧唐奈用手遮着八月中旬下午的阳光，心里想着医务这一行和这也差不多。医院、诊所、医生自己都永远不能完全赶上时代的进展。不管他们怎么努力，科学试验的发展和新技术的涌现永远走在前边，甚至要先进好几年。今天一个病人可能死于某一种病，而治这种病的特效药可能已经发明出来，正在有限制地试用着呢。新发明的东西为人所知、为人所接受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外科也是一样。一个外科医生或者一组外科医生可能发明了一种挽救生命的技术。可是在推广时，别的外科医生必须学会掌握它，还要把这经验传授给别人。有时候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例如现在心脏手术已经很平常了，凡是需要做的人都可以做了。可是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只有少数几个外科大夫有资格做这种手术，或愿意做这样的

手术尝试。

对于新鲜事物，总有这样的问题：这办法行吗？是个好办法吗？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意味着进步。在医学方面有很多时候有些假象，有些理论和事实不符，一些一知半解的人单凭热情办事，结果把别人也引入歧途。有时在敢想敢干和合理的谨慎之间很难取其中。在三郡医院，技术上也有死硬派和改革派，两派都有好人，欧唐奈经常感到不知所从。

他的思路被滑翔在跑道上的“子爵号”发动机的隆隆声打断了。等发动机停转，乘客开始下飞机，欧唐奈看见了柯尔门大夫之后，就下楼到候机厅，和医院这位新来的病理科副主任见了面。

戴维·柯尔门没想到这位外科主任亲自来接。在人群当中他显得很突出：高大的身材，晒得黑黑的面孔，等待在那里，远远向他伸出手。欧唐奈说：“很高兴看到你。约瑟夫·皮尔逊没腾出时间来接你。我们想总得有人来向你表示一下医院的‘欢迎’。我就替他来了。”欧唐奈没有讲皮尔逊根本拒绝来接，而塔马塞利又恰巧不在本市，欧唐奈是自己自动开车来接的。

当他们从这间炎热的、拥挤的大厅走出来的时候，欧唐奈看到柯尔门向周围环视了一番。欧唐奈的印象是这位年轻人正在迅速地熟悉他的新环境。可能这是一种习惯性动作——一个很好的习惯。戴维·柯尔门的外貌是很有气派的。虽然坐了三个小时的飞机，他的格别丁料子服依然笔挺，他的修剪合宜的分头梳得很整齐，新刮的脸，没戴帽子，看起来象比他的实际年龄三十一岁还年轻一些；虽然体格比欧唐奈略小，身

材却很匀称。他有一张略长的脸，一个坚毅的下巴。臂下夹的皮包给他一种医务工作的职业感。欧唐奈心想：这是一个典型的青年科学家的形象。他带着柯尔门走向行李间，搬运工正从一辆拖车上卸下行李。同刚下飞机的其他旅客一起走进了拥挤的行列。

欧唐奈说："这是坐飞机旅行全过程中我最不喜欢的一段。"

柯尔门点点头，略微一笑，好象在说：别把咱们的才干浪费在这些闲话上吧。

欧唐奈想，这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他上一次就曾注意过他那刚毅的灰色眼睛，好象不太容易摸透这个人的心思似的。现在，柯尔门站在那里，没有随人群流动，往四下张望了一下。一个戴红帽子的服务员象接到命令似的马上凑了过来。

十分钟以后，当欧唐奈开着他的别克穿过机场汽车群向市内驶去时，他说："我们给你定了罗斯福旅馆的房间，那里很舒服，而且安静。我估计院长已经写信告诉你住房情况了吧。"

"是的，他告诉我了，"柯尔门说。"我希望很快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欧唐奈说。又说："也许你愿意先花一两天时间找好住处，然后再到医院报到？"

"不用，谢谢。我计划明天早晨开始工作。"

柯尔门很有礼貌但也很有主见。欧唐奈想：这是一个考虑好了主意之后便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的人。听他的口

气，他是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的。欧唐奈这时心里估摸着约瑟夫·皮尔逊和戴维·柯尔门这两个人到底会相处得怎么样。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两个人有可能要冲突起来的。可是这很难说。在医院里有时两个性格很不相同的人也会成为终身挚友的。

当他们驱车驶进城区时，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对工作前景产生了一种接近于激动的感情。对于他这个人来说，这是不常有的，因为他平常对一切事物都是采取漠然的态度的。但终归这是他第一次被聘为主治医师来上任啊。他不由得对自己说：朋友，真情的流露是没有什么可耻的。他心中暗笑自己又在作自我批评了，思想上的老习惯一下子真是很难改变的。

他又想到坐在他旁边的欧唐奈。他在三郡医院听到的关于这位外科主任的评论都是好的。他奇怪的是以欧唐奈的资历来说，为什么会选择伯林顿这个地方工作？难道他也有象自己一样的复杂动机吗？或者，另外还有其他原因吗？也许没有什么别的，他就是喜欢这个地方。柯尔门估计，有些人的选择并没有什么复杂的道理，就是很单纯的偏爱而已。

欧唐奈驱车超过一个牵引拖车以后，说道：“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告诉你点事。”

柯尔门有礼貌地答道：“请您谈吧。”

“最近几年我们三郡医院进行了不少改革工作。”欧唐奈斟酌着词句缓慢地讲着。“哈里·塔马塞利对我说，你已经听到一些了，包括我们的计划。”

柯尔门笑着说：“是的，我听到了。”

欧唐奈按了一下喇叭，前边的一辆车让开了。他说：“你

来到我们这里就是一项主要的改进，当你开始工作以后，我估计你会进行一些你认为应该进行的改革的。”

柯尔门想起在他上次简短的访问中看到的病理科的情况。“是的，”他答道，“肯定会有一些的。”

欧唐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缓慢地说道：“只要可能的话，我们尽量使我们的改革工作能够平静地进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为了相安无事而不惜牺牲原则的人。”他斜眼看了柯尔门一眼。“让我把这一点说清楚。”

柯尔门点点头，没说什么。欧唐奈继续说道：“尽管如此，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你还是谨慎一点。”他笑了笑。“尽量采取说服的办法，把力气使在点子上。”

柯尔门没怎么明确表态，只是说，“我明白。”他还不能肯定欧唐奈这些话的意思，他需要对欧唐奈这个人再了解深一些才能断定。他原先对欧唐奈的印象是不是错了呢？这位外科主任终归还是一个怕事的人吗？他现在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对他这个新来的人提出警告，让他不要惹事呢？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他们就是找错了人了。戴维·柯尔门暗想，在伯林顿租房子可不能订长期合同。

欧唐奈现在有点后悔。刚才说那些话策略不策略呢？他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柯尔门，他不想一上来就让他扫兴。但是在欧唐奈脑子里一直装着皮尔逊和皮尔逊对尤斯塔斯·斯温的影响这个大问题。欧唐奈想尽量支持奥尔登·布朗；过去这个董事长作了许许多多支持他这个外科主任的事。欧唐奈知道布朗需要斯温的二十五万美金。说实在的，医院确实

非常需要这笔钱。如果这将意味着要迁就皮尔逊一些，欧唐奈准备跟着走——只要在情理之内就行。

可是医院的政治和欧唐奈作为一个医生的责任，其界限应该划在哪儿呢？这是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他得决定一个确切的分界线。现在他是不是在玩政治把戏呢？欧唐奈估计是的。如果不是的话，他不会和柯尔门说刚才那些话了。权力是腐蚀人的，他想。不管你是谁，你总逃脱不掉。他考虑再把这个问题说深一些，也许可以把这个年轻医生当成自己的亲信，可是想了一下又决定不这样做了。柯尔门终归是个新人；欧唐奈深深地感到他还没有真正了解那对冷静的灰色眼睛的背后有些什么想法。

现在他们的车已经来到市中心。伯林顿的街道炎热，飞扬着尘土，被日光照射得闪烁刺目，柏油路显得汗渍渍、粘呼呼的。他把汽车开到罗斯福旅馆的前院。旅馆服务员打开车门，开始从后座搬下柯尔门的行李。

欧唐奈说，“你愿意不愿意让我也进去，看看一切都安排妥当没有？”

柯尔门从车外边答道：“真的，没有必要了。”他还是那样沉稳，但是态度非常肯定。

欧唐奈从车座位上探着身子，道：“好吧，我们明天在医院等你。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你。”

服务员关上了车门，欧唐奈驱车到街道上，看看表，下午两点。他决定先去他自己的诊所，然后再去医院。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坐在三郡医院门诊化验室外边的皮椅子上，心里琢磨着为什么这里楼道漆成深浅不同的两种咖啡色，漆浅一些、漂亮一些的颜色多好。这是医院大楼里比较黑的地方，漆成淡黄色或者浅绿色就会使这块地方显得轻松愉快得多。

伊丽莎白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喜欢鲜艳色彩。她还记得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给自己的房间做了一副绣着星星和月亮的天蓝色的纱窗帘。现在想起来恐怕做得很糟糕，可是当时她爱得不得了。为了把窗帘挂起来，她下楼到爸爸的店里去找装帘子的零件，爸爸把她需要的东西都给了她——一个照尺寸割开的钢棍，几个金属卡子，螺丝钉，还有一把螺丝刀。她还记得爸爸如何在他的小五金货堆里找他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总是放得乱七八糟，谁要买东西都得现找。

那是在她父亲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之前两年，他们住在印第安纳州新里士满时候的事。也许是死前三年，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不容易记清了。但她记得她和约翰认识是在她父亲死前的六个月。那也和颜色有点关系。正在中学放暑假的时候，约翰来到伊丽莎白父亲的店里买红颜料。那时候伊丽莎白已经在店里帮忙了，是她说服了他，把绿颜料卖给他了。也许是倒过来，他要买绿的，结果卖给他红的了？这也记不大清了。

但是她知道，她对约翰是一见钟情的。也许就是为了不让他走，所以建议他换一个颜色。回想起来，从那以后他俩的感情从来没有什么波动。他俩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一对情人，认识之后六年头上结的婚。奇怪的是，虽然他俩都没有钱，当时约翰上大学时还在享受奖学金待遇，但没有人建议他们再

拖下去了。他们认识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俩的结合是自然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不可避免的结局。

照有些人的看法，他俩新婚第一年似乎是很困难的。但对约翰和伊丽莎白来说，那却是非常幸福的一年。结婚前一年，伊丽莎白上了夜校，学秘书工作。后来，在印第安纳波里斯，伊丽莎白找到一个速记员的工作，供约翰上大学和他俩生活。

就在那一年，他们严肃地讨论了约翰的前途问题——到底他应该力争报考医学院呢？还是少上几年学，上医技校，当个技师呢？伊丽莎白赞成他报考医学院。尽管这意味着约翰还得多上几年学才能开始挣钱养家，她自愿再多做几年工作养活他。但是约翰有点犹豫。他从小就志愿学医，他在大学里功课是好的。但他觉得自己得早点为他俩的婚后生活作出贡献。后来发现伊丽莎白已经怀了孕，对约翰来说，这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不顾妻子的抗议上了医技校，于是他们迁居到了芝加哥。

他们在那里添了个女儿，取名帕米拉。生下四个星期，患支气管炎死去了，这对伊丽莎白来说打击很大，简直象天塌下来一样。她平常的平静、随和的性格一下子变了。约翰尽了他最大的心，对她百依百顺，也无补于她破碎了的心。

她觉得那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就回到新里士满去找母亲。但过了一个星期，因为舍不得约翰，又返回了芝加哥。从那以后，她逐步地但稳定地恢复了心理上的平静。在约翰毕业之前六个星期，她发现自己又怀了孕；这是使她重新打起精神生活的最后一个因素。现在她又恢复了健康愉快的心情，因想到腹内胎儿而产生的激情在逐日增长。

他们在伯林顿找到一套面积虽小但很安逸的住房，租金比较便宜。他们用节约下来的存款买下一套分期付款的家具，余款可以用约翰在医院的工资按月偿付。所以，看来一切都很如意。伊丽莎白想，除了楼道墙上涂的恼人的深咖啡色不大遂心以外，其他一切都很称心如意。

门诊化验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在伊丽莎白之前候诊的女人走了出来。一个穿着白罩衣的女化验员跟着出来，看了看夹纸板。“亚历山大夫人？”

“是的。”伊丽莎白站了起来。

“请进屋里来好吗？”

她跟着女化验员走进门道。

“坐下，亚历山大夫人。用不了多长时间。”

“谢谢。”

化验员看了看窦恩伯格大夫开的化验单。“Rh 和血敏。好，请把手放在这儿，握拳。”她握着伊丽莎白的手腕，用消毒酒精擦了擦，敏捷地缠上橡皮止血带，从盘子里选了一根针管，从纱布包里取出一个消毒针头，装在针管上，选好一根静脉，利落地扎进针头，慢慢抽回针栓。她把血抽到针管上标明7CC 的刻度，拔出针头，在针眼上放一块药棉。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十五秒钟。

“你一定抽过不少次血吧？”伊丽莎白问。

那女化验员笑了，说：“几百次吧。”

伊丽莎白在一边看着，化验员在一个试管上贴好标签，把血样注到里边，然后把试管放在试管架上。她说：“作完了，亚历山大夫人。”

伊丽莎白指着试管说："现在把它交给谁？"

"交给血清化验室。那里的技术员作血型化验。"

伊丽莎白心想，说不定会是约翰作呢。

迈克·塞登斯独自坐在住院大夫休息室里，心里很烦。如果一个月以前有人说他会对这个他根本不大了解的姑娘这么关心，他会说这个人胡说八道。但是，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自从他看了放在费雯病房附近护士室的那个病历上的医嘱以后，他的担心和烦恼愈来愈甚了。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着，脑子里尽在想露西·葛兰杰写的那行字："费雯·洛布顿——可疑成骨肉瘤[①]——准备做活体检验。"

他第一次看见费雯是在作尸体解剖那天。她只不过是又一个漂亮的护校学生而已。即使第二次，在公园以前那次，还只不过把她看成是一个偷情的对象。迈克·塞登斯从不欺骗自己，无论是口头上还是内心里，他都是很实在的。

现在也如此。

他一生中第一次深深地、真实地陷入了情网。他为一种可怕的恐惧所折磨。

那天晚上，他告诉费雯要和她结婚，那时还没有时间仔细考虑这句话的分量。在那时以前，他一直认为，在他没有正式行医之前，结婚问题是根本谈不到的。要等他过完了单身青年的放荡生活，经济上有了保证之后再说。可是在他对费雯说出了那句话以后，就发现那句话是真的。从此以后，他在心

① 成骨肉瘤（osteogenic sarcoma），后文有解释。

里向自己重复一百次了，那句话是真的，一点也不想回心转意。

然后就出了这个问题。

他和费雯不一样。费雯现在仍然认为她的膝盖下边不过长了一个小包，怪麻烦的，可是想办法治治就会好的。迈克·塞登斯知道“可疑成骨肉瘤”这个词的含意。他知道，如果这个诊断一确定下来，那将意味着费雯生了恶性肿瘤，可能扩散到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而且也许已经扩散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不迅速做手术，她活过一年左右的机会都几乎等于零。而手术则意味着截肢，而且在确诊之后得马上就作，好使癌细胞不会扩散得太远。即使如此，成骨肉瘤患者截肢后没有续发病的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的患者预后不良，有的只能再活几个月。

可是不一定就是成骨肉瘤。也可能是普通的良性骨瘤。机会各为百分之五十——或然率均等，就象你转一个银币看正反面一样。迈克·塞登斯一想到这儿就出汗。对他自己和对费雯来说，这个活体检验结果真是关系重大啊！他曾想去找露西·葛兰杰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又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这样做。他置身局外，可能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如果一把自己牵涉进去，有好多情况可能就都不告诉他了。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别人说话也要小心了。他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良性还是恶性，他都得知道！

和费雯谈话，同时把问题包住，这是不大容易的。昨天晚上，他和费雯单独在病房的时候（另一个同房病人出院了，还没有进来新病人），费雯还拿他情绪不好和他开过玩笑。

她吃着他给她买的葡萄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怕

让我给拴住，不能今天和这个姑娘睡，明天和那个姑娘睡了。”

“我从来没有那样干过，”他勉强装成和她一样轻松的样子说：“没那么容易，得花你不少功夫呢。”

“你在我身上就没花多少功夫。”

“你不一样，那好象是很自然的。”

她听到这儿没说什么。“是的，我知道。”然后，她又兴致勃勃地说：“不管怎么样，你再想脱身可不行了，迈克·塞登斯大夫。我决不再放你走了——永远也不了。”

他吻了她，把她搂得紧紧的，他没想到自己如此激动。她转过脸用鼻子蹭着他的耳朵。她的头发贴着他的脸，柔软，芬芳。她小声说：“还有一件事，大夫——离那些护校女学生远点；她们都不规矩。”

“真的！”他又装着很有兴致地回答着。并把她推开一点说：“为什么没有人早点告诉我？”

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蓝色便服，胸口是敞开的，里边是一件同样浅蓝色的睡裙。他突然觉得她是多么年轻、多么美丽啊，叫他都透不过气来。

费雯看了看门口，门是关着的。她说：“她们今天晚上在护士室干活，是她们告诉我的。大概至少得过一个小时才会有人来。”

他吃了一惊，然后笑了。他为她的诚心诚意和单纯坦白着了迷。他说：“你说在这儿，现在？”

“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一有人来，我就会被人从医院里撵出去的。”

她小声说：“那天晚上你怎么没管那个呢？”她的指头尖轻

轻地从他的脸上滑下来。他在一阵感情冲动之下弯起身子吻了她的颈。当他的唇慢慢地往下移动时，他听见她的呼吸紧促起来，感到她的手指在他的肩头搂得更紧了。

一时他被诱住了，但是理智终于占了上风。他用胳臂搂住了她，温柔地低语道："费雯亲爱的，看完了病，我们就真自在了。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时间都是我们的了。"

这是昨天的事。今天下午，露西·葛兰杰在手术室那一层做活体检查。迈克·塞登斯看了看表。下午两点半。按照手术室的时间安排现在就该开始了。如果病理科抓紧，明天就可以知道结果。在又荒唐、又真实的感情指使下，他发现自己在祷告：上帝啊，请求你，上帝——让它是良性的吧！

麻醉师点了点头。"我们准备好了，露西。"

露西·葛兰杰大夫走到手术台的一端。她已经戴好橡皮手套，穿上了手术罩袍，低下头冲费雯笑笑，说："用不了多大时间，你不会感到什么痛苦的。"

费雯也想笑一下表示点信心。但她知道她没有笑出来。也许是因为她觉得有点迷糊——她知道给她吃了点什么镇静剂，也作了脊椎麻醉，她的下身失去了知觉。

露西冲做她手术助手的实习医生点点头。他把费雯的左腿抬了起来，露西开始解下裹着那条腿的消毒巾。今天早晨，在还没有把费雯送到手术室来以前，已经把那条腿刮净，彻底洗刷了一番，涂上了硫柳汞消毒药液①。现在露西又作一遍消毒

① 硫柳汞消毒药液（merthiolate），即乙汞硫代杨酸纳，医用 1:1000 或 1:30,000 溶液作表面组织防腐剂。

工作，用新的消毒巾在膝部上下铺盖好。

在手术台的另一边，一个手术室护士拿着一张叠好的绿色罩单。露西站在她对面，两人把罩单张开，罩在手术台上，使罩单上预先开好的洞眼正对着膝盖的部位。麻醉师走过来，把罩单头上的一边固定在手术台上方的一根金属棍上，挡住费雯的视线，手术室的其余部分她都看不到了。麻醉师向她看了看，说："放轻松些，洛布顿小姐。真的，这就跟拔一个牙一样，比那个还舒服一些。"

"请递手术刀。"露西伸出手，护士递过一把手术刀。她用刀刃的中部迅速在膝下划了四公分长的口子。血立刻涌出伤口。

"蚊嘴钳子。"护士递过来，露西夹住了两个小出血点。"请给缝上，好吗？"她让开一点，让实习医生在钳子处缝合。"我们来割穿骨膜。"实习医生点点头，露西用刚才割开骨外厚纤维组织的手术刀，利索地又割下去。

"准备好锯。"护士递过一个斯特莱克电动锯。她后边一个护士提着电线不使它碰到手术台。

露西给实习医生讲着："我们取下一个锲形骨样。只要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英寸就行。"她抬头看了看屋子一头光亮的屏幕上放出的X光片子。"当然，我们要准确地切到肿瘤，不要把顶出来的好骨头切下来。"

露西打开电锯，锯了两下。每次锯到骨头时都发出一阵轻微的嘎吱嘎吱的声音。然后关了电锯，把它交给护士。"我看行了。镊子！"

她小心地轻轻把骨样取出来，放在后边那个护士拿着的

一小缸的曾刻溶液[①]里。这个骨样在标明病历号之后将连同化验单子一起送到病理科去。

麻醉师问费雯："觉得还没事吧？"

她点点头。

他告诉她："用不了多少时间了。骨样已经取了出来，就剩下缝伤口了。"

露西已经在台子上缝骨膜，用连续缝合法[②]。她在想：如果只做这个就简单了，可是这不过是做探查。下一步就要看约瑟夫·皮尔逊对她送去的骨样怎么下诊断了。

想起约瑟夫·皮尔逊，露西联想到欧唐奈告诉她的一件事：今天是病理科新来的副主任到达伯林顿的一天。她希望新来的这位大夫能好好地安置下来——为了欧唐奈，还有其他的等等原因。

露西尊重这位外科主任的作法，尽量不经过很大周折来改进医院的工作。但据她在一旁的观察，欧唐奈在必要的时候是不会回避斗争的。她猛然察觉自己又在想着欧唐奈了。最近奇怪的是她的思想老围着欧唐奈转。也许是因为他俩工作很接近的缘故吧。他俩在做手术的时候总有机会见面，一天见不着面的时候是很少的。现在露西在想，什么时候他会再请她吃饭去呢？或者她也可以在她的家里请一回客。有几个人她早就想请了，欧唐奈也可以一起来。

露西让实习医生过来缝皮下组织。她对他说："用间断缝

① 曾刻溶液（Zenkers solution），供生物标本用的一种固定剂及防腐剂。
② 连续缝合法（running sature），即连续八字缝合，一种外科手术缝合。

合[1]，三个就够了。”她注意看着。他作得比较慢，但很仔细。她知道三郡医院有些大夫不给当手术助理的实习医生多少活作。但是露西记得自己早先站在手术台旁边是多么希望作点练习啊，练练打结也是好的。

那是在蒙特利尔——十三年以前她在蒙特利尔总医院开始实习，此后就学了矫形外科专业。她常想，医务人员选择专业的偶然性有多大啊。时常是由于在你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参加了某些病例的治疗，给了你很大的影响。就她本人来说，在麦克吉尔医预学校，以后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她的兴趣转变了好几次。甚至在她回到蒙特利尔的时候，她还没决定是学一门专业，还是就做一般医疗工作。然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在一个外号叫“老骨头”的外科医生的带领下实习了一阵子。这个“老骨头”的外号是因为他特别擅长矫形外科才这样叫起来的。

当露西认识“老骨头”的时候，这位外科医生已经六十多岁了。从这个人的为人和性情看，他是她遇到过的最讨厌的人。多数医学院都有这样的人，但“老骨头”集讨厌之大成。在医院里他经常侮辱人，不论是实习医生、住院医生、他的同事、以及病人，都毫无例外。在手术室里，只要一有碴儿，他就用酒吧间和轮船码头上学来的粗话破口大骂。如果护士递错了一个器械，平常日子他就照着那护士掷回去，脾气好些的时候，他就冲着墙给掷过去。

可是，尽管他经常如此表演，“老骨头”却是一个头等的外

---

① 间断缝合（interrupted suture），亦称节节缝合，一种外科手术缝合。

科医生。他做得最多的是跛足儿童的整骨手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世界闻名的。他从来不改正他的粗暴行为，甚至对他给治病的小孩，也象对大人一样粗鲁。可是，不知为什么，小孩子却好象并不怕他。因此露西常常琢磨是不是小孩子的直觉比大人的判断更为准确。

正是这位“老骨头”的影响决定了露西的前途。当她亲自看到了整形外科的成就时，她产生了分享这种荣誉的念头。她在蒙特利尔总医院实习的第三年，一直在做“老骨头”的助手。除去他的为人之外，她什么都学他。甚至对露西，他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可是在实习快结束的时候，露西特别得意的是他对她叫嚷得比对别人少得多了。

从那时以后，露西当了正式的矫形外科医师，也取得了自己的成就。现在，在伯林顿，由于很多大夫给她送来很多的转诊，她成为三郡医院的忙人之一。这些年她只回蒙特利尔一次。那是两年以前，参加“老骨头”的葬礼。人们都说那次葬礼是蒙特利尔医务界最大的葬礼之一。几乎每一个挨过老头子骂的人都参加了教堂的安葬仪式。

她的思想又转回到现在了。活体差不多作完了。露西点了一下头，实习医生继续缝合皮肤，还是用间断缝合。现在缝最后的一个结了。露西看了看上面的挂钟。全部手术用了半个小时。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在差七分五点的时候，一个十六岁的医院杂务员一边在地板上打滑，一边扭着屁股，嘴里还吹着口哨，来到了血清化验室。他通常都是这样进来，因为他和班尼斯特过不去，总爱

招惹他生气。和每次一样，这位老化验员抬起了头，吓唬着这个小伙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许你进来的时候再这么捣蛋。"

"我很高兴这是最后一次。"小伙子毫不在乎。"实话告诉你，你老这么挑三拣四的，都把我烦死了。"他接着吹他的口哨，把他在门诊化验室收集的血样盘子端得老高。"血放在哪儿，德拉克拉先生[①]。"

约翰·亚历山大笑了，可是班尼斯特没有觉得开心。"你知道该放哪儿，机灵鬼。"他指了指一个工作台上的空地方，说："放在那边吧。"

"明白了，队长，先生。"小伙子装模作样地，放下盘子，做了一个滑稽敬礼，然后扭动着屁股，冲着门走去，嘴里唱着：

啊！给我个家，病毒病菌到处爬，
臭虫、微生物在作耍，
时常听到老吸血鬼在讲话，
试管放的臭气，一天到晚熏够了吧。

门嘭一下关了，歌声在楼道里消失了。

亚历山大又笑了。班尼斯特说："别笑他，越笑他越来劲儿。"他走到工作台把血样拿起来，顺便看着化验单子。刚走到化验室一半他就站住了。

---

① 德拉克拉先生（Mr. Drcula），英国作家Bram Stoker著的"Dracula"一书中的吸血鬼。

“嘿，有个亚历山大夫人的血样。是你的妻子吗？”

亚历山大把他用的吸量管放下，走了过去。“可能是的。窦恩伯格大夫让她作一个血敏化验。”他拿起化验单子看了看。“是的，是伊丽莎白的。”

“要血型和血敏两样，”班尼斯特说。

“我估计窦恩伯格大夫要了解清楚一点。伊丽莎白是 Rh 阴性的。”然后他想起又找补了一句：“我是 Rh 阳性的。”

班尼斯特想显示一下，用老父亲的口气说：“噢，没关系。多数情况下没什么问题。”

“是的，我知道。可总是弄清楚好。”

“好，这是血样，”班尼斯特拿起标上“亚历山大，伊丽莎白夫人”的试管。“你想自己来作吗？”

“是的，我愿意作，如果你同意的话。”

班尼斯特对别人作他的工作从来是没有意见的。他说：“我没什么意见。”然后，他看了看钟，又说：“今天晚上不行了，要下班了。”他把试管放回盘子里交给亚历山大。“你把这些收起来，明天早晨再说吧。”

亚历山大把血样都放在化验室的冰箱里，关上冰箱。他想了一想，说：

“卡尔，我有点事情一直想问问你。”

班尼斯特忙着收拾东西，他总是五点钟一敲就要走了，头也没回问道：“什么事？”

“咱们这儿作的血液敏感试验——我一直在纳闷。”

“你纳闷什么呢？”

亚历山大说话很小心。从一开始他就怕因为他是大学毕

业生会引起班尼斯特这样的人不高兴。现在他还是在避免得罪他。“我看咱们只作了两种血敏试验——一种用盐水介质的，另一种用蛋白介质的。”

“怎么了？”

“哦，”亚历山大用比较不那么肯定的口气说：“光作这两种试验是不是……有点过了时了呢？”

班尼斯特已经收拾完了。他走到中间桌子那边，用一张纸巾[①]擦着手，挺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为什么过了时了。”

亚历山大假装没听出他那口气不对路。这事事关重大。他说：“现在大多数化验室都作第三种试验——在盐水介质试验以后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②]。”

“什么试验？”

“孔姆斯氏间接试验。”

“那是什么？”

“你是和我开玩笑还是怎么的？”他这话刚一出口就觉出坏了事了。他是脱口而出的，觉得血清化验员不可能不知道孔姆斯氏间接试验。

这位化验员组长扬着个头说道：“你用不着这么自以为了不起。”

亚历山大急忙想找补回来，说道：“对不起，卡尔。我不是故意的。”

班尼斯特把纸巾一团扔进字纸篓。“不用管故意不故意，

① 纸巾（Paper towel），擦一次就扔掉的皱纹花巾纸。

② 孔姆斯氏间接试验（indirect Coombs test），即抗人球蛋白间接试验。

你是那么说的。”他很凶地探着个身子，秃顶在上面的电灯泡照射下直闪光。“听着，伙计，这话对你有点好处。你刚出学校门，你现在还没弄清楚，学校里教的那一套，有些用在实际上就是不行。”

“那种试验并不仅仅是理论，卡尔。”亚历山大又认真起来了。似乎他刚才说话有些走嘴并没什么关系了。“已经证明孕妇血内有些抗体在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试验中都查不出来。”

“这种情况多吗？”班尼斯特假装很懂行似的，自鸣得意地问。

“很少。”

“那就得了吗！”

“但是，即使很少，也有进行第三种试验的必要。”约翰·亚历山大坚持着，想把班尼斯特的固执劲儿扭过来。“其实作起来很简单，作完盐水试验以后，就用原来的试管……”

“得了，没工夫听你讲课。”他把白罩衣一脱，到门后边去拿他的上衣。

亚历山大知道说不过他，但还接着讲：“并且增加不了多少工作。我自己可以多做点。就需要一点孔姆斯氏血清。多花一点钱倒是真的……”

这是老问题了。现在班尼斯特弄清楚了他俩吵的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了。“噢，对了！”他用挖苦人的调子说：“皮尔逊就爱听这个。只要一提多花钱，皮尔逊就很过瘾。”

“可是你弄清楚了吗？——不作这个试验是不保险的。”亚历山大激动地说，不由自主地把嗓门放大了。“作两个试验结果即使都是负的，孕妇的血还是可能有血敏现象，会给婴儿造

成死亡危险的。那种办法是会害死一个孩子的。”

“那你就别管了，你并不负那个责任。”这句话班尼斯特是发着狠说的，简直是在咆哮。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皮尔逊对新法子不感兴趣——特别是牵涉到花钱的事。”班尼斯特犹豫了一下，态度缓和了一些。他发现已经差一分五点了，他得赶快结束这场争论，好赶快走。“小伙子，你听我讲。我给你提个醒。咱们不是大夫，你放聪明一点，别拉出个大夫的架势。咱们是化验员，得照上面的吩咐办事。”

“那并不是说我连一点脑子都不能用吧？”亚历山大也有点火了。“我就知道我愿意看到我的妻子的试验用盐水、蛋白和孔姆斯氏血清三种。可能这不关你的事，可是这个孩子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老化验员在门口看着亚历山大。他本来还没想到，现在看出来为什么了——这个孩子是造成这些麻烦的原因。为了这个孩子闹得别人挺不舒服。也许应该让这个自鸣得意的大学生碰个钉子了。班尼斯特说道：“我已经把我的意思说完了。如果你不高兴听，你最好去找皮尔逊。告诉他你对这儿的工作方法不满意。”

亚历山大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班尼斯特。然后小声说：“也许我会去的。”

班尼斯特嘴唇一咧。“随你的便。可是记住——我已经警告你了。”

他又看了一下挂钟，走出去了。剩下约翰·亚历山大一

个人在试验室里。

十二

戴维·柯尔门来到三郡医院的大门口，四下张望了一下。这是一个八月中旬的早晨，八点过几分。天已经热起来了，预示着又是闷热的一天。医院外面，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动静的，除去他自己，只看见一个守门人在用橡皮管子冲刷昨天遗留在前庭的尘土。马路对面，一个中年的护士刚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约摸还有一个来小时，看病的人流才会汇集到这里。

戴维·柯尔门打量了一下三郡医院的建筑群，大概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指责盖这座医院的建筑师在表面装修上花多了钱。这是实用主义的设计：清水墙，长方形的墙面、长方形的门窗，这个连续一致的造型只被靠近门道的奠基石打破。奠基石上写着："一九一八年四月雨果·斯托丁市长阁下奠基。"他一边走上大门口的石阶，一边在想这位长久被人遗忘的市长先生不知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柯尔门敲门进入病理科办公室的时候，卡尔·班尼斯特正在皮尔逊大夫的办公桌上整理文件。

"早安。"

老化验员惊讶地抬眼一看，这么早是很少有人到这儿来的。医院里大都知道皮尔逊很少在十点钟以前上班，有时十点多钟还没来。

“早安。”他不大热情地回答。班尼斯特清早的情绪总是不大痛快的。“是找皮尔逊大夫吗？”

“也可以说是找他。从今天开始，我在这儿上班。”他看见班尼斯特一愣，就接着说：“我是柯尔门大夫。”

柯尔门觉得这句话产生的效果就象是在一只老母鸡屁股底下放了一响爆竹似的。班尼斯特慌忙把他的文件放下，象跑步似的绕到桌子前边来，头上直冒汗。“噢，对不起，大夫。我没有看出来。我听说您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柯尔门沉稳地说：“皮尔逊大夫和我约的今天来。他在吗？”

班尼斯特象很吃惊的样子，说：“现在还太早。起码还得两个小时他才来。”然后他堆起一副会心的笑脸，意思象说：你要是一待长了也会晚来的。

“噢。”

当柯尔门往四周打量的时候，班尼斯特想起忘了一件事。“噢，大夫，我是卡尔·班尼斯特——化验室的组长。”他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客气话：“我估摸着我们会经常见面的。”班尼斯特对待比他级别高的大夫们总是爱赔小心的。

“是的，我们会的。”柯尔门心里嘀咕着和这个人经常见面有多大意思。然而他还是和班尼斯特握了握手，然后想找个地方挂上他带来的一件尼龙雨衣；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班尼斯特又一次赶紧凑上来，这些节骨眼他是不会错过的。

“让我来。”他找到一个钢丝衣撑，小心翼翼地把雨衣撑起来，挂在门口附近的衣架上。

“谢谢，”柯尔门道。

“不用谢，大夫。现在让我来陪您看看化验室，好吗？”

柯尔门犹豫了一下。也许他应该等等皮尔逊。又一想，两个小时坐在这里，时间够长的，活动一下也好。化验室终归是他的工作范围，先看看可能没什么关系，就说：“我在几个星期以前和皮尔逊大夫一起看过一部分，如果你不忙，我倒想再看看。”

“我们这里总是挺忙的，大夫。可是，我很高兴能匀出点时间陪陪您，很荣幸。”班尼斯特在这些方面透着特别机灵。

“请到这边。”班尼斯特打开血清学化验室的门。站在一边，让柯尔门先进去。约翰·亚历山大正在里边，自从昨天晚上吵嘴以后他和班尼斯特还没见过面。现在亚历山大刚把一个血样放在离心机里，看见有人进来，一抬眼。

“大夫，这是约翰·亚历山大，是新参加这里工作的。”班尼斯特当向导当得很有些得意了。“还是个刚跨出学校门的娃娃，是不是，约翰？”

“你说是就是吧。”亚历山大心里不大舒服地回答着，对他摆出老大哥的样子觉得很腻味，又不愿意说什么失礼的话。

柯尔门走上一步，伸出手来，说：“我是柯尔门大夫。”

他们握手的时候，亚历山大很感兴趣地问：“您就是新来的病理医师吗，大夫？”

“是的。”柯尔门往周围看了看。和上次来看时的感觉一样，有好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班尼斯特自鸣得意地说：“您可以随便，愿意看什么就看什么，大夫。”

“谢谢。”柯尔门转身问亚历山大：“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作一个血液敏感试验。”他指着离心机说：“这个血样碰巧正是我的妻子的。”

“真的？”柯尔门感到这个年轻的化验员比班尼斯特给人的印象好多了，至少在外表上比那个人强。“你妻子什么时候生孩子？”他问道。

“还有四个多月，大夫。”亚历山大把离心机扶正，打开开关，然后调整时间度盘。柯尔门注意到他的动作很干净利索，心想，这个人的手很灵巧。亚历山大有礼貌地问道：“您结婚了吗，大夫？”

“没有，”柯尔门摇摇头。

亚历山大好象还想问个问题，然后又象是改变了主意，没问出来。

“你想问点什么吗？”

约翰·亚历山大没有立刻说话，然后象拿定了主意似的，说：“是的，大夫，”他说，“我想问您一件事。”

亚历山大想，不管会不会惹出乱子来，至少也要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给送到化验室的血样多作一种试验的问题，在昨天晚上和班尼斯特吵完嘴以后，本来不打算再提了。上次给皮尔逊提了建议，碰了一鼻子灰，他的记忆犹新。但是，这位新来的大夫看样子和气得多。即使他不同意，大概也不会发那么大的脾气的。于是，他决定不顾一切，还是问问。“是关于我们现在做的血液试验——敏感试验。”

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见班尼斯特站在后边，秃脑袋晃过来晃过去的，注意听着刚才的每一句话。这时，他走过来，很不高兴地对亚历山大发狠说：“你听着！如果又是昨天晚上那件

事，你就不用废话了！”

柯尔门好奇地问：“昨天晚上你们说什么来着？”

班尼斯特没回答这个问题，继续教训着亚历山大。“柯尔门大夫刚到五分钟，我不许你拿那些事情打扰他。那些事没什么可说的！懂吗？”他又转向柯尔门，马上换了一副笑脸。“没什么，是他自己胡思乱想，迷了心窍，大夫。现在请您跟我来吧，我陪您看看咱们组织学化验室的设备。”他用一只手拉着柯尔门的胳臂，想把他拉走。

柯尔门几秒钟没有动。然后，毫不犹豫地从袖子上把那只手推开。“等一会儿，”他轻轻地说。随后他问亚历山大：“是医务方面的事情吗？和化验室有关系吗？”

亚历山大故意避开了班尼斯特阴沉的脸色，答道：“是的，有关系。”

“那好，说说吧。”

“是这个血敏试验，我妻子的这个，引起的，”亚历山大说。“她是 Rh 阴性的；我是 Rh 阳性的。”

柯尔门笑了。“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没什么问题——我是说，如果血敏试验结果是阴性的话。”

“可是问题就在这儿，大夫——血敏试验。”

“怎么了？”柯尔门搞不清这个年轻的化验员到底要说什么问题了。

亚历山大说：“我觉得我们的血样在作完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试验以后，还需要作一个孔姆斯氏间接试验。”

“那当然啦。”

屋里静了一下，没人出声，然后亚历山大说：“您能再说一

遍吗，大夫？”

“我说那当然啦，自然需要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啦。”柯尔门还没搞清这个讨论有什么意义。这类事情在一个血清学化验室里是起码的常识。

“可是我们没有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亚历山大冲着班尼斯特投过一个胜利的眼神。“大夫，这里的 Rh 敏感试验都只作盐水和蛋白两种，根本就没有孔姆斯氏血清。”

柯尔门起初认为肯定是亚历山大搞错了。这个年轻的技术员显然刚来没多久，肯定是他没搞清楚。可是又感觉刚才他说话时语气非常肯定。于是就问班尼斯特：“真是这样吗？”

“我们这里一切试验都是按照皮尔逊大夫的指示作的。”这位老化验员的意思很清楚，照他看来这些讨论都是浪费时间。

“也许皮尔逊大夫不知道你们是这样作 Rh 试验的。”

“他当然知道的。”这回班尼斯特露出不高兴的口气了。新来的人总是这样。刚来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找麻烦。他原想给这个新大夫一个好印象，结果你瞧，弄成这个样子。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约瑟夫·皮尔逊很快就会把这个人给治住的。真希望他能亲眼看看这个场面。

柯尔门决定不理睬这个老化验员的口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总得和这个人一起工作一阵子。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得马上澄清一下。于是就说：“我有点不大明白。你当然知道孕妇血液里有些抗体可以通过盐水和蛋白，但是如果跟着作孔姆斯氏间接试验，那些抗体就通不过去。”

亚历山大插进来说:“我原来就是这么说的。”

班尼斯特没有出声。柯尔门接着说:“等有机会我和皮尔逊大夫说说。肯定他不了解这种情况。”

“这个试验怎么办呢? ”亚历山大问道。“今后这类试验怎么作呢? ”

柯尔门答道:“当然三种介质的试验都要作——盐水、蛋白和孔姆斯氏血清。”

“我们化验室里没有孔姆斯氏血清,大夫。”亚历山大现在很高兴,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喜欢这位病理医师的样子,也许他还会把这里的其他一些事情也做些改进。需要改进的事情可多着呢。

“那就弄点来。”柯尔门故意说得轻巧一些。“现在哪里也不缺货。”

“我们不能出去随便就买化验室物品的,”班尼斯特说。“得办采购的申请手续。”他带着一种“比你高明”的微笑。终归有些事情你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哥儿们不懂得吧。

柯尔门耐着性子压了压火。可能会有一天得和这个班尼斯特摊一回牌;这家伙要是老用这种态度对待他可不行。可是第一天刚到,显然还不是时候。他还保持着和和气气的但是坚定的态度,说:“那就给我一张单子,我想我可以签字的。这也是要我到这儿来干的一件事吧。”

那个老化验员犹豫了一下。然后,他拉开一个抽屉,拿出一叠申请表来,递给了柯尔门。

“请给我一支铅笔。”

班尼斯特又犹豫了一下,拿出一支。在递给柯尔门的时

候，憋着一肚子气，说："皮尔逊大夫是愿意亲自申请这里的所有物品的。"

柯尔门填上采购单，签上名，脸上带着一丝严峻的冷笑，说："照我的设想，我在这里该负的责任恐怕要比签这么一个价值十五美元的兔子血清要大一些吧。——好，"他把那叠单子和铅笔交还给班尼斯特。这时，化验室那头的电话铃响了。

班尼斯特又气、又懊丧，脸涨得通红。他趁此机会转过身去，走到挂在墙上的电话那里，拿起电话听了一下，简单回答一句就挂上了。"得去趟门诊，"这话糊里糊涂没说清，是说给柯尔门听的。

柯尔门冷冷地说："你可以请便吧。"

这一幕刚演过去，柯尔门心里很恼火。这里是什么规矩？一个化验员竟然能这么无礼。化验程序本身的问题就够严重的了，还得克服班尼斯特这种人的反对才能纠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事。如果整个病理科的情况都是这么个样子，那要比原来设想的还要糟。

现在班尼斯特走了，他开始更仔细地看了看化验室中的其他设备。可以明显地看出设备已经陈旧，有些设备也不齐全，整个化验室很不象样子。桌子上、台子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药品，这里一堆没有洗刷的玻璃器皿，那里一叠发黄的纸片。走到化验室另外一头，还有一个工作台上长出了青苔。亚历山大则站在一头看着柯尔门在检查，心里很不好受。

"化验室平常就是这么个样子吗？"柯尔门问道。

"不太整齐，是吧？"亚历山大觉得让别人看见这种情况很不光彩。可是他有一句说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他已经想整顿

一下，但是班尼斯特不让他动。

“我看，说不太整齐恐怕是太轻了。”柯尔门用手指抹了一下架子的隔板，蹭了一手指的灰。他很腻味地想：这些都得改。接着又一想，也许还得等些时候。他知道和这里的人打交道得加点小心，他自己也有不能急于求成的经验，但是也知道要克制自己天生的急性子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他鼻子底下这种一片混乱的状况，这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了。

就在刚才这当儿，约翰·亚历山大在仔细打量着柯尔门。自从这位新来的大夫和班尼斯特一起进来，亚历山大就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新来的这位大夫很年轻——可能比他自己大不了多少。可是他想的不仅是年龄相仿，于是就问他：“大夫，请原谅我冒昧，我感觉咱们以前好象见过面。”

“有可能。”柯尔门故意放谨慎些。因为他在刚才那件事情上支持了这个人，他不愿使对方感觉他俩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又觉得这么讲太冷淡了，于是补充说：“我是先在贝尔维尤，以后又在瓦尔特·里德①和马省总医院实习过的。”

“不是在那里。”亚历山大摇摇头。“一定是在那以前。您到过印第安纳州吗，新里士满？”

“到过呀，”柯尔门惊异地说，“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约翰·亚历山大乐了。“正对。我应当记得您的姓的。您父亲是……拜伦·柯尔门大夫吧？”

“你怎么知道呢？”很多时候以来，除去他自己偶然想起之

① 瓦尔特·里德医院（Walter Reed Hospital）也是美国最有名的大医院。艾森豪威尔就死在这里。

外，没有什么人提起他父亲的名字了。

“我也是新里士满人，”亚历山大说。“我的妻子也是。”

“真的？”柯尔门问道。“我那时候认识你吗？”

“恐怕不认识，可是我记得看见过您几次。”在新里士满的社交生活中，约翰·亚历山大同这位大夫的儿子活动圈子不同，差着几级呢。他正想到这儿，离心机的时间控制度盘叭嗒一下，只好停住话头，拿下血样，然后接着说：“我父亲是个菜农。我们住在城外，离城几英里的地方。您可能记得我妻子。她家开小五金店。她叫伊丽莎白·约翰逊。”

柯尔门想起来了，说：“对了，我认识。”往事又翻腾起来了。“是不是有件什么事……她好象遇到过什么意外的事？”

“对了，”亚历山大说。“她父亲开车过铁路道岔的时候发生车祸故去了。伊丽莎白当时也在车里。”

“我记得听说过。”戴维·柯尔门追溯着往事：在那乡村医生的诊所里，他父亲曾经治愈过多少人，一直到他自己病故。往事如烟，历历在目。他接着说：“当时我在上大学，事后我父亲和我说过。”

“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亚历山大停了一下。他很高兴这个发现，原来遇见了同乡。他接着说：“您哪天晚上有工夫，柯尔门大夫，我妻子一定会很高兴和您见见面的。我们有一套小房间……”他犹豫了，他感到：虽然他们都是新里士满人，他们之间依然有一道社会阶层的鸿沟。

柯尔门也懂得这一点。他给自己敲了一下警钟：和下级

拉拢私交得谨慎些，即便是同乡也好。他的分析是：这不是摆架子；这不过是医院的常规使然。他大声说："这一阵子我的工作会很忙，过些时看看情况再说吧，好不好？"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自己都觉得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浮泛和虚假。他心想："你表示拒绝的话可以说得比这个好听一些吧。"于是在思想上给自己加了一句批语："朋友，你还没有变，完全没有变。"

有那么一会儿，哈里·塔马塞利心里在盼望斯特朗夫人最好回到她的厨房去别出来。但是他又控制住自己：一个好的营养科主任是医院里的一宝，而斯特朗夫人是好的，院长心里很清楚这一点。

可是有时候他怀疑希尔达·斯特朗是否想过三郡医院是一个整体。和她谈话时，在多数情况下给你的印象是医院的心脏部门是厨房，其他不那么重要的部门都得围绕着厨房转。哈里·培马塞利终究是个公平的人，他认为凡是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往往会持有上述这种态度的。如果说这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这个缺点总比松松垮垮、漫不经心好。另外，一个好的科主任是总愿意为他或她所相信的道理而争论的，而斯特朗夫人身上每方寸肌肉都是充满了斗争精神的。

此刻她那肥硕的身躯把院长办公室内的椅子坐得满满的，正在和院长斗争。

"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T先生[①]，情况多么严重。"斯

① 塔马塞利（Tomaselli）第一个字母是"T"。

特朗夫人在称呼她所熟悉的人时总是用姓的第一个字母；她习惯于称呼她自己的丈夫为“S先生”[①]。

“我了解，”培马塞利说。

“现在我的洗碟机至少在五年以前就过时了。打从我来到这儿起，每年都对我说明年给我换新的。到了明年，洗碟机在哪儿？结果又要等十二个月。这不行，T 先生。这干脆不行。”

斯特朗把她管的东西都叫“我的”。塔马塞利不反对这一点，他反对的是希尔达·斯特朗除去关心她自己的事以外，其他一切问题都不予考虑。他预备把还只一两个星期以前他们谈过的道理全部重复一遍。

“没有问题，斯特朗夫人，洗碟机终归要换的，我了解厨房的问题。可是洗碟机是大机器，价钱很贵。你记得上次我们计算大约得花一万一千美元，包括改装热水系统。”

斯特朗夫人往桌子旁一靠，她那肥大的乳房把桌子上的一个文件盘拱到了一边。“你越不买，价钱越涨得高。”

“唉，那我也知道。”医院的一切费用都在涨价，塔马塞利一天到晚都在处理这类问题。他说：“可是目前医院的器材添置费特别紧。大楼的扩建当然也是个原因。问题是得有个轻重缓急。医疗器械得放在前边。”

“如果你的病人没有干净的碟子吃饭，光有医疗器材有什么用？”

“斯特朗夫人，”他坚定地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这你我都清楚。”

① 斯特朗（stranghan）第一个字母是“S”。

“没那么严重也差不了多少。”营养主任又往前一趴，文件盘子又移动了一下位置，哈里·塔马塞利希望她别再把她的乳房放在他的桌上。她接着说：“最近整批整批的碟子洗过以后还是脏的。我们尽量作了检查，可是遇着忙的时候，有时是来不及的。”

“对，我理解。”他说。

“我担心的是怕感染，T 先生。最近医院职工当中有不少患肠道感染的。一发生这情况谁都抱怨伙食。如果查出来是洗碟机的问题，我才不会奇怪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确定这一点。”哈里·塔马塞利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斯特朗夫人今天上午赶上了院长特别忙。今天下午开董事会，会前有好多紧急问题要考虑。他想早点脱身，就问：“上次病理科检查洗碟机的灭菌情况是什么时候？”

希尔达·斯特朗想了一下，说：“我可以查一下，大约六个月以前吧。”

“最好请他们再查一次，然后我们就确切了解情况了。”

“好吧，T 先生。”斯特朗夫人发现她今天没争取到什么。“由我去和皮尔逊大夫讲吗？”

“不，我来讲。”院长做了一个铅笔记录。他心想，至少我可以让约瑟夫·皮尔逊避免再听刚才这么一大套话。

“谢谢你，T 先生。”营养科主任把她的身躯从坐椅中挤出来。他等她走了以后，小心地把文件盘移回原来的位置上。

戴维·柯尔门在餐厅吃完午饭，正在走回病理科。在穿

过楼道走下地下室的楼梯的当儿，他考虑着到目前为止和约瑟夫·皮尔逊大夫接触的情况，他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情况很不理想，什么也没解决。

皮尔逊还算是相当客气的——至少后来算是相当客气的了。一看见柯尔门等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第一句话是："你说要马上开始工作，真就马上来了。"

"我觉得干等着也没什么意思。"他又礼貌地补充说："我看了化验室。希望你没什么意见。"

"那是你的权利之内的事。"皮尔逊带点牢骚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人家硬是闯进那儿去，但也无可奈何的样子。然后，似乎觉得他自己应付得不大漂亮，又找补了一句："我似乎是应该对你表示一下欢迎。"

在他们握手的时候，老头子说："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些活干完。"他指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切片夹子、一些单子和零星的文件。"然后咱们再商量你干点什么。"

柯尔门坐了下来。因为没什么事做，就拿起一本医学杂志看。皮尔逊在那里翻弄着文件。然后有一个姑娘进来给他做口述速记。在这之后，他陪着皮尔逊到解剖室去作了一次大体观察。他坐在皮尔逊旁边，两个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和塞登斯）坐在解剖台对面。这场面给他一种感觉，好象自己也是个小住院大夫似的。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皮尔逊主持着大体观察，他就只好坐在一边看着。皮尔逊连柯尔门是全科的新的副主任都没有提一下。

后来，他和皮尔逊一起去吃午饭，在这段时间内，皮尔逊给他介绍了几位本院的医师。以后皮尔逊说他有些急事就先走

了。现在柯尔门独自返回病理科，心里考虑着他面临的问题。

当然他预料到会遇到皮尔逊大夫的一些小的阻力的。从零零碎碎听到的议论当中，他知道皮尔逊是不愿意增加一位病理医师的，但他并没有料到出现当前这种情况。

他原以为至少会在他到职的时候给他准备一个办公室，明确一定的工作职责。当然戴维·柯尔门没有期待分给他许多重要的工作，他也不反对主任病理医师考查他一个时期。实际上，如果他是皮尔逊，他也会对一个新来的人这样做的。但目前情况远远不止是考查他的问题。很明显，尽管他写过了信，皮尔逊却根本没有考虑给他什么工作任务。看样子似乎是要让他坐冷板凳，等皮尔逊大夫处理好信件和其他琐事之后，交给他几件具体事干干就得了。如果是这么一种情况，这些想法可得变变，得尽快变变才行。

戴维·柯尔门早就知道自己性格中的缺点，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些长处。最主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医生和病理医师的资历和能力。欧唐奈说柯尔门是非常合格的医生，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虽然年轻，但他的资历和经验却是许多现任病理医师赶不上的。当然他用不着怕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他是准备对老头子的年龄和资格表示一点尊重的，但也不能让别人把他看成是完全没有经验的一名新兵啊。

使柯尔门敢于斗争还有一个力量源泉。那是超乎其他各种考虑（性格呀，随和呀等等）之外的一种情感，一种决心：他要以一种不妥协的、纯洁的、诚实的、甚至（在目前医疗水平范围内）精确的准则要求自己干好他的医务工作。对于那些不这样要求自己的人，那些讲妥协的、玩弄手段的、偷懒的、不顾一

切往上爬的人，柯尔门是嗤之以鼻的。在他从事医务工作这短短几年之内，他看到过这样的人，也接触过这样的人。

如果有人问他这种情感从何而来，他自己也很难解释。他肯定不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也不是由于他原来就抱定救死扶伤的宗旨才从事医务工作的。他的父亲可能给他一些影响，但是影响不大。柯尔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的父亲在普通开业医生的水平范围内是个比较不错的大夫，但是他们父子之间在性格上是大相径庭的。老柯尔门是一个热情的、外向的人，有许多朋友；他的儿子则是一个冷漠的、难以捉摸的、常常采取超然态度的人。父亲爱和病人开玩笑，在谈笑之间就把病给治了。儿子在学病理专业以前，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从来不开玩笑。他小心地、精确地、熟练地给病人治病，比一般好大夫治得还要好一些。作为病理医师，他和病人的关系自然就不一样了，但他的作风并没有变。

有时候，戴维·柯尔门扪心自问，他估计他这个人无论是干医务或干别的什么行业，大概态度都会是这样的。他猜想这种态度基本上是他的性格中有一种精益求精和对错误、失败难以容忍的特点。他认为凡是你要做的事，凡是你要去服务的对象，都有权利向你提出最高的要求。也许，这两种感情：严于律己又严于待人，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是矛盾的。他的一个医学院同学在一次向他敬酒时说的一句挖苦他的话也可能正确地总结了他的这些特点："戴维·柯尔门的心最纯洁了，是用抗菌剂做的。"

在走过地下室楼道的时候，他的思想回到了目前，他有一种冲突即将爆发的直觉。

他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皮尔逊正在调显微镜，面前打开一个切片夹子。他抬起眼睛，说：“过来看看这些，听听你的看法。”他让出显微镜的位置让柯尔门来看。

“病历是怎么回事？”柯尔门把第一张切片夹好，调整接目镜焦距。

“这是露西·葛兰杰的一个病人。露西是这里的一位外科医师；你会见到她的。”皮尔逊看了看笔记。“病人叫费雯·洛布顿，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我们护校的学员。她左膝发现一块隆肿，有持续痛感。X光片子显示有骨形病变。这是活体检查下来的切片。”

切片共有八块，柯尔门一个一个地看了。他马上理解了为什么皮尔逊要他鉴别一下。这是很难鉴别的一个边缘病例。最后他说：“我看是‘良性’的。”

“我认为是恶性的，”皮尔逊小声说。“成骨肉瘤。”

柯尔门没说什么，又把第一张切片拿起来。他耐心地、仔细地又看了一遍，又把另外七张片子照样重看了一遍。第一次他就考虑过成骨肉瘤的可能性；这次他又考虑了一次。在只有专业病理医师才能窥得其中奥妙的红色和蓝色的透明切片上，柯尔门做了过细的研究，脑子里合计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在所有切片上都看出大量的新骨形成——中间有成骨细胞活动和岛状的软骨组织……得考虑外伤可能性。是外伤造成的骨折吗？骨质增生是体内自行愈合再生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这个病灶当然就是良性的……。有骨髓炎的迹象吗？在显微镜下骨髓炎和更危险的成骨肉瘤是难以鉴别的。但是并没有在针骨之间的骨髓空隙出现多形核白血球……血

管没有受到侵袭……所以还得回头检查成骨细胞——新骨形成的性质。这是一切病理医师必须正视的一个老问题：病变增生是由于体内愈合的自然过程呢，还是由于肿瘤甚至恶性肿瘤细胞的繁殖呢。恶性还是良性？很容易看错。人所能做的只有根据现象加以权衡，作出判断。

“恐怕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他有礼貌地和皮尔逊讲。“我仍然认为这个组织是良性的。”

老病理医生站在那里没说什么，他在考虑他自己的意见和这位年轻医师的意见。停了一会儿，他说：“你会同意可以有怀疑的余地吧？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对，是的。”对这种病例，柯尔门知道是可以有怀疑余地的。病理学不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没有可以证明你的答案是否正确的数学公式。你能做出的判断有时不过是一种经过考虑的估计，有的人可以称之为有学问的人的猜想。他对皮尔逊的迟疑是理解的，老头子肩负着作最后决定的责任。作为一个病理医师，你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这是无可奈何的。柯尔门又接着说：“如果你是正确的，那自然就得截肢了。”

“我知道！”这话是愤愤地说的，但并没有敌对的情绪。柯尔门感到尽管病理科别的事情马马虎虎，可是皮尔逊终归是个很有经验的病理专家，不会对这种诚实的意见分歧有什么想法。此外，他们两人都知道作出这些诊断的依据都是很不充分的。现在皮尔逊走到房间的另一头，转过身来，恶狠狠地说道：“这种边缘病例真他妈的捣蛋！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很气人的！你得下个决断，可是你自己也知道你可能是错

的。”

柯尔门平心静气地说：“病理学当中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可是别人谁了解？问题就在这儿！”这个回答带着强烈的气愤的感情，好象那年轻人戳到了他的痛处。“社会上的人不了解，那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在电影、电视上看见病理医生，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科学家，他走到显微镜前，看一看，说：‘良性的’，或是‘恶性的’——那么简单。”他指着他俩用过的显微镜说：“人们以为当你看显微镜的时候，那里边的东西象砌墙的砖似的砌成一定的格式。他们哪里知道有时候我们连接近正确的把握都没有。”

戴维·柯尔门自己也常常这么想，不过没有这么强烈地表露出来罢了。他突然感到，老头子这一肚子牢骚已经憋了好久了，这种情绪只有同行才能理解，于是和缓地插话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对的，不是吗？”

“好吧，尽管多数情况我们是对的，”皮尔逊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柯尔门的面前，“可是我们不对的时候呢？象这个病例怎么办呢？如果我说是恶性的，露西·葛兰杰就要做截肢手术；没有其他办法。如果我错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条腿。如果不截肢，结果是恶性的，她可能活不到两年。”他停住了，然后愤愤地说：“也许截肢也是死，截肢也不见得准能把她救活。”

皮尔逊把自己的思想深深地牵扯到具体病例中去，这是柯尔门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原来，在他的性格中还有这么一个侧面。当然这没有什么坏处。搞病理的人能时刻提醒自己

不只是和一些小组织细胞打交道，这是好事。你自己的决定时常是性命交关的大问题，病情好转还是恶化，都看你的一句话了。记住这一点可以使你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同时还需小心，不要以感情代替科学判断。柯尔门虽然年轻得多，他也有皮尔逊表露出来的那些迟疑的亲身体会。他自己的习惯是存在肚子里不说出来，但这并不说明他的烦恼就少一些。为了帮助这位老大夫思考，他说道：“如果这是恶性的，时间就很急迫了。”

“我知道。”皮尔逊又在拼命思考。

“我建议咱们查查过去的病例，”柯尔门说，“看看有相同征候的病例怎么样？”

老大夫摇摇头。“不行，没那么多时间。”

为了谨慎，柯尔门坚持道：“可是如果我们查查分类索引……”他停住了。

“我们没有。”这话说的声音很轻，开始柯尔门以为他听错了。皮尔逊好象估计到对方有点难以置信的样子，接着说道：“我早就想建立一个分类索引了，一直没匀出工夫。”

柯尔门有点不相信，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办法查先例吗？”

“那得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得到。”这次可以明显听出皮尔逊有些不好意思了，他说：“类似这种情况的病例不多。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皮尔逊说什么话也没有这话给戴维·柯尔门的震动大。病案索引是他和与他一起学习、工作的病理医师的职业工具。它是参考资料、教学资料、病理医师知识和经验的补充、打开

思路和提供解决方案的钥匙。在拿不定主意时，它是加强信心的定心丸，帮助你站住脚跟的支柱。

不只如此。这是衡量一个病理科的工作效率的测量表，它不仅可以为当前的工作服务，而且可以为将来的工作储存知识，使未来的病人从今天的教训中受到益处。一座新医院的病理科把建立病案索引作为优先考虑的工作。在老医院、大的医疗中心，有各种类型的病案索引，有的简单一些，有的复杂一些。除去日常工作记录之外，有的索引还包括研究和统计材料。不管简单或复杂，目的只有一个：为当前病例提供过去病例的比较材料。在戴维·柯尔门看来，三郡医院没有病案索引只能得到一个评语：犯罪。

在这个时候以前，尽管他从外表上看三郡医院病理科非常需要整顿，但他总还没有对约瑟夫·皮尔逊大夫下断语。这位老大夫在很长时期内总算是独自支撑着局面，这样一个医院的病理工作量是一个病理医生很难处理得了的。大量工作的压力可能是造成柯尔门发现的一些化验程序上的缺点的原因，这些缺点尽管是不能原谅的，但还算是可以理解的。

皮尔逊也可能另有长处。根据戴维·柯尔门的看法，好的医术和好的行政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可是二者相较，医术（这里说的是病理）更为重要。他见到过好多地方，器皿擦得精光瓦亮，文件处理得井井有条，可是医务上不行。他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可能相反，行政上差，而病理上强。因此他控制住自己，在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现象的基础上，他并没有给这个老病理医师下个断语。但是，现在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约瑟夫·皮尔逊是个办事拖拉、能力很差的医师。

柯尔门尽量不使他的声音里带出轻蔑来，问道：“那你说怎么办？”

“我可以做一件事。”

皮尔逊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拿起电话耳机。他按了一个“内部通话”电钮。等了一会儿，说：

“叫班尼斯特来。”

他放下电话，对柯尔门说：“这方面有两个人是专家。波士顿的查林汉，纽约的埃恩哈特。”

柯尔门点点头说：“对，我听说过。”

班尼斯特走进来，问：“你叫我吗？”他瞥了柯尔门一眼，故意没理他。

“把这些切片拿去。”皮尔逊把切片夹子合上，递给站在桌子对面的班尼斯特。“今天晚上作两套——贴上急件标签航空挂号，一套寄给波士顿的查林汉大夫，另一套寄给纽约的埃恩哈特大夫。照过去的办法在信封上打好说明；把病例附上，请他们尽快把诊断电告给我们。”

“好吧。”班尼斯特把切片夹子夹在腋下，走出去了。

柯尔门心想，皮尔逊至少这部分工作办得很有效率。没有索引，去征求这两位专家的意见倒是个好主意。

皮尔逊说：“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应该能够得到回信。趁这个空档儿我得和露西·葛兰杰谈谈。”他思索着：“我不想和她讲得很多，就说我们有些疑点，”他盯着柯尔门看了一眼，“我们要征求外边意见来确诊一下。”

十三

费雯一动也不动——迷迷糊糊的，脑子都不大清楚了。这是不可能的；葛兰杰大夫说的是另外一个病人吧？她的思想在翻腾着。对了！可能把两个病人的记录搞错了。医院里发生过这样的事。葛兰杰大夫很忙；她很容易把病人记混了。也许另外一个病人正在得到通知……

突然她中断了胡思乱想，静下来，想清理一下自己的脑子。不会错的，从葛兰杰大夫和迈克·塞登斯的表情，她清楚地、肯定地知道不会错的。现在他俩坐在她的病床两边，费雯半躺、半坐在床上，后边垫着枕头。

她转向露西·葛兰杰问："您什么时候可以……准确知道呢？"

"过两天，皮尔逊大夫可以告诉我们，究竟是好是坏。"

"他现在不知道吗？"

露西说："目前还不知道，费雯。他不能断定。"

"噢，迈克！"她伸手去摸他的手。

他轻轻地握住它。然后，她说："我很难过……可是我想……我要哭。"

当塞登斯搂住了费雯的时候，露西站起来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她问塞登斯："你再待一会儿吗？"

"是的。"

露西说："让费雯在思想上搞清楚，还没有确诊呢。我不

过是让她有些思想准备，万一……”

他点点头，蓬松的红头发缓缓地滑下来。“我知道。”

当露西走到楼道里的时候，心想：对，我相信塞登斯会知道怎么做的。

昨天下午，当约瑟夫·皮尔逊用电话通知她的时候，露西还没有决定把两种可能性告诉费雯呢，还是等以后再说。如果现在不讲，病理科的活检报告是“良性”，那就皆大欢喜，费雯永远不会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会儿，有一片乌云笼罩过她的生命。可是如果过了两天，病理回报说是“恶性”，就得作紧急的截肢手术。在那种情况下，费雯能及时做好思想准备吗？给她的心理上的打击是不是太大呢？突然给一个没有怀疑自己有什么严重病情的年轻的姑娘这么大的刺激，压力可能是太大了。也许得过好多天才能使费雯在思想上接受做大手术，而这几天的延迟是他们损失不起的。

另外，露西还有一个考虑。约瑟夫·皮尔逊去征求外边的意见，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如果病灶明显是良性，他会马上定下来的。尽管上次和他谈话时，他不愿意对病灶是良性还是恶性明确表态，但是他没有定下来，就说明至少恶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在权衡了轻重之后，露西决定现在必须把情况向费雯说明。如果以后判定为“良性”，当然算是让她白着了半天急，可那总比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给她一个象晴天霹雳一样的突然打击好得多。

这个问题又由于塞登斯大夫的出面而变简单了。昨天晚上这位年轻的住院医师去找了露西，把他和费雯两人准备结

婚的事向她说了。他说原来他打算暂时保密的，现在他改变了主意。露西很高兴他把这些情况说出来，至少这意味着费雯不至于孤零零一个人，可以有个人给她一些支持和安慰。

当然，费雯是十分需要支持和安慰的。露西告诉了她，怀疑她得的可能是成骨肉瘤，也尽可能和缓地告诉她成骨肉瘤的种种悲惨的可能性。不管怎么个说法，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减轻这个打击的。现在露西认为下一步应该让费雯的家长了解这种情况。她看了看手里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从费雯住院病历“亲属”一栏上抄下来的一个俄勒冈州萨勒姆市的地址。她已经得到费雯的同意通知她的家长。现在露西要通过长途电话做好这个工作。

她思想里已经做了下一步怎么办的准备。费雯还没有成年。按照宾夕法尼亚的法律在截肢手术之前必须得到家长的同意。如果她的父母决定马上从俄勒冈飞来，可以在他们抵达的时候签字。如果他们不能来，那她就必须尽可能劝他们用电报授权给露西在必要时给费雯作截肢手术。

露西看了看表。今天早晨她城里诊所的预约挂号已经排满了。电话最好现在就打，以便在离开三郡医院以前把这件事给办了。她到了二楼，走进她和吉尔·巴列特合用的一间小办公室。那间屋子是个小格子间。因为太小，所以两个人很少同时用。现在巴列特和欧唐奈都在，显得很拥挤。

欧唐奈看见她进来，说：“对不起，露西，我走了。这间屋子装不下三个人。”

“不需要。”她从这两个大夫身边挤过去，坐在她的小办公桌后边。“我办完一两件事，马上就走。”

“你最好别走。”吉尔·巴列特的山羊须又上下飞舞起来。他调皮地说：“肯特和我今天早晨特别有气魄。我们在讨论外科的前途呢。”

“有的人认为外科根本没有什么前途。”露西也学着他的腔调。她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拿了城里诊所的一个挂号病人的一些病历材料。“他们说所有的外科大夫都快没用了，再过几年我们就都成了古董了，和跳神的巫医差不多。”

巴列特就喜欢别人和他要嘴皮子。他说道：“那我问你，谁去给张着伤口淌着血的病人割这个、缝那个呢？”

“用不着手术了。”露西找到她要的材料，去拿她的文件包。“一切病症只要一诊断出来就行了。医生们将利用自然的力量去排除自然造成的故障，将会证明精神是器官病变的根源。你将用精神疗法来治癌症，用心理学来治痛风症。”她把文件包的拉链一拉，小声补充了一句。“你大概也能猜到，我这是借用别人的话。”

“我都等得着急了，最好早点实现。”欧唐奈笑着说，和往常一样，和露西接近总给他一种愉快的感觉。他这么控制着自己，使他们的关系不往深里发展是不是有点傻气，甚至有点糊涂呢？他到底怕什么呢？也许他俩应该再在一起度过一个黄昏，让他俩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发展。但是现在当着吉尔·巴列特是不便订下约会的。

“我怀疑我们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在露西说话的时候，书桌上的电话铃轻轻地响了。她拿起电话听了一下，递给吉尔·巴列特，说：“你的电话。”

“喂？”巴列特接过来说。

“巴列特大夫吗？”他们可以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

“我是急诊室劳森小姐。克利弗大夫让我给您带个口信。”克利弗是医院的外科住院医师的组长。

“说吧。”

“如果您能抽出工夫的话，他想请您马上下来洗手。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送来了几个重伤病人，有一个胸部伤势很重。克利弗大夫希望您来帮助抢救这个病人。”

“告诉他我马上就到。”巴列特放下了电话。“对不起，露西。咱们下回接着谈。”他向门口走着，又停了一下。“可是我先告诉你一点。我大概不会担心失业。只要他们把汽车造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外科医生就老有活儿做。”

他出去了。欧唐奈向露西友好地点点头，也出去了。屋里只剩下露西一个人，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拿起了电话。接线员答话之后，她说：“请接个长途，”伸手拿出那纸条，“接找人电话——俄勒冈州，萨勒姆市。”

肯特·欧唐奈轻捷地穿过他走熟了的楼道，直奔他在医院里的办公室。他的预约病人也是排得满满的。还有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得去手术室了；手术以后去开医务行政委员会，然后到城里诊所给几个病人看病。这个日程让他一直到晚上都很忙。

在他走在路上的时候，脑子里又在想着露西·葛兰杰。刚才和她接触过之后，又使他想到他俩的关系。现在老问题又出现了——他俩的兴趣太一致了，可能不宜成为终身伴侣。

他自己也纳闷为什么近来心里老想着露西呢？或者也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老想女人呢？或许是因为四十来岁的男人照例正是要心猿意马的吧。他又不禁暗自笑了；自己过去什么时候不是这样呢？这样那样的风流韵事总是自然地落到他头上的。只不过近年来时间间隔比以前长了，而且由于种种需要，自己比年轻时候持重得多了。

他的思想从露西又转到丹尼丝·匡茨。自从他俩在尤斯塔斯·斯温家里相遇，丹尼丝请他到纽约去看她以后，欧唐奈已经答应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外科年会了。他想起会期是下星期：如果那时去看匡茨夫人，最好早点做些安排。

在他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办公桌后边的墙上挂钟指着离他作第一个手术还差二十分钟。他提醒自己。事情最好想起来就办，于是拿起了电话。

他听见接线员从纽约问讯处查到电话，接着一声电话铃响，一个声音在答话："匡茨夫人住宅。"

伯林顿接线员说："有匡茨夫人的长途电话。"

"匡茨夫人现在不在家。"

"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她吗？"电话公司照例行做法办事。

"匡茨夫人在宾夕法尼亚，伯林顿。你要那里的电话号码吗？"

"请说吧。"伯林顿接线员的声音。

"号码是：亨特 6－5735。"

"谢谢你，纽约。"咔的一声响，接线员说："电话号码记下来了吗，叫电话的那位？"

“记下了，谢谢你。”欧唐奈说完挂上了电话。

他的另外一只手已经把伯林顿电话簿拉过来，翻到“斯温，尤斯塔斯·R”。不出所料，电话簿上的号码和刚记下来的号码一样。

他拿起电话，又拨这个号码。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尤斯塔斯·斯温先生住宅。”

“我想找匡茨夫人听电话。”

“请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电话那边说：“我是匡茨夫人。”

欧唐奈一直到这会儿，已经忘了她说话的声音曾经多么使他神往了。那音调里柔软中带些沙哑，使得她说的最平常的一句话都显得那么甜。

“不知道你还记得吗，”他说。“我是肯特·欧唐奈。”

“当然记得！欧唐奈大夫，真高兴又听到你的声音！”

突然，在他脑子里闪出她站在电话机旁的形象，那柔软的黑色长发披在双肩。他接着说：“我刚给纽约打过电话。他们告诉了我这个电话号码。”

“我是昨天晚上飞来的，”丹尼丝说。“我父亲犯了点支气管炎。我想陪他一两天。”

他很有礼貌地问道：“不严重吧？我希望。”

“真的不要紧的。”她笑着说：“我父亲身体结实得象头骡子——他那别扭脾气也象。”

他心里说：这话不假，但嘴里大声说：“我原打算请你一起吃饭，在纽约。下星期我到那边去。”

“你现在也还可以约我，下星期我就回去了。”那回答很

快、很干脆。

他灵机一动说：“也许咱们可以提前。你在伯林顿，哪天晚上有工夫？”

稍等了一会儿，她说：“就是今天晚上了。”

欧唐奈马上盘算了一下。他要一直工作到七点钟，如果没别的急事……

他的思路给打断了。“等等！”丹尼丝又说：“我忘了。皮尔逊大夫来和我父亲一起吃晚饭；我还得留下。”她问道：“你愿意来和我们一起聚聚吗？”

他心里暗笑：约瑟夫·皮尔逊如果看见他也在那儿会很惊讶的。他本能地觉得这不是个会面的好机会。于是说：“谢谢，我想咱们还是推迟吧。”

“喔，亲爱的！”她那声音里带点失望的意思。然后，她的兴致又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吃完晚饭和你见面。我父亲和皮尔逊大夫肯定要下棋，他们一下棋，别人最好别在旁边打搅。”

他也立时兴致勃勃了。“那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就有空了？”

“我估计大约九点半。”

“我去找你吗？”

“我们在城里见面吧，省点时间。你说在哪儿？”

他想了一下，说：“在摄政俱乐部好吗？”

“好：九点半。再见。”

当欧唐奈放下电话时，他感到一种有所期待的快感。然后，他又看了看钟，得快着点了，还得及时赶到手术室。

尤斯塔斯·斯温和约瑟夫·皮尔逊饭后的棋局已经进行了四十分钟了。还是三个星期以前那间镶着很高的护墙板的图书室，欧唐奈和斯温曾经在这里斗过嘴。现在两个老头面对面坐在一张花梨木棋桌的两边。室内只点着两盏灯——一盏是正对桌面垂挂的吊灯，另一盏是门道上边的洛可可式①钨光灯。

两个老头的脸都在阴暗处，头上的灯光直接照射在棋桌中央的嵌在桌面上的棋盘上。只是在他俩之中的一个人向前俯身走一步棋，身影进入上面灯光的光圈之中的时候，身体轮廓才依稀可见。

此刻两个老头都没动，室中的沉寂象笼罩着他俩坐着的一对路易十五式榉木大座椅的一张厚厚的帷幕。尤斯塔斯·斯温往后一靠，手指轻轻地夹着红水晶白兰地酒杯的杯脚，仔细考虑着眼前的棋局。

在此之前，约瑟夫·皮尔逊曾走了一着棋——他在那副雕刻精美的印度象牙棋子中拣起了白棋的“皇后”②向前走了一步。

现在，尤斯塔斯·斯温从他的右手边上选了一个“卒子”③向前拱了两步。然后他用挺不高兴的语调打破了沉寂：“我听

① 洛可可式（Racoco），指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流行的纤巧华美的建筑装饰式样。

② “皇后”（queen）：国际象棋的皇后是最厉害的棋子，可以任意直走和走对角线。

③ “卒子”（pawn）：国际象棋的卒子第一次走可以走两格。

说医院里有了些变动。”

约瑟夫·皮尔逊在灯影里边考虑着他的下一步棋。考虑好了之后，俯身把他的左手边的“卒子”拱一步，拦住对方的“卒子”。然后，他才嘟囔出两个字：“有些。”

又是沉默、静寂，时间似乎不动了。然后，那位大亨在椅子上移动了一下。“你赞成吗？”他俯身把他的“相”①向右斜飞了两格。他在半明不亮的灯影中满有兴趣地看着他的对手，他的表情象是说：“试试看你能不能打破这个阵式。”

这回约瑟夫·皮尔逊在没走棋以前就先答了话。“不完全赞成。”他坐在灯影里没有动，研究着对方的棋招，考虑着自己的对策。然后，他把“车”②向左推了一步，控制了一条棋路。

尤斯塔斯·斯温没有动。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三分钟。最后他伸手拿起他的“车”，摆在对方同一线上，形成对“车”。然后，他说：“你如果想否决他们的话，倒有个办法。”

“噢？怎么个否决办法？”他随便这么一问，可是很快地拿起他的“马”，③跳过别的棋子，锁住中路。

斯温研究着棋局，考虑了自己的棋势，说：“我对奥尔登·布朗，还有你们的外科主任说，我愿意给医院扩建基金捐二十五万美元。”说着他把自己的“马”跳到对方“马”的旁边，把它看起来。

这回停了很长时间。最后老病理医师拿起“相”来吃了对

① “相”（bishop）：国际象棋的相走斜线。

② “车”（rook）：国际象棋的车走直线。

③ “马”（knight）：国际象棋的马同中国象棋马的走法，但不受“蹩脚”的限制。

方的一个“卒”。他小声说了一声:“将!”然后，说:“钱数很不少啊。”

“我提了一个附加条件。”现在斯温已处于守势了，把他的“国王”[①]向右移了一步。“这笔钱只有在你放手主管你的病理科，愿意干多久就干多久这样的条件下才捐出来。”

这回约瑟夫·皮尔逊没走棋。他似乎在沉思，眼睛望着对面上方的黑洞洞的空间。然后，他简单说了一句:“我很感动。”他的眼神回到了棋盘上。过一会儿，他把他的“马”移动一下，“跳将”。

尤斯塔斯·斯温仔细地看着这一着。在没走下一步以前，先拿起了白兰地酒瓶，给皮尔逊和自己的杯子都满上，然后放下瓶子说:“现在是青年人的世界，大概一直是这样的。只是，有的时候老头还有权……并且懂得怎么个用法。”说完以后，他眼睛光一亮，俯身拿起他的“国王”前边的“卒”子，吃了对方的有威胁性的“马”。

皮尔逊用自己的大拇指和食指敲着下巴，想了一下，拿起他的“皇后”向前走了六格，吃了黑棋的“卒”。“你刚才说……奥尔登·布朗、欧唐奈……他们都知道？”

“我说得很清楚。”老大亨拿起他的“相”吃了对方的“相”。

皮尔逊突然一笑，看不出是棋局还是刚才的对话把他逗笑的。可是，他很快把他的“皇后”放在黑棋的“国王”旁边。小声说:“将!”

尤斯塔斯·斯温的棋出其不意地给“将”死了。他赞赏地

① “国王”(king):国际象棋中的“将”。

看了一下，点点头，象是证明他的判断不错似的说：

“约[①]，”他说，“没有疑问——你的身手不减当年！”

音乐刚刚停止。在这小巧玲珑的现代化俱乐部的舞池里刚刚跳过一曲的一对对舞伴正在走回自己的餐桌。这里是伯林顿少数几个高级俱乐部之一。

“告诉我你刚才想什么呢，”丹尼丝·匡茨说。她冲坐在里面小餐桌对面的欧唐奈嫣然一笑。

“坦白讲，我刚才在想，再有这么一次机会有多好。”

她轻轻地举了一下欧唐奈用手握着的酒杯，她第二杯老式鸡尾酒[②]的残酌，说：“祝你总这么想。”

“这杯酒我得干。”他干了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然后向侍者又要了同样两杯酒。“跳舞吗？”音乐又奏起来了。

“好极了。”她站起来，他跟着她走进灯光暗淡的小舞池，她半转过身子，他伸出手臂，她偎进他的怀里。他俩紧贴着身子跳起舞步。欧唐奈的舞技从来不高明；医务工作太忙，没有工夫好好练。但是丹尼丝·匡茨配合得很巧妙。跳起来之后，他可以觉出她那修长、纤弱的身体，合着音乐和他脚步的节奏和谐地款款移动。她的秀发曾一度轻轻掠过他的面颊；那一缕芬芳的气味，和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曾注意到的一样。

五人小乐队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既不碍眼，又和这种亲切的交往场合的情调相吻合。他们正在奏着一首几年前

① 约是约瑟夫的简称。

② 老式鸡尾酒（old-fashioned）用威士 、苦味酒、一片柠檬、少量苏打水混合，加冰块，配上一些水果。

的流行歌曲：

看啊！金字塔耸立在尼罗河岸，
日出了！我们眺望在一个热带的小岛前，
记住吧！亲爱的人儿呀——在这甜蜜的时刻，
你可是属于我了。

一时之间，他产生了一种超脱之感，好象生活在与外界绝缘的真空里，离开了医务工作、三郡医院、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切。这时，音乐换成了快一些的节奏，他猛然醒了过来，心中不由暗笑自己感情的一时冲动。

在他们跳着舞的时刻，他问道："你常到这儿来吗？我是指伯林顿。"

"不常来，"她答道。"只是偶然来看看我父亲。坦白讲，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地方。"她又笑着说："我希望没有触犯你的地方优越感吧？"

"不，"他说。"这方面我倒没有什么强烈的看法。可是你不是出生在这儿吗？"他又补充一句客气话："丹尼丝——如果我能这么问的话。"

"当然可以的。咱们不用那么客气。"她凝视他一眼，冲他一笑。"是的，我出生在这儿，我在这里上的学，住在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

"那你怎么去的纽约呢？"

"我觉得我从性情上就象个纽约人。而且，我丈夫住在那儿，现在也还在那儿。"这是她第一次提到她的丈夫。她是很

随便地、无所谓地提到的。“在我们分居[1]以后，我考虑了一下，觉得我从来没有想离开那个地方，没有别的城市能赶得上纽约的。”

“是的，”他说，“可能是那样的。”他心里又在想，这个女人有多美呀。她有一种姿态，一种毫不做作的姿态，那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很难做到的。但这却丝毫不减弱她的女性特点，反而加强了她的妩媚。欧唐奈搂着她，感到她的身体靠着他的身体款款移动，真想把她占有了。他估计这个女人可能是非常热情的。

他努力把这种想法岔开，目前还太不成熟。他又象上次那样，注意到她今晚的服装。那是一件高级绉丝面的鲜红色的长裙，裸着肩，紧贴着上身，到臀部以下才摊开。穿在身上显得既引人注目，又不失身份，同时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这又使他今晚第一次想到丹尼丝明显是一个有钱的女人。他俩是几乎一起到的摄政厅。他自己把车开到停车场以后，走到这家夜总会的大门口，刚好一辆豪华的卡迪莱克停了下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马上转到车这边打开车门让丹尼丝下车。他俩打了招呼以后，她转身对知趣地退到一边的司机说：“谢谢你，汤姆。你不用接我了，欧唐奈大夫会开车送我回去的。”

那个司机很恭敬地说：“谢谢，夫人，”又对欧唐奈说：“晚安，先生，”便开车走了。

---

① 指法律上没有解除婚约，但事实上已经分居。

当然，如果欧唐奈想一想，就会想到尤斯塔斯·斯温的女儿显然是他的财产继承人。但这倒并不是他十分关切的事情。他自己目前的收入足够他舒舒服服过一辈子还有余。可是，和一个真正富有的女人在一起，却是他没有经历过的事。他在心里又在拿丹尼丝和露西·葛兰杰作比较了。

乐队用中强音结尾，一组选曲结束了。欧唐奈和丹尼丝鼓了鼓掌，从舞池下来。他轻轻挽着她的手臂回到餐桌。一个侍者在伺候着，替他们拉开椅子，送上欧唐奈要的酒。

丹尼丝噙了一口新上来的老式鸡尾酒，说："我们谈的都是关于我的，现在你该谈点关于你的话了。"

他又往他的威士忌里兑了些苏打水。他喜欢喝淡一点的——多数侍者似乎很不同意这种混合法。"我那些事是很一般的。"

"我是很喜欢听人说的，肯特。"丹尼丝一边说着，一边在想：这个人真是一身的男性美！她打量着他那高大身材、宽阔的肩、刚劲的脸，她摸不准今晚他会不会吻她，今晚将如何发展下去。她断定欧唐奈大夫这个男人可能会很有点意思的。

欧唐奈给她介绍了三郡医院，他在那里的工作和希望做些什么事。她问了他的过去，他的经历，他的朋友——赞赏着他思想的深度和他谈到一些事情时所流露的激情。

他们又跳了舞；侍者又给他们换了酒；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又去跳舞；侍者又来一次；这个程序又重复了一遍。丹尼丝和他谈了她的婚姻；那是十八年以前的事情了，维持了十年。她的丈夫是一个商业方面的律师，在纽约有些名气。他们有两个孩子，是双生，阿列克斯和菲利帕，都由丹尼丝照管；

孩子们再过几个星期就满十七岁了。

“我丈夫是个十分理智的人，”她说。“我们两个就是合不来，浪费了很多时间，结果还是那么一个明显的结局。”

“你还和他见面吗？”

“还常见。我们在宴会上和市里都能碰上。偶然我们在一起吃顿午餐。乔夫里有些方面很讨人喜欢。肯定你会喜欢他的。”

现在他俩已经谈得随便些了。侍者不等吩咐又给他们照样送来两杯酒。欧唐奈问是不是有什么障碍使得她没有去办离婚手续。

“没有什么。”她坦白地说。“乔夫里愿意离，但坚持要我提出离婚理由。在纽约州，你知道，必须是一方与人通奸。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工夫办这件事。”

“你丈夫没有想再结婚吗？”

她似乎感到这个问题很意外。“乔夫里吗？恐怕他不想。他迷上了法律，跟法律结婚了。”

“噢，是这样的。”

丹尼丝用手指转着酒杯，说：“乔夫里总是拿床铺当成他阅读法律案件材料的好地方。”她是象谈体己话那样轻声地说出来的。欧唐奈觉出这句话已经暗示出了他俩婚事完结的原因。他觉得这种想法很使他神往。

侍者来到他的旁边，低声说：“对不起，先生。酒吧过几分钟就关了。您现在还叫什么吗？”

欧唐奈没想到已经这么晚，看了一下表，差不多清晨一点钟了。他们在一起已经三个半小时了，一点也不象有那么长

的时间。他看了一下丹尼丝；她摇了摇头。

他对侍者说："不要了，谢谢你。"付了侍者送上来的账单。他们喝完了酒，准备起身。侍者和气地说了一声"晚安"；欧唐奈付了一笔阔气的小费，他感到一种舒适和幸福的快感。

他在前厅等了一会儿丹尼丝，一个仆役到停车场去把他的车开了过来。当她随后来到的时候，马上用手挽住了他的手臂。"真不愿意走。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叫那最后一巡酒。"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轻声地试探着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我的寓所再待一会儿，我存了不少的酒，到我那里是顺路的。"

他立时有些担心这话说冒失了。他似乎察觉出丹尼丝脸上突然冷了一下，好象有点不自在，有点意外。可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她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是呀，为什么不呢？"

欧唐奈的别克牌汽车在门口等着，门已经打开，机器已经发动了。汽车穿过城区，他很小心地开着，比平常的速度慢一些，记着今晚是喝了不少酒的。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汽车的窗子都开着。他开着车又闻到身旁微微一股香气。到了寓所；他把车停在街旁，他们一起乘电梯上了楼。

他调好了混合酒拿过来，把老式鸡尾酒递给丹尼丝。她正站在起居室打开的窗户旁边，俯瞰着伯林顿的灯光夜景。穿过这座城的那条河道把繁华的两岸分开，形成深深的一道黑暗的沟槽。

他站在她身边小声说："我很久没有做老式鸡尾酒了，我希望给你配的不是太甜。"

她从酒杯里抿了一口。然后轻声地、有些沙哑地说："象

你的其他方面一样，肯特。恰到好处。”

他俩的眼神一对，他伸手拿过她的酒杯，放在一边，她轻盈地、自然地贴近了他。在他俩吻着的时候，他的手臂搂得更紧了。

忽然，他们背后一间屋子的电话铃蓦地响了起来。不能不理了。

丹尼丝轻轻地脱出身来。“亲爱的，我看你最好去接吧。”她用嘴唇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前额。

当他走出这间屋子时，看见她在拿起她的手提包、皮围巾和手套。显然今晚已经宣告结束了。他拿起电话，气不打一处来，粗率地接了电话，听了一下，气又消了，是医院夜班实习大夫打来的。欧唐奈的一个病人病情恶化。他仓促问了两个问题，说：“好，我就来。先通知血库，准备输血。”他挂上电话，叫夜班服务员给丹尼丝叫一辆出租汽车。

十四

约瑟夫·皮尔逊大夫在多数晚上都习惯于早睡，可是他和尤斯塔斯·斯温一起下棋的那些夜里，他就不得不晚睡。这常常使他第二天早晨很疲倦而且比平常更爱发脾气。由于昨晚下了棋，今早就正是这么一种情况。

这时候他正在签化验室物品采购单——这项工作他平常就厌恶，今天就更腻烦得厉害——他哼了一声，把一张单子放在一边，签了几个字；停了一会儿，从纸堆里又拿过一张。这

回他怒容满面地哼了一声。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皮尔逊大夫要发作的前奏。

当他看第三张单子时果然发作起来了。他叭地一下把铅笔一扔，拿起乱七八糟的一堆单子走出门去，到血清学化验室去找班尼斯特。他发现那个老技术员在作粪便培养。

“不管你在作什么都先放下，上这儿来。皮尔逊把一叠单子往中间桌上一扔。有几张掉在地上，约翰·亚历山大弯腰捡了起来。他看到皮尔逊大夫发脾气的对象是班尼斯特，并不是他，不觉松了一口气。

“怎么了？”班尼斯特走过来说。他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场面了，一碰上皮尔逊发脾气有时反而起了使他镇定起来的效果。

“我告诉你是怎么了——就是为了这堆采购单子。”皮尔逊自己倒消停下来了，他的脾气不但没有往上冒，反而似乎要消下去似的。“有时候你好象觉得咱们是开梅奥诊所[①]似的。”

“我们化验室总得采购些东西吧？”

皮尔逊没有答理这话。“有时候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拿这些玩艺当饭吃。而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买特殊项目的东西要加个说明，说清楚干什么用的。”

“大概是我忘了。”班尼斯特的声调比较软。

“好，你得长点记性。”皮尔逊从那堆单子上面拿了一张。

---

① 梅奥诊所（Mayo Clinic）是世界闻名的外科诊所，创始人为美国著名肠胃外科专家威廉·詹姆斯·梅奥（1861－1939），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柯柴斯特。

“要氧化钙干什么？我们从来没用过。”

班尼斯特作个鬼脸，咧嘴一笑。“那是你叫我弄的。不是你花园里要吗？”这位老化验员指的是他俩秘而不宣的事。约瑟夫·皮尔逊作为本郡园艺协会的首屈一指的玫瑰花种植者，用了不少的化验室物资来改良他那玫瑰园的土壤。

他还不错，表现出了一点点不好意思来。“噢……对了……。好吧，这个不说了。”他放下这张单子，又拿起另一张。“那么这个呢？为什么突然我们要买孔姆斯氏血清呢？谁定的？”

“是柯尔门大夫，”班尼斯特立刻回答；这个问题是他希望提出来的。约翰·亚历山大站在他旁边有点担心了。

“什么时候的事？”皮尔逊的声音很生硬。

“昨天。柯尔门大夫签了采购单子，”班尼斯特指着单子说，又不怀好意地添一句：“就在你平常签字的地方。”

皮尔逊低头一看，原来他还没注意到上面已经有了个签名。他向班尼斯特问道：“他要这玩艺儿干什么？你知道吗？”

老化验员这时候不紧张了。他已经把报复的种子播好，就等着看热闹了。他对约翰·亚历山大说：“你说吧。”

约翰·亚历山大有点不自在，说道：“是为作一个血敏试验，给我妻子作的。窦恩伯格大夫要给作的。”

“要孔姆斯氏血清干什么？”

“作孔姆斯间接试验，大夫。”

“你说说——你妻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皮尔逊的声音里带着讽刺。“作盐水和蛋白试验怎么就不行？我们给别人不都是这么作的吗？”

亚历山大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谁都不说什么了。皮尔逊又开了腔:“我等着你的回答呢。”

“噢，大夫。”亚历山大犹疑了一下，然后突突地一连串话冒出来了。“我向柯尔门大夫建议，他同意了，在作了其他试验以后，为了更可靠一些，我们……”

“你向柯尔门大夫建议的啊？”这语声已经表明下面接着要说什么了。亚历山大感到了这一点，慌忙说下去道:

“是的，大夫。我们认为既然有些抗体在盐水和蛋白里试不出来，再作一个试验……”

“你住口!”他的声音很大、很粗野，说的时候用力一掌拍在那叠文件和下面的桌子上。化验室一下子静了下来。

老头子呼呼带喘地看着亚历山大，停了一会儿。然后严厉地说:“你这个人有个大问题——你有点太随便了，卖弄你在技师学校学的那点东西。”

在皮尔逊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怨气冒出来了——对那些比他年轻，那些干扰了他的事，剥夺了他的权威的人的怨气一股脑儿都冒出来了。他认为直到现在为止他的权威是绝对的，是不能怀疑的。如果在另外一个时候，在不同的情绪之下，他可能会对这件事宽容一些，让它过去了。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打算一劳永逸地把这个新的化验员给调整到他恰当的位置上去，直到他安分了为止。

“你听清楚！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再重说一遍。”这是领导的口气，主任的口气，是他发话了，对于一个小雇员来说，那没别的，就得照着做。皮尔逊说:“我是这个科的负责人，不管是你还是别人，如果有问题就找我。你明白吗？”

“是，大夫。”到这时候亚历山大不想别的，就想赶快把这事结束。他已经懂了，那个建议是他提的最后一个。用脑子竟然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今后就光干活得了，有什么想法都不说了。让他们去考虑科里的事吧，责任也让他们去负吧。

可是皮尔逊还没说完。“不要在我背后搞什么名堂，”他说，“不要想钻柯尔门大夫刚来的空子去搞什么名堂。”

亚历山大一时有些憋不住了。“我没有钻什么空子……”

“我说你钻了！我让你住口！”老头子大声吼着，脸上的肌肉直哆嗦，眼睛里直冒火。

亚历山大站在那里，给压垮了，默不作声。

皮尔逊严厉地打量这个年轻人一会儿。似乎觉得已经达到目的了，于是又开口说：“现在我告诉你另外一点。”他的声调虽然还不客气，总算不那么难听了。“关于那个血液试验问题，用盐水和蛋白试验完全可以满足要求。我提醒你一下，我碰巧是个病理医师，我懂得这玩艺儿。你听明白了吗？”

亚历山大干巴巴地答道：“是，大夫。”

“好，我告诉你。”皮尔逊的口气更缓和了；几乎象是要讲和似的。“既然你那么关心做好这个试验，我亲自来做。马上就在这儿做。血样呢？”

“在冰箱里，”班尼斯特说。

“拿来。”

班尼斯特走到屋子那头时，觉得这场风波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希望的那样发展。当然，该杀杀亚历山大这小伙子的锐气，可是老头子对这孩子也太凶了一点。本来是期待火头会烧到那个神气十足的年轻大夫身上的。也许老头子憋着劲

下回使呢。他把标明“亚历山大夫人”的血样拣出来，关上冰箱。

皮尔逊拿过已经提过的血清，这时，班尼斯特注意到那张惹起这场风波的采购单子掉在了地上，就弯腰拾了起来。

他问皮尔逊：“这张单子怎么办？”

老病理医师拿了两个干净试管，正在往每个试管里倒进一小部分血清。他没抬头，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这张孔姆斯氏血清采购申请。”

“没用了，撕了吧。”皮尔逊正在查看装着 Rh 阳性细胞的小瓶子上的标签。这是医药公司制造的一种测 Rh 阳性血的试剂。

班尼斯特犹疑了一下。他虽然讨厌柯尔门，但他懂得这里边牵涉到一个医院礼节性的惯例问题。“你应该通知柯尔门大夫一声，”他心里拿不准地说。“要我告诉他吗？”

皮尔逊正打不开瓶塞，不耐烦地说：“不，我自己告诉他。”

班尼斯特耸了耸肩。他已经把问题提了出来。如果再出什么事，就没有他什么责任了。他拿过那张采购申请，把它撕了，碎纸片纷纷落到下边的字纸篓里。

罗杰·麦克尼尔怀疑自己这辈子恐怕永远适应不了作小孩子的尸体解剖这个活了。这位病理科住院医师面对着刚作完的一个四岁孩子的开着膛的血淋淋肢体，和往常一样，他觉得十分忐忑不安。他估计今天晚上一定睡不好觉，这孩子的样子会不断在他的脑子里出现——特别使他不安的是这孩子不该死，他的死亡是毫无道理的。

一抬眼，他看见迈克·塞登斯正在望着他。迈克说："可怜的小家伙！"接着，又生气地说："有些人怎么那么愚蠢啊！"

麦克尼尔问道："警察还在等着吗？"

塞登斯点了点头。"嗯，还有刚才那几个人。"

"你最好叫一下皮尔逊。"

"好吧。"解剖室的套间里有一台电话，塞登斯进去了。

麦克尼尔想了一下，这倒不是他胆小、怕负责任，这种情况总得告诉老头子，好让他决定谁去跟外边的人谈话。

塞登斯打完电话回来说："皮尔逊在血清学化验室，他就来。"

两个住院医师静静地等着。过一会儿，听见皮尔逊趔趄的脚步声，老头子进来了。他看了看尸体，麦克尼尔详细介绍了情况。一两个小时以前，这孩子在家门口让汽车给撞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刚到医院就死了。通知了警方验尸，警方提出必须进行尸体解剖。麦克尼尔告诉了皮尔逊解剖结果。

老头子问："就是这么死的吗？"他也觉得难以相信。

麦克尼尔答道："就是这么死的，没有别的原因。"

皮尔逊想走上去看看，又止住了。他知道麦克尼尔不会弄错的。他说，"那么他们一定是就站在那里……干看着喽。"

塞登斯插话说："很可能没有人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皮尔逊慢慢地点点头。塞登斯纳闷他在想些什么。然后，皮尔逊又问："这孩子有多大？"

"四岁，"麦克尼尔答道。"长得挺好看的。"

三个人都向解剖台上那个一动不动的小尸体看了一眼。眼睛闭着，淡黄色的蓬松头发贴在后边，脑子已经取出了。皮

尔逊摇摇头，然后向门口走去。他扭转头说：“好吧，我去和他们谈去。”

皮尔逊走进医院前厅接待室，里边的三个人都抬眼望了望他。一个是穿制服的市局警察，靠近他的是个高个子，眼圈通红的；第三个人孤零零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窝里窝囊的，神情懊丧，嘴上两撇稀稀拉拉的胡子。

皮尔逊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警察说：“我叫斯蒂芬斯，大夫。五区的。”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和铅笔。

皮尔逊问他：“发生事故时你在现场吗？”

“我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刻到达现场的。”他指了一下高个子说：“这是孩子的父亲。那位是那辆车的司机。”

那个很窝囊的人抬起眼冲着皮尔逊申述道：“他笔直地跑了出来——从房子旁边。我不是乱开车的人。我自己也有孩子。我的车开得不快。出事的时候我的车都刹住了。”

“我说你是满嘴撤谎。”这是那位父亲，他的声音在激动和痛苦之中有些哽塞了。“是你撞死了他，我盼着能把你捉起来坐牢。”

皮尔逊轻声说：“请等等。”室内静下来，大家都看着他。他指了指警察的笔记本。“我们会给警察局验尸员一个详细报告，我可以把初步结果先告诉你们。”他停了一下。“尸体解剖表明这孩子不是汽车撞死的。”

警察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那个父亲说：“我当时在场，我告诉你……”

“我本来希望不这么和你说，”皮尔逊说，“可是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他对那个父亲讲。“车把你的孩子撞到马路上，有

轻微脑震荡，使他暂时昏迷。他的鼻子受点伤——很轻微，但不幸造成他的鼻腔大量出血。”皮尔逊转向那个警察说：“那孩子，我估计，是仰着面躺在他跌倒的地方的。”

警察说：“是的，大夫。我们在救护车没到以前没敢动他。”

“有多长时间？”

“我估计有十分钟。”

皮尔逊点了点头。时间已经够了；五分钟就行。他说：“我想这就是造成死亡的原因。鼻出血流到孩子的嗓子里。他的呼吸堵塞了，血液进入肺脏。孩子是窒息致死的。”

那个父亲的脸上充满了惊愕和不安。他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他翻个身……”

皮尔逊把他的双手一摊，说：“我的意思就是我刚说的这些——我希望不这么说。可是我只能报告实际情况：你孩子的撞伤是轻微的。”

警察问，“那么车撞的那下子……？”

“当然这不能十分肯定，可是我的看法，撞伤是比较轻微的，是间接的死因。”皮尔逊指了指那个现在已经站过来了的司机说：“我估计这个人说汽车开得慢是实话。”

“哎呀我的老天爷！”那个父亲发出绝望、痛苦的哀鸣。他用手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等了一会儿，小个子司机把他搀到一个长沙发上，搂着他的肩，自己的眼睛也闪烁着泪花。

警察的脸色刷白。他说：“大夫，我一直在那里。我本来可以动动那孩子的……可是我不懂得要这么做。”

“我觉得你倒不必埋怨自己。”

这位警察好象没有听见这话。他象着了魔似的接着说：“我上过救护课。我还得过一个奖章。他们一直在告诉我们——别动伤号；不管怎么样，别动他们！”

“我知道。”皮尔逊轻轻碰了碰警察的胳臂，缓慢地说：“不幸的是任何规则都有一些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当血淌进嘴里的时候。”

戴维·柯尔门穿过底楼楼道去吃饭的时候，看见皮尔逊从前厅接待室出来。柯尔门还以为这位老大夫病了呢。他似乎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看见了柯尔门就冲他走来。年轻的大夫停住了脚步。

“噢，对了……柯尔门大夫……我得和你说点事。”柯尔门感觉到，皮尔逊的思想不知为什么好象集中不起来似的。现在，他心不在焉地拉住柯尔门的白大衣。柯尔门注意到老头子的手有点颤，在乱摸索着。他轻轻地把他的白大衣从老头子的手里脱开。

“什么事，皮尔逊大夫？”

“有点关于……化验室的事。”皮尔逊摇了摇头。“嗯，忘掉了……我以后想想。”他好象刚要转身，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我想你最好把解剖室的工作接过去吧。明天开始。注意着点，让他们把工作做好。”

“好吧。我很愿意做。”戴维·柯尔门对于尸体解剖工作有些明确的想法，这是可以实现这些想法的一个机会。他觉得既然谈到这儿，就干脆连另外一件事也提一提。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和你谈谈化验室的事。”

“化验室？”老头子的脑子似乎还在想着什么别的事。

“你记得我给你写的信里曾经建议你考虑把化验室的工作分一些给我管。”现在，在这个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奇怪，可是柯尔门感到机会一错过，可能就不好谈了。

“对……对，我记得说过的。”皮尔逊似乎在看着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小个子，扶着夹在中间的一个大个子在楼道里往远处走去。

“我能不能从血清学化验室开始呢？”柯尔门说，“我想对化验程序作一些检查——我指的是例行的化验检查。”

“啊？你说什么？”

说了一遍还得再说一遍是很使人厌烦的。“我说我想做一些血清学化验的检查工作。”

“噢，对，对……可以的。”皮尔逊心不在焉地说。当柯尔门走开时，他还在往楼道那边看着。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觉得很高兴。她这些天一直是很高兴的，特别是今天早晨。她肚子里的小孩很活跃，总在动弹，就在这会儿她还隐隐察觉到胎儿的活动呢。她刚从百货公司大甩卖采购回来。挤在很多女人当中，她胜利地买到了装饰她们寓所的鲜艳布匹，包括准备给小孩住的小卧室用的一块花布。现在，她又和约翰会了面，准备一起在医院餐厅里用饭。

这是他俩第一次在医院餐厅一起吃饭。雇员家属到医院餐厅吃饭是医院许可的一种惯例。这是约翰几天以前才听说的。几分钟以前，他们排队选购食品，伊丽莎白挑了一客“色

拉”[①]、一碗汤、一个面包卷，一客烤小羊肉加土豆、白菜，一客甜点心带一块奶酪，一份牛奶。约翰逗她说：“你真的够吃了吗？”

伊丽莎白拿起一根生菜，咬了一口，说：“这是一个饿着肚子的孩子。”

约翰笑了。几分钟以前当他走在来餐厅的路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懊丧情绪和压抑感，今天早晨皮尔逊大夫的一通责备还留在他的脑子里。可是伊丽莎白兴高采烈的样子感染了他，至少在目前，使他把那些事情抛在脑后了。他想，反正化验室不会再出什么麻烦了，今后他准备多加点小心。不管怎么样，皮尔逊大夫已经亲自作了敏感试验（用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并且说两种试验结果都是阴性反应。他还说：“单就你妻子的血来说，用不着担什么心。”事实上，他甚至象是对这件事有些好感了——至少和原先发那通脾气对比起来，显得有点象。

还有，不能忘记皮尔逊大夫是病理医师，他约翰自己却不是。也许皮尔逊大夫是对的，他自己把技师学校教的那套东西看得太重了。学校总爱教你一大套理论，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没什么用处，这不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吗？他想，中学和大学有许多课程一考试完就不会再用它，这会不会也是一样的呢？会不会是他把学校里教给他要进行第三种敏感试验的理论看得过于严重，而经验丰富的皮尔逊大夫知道根本没有必要呢？

今天早晨皮尔逊大夫作这个试验的时候说什么来着？“如

① 色拉（Salad），西餐，一种杂拌凉菜。

果每当有点新东西出来，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化验方法，那就没个完了。医学上每天都有新东西。可是在医院里，我们在开始用这些新东西以前，要确实知道它们是经过验证具有临床价值的。我们这里是和病人生命打交道的地方，不能瞎碰。”

约翰当时并没弄懂多作一个血敏试验怎么会危及病人的生命，可是，不管怎么样，皮尔逊大夫对新东西的看法是有他的道理的。约翰从阅读中也了解，目前的确有许多新东西并不都是好的。固然柯尔门大夫对必须进行第三种敏感试验是相当肯定的。可是他比皮尔逊大夫年轻多了；肯定他没有那么多经验……

“你的汤都凉了。”伊丽莎白打断了他的思路。“你在想些什么呢？”

“没什么，亲爱的。”他决定把这件事置诸脑后。伊丽莎白有时候有把他的思想引逗出来的习惯。“我上星期就想问问你，”他说，“你的体重怎么样？”

“大致差不多。”伊丽莎白愉快地答道。“可是，窦恩伯格大夫说我得吃好。”她喝完了汤，正在象很饿的样子在那里猛吃烤羊肉。

约翰·亚历山大一抬眼看见柯尔门大夫走过来。这位新来的病理医师正在向主治大夫们吃饭的桌子那边走去。亚历山大一下子站了起来。“柯尔门大夫！”

戴维·柯尔门往他这边一看。“啊？”

“大夫，我想请您和我的妻子见见面。”在柯尔门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约翰说：“伊丽莎白，亲爱的。这是柯尔门大夫。”

“你好，亚历山大太太？”柯尔门手里拿着从柜台上拿的餐

盘，停下脚步。

约翰·亚历山大稍微有点发窘地说:“你还记得吗，亲爱的？我和你说过，这位大夫也是新里士满人。”

“当然啦，”伊丽莎白说。她马上对柯尔门笑着说:“哈罗，柯尔门大夫——我记得很清楚。您不是常到我父亲开的店里去的吗？”

“对了。”他现在想起来了：她那时是个愉快的姑娘，有一双长长的腿。店里的东西摆得很乱，这位姑娘总是高高兴兴地在那个老式的店铺里爬上爬下寻找一些顾客需要的东西。她好象没有怎么变。他说:“我记得你曾经卖给我一些挂衣服的铅丝绳。”

她笑嘻嘻地说:“我也想起来了。那铅丝绳好用吗？”

他看来象想了一下。“现在是你提起来了。我记得刚挂上就断了。”

伊丽莎白咯咯地笑了。“你如果把它拿回去，我母亲肯定会给你换一条的。她现在还在那里开店，店里比以前更乱了。”她的开朗和幽默的性格很感染人。柯尔门也笑了。

约翰·亚历山大拉开了一把椅子。“您和我们一起吃吧，大夫？”

柯尔门犹豫了一下，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拒绝不大好。“好吧，”他说。他放下餐盘（盘里只有一小客“水果色拉”和一杯牛奶），坐了下来。他看着伊丽莎白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咱们认识的时候，你不是梳着小辫子吗？”

“是啊，”她立即回答道:“那时候我的牙上还带着矫形箍呢。现在我长大了嘛。”

戴维·柯尔门觉得这个姑娘很可爱。今天在这儿看见她就象一下子回到了过去似的。她使他想起了幼年时代。印第安那是个好地方。他记得每年夏天从学校回到家里，常和他父亲一起坐着一辆破旧的老式雪佛兰[①]去出诊。他一边回忆着往事，一边说道："我离开新里士满已经很久了。我父亲故世了，你知道。我母亲已经搬到西海岸[②]去住。没有什么能够再吸引我回到那里去的事情了。"为了把思想岔开，他把话题一转，对伊丽莎白说："你觉得嫁给一个医务人员怎么样？"

约翰·亚历山大很快插话说："不是医务人员，我只不过是个技师。"他说出口以后，又想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可能是今天早晨发生那件事的反射作用。几分钟以前，当柯尔门刚坐下来的时候，他曾想要把化验室发生的事告诉他，但又改变了主意。和柯尔门大夫随便说话已经使他惹了一场麻烦，他决定不再这样干了。

"不要轻视技术，"柯尔门说道，"那是很重要的。"

伊丽莎白说，"他倒并不是轻视技师这个工作。但是，有时候他希望当个医生。"

柯尔门问他："是这样吗？"

亚历山大本来不愿意伊丽莎白提这个问题的。他勉强地说："我倒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柯尔门用叉子叉了些"水果色拉"。"你为什么没有上医学院呢？"

---

① 雪佛兰（Chevrolet），美国汽车牌名。

② 西海岸（West Coast），指美国西部加州一带。

“还不是那些老问题，主要是没钱。我想早点挣钱。”

柯尔门一边吃着，一边说：“你还是可以上学的。你多大岁数了？”

伊丽莎白替他回答说：“约翰快二十三了。还差两个月。”

“那可够老的了。”他们大家都笑了。柯尔门又说：“你还有时间呢。”

“嗯，我知道。”约翰说得很慢，语调很深沉，似乎事先就知道自己的理由是不太充足的。“问题是，那将意味着在我们刚刚安顿下来的时候又得为经济问题挣扎。而且，马上要添一个孩子了……”他没说完就不说了。

柯尔门拿起牛奶喝了一大口。然后说，“很多人有了孩子还照样上完了医学院，而且也有经济困难。”

“这正是我一直说的话！”伊丽莎白靠在桌子上带着感情说。“我非常高兴听见别人也这样讲。”

柯尔门用餐巾擦了擦嘴，放下来，凝视了一下亚历山大。他觉得他对这个青年技师的最初印象是对的。他象是一个聪明而用心的人；肯定对自己的工作是热心的，那天见面时就看出来了。柯尔门说：“你知道我怎么想吗，约翰？我想，如果你有上医学院的想法，而在有机会时却不去上，可能这将成为你终身的遗憾。”

亚历山大低垂着双眼，心不在焉地摆弄着面前的刀叉。

伊丽莎白问道：“病理方面还需要许多医师，对吗？”

“嗯，是的。”柯尔门肯定地点着头。“可能病理方面比别的科更需要。”

“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是研究工作的需要——使医学得以前进；把留下的空白点填上。”

她问道：“你说的留下的空白点是什么意思？”

一时之间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比平常话说多了。他在把平常积存在脑子里的东西表露了出来。和他俩在一起似乎挺提精神的，可能因为整天伴着皮尔逊大夫，一旦和年轻人接触有点新鲜吧。他回答伊丽莎白的问题说：“医学有点象打仗。象打仗一样，有时要大踏步前进。这时，人们、医生们，蜂拥向前，于是留下了许多空白，要后来的人填补。”

伊丽莎白说：“那就是病理医师的工作，填补空白点，对吗？”

“医学各科都要填补空白。可是病理方面的机会有时会更多一些。”柯尔门想了一想，接着说，“还有一点。医学研究工作很象砌一道墙。一个人贡献出一点知识，等于放上一块砖；另一个人又贡献一点，又放上一块，慢慢这堵墙就立起来了。后来，总会有一个人放上最后一块砖的。”他笑了笑。“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出轰动一时的事——成为一个象弗莱明①或索尔克②那样的名人的。一般讲，一个病理医师所能做到的是在他工作的一生中尽他力所能及的对医学做一些小小的贡献。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

约翰·亚历山大注意地倾听着。然后，他急切地问道：“你

① 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英国细菌学家，青霉素发明人，1945年诺贝尔医学奖金获得者，曾被授勋为爵士。

② 索尔克（Jonas E. Salk），美国免疫学家，发明预防小儿麻痹症疫苗，被称为索尔克脊髓灰白质炎疫苗（Salk poliomyelitis vaccine.），曾在美国疫区二百万儿童中注射，免疫效果良好。

准备在这里做些研究工作吗？”

“我希望能做些。”

“研究什么呢？”

柯尔门犹豫了一下。这是他过去没有说过的。可是已经说了这么多了，说出来也没什么。“一个课题是脂肪瘤——脂肪组织的良性肿瘤。我们对这种病知道得很少。”一提到这个研究课题，他的兴致来了，不知不觉把平时的冷漠、含蓄的习惯忘掉了。“你听说过吗？有的人饿死了，可是他体内的瘤子却愈长愈大。我打算做的是……”他突然停住了。“亚历山大太太，你怎么了？”

伊丽莎白突然呕了一下，用手捂住了脸，然后又把手放下来，摇摇头，象是想让这阵子难受赶快过去似的。

“伊丽莎白！怎么回事？”约翰·亚历山大吓了一跳，从椅子上跳起来，要转到桌子那边去。

“现在……好了，”伊丽莎白做手势让他回去。她闭了一下眼，然后睁开说，“一阵子——疼了一下，头有点晕。现在过去了。”

她喝了点水。不错，是过去了。可是刚才就象针扎一样疼——就在孩子动弹那地方——头上一阵子发晕，整个屋子都直转。

“过去这样疼过吗？”柯尔门问。

她摇摇头。“没有。”

“真的吗，亲爱的？”约翰焦虑地问道。

伊丽莎白把手伸过去放在他手上。“不要这就着急了。生孩子还早，至少还有两个月呢。”

“还是要注意。”柯尔门认真地说：“我建议你打电话给你的产科大夫谈谈。他可能要你会看他呐。”

“好吧，”她冲他热情地一笑。“一定。”

当时伊丽莎白是打算打电话的。可是离开医院以后，她觉得为这么点事——疼了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去麻烦窦恩伯格大夫有点小题大做。如果再疼就马上告诉他，现在还不用。她决定等等再说。

十五

“有消息吗？”露西·葛兰杰大夫刚一走进病房，费雯便在轮椅上抬起头来问她。这是做活检之后的第四天，皮尔逊把切片寄往纽约和波士顿之后第三天。

露西摇摇头。“我一听到消息就会马上告诉你的，费雯。”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听到准确消息呢？”

“可能今天，”露西平淡地回答。她不愿意流露自己也等得很着急的心情。昨天晚上她又和皮尔逊谈了一次，当时皮尔逊说如果到今天中午外边的意见还没有到，他就再给这两位大夫打个电话催一下。等待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很难受的事——包括昨天从俄勒冈来到伯林顿的费雯的父母。

露西把费雯膝上的包扎打开，活检的疤痕愈合良好。换了纱布药品之后，她说：“我知道要求你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可是我希望你尽量把思想岔开，多想点别的事情。”

费雯微笑一下说：“不那么容易呀。”

露西走到门口，说：“也许有个人来看看你就好了。这么早就有人等着看你呢。”她开开门，招了招手。迈克·塞登斯进来，露西就走了。

塞登斯穿着医院的白大衣。他说：“我偷着出来十分钟。这十分钟都是属于你的。”

他走到轮椅跟前吻了她。有一会儿，她闭上眼睛紧紧地搂着他。他用手捋了一下她的头发，轻声在她耳边说：“很难受，对不对？——这么干等着。”

“噢，迈克，如果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就不会这么着急了。现在难受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略微离开她一点，凝视着她的脸。“费雯，亲爱的，我真希望我能做点什么，什么都行。”

“你已经做得很多了。”费雯现在笑了。“就要你，待在这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没有……”迈克用一个手指堵住她的嘴唇，她没说完。

“别这么说！我就应该在这儿。这是天意——都是姻缘巧合的功劳。”他咧开嘴露出他那爽朗的笑容。在这笑容背后的那种空虚之感却只有他自己知道。迈克·塞登斯是大夫，他和露西一样知道病理科报告的迟延意味着什么。

但是他却成功地把费雯逗笑了。“瞎说！”她说，“如果我没有看那次大体解剖，如果别的小护士先把你勾引去了……”

“喏，喏！”他摇着头说：“看起来象是那样的，其实一切都是命定的，半点不由人嘛。打从我们的老祖宗在树上悠来悠

去、搔着自己的腋下那时候起，我们的基因[①]就在时间、生命、命运的尘沙中遇合，在一起运行了。”他现在是没话找话，脱口而出，可是却起到了他希望的效果。

费雯说：“噢，迈克！你真会胡说八道。我真是非常、非常的爱你。”

“这我可以理解。”他又轻轻地吻了她一下。“我觉得你母亲也很喜欢我。”

她用手捂住了嘴。“你瞧你给我做了什么样好事情！应该先让我来问我妈妈的。你们昨天晚上离开这里以后，一切都好吗？”

“当然了。我送他们回旅馆，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你母亲说话不多，可是我看得出来你父亲在端详着我，心里想：这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居然想要我的漂亮姑娘？”

费雯说：“我今天跟他说。”

“怎么说呢？”

“噢，我也不知道。”她伸出手去拉着塞登斯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转了转，端详着他的脸。“我可以说：‘他长了一头漂亮的红头发，老不梳整齐，可是你用手指一捋，就会发现它是很柔软的。’”她一边说一边捋着塞登斯的头发。

“啊。这话很有用处。结婚要是没有这么几句是很不够味的。还有呢？”

“我要说：当然他长的不怎么样。可是他有一颗金子做的

① 基因（gene），现代生物遗传学研究的热门——遗传工程研究的基础。基因即生命的最基本的成分——脱氧核糖核酸。

心，而且他将成为一个聪明的外科大夫。”

塞登斯皱了皱眉。“你不能说成是特别聪明的吗？”

“也可以，如果……”

“如果怎么样？”

“如果你再吻我一次——现在。”

在医院的二楼，露西·葛兰杰轻轻地敲了敲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

欧唐奈正在看一大叠报告，他抬起眼说：“哈罗，露西——伤脑筋吧，歇一会儿吧。”

“真让你说对了，是有点伤脑筋。”她一下子坐在欧唐奈办公桌对面的大皮椅子里。

“我约好洛布顿先生今天一大早就来见我。”欧唐奈绕过桌子，随便跨着腿坐在离露西最近的桌子角上。“吸烟吗？”他拿出一个包金的烟盒来。

“谢谢你。”她拿了一支烟。“是的——费雯的父亲。”露西让欧唐奈给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烟味是凉的，很提精神。她说：“她的父母是昨天到的。他们自然对女儿的病非常关心，可是他们对我没有什么了解。我建议洛布顿先生和你谈谈。”

“他来了。”欧唐奈轻声地说：“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女儿的主治医师是全医院里我最信任的、再好没有的大夫了。我可以告诉你，他似乎是安心了。”

“谢谢你。”露西对刚才欧唐奈说的那些话深为感激。

外科主任笑了。“不要谢我；这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评价。”

他停了一下，问："那姑娘怎么样，露西？到目前情况怎么样？"

她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了病历、她的初步诊断、活体检查情况。

欧唐奈点点头，问："病理科有什么问题吗？约瑟夫·皮尔逊病理报告作得及时吗？"

露西告诉他病理报告拖延的原因。他想了想，说："噢，我看这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是要盯住约瑟夫；我看不能让他拖过今天去。"

"我不会让诊断再拖延了，"露西看了一下表。"我打算午饭后再找约瑟夫去。他说那时候应该有准确消息了。"

欧唐奈作了一个苦脸。说："这类病只能做到尽量准确。"他又想想，说："可怜的孩子。你刚才说她多大了？"

"十九岁。"露西在注意欧唐奈的脸。在她看来，欧唐奈的脸上反映着他的思想、性格和对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她心里在想：他的伟大是自然的，不是做作的，所以使人觉得不勉强。这更使得刚才他对她的能力的评语意味深长、暖人心田。于是她突然之间象得到什么启示一样打破了过去几个月蕴藏着的谜团，她顿然省悟过来：她深深地、热烈地爱上了这个人。她现在十分清楚，她一直故意不这么想，原因可能是直觉地怕由于得不到他的爱而伤心。可是现在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她顾不到那么多了。想到这儿，她一时觉得有些难以支持；真糟！不知道脸上带出来没有？

欧唐奈向她抱歉说："露西，我们只好就谈到这儿了。今天又排得满满的。"他向她一笑，"没有别的了吧？"

她的心头小鹿似的乱撞，情思如波涛翻滚，站起身来，向

外走去。欧唐奈为她开门的时候，抬起手臂拢住她的肩头。这本来是别的同事也会做的一般的友好姿态。可是，在这时候，这一接触便象有一股电流传遍全身，使她感到窒息、感到迷惘。

欧唐奈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告诉我，露西。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我可能去看看你的病人。”

她定了定神，对他说：“保险她会高兴的，我也一样。”当她走出去，身后的门关上以后，她闭上了一会儿眼睛。

等待费雯的诊断可苦了迈克·塞登斯，使他整个变了个人。他本来是个和气、外向的人，在三郡医院的医生里是出名的活跃分子。过去，在住院医师宿舍里，他总是那群吵吵闹闹小伙子的核心人物。可是最近几天来他总躲着别人，神色颓唐地想着病理科的诊断下来万一不好，对费雯和对自己会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他对费雯的感情不但没有动摇，反而加深了。他希望昨天晚上和费雯父母在一起的时刻能把这种感情说清楚了。那是他们在医院初次见面之后的第二次会面。一开始，可以想象得到，洛布顿夫妇、费雯和他自己都有些拘束，谈话时有些僵，有时不免有些客套。事后想起来，洛布顿夫妇和他们未来的女婿会面，本来应该是件大事，但是当前他们最关心的是费雯的健康，这件事情反而退居第二位了。迈克·塞登斯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被他的岳父母接受了，因为没有工夫作更多的考虑。

可是，当回到洛布顿夫妇住的旅馆以后，他们还是简单地

谈了一下关于他和费雯的事。身材庞大的亨利·洛布顿坐在旅馆套房客厅的一个垫得臃肿的椅子上，问了问塞登斯的志愿。塞登斯感觉这些话出自礼貌的要求多于出自真正的关切。他简单地告诉他们，在三郡医院当住院医师的任期满了之后，他准备去费城开业。洛布顿夫妇礼貌地点着头，话也就说到这儿为止了。

似乎可以肯定没有提出反对他们结婚的意见。亨利·洛布顿曾经插了这样一句话："费雯的眼光总是看得很准的。这和她要当护士一样，我们还有些犹豫，可是她自己就决定了。那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迈克·塞登斯表示希望他们不认为费雯现在结婚年龄还太轻。这时安吉拉·洛布顿笑了。她说："从这方面我们很难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来。我是十七岁结的婚，从家里跑出来结的。"她冲她的丈夫一笑。"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钱，可是还是想法度过来了。"

塞登斯也咧嘴笑着说："噢，这点我们倒差不多——至少，到我开业时为止。"

那是昨天晚上的事。今天早晨，在看过费雯之后，他感到似乎有点轻松了。也许是因为这些天他反常地心烦意乱的时间太长了，他那开朗的性格要找个出路吧。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他感觉自己被一种乐观的信念所征服：一切都会变好的。目前他就正是这种心情——他正在帮助罗杰·麦克尼尔解剖昨晚死在医院里的一个老年妇女。在这种心情指使下，他开始对麦克尼尔说笑话了。迈克·塞登斯的笑话特别多——他在医院里逗笑是出名的。

新笑话才说了一半，他冲麦克尼尔问道："你有纸烟吗？"

病理住院医师正在切开刚从尸体里取出的心脏。他用头指示了一下。

塞登斯走到屋子那边，从麦克尼尔上衣口袋里找到纸烟，点燃了一支，一边往回走，一边接着说："于是她对殡葬人说：'谢谢你，一定费了很大的事。'那殡葬人回答：'噢，真的没费什么事。我不过就把他们的头换了。'"

尽管在这间屋里说这个笑话有点吓人，麦克尼尔仍旧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当解剖室的门打开，戴维·柯尔门走进来的时候，他还在笑。

"塞登斯大夫，请你把纸烟掐了，好吗？"柯尔门低沉的声音劈面扑来。

迈克·塞登斯回头一看。他和气地说："噢，早安，柯尔门大夫。没看见您在那儿。"

"纸烟，塞登斯大夫！"柯尔门的声调很冷峻，眼色很严厉。

塞登斯没有太理解，说："噢，噢，是的。"他想找个地方戳灭那支烟，没找到，于是就拿着烟想往摆着尸体的解剖台上戳。

"那儿不行！"柯尔门嘴里迸出这几个字，迈克·塞登斯的手停住了。塞登斯怔了一下，走到屋子那头，找个烟灰缸，把烟扔了。

"麦克尼尔大夫。"

"是，柯尔门大夫，"罗杰·麦克尼尔轻声答道。

"请你……把脸盖上，好吗？"

麦克尼尔懂了柯尔门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心里很不舒服

地拿起一条毛巾。那是他们刚才用过的一条，上面有几块很大的血污。柯尔门还是用他那低沉而锋利的口气说:“请用干净的毛巾。把生殖器官也盖上。”

麦克尼尔冲塞登斯点了一下头，塞登斯拿来两条干净的毛巾。麦克尼尔小心地把一条盖在死去的妇女的面部，另一条盖上生殖器官。

现在两个住院医师站在柯尔门对面。两人脸上都带有愧色，都知道柯尔门下一步该说什么了。

“先生们，我想给你们提醒一下。”戴维·柯尔门的话声音还很轻——从他进屋以后没有提高过嗓门——可是他的话的分量和锋芒是十分清楚的。现在他严肃地说:“我们做尸体解剖是取得死去病人家属同意的。如果病人家属不同意，我们就不能作。我想，这一点你们都清楚吧？”

“清楚的，”塞登斯说。麦克尼尔点了点头。

“那好，”柯尔门瞥了一眼解剖台，然后看着他俩说:“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医学知识。死者家属尽了他们的一份力量，把尸体交给我们，信任我们，期待我们以爱护、尊重和严肃的态度处理死者的肢体。”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屋里很静。麦克尼尔和塞登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而我们也就要这样作，先生们。”柯尔门又强调了刚才说的几个字:“用爱护、尊重和严肃的态度作。”他接着说道:“一切大体解剖都要盖上面部和生殖器官，室内任何时候不准吸烟。至于你自己的表现，特别是用这个开玩笑，”——说到这儿，迈克·塞登斯的脸烧得通红——“我看你可以自己去想想。”

柯尔门对他俩分别看了一下，然后说："谢谢，先生们。请你们继续作，好吗？"他点一下头，走出去了。

门关上以后几秒钟内，他俩都没说话。然后，塞登斯轻声地说："我们似乎让他给很有礼貌地批得个体无完肤。"

麦克尼尔懊悔地说："批得很有些道理，我觉得。你说呢？"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决定等攒够了钱马上买一个真空吸尘器。她现在用的老式地毯清扫器[①]只能扫掉地毯表面上的尘土，里边的土除不掉。她又用它在地毯上来回推了几道，检查一下，不太满意，但也只好算了。她叮咛自己想着晚上和约翰商量这件事。真空吸尘器不太贵，按月交款，多付这点钱问题不大。真正成问题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太多，得分一下轻重缓急。

从这方面讲，她认为约翰的想法大概是对的。为了让约翰上医学院，生活上做点牺牲，少买点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你习惯于一种生活规格的时候，收入一减少，总觉得不大好办。拿约翰在医院里的薪水来说，尽管钱数不多，可也够让他俩过一个舒舒服服生活的了，几个月以前还买不起的小奢侈品也能用上了。这些东西能放弃吗？伊丽莎白估计是可以的，可是真做到也不容易。入医学院意味着还得艰苦四年，就是毕业以后，如果约翰要学一门专业，那也还得当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值得吗？如果把握住此时此刻，就扮演当

① 地毯清扫器（carpet sweeper），一种长把的带轮子的旋转刷子。

前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不也很幸福吗？可能还好点吧？

这话言之成理，是不是？可是，不知为什么，伊丽莎白还是心里不踏实。是不是她还是应该怂恿约翰不惜任何代价力争上游进医学院呢？柯尔门大夫显然觉得约翰应该这样做。他对约翰说什么来着？——“如果你有上医学院的想法，而在有机会时却不去上，可能这将成为你终身的遗憾。”当时这句话给伊丽莎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觉得给约翰的印象也是一样的。现在想起来，这话似乎更显得意味深长。她皱了皱眉，或许今天晚上他俩应该再研究一次。如果她能把约翰的真正想法肯定下来，她就可以迫使他下一个决心。关于他俩的事，过去总是要依伊丽莎白的。

伊丽莎白把地毯清扫器收起来，开始打扫他们的房间。她暂时把那些严肃的问题撇开，一边干活一边唱起歌来。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温暖的八月阳光照射进这间舒适的小房间，使昨天晚上挂起来的、新做的窗帘更加鲜艳夺目。伊丽莎白在房间中间的方桌前停下来，整理花瓶里的鲜花。她掐掉了两朵已经开过的花朵，正要往小厨房走的时候，突然腹痛起来。这阵火烧火燎的疼痛来得很快，比昨天在医院餐厅里的那次厉害、厉害得多。伊丽莎白倒吸了一口气，咬着下嘴唇，好不让自己大声叫起来，一下就跌坐在身后的一把椅子上。疼痛过去了，一阵子，又疼了起来，似乎比第一次更厉害，象是周期性的阵痛。她忽然想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由自主地说道：“噢，不！不！”

伊丽莎白在万般焦急之中模糊地感到她必须赶快。医院电话号码在电话机旁的纸夹上。房间那头的电话成了她当前

要投奔的目标。在每一阵疼痛来去的空当里，她扶着桌子站起身子来向对面走去。拨了号码，打通之后，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窦恩伯格大夫……急诊。”

等了一会儿，窦恩伯格大夫接了电话。“我是亚历山大夫人，”伊丽莎白说：“我要……生了。”

戴维·柯尔门敲了敲皮尔逊大夫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他看见病理科主任正坐在桌子后边，卡尔·班尼斯特站在旁边。那化验员脸上有一种紧张的表情；看见柯尔门之后，他故意躲着他的眼神。

“你要找我吧。”柯尔门在外科楼上作了一个冰冻切片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叫他的名字。

“对，我找你。”皮尔逊的态度冷淡而一本正经。“柯尔门大夫，我们科里有人向我提了一条对你的意见。就是这里的卡尔·班尼斯特提的。”

“噢？”柯尔门抬了抬眉毛。班尼斯特还在看着前边。

皮尔逊接着说：“我听说你们两个人今天早晨有些争执。”

“我倒不认为那叫什么争执。”柯尔门使自己的声调保持轻快、随便。

“你说叫什么呢？”老头子的语气很明显带有责难的意思。

柯尔门平静地说：“坦白讲，我没有想把这件事汇报给你。既然班尼斯特先生愿意谈，那最好把整个情况都汇报给你。”

“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柯尔门没有理睬这种讽刺味道的话。“昨天下午我对两个血清化验员都交代了，我计划抽查一下化验室的工作。今天早

晨我就查了一次。”柯尔门看了班尼斯特一眼。“我把送给血清化验室的一个病人的血样抽了出来，分成两个，在化验单上添了一笔，要求另作一个化验。后来，在我检查的时候，我发现班尼斯特先生记录了两个不同的化验结果，当然应该是一样的。”他又说：“如果你愿意看看，我们现在可以把化验记录拿来。”

皮尔逊摇了摇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半转了转身；他似乎在思考。柯尔门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他知道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无懈可击的。他采取的步骤是多数管理完善的医院化验室的标准程式。这是从病人着想，防止疏忽的办法。认真工作的化验员对检查化验室工作是没有什么怨言的。而且，柯尔门在礼节上已经做到事先通知班尼斯特和约翰·亚历山大两个人了。

皮尔逊蓦地转过身，对着班尼斯特说：“好吧，你有什么说的？”

“我不喜欢人家暗地里监视我。”他很不高兴而且满有理地说着。“我从来没有这样工作过，现在我也不想受这个。”

“我告诉你，你是个笨蛋！”皮尔逊喊道。“你出个这么愚蠢的错就够笨蛋的了，让人家抓住了还来找我，这说明你是一个更大的笨蛋。”他歇了一下，嘴唇绷得很紧，呼吸很重。柯尔门觉出来这老头子有气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尽管他不愿意，他也得支持这个年轻的病理医生所做的事。现在他站在班尼斯特对面，叫道：“你想要我怎么样——拍拍你的肩膀，发你一个奖章？”

班尼斯特的面部肌肉直抽动。这是他第一次无言答对了。

皮尔逊严厉地看着他，正打算接着说，又突然停止了。半转过身子，用手挥着说。“滚！滚!”

班尼斯特一个字没说，绷着个脸，左右都不看一眼，走出屋子，把门带上了。

皮尔逊蓦然转身对着柯尔门说：“见鬼！你这是什么意思？”

戴维·柯尔门可以看得出老头子的眼睛里直冒火。他认识到对班尼斯特的那一通不过是个前奏。他下了决心不发火，和缓地回答说：“我的哪个意思？皮尔逊大夫？”

“你完全知道我指什么！我指你检查化验室——没经我同意。”

柯尔门冷冷地说：“我真需要你同意吗？这种例行的事。”

皮尔逊用拳头锤了一下桌子。“什么时候要检查化验室我会布置！”

“如果要你同意的话，”柯尔门仍然轻声地说：“碰巧我还真得到你的同意了。作为一种对你尊重的表示，昨天我和你说过我要对血清化验作些例行检查，你是同意了的。”

皮尔逊有些怀疑地说：“我不记得了。”

“我可以保证说过这话。我这个人没有编造谎话的习惯。”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有些冒火了；要掩盖住对这个不称职的老家伙的蔑视是困难的。他又说：“我可以告诉你，当时你似乎有心事。”

这话似乎把皮尔逊制住了，至少制住了一些。老头子嘟囔着说：“如果你那么说，我相信你。可是这样的事你今后不要自己作了。懂吗？”

柯尔门感到这是个关键时刻，对皮尔逊、对他自己都如此。他冷冷地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科里我负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愿意给你什么责任你就负什么责任。"

"恐怕那不能使我满意。"

"你不满意，啊？"皮尔逊和柯尔门面对面了，他探着脑袋说："有些事情我还不满意呢。"

"你举个例子吧，什么事？"戴维·柯尔门不打算自己让人给唬住。如果这老头子要摊牌，他自己也很愿意马上奉陪。

"例如我听说你在给解剖室定规矩，"皮尔逊说道。

"是你让我负责管的。"

"我让你监督大体解剖，没让你定一大套莫名其妙的规矩。不许吸烟是一条。连我都包括在内吗？"

"我看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了，皮尔逊大夫。"

"我也说得我自己定！"对方的平静更使得皮尔逊生气。"现在你听我的，听清楚。不错，你有一些很漂亮的资历，先生，可是你还有不少要学习的东西。我还是这个科的负责人。而且，我还很有理由在这地方待一个很长的时间呐。所以现在是你作决定的时候了——如果你不喜欢我办事的方法，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

在柯尔门还没有能作出回答以前有人在敲门。皮尔逊不耐烦地喊道："什么事？"

一个女秘书走进来，偷眼看了看他俩。柯尔门这时想起来，皮尔逊的声音至少外边的楼道里可以听得清楚。女秘书说："对不起，皮尔逊大夫。有您的两封电报，刚到。"皮尔逊从

那姑娘手里拿过两个浅黄色的信封。

秘书走了以后，柯尔门正要回答，皮尔逊用手势止住了他。他一边打开第一个信封，一边说："这是关于那个姑娘——露西·葛兰杰的病人——的答复。"他的声调和刚才很不一样了。他又说："他们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这个问题。"

戴维·柯尔门立刻产生了兴趣。他默然接受了皮尔逊的观点：他俩的争论可以暂缓进行，这件事更重要些。在皮尔逊拆看第一封电报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他烦躁地骂了一句，把两封电报放下，去接电话。

"喂？"

"皮尔逊大夫，我们是产科，"一个人说："窦恩伯格大夫找你，请等一下。"

停了一下，窦恩伯格接了电话。他急切地说："约瑟夫，你们病理科的人怎么搞的？"没等回答，又说："你们的化验员的妻子——亚历山大夫人——已经临产，孩子没足月。产妇正坐救护车来这里，我还没有收到血敏报告呢。现在你们马上给送来！"

"好吧，查利。"皮尔逊把耳机子往下一拍，去拿标着"签署文件"的盘子里的一堆单子。这时候他一眼看见那两封电报，就迅速把电报交给了柯尔门。"拿着，看看他们说些什么。"

皮尔逊翻腾着那些单子，第一次他急急忙忙地没找着；又从头找了一遍，总算找到了。于是又拿起电话，听了听，粗声粗气地说："把班尼斯特找来。"挂上电话以后，他就在找到的单子上匆匆签了个字。

"你找我？"从班尼斯特的声音和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还

为刚才挨的一顿骂气闷不舒呢。

“我不找你找谁!”皮尔逊把刚才签了字的单子交给他。“把这个送给窦恩伯格大夫——赶快。他在产科呢。约翰·亚历山大的妻子临产，要生孩子。”

班尼斯特的表情变了。“那小伙子知道了吗，他在……”

皮尔逊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快去，好吗！快去!”班尼斯特急急忙忙拿着单子走了。

戴维·柯尔门模模糊糊地知道周围发生的事，可是他的脑子没在那些事情上，眼下他思想集中在他手里打开了的两封关系重大的电报上。

现在，皮尔逊转身冲他问道:“我说，那个姑娘的腿保不保得住啊？两个大夫都确诊了吗？”

柯尔门心想:这是病理学的起点和终点；这是一片边缘地带: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懂得的实际上是很少的；这是知识的极限、未知的黑风恶浪的边缘。他低声道:“是的，他俩都确诊了。波士顿的查林汉大夫说:‘组织肯定是恶性的。’纽约的埃恩哈特大夫说:‘组织是良性的。无恶性迹象。’”

室内顿时沉寂下来。皮尔逊轻声缓慢地说道:“国内两位权威，一个投‘赞成’票，另一个投‘反对’票。”他看了看柯尔门，在说下面的话的时候，他的话里有讥讽的味道，可是并没有恶意。“唉，我的年轻的病理学朋友，露西·葛兰杰今天等回信。一定得给她个回信，也一定得给她个肯定的答复。”他露出一副苦笑的脸，说:“你愿意扮演一回上帝的角色吗？”

十六

在伯林顿大街和自由路交叉路口值勤的一个巡逻警在隔着六条街那么远的地方就听见了救护车的警铃声了。他从便道上走下来熟练地指挥车辆迅速走开，把路口腾清。警铃愈来愈响，可以看见救护车的警灯的闪光一闪一闪地超越前边的车向他开来。巡逻警吸了一口气连吹了两声警笛，作了一个停止大街以外的其他路口的车辆的手势，指挥着救护车闯过红灯。交叉路口的行人好奇地转过头来，在救护车驶过时，瞥见一个年轻妇女的苍白的面孔。

车里面，伊丽莎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他们在穿过闹市街道向前行驶。她感到车开得很快，但是，外边的房子和人象是飞快驶过她头部窗前的一组组混乱的图案。在阵阵疼痛的间歇当中，她看见前边的司机的两只大手操纵着驾驶盘，很快地转动着，先向左，又向右，有空子就钻。疼痛又厉害了，她只顾喊叫，手使劲地握着东西，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

“握住我的手腕！尽量使劲握着吧。”这是救护员俯着身子向她说的。她的下颌中间有一个坑，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伊丽莎白以为是她父亲来安慰她呢。可是爸爸不是死了吗，不是在一次事故中故去了吗？也许，他并没死，现在在这辆救护车里陪着她呢。人们正在把他俩送到一个地方看护起来呢。她一下子清醒过来，看出那并不是她父亲，而是一个陌生人，手腕上尽是让她的指甲掐得通红的印痕。

在下一次疼痛没有到来以前，她有时间抚摸了那个人手腕上的印记。这是她唯一能做的表示。那个人摇摇头。“别

着急。尽量使劲握着吧。咱们快到了。前边的老约瑟夫是城里最好的救护车司机。”疼痛又来了，比以前更厉害了。间歇的时间更短了，那种滋味就象她浑身的骨头都在拧着，那难以忍受的剧痛集中在她的背上，折磨得她眼前冒着红的、黄的、紫的火星。她的指甲掐得更深了，忍不住尖叫起来。

“你觉得孩子要生了吗？”还是那个救护员的声音；他等这阵疼痛过去以后俯过身子来。

她使劲点点头，断声断气地说：“我……我想是的。”

“好吧。”他慢慢脱开手。“先握住这个。”他递给她一个卷得紧紧的毛巾，然后把担架上的毯子掀起来，开始解开她的衣服。他一边工作，一边轻声说：“必要的时候我们只好尽力而为。这也不是我在这车里第一次接生。我是个当祖父的人了，我懂得怎么做。”他说的最后几个字被她的喊声淹没了。又一次，阵痛袭来，集中在背部，反射到全身，不留情面地折磨着她，使她目眩，使她难以支撑。“请你给我！”她又抓住了他的手腕，他顺从地伸过来，在她的指甲捏陷处露出一条条的血痕。他转过头对前边喊道：“怎么样了，约瑟夫！”

“刚过中街和自由路，”那双大手把轮子向右猛一拧。“有个警察给开了道，省了我们很多时间。”又向左一转，司机把头往后一仰，问：“你当上教父[①]了吗？”

“还没有，约瑟夫。我看就要差不多了。”

轮子又一拧，猛向右拐。然后：“咱们快到了，伙计。再坚持一分钟试试。”

在被疼痛压倒的当儿，伊丽莎白所能想到的只是：我的孩

---

① 教父（Godfather）：基督教国家主持新生儿洗礼的人称为教父。

子——早产了！他会死掉的！啊，上帝呀！别让他死掉吧！这次不能了！不能再死掉了！

在产科，窦恩伯格大夫已经刷好手，穿上了手术罩衣。他从洗手间走出来，进了分开临产病房和接生室的外厅，向四周看了看。护士长尤夫人从办公室的玻璃隔扇里看见了他，冲他走了过来，递过一个夹纸板。

“这是你的病人的血敏化验单，窦恩伯格大夫。刚从病理科送来的。”她拿着夹纸板让他看。

“刚赶上时间!”这话的声调象有些负气的样子，对他来说这是不常有的。他看了一下夹纸板上的单子，说:“敏感阴性，噢，这没问题了。别的准备齐了吗？”

“是的，大夫。”尤夫人笑了笑。她是一个好脾气的女人，觉得男人，包括她的丈夫，是可以偶然闹闹脾气的。

“保温箱准备了吗？”

“弄来了。”

窦恩伯格往四下张望的时候，一个护士拉着通外边的门，一个女工把一台“艾索莱特”牌保温箱[①]推了进来。她手里拿着拖在机器后边的软线，用疑问的眼光看着尤夫人。

“请送二号。”

女工点点头，把机器推进前边第二个弹簧门。门关上以后，一个女职员从护士室走过来，说:“对不起，尤夫人。”

① “艾索莱特”牌保温箱（Isolette incubator），专门为早产儿设计的保温箱。可以控制温度、湿度和氧气供应，并可用简便操纵法在无菌条件下对婴儿进行哺育和照顾。

“什么事？”

“急诊电话。”那姑娘冲窦恩伯格说：“您的病人到了，大夫，她正在上楼。他们说她马上要生了。”

伊丽莎白被人从救护车上抬到医院的平车上。她看见在进院以后收她的那位年轻的实习医生稳步走在前边，穿过底层楼道的人群。“急诊……急诊，请让让。”话说得很轻便，可是马上见效。来往的人站住了，人群往边上靠，给这个小小的行列——实习医生、平车、推平车的护士——让路。在楼道头上，开电梯的服务员看见了，马上腾出电梯。

“请下次乘，这次运急诊。”乘电梯的人马上照办，走了出来，担架床上了电梯。医院的例行制度这时顺利地实施起来，迅速地收进了这位新病人。

医院的平稳气氛影响了伊丽莎白。虽然疼痛继续发作，子宫在聚攒着压力，她觉得比以前更能坚持住了。她发现咬着下嘴唇、抓紧床单的边沿，可以憋住不喊出声。可是她知道，生产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了，她不自觉地紧缩腹肌，感觉到在她的大腿中间，婴儿已经开始露头了。

现在他们在电梯上，电梯门滑上了，后边的护士弯腰握住她的手。“再等那么一会儿；一下子就完了。”电梯门又滑开了，她看见窦恩伯格大夫穿着手术罩衣在等着她呢。

皮尔逊大夫似乎是在希望他原先看错了，又拿起了那两封电报。看了看，他又一封一封地放下。“恶性的！良性的！都说是准确的。我们又回到原地了。”

“不完全是，”戴维·柯尔门低声说道。“我们损失了差不多三天。”

“我知道！我知道！”约瑟夫·皮尔逊用一只肥胖的手击打着自己的手掌，犹豫不定的思想象个沉重的帷幕笼罩他的全身。“如果是恶性的那条腿得赶快锯；否则就太晚了。”他转身对着柯尔门说：“可是那姑娘才十九岁。如果她是五十的人，我就毫不犹豫说是恶性的。可是才十九！——有可能错锯了一条腿。”

尽管他对皮尔逊有看法，尽管他自己认为他们所谈的那个组织是良性的，不是恶性的，柯尔门觉得他对皮尔逊的同情在增长。这老头子对这个病的诊断负有最后责任。他的烦恼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他试着说了这么一句：“做这样的诊断真要拿出很大的勇气来。”

就象用火柴点起一团火一样，皮尔逊马上急了。“不用跟我说你那些中学里的老套子废话！我干这行干了三十年了！”他看着柯尔门，眼睛直冒火，原来的那股子气又上来了。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喂？”皮尔逊带着气接了电话，听了一会儿，表情就变了。他说：“好吧，露西。我认为你最好下来一趟，我在这儿等你。”皮尔逊放下电话，站在那里，目光集中在桌子中间的一点上。然后，没有抬头，对柯尔门说：“露西·葛兰杰就来。你愿意的话，就留下吧。”

柯尔门象是没有听见一样，他沉思着说：“你知道，还有一个办法，有可能给我们一点根据。”

“什么办法？”皮尔逊突然抬起了头。

“照过的那张 X 光片子，”柯尔门还在慢慢地讲着，一边想一边说。“那是两周以前拍的。如果是个良性瘤子，在长着，再照一张 X 光片可能看得出来。”

皮尔逊二话没说，又拿起了电话。电话响了一下，他说：“给接放射科贝尔大夫。”老头子等电话的时候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柯尔门。然后，用手捂着话筒，带着勉强的钦佩口吻说：“我可以说这么一句：你在用你的脑子，一直在想着。”

约翰·亚历山大坐着的这间屋子，医院职工管它叫等消息的父亲出汗的地方。他把没吸完的一支香烟戳在烟灰缸里，从他已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大皮椅子上站起来。只要门一打开，有人从楼道里进来，他都要抬眼看看，但是每次都是通知别人。在过去的九十分钟时间里一直等在这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他，还有另外一个人没走。

他走到面向医院前庭和伯林顿工业区的大玻璃窗前往下了望，只见街道和屋顶一片精湿。在他到这儿以后，没有注意原来外边已经下雨了。医院周围的样子很难看——从医院到工业区中间这一片旧房子和公寓楼的屋顶很破烂，河岸两侧污秽的烟囱栉比林立。在医院前边的街道上，一群孩子从一条小巷里跑出来，灵敏地跳闪过缺砖露罅的便道上的一个个积水坑。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站住了，伸出一条腿来，后边的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一下子被绊倒摔个大马扒，倒在一个大水坑里，弄了一身水。那孩子爬起来哇哇大哭，用手抹着脸上一道道的泥水，怪可怜地在那里拧着肮脏、湿透了的衣服。别的孩子都站住了，把她围在中间，跳着闹着，嘲弄着她。

“娃娃们!”声音是从身边发出来的。约翰这才发觉屋里的另一个人也站到他这边的窗前来了。他斜眼看了看。这个人个子挺高、笔杆似的瘦削；因为嘬腮，更显得有点瘦骨嶙峋的样子，好久没有刮脸了，胡子拉碴的。看样子比约翰大二十来岁，上身穿的灯芯绒外套，里边是一件油污的工作服。这人走过来带着一种机油和陈啤酒的味道。

“娃娃们，都是这样的!”那人转身来摸索着口袋，一会拿出一张纸和一些烟草，开始卷起烟来。他直着眼看着约翰，问道:“这是你第一个？”

“不，是我们的第二胎，第一个孩子死了。”

“我们也丢了一个——小四和小五中间的一个。那是件好事。”这人摸着口袋，问约翰:“有火吗？”

约翰拿出一个打火机，递过去问道:“你刚才说这是你们的第六个？”

“不，第八个。”那个瘦子已经把烟吸着了。“有时候我觉得八个孩子都是多余的。”又突然问:“看样子你是要你这个的了？”

“你是说孩子吗？”

“是啊。”

“当然啦。”约翰的话里带着惊异的口气。

“我们一直没想要。生了第一个以后就不想要了——对我来说一个也就够了。”

“那你为什么生八个呢？”约翰觉得不能不问这句话，他们的谈话对于他几乎有一种催眠的作用。

“我老婆能比我说得清楚——她是个色情狂。给她喝两杯

啤酒，扭着屁股跳一会儿舞，她马上就得当场干，连回家都等不及。”瘦子吐了一口烟，若无其事地说，“我琢磨着，所有我们的孩子都是在稀奇古怪的地方受的孕。有一次我们在梅希百货商店买东西，我们是在地下室的存扫帚的小房间干的。那次大概就生了小四子——梅希百货商店的地下室，真没个谱。”

约翰差点没笑出声来，可是他想起了他自己在这儿的原因，又憋回去了。他只说了一句：“祝你一切顺利——我指的是这一次。”

瘦子愁眉苦脸地说：“老是顺利的，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他走回屋子那边坐下，拿起一张报纸看。

约翰剩了一个人，又看了看表。他已经来了一个小时三刻钟了；肯定该有点消息出来了。他要是在伊丽莎白没有进产房以前看看她多好，可是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给他个措手不及。卡尔·班尼斯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医院的伙房里，是皮尔逊大夫让他去的。皮尔逊叫他在通过洗碟机的碟子上取下点培养基来；约翰估计是怀疑那些机器有带菌的可能。可是，在班尼斯特告诉他伊丽莎白要生产的消息以后，他马上放下了工作到了急诊室，打算在那里见到她。可是那时候她已经坐救护车到了医院，送进楼上产科了。于是他从那里径直来到这个房间等待着。

现在，通往楼道的门打开了，这次是窦恩伯格大夫本人。约翰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来，没有成功。他对约翰问道：“你是约翰·亚历山大吗？”

“是，大夫。”虽然他在医院里看见过几次这位产科的老大夫，可是没有说过话。

“你的妻子就要好了，”窦恩伯格知道这时候用不着客套。

约翰的表情马上象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了心。然后，他问道：“孩子呢？”

窦恩伯格沉静地说道：“你生了个男孩。当然，他是不足月的。我得告诉你，约翰——他很弱。”

“能活吗？”他问了这么一句话之后，心里直发颤——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他来说关系多么大啊！

窦恩伯格拿出烟斗来，往里边装着烟丝，沉着地说：“让我们这样说吧，活下来的机会没有他长足了月那么好。”

约翰僵硬地点点头。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在说什么也不顶用了。

老大夫停了一会，把烟丝口袋收起来，还是以那种沉静和慎重的声调说：“我这么估计着，你这个孩子才三十二周，这就是说他早产了八个星期。”他以同情的口气接着说：“他还没有到出世的时候呢，约翰，咱们谁也不是那么早就生出来的。”

“对的，恐怕是的。”约翰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脑子里想的全是伊丽莎白以及这个孩子对他俩多么重要。

窦恩伯格拿出火柴在点他的烟斗。点着了以后，他说道：“你的孩子生下来的体重是三磅八盎司。如今我们把少于五磅的婴儿都算早产，也许告诉你这些你心里就可以有个数了。

“噢，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是把孩子放在保温箱里的。我们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的。”

约翰凝视着产科大夫，问：“那么，还有希望？”

“希望总是有的，孩子，”窦恩伯格沉静地说。“当我们没有其他的时候，希望起码总是有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约翰问道：“我可以看看我的妻子吗？”

“可以，”窦恩伯格说。“我陪你去婴儿室吧。”

在他们走出去的时候，约翰看见那个高个子、瘦骨嶙峋的人在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

费雯还弄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护士到她病房告诉她要立刻去放射科。于是在另一位实习护士的帮助之下，把她抬到平车上，推到不久以前她还自己来回常走的楼道里。她躺在平车上有一种幻梦似的感觉；和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一样，使她如梦如痴。费雯有时在想，不管结果怎么样，对她来说，总是一样的。因为反正要发生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不了的，因而也就不需要害怕了。但是她又怀疑这是不是她心情极端压抑和绝望的结果呢？她已经知道今天可能会给她带来她所恐惧的判决。这个判决会使她成为一个残废人，使她失去行动的自由，直到如今她认为是很自然的归她所有的许许多多东西会一下子都给她剥夺掉了。这么一想，那种听天由命的想法马上被驱走，恐惧马上回来了。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迈克能在她的身边啊！

露西·葛兰杰在放射科门口迎着了平车。“我们决定给你再拍一套X光片子，费雯，”她说道。“用不了多大时候。”她看一眼站在她身边的一个穿白大衣的人说：“这是贝尔大夫。”

“哈罗，费雯。”他透过黑玳瑁宽边眼镜冲她一笑，又对那推

平车的护士说："请给我病历看看，好吗？"当他很快地翻看的时候，费雯转过脸往四周看了看。他们来到一间小接待室，角上是一间用玻璃隔开的护理室。靠墙有几个别的病人坐着——两个穿着睡衣和医院病人罩袍的男人，另外一个妇女和一个男人穿着普通衣服，男的手腕上打着石膏，这两个一定是从门诊或急诊转来的。打着石膏的男人似乎很不自在的样子，那只好手攥着一张化验单，他象是拿着这个陌生地方的通行证似的紧紧抓住那张单子不放。

贝尔看完了费雯的病历交还给护士，对露西说："约瑟夫·皮尔逊给我打了电话。我估计你是打算再照一套X光片子，看看骨头的形状有没有变化。"

"是的。"露西点了点头。"约瑟夫提出，"——她迟疑了一下，想到费雯会听她说的话——"这段时间里可能看出点什么来。"

"有可能。"贝尔已经走到护理室，在签写拍片子的申请书。他问坐在办公桌后边的女职员："哪个技术员有空？"

她查了一下表格。"珍妮或者弗尔班先生。"

"我看让弗尔班作这个吧。请把他找来，好吗？"他俩往回走的时候，他对露西说："弗尔班是我们这里的一把好手，我们得照一套好片子。"他冲费雯笑了笑。"皮尔逊大夫要我亲自过问一下这个病人，所以我来招呼一下。现在咱们到这屋来。"

贝尔帮助那护士把平车推进和这间屋子通连的一间大房间里，室内大部分都让X光机占据了，机器的摄像管用滚动装置吊在头上。费雯看见与这里连接的一个小隔间用厚玻璃隔

开，里面有一个电开关操纵台。他们走进来以后，差不多立刻就跟着进来一个个子不高、留平头的年轻人。他穿着试验室的白大衣，动作匆忙，走路一蹿一蹿的，好象不论做什么事都想又快、又省力地去完成似的。他看了费雯一眼，然后向贝尔问道："有事吗，贝尔大夫？"

"哦，卡尔，我想请你帮我作这套片子。对了，你认识葛兰杰大夫吗？"又对露西说："这是卡尔·弗尔班。"

"我们大概没见过。"露西伸出手，技术员握了握。

"你好，大夫。"

"我们的病人是费雯·洛布顿。"贝尔向平车上的费雯笑了笑。"她是个护校学员。所以我们才这样郑重其事。"

"哈罗，费雯。"弗尔班打招呼也和他的其他动作一样紧凑。他一边把 X 光机从直立位置摆成水平位置，一边象连珠炮似的轻松地说："为了照顾特殊病号，我们可以拍断层片子，连续片子，都是黑白对比度分明的。"他冲贝尔放下的照 X 光片的申请书瞅了一眼。"左膝，对吧？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大夫？"

"我们想请你拍几张好的膝关节前后位、侧位和斜位相。我看还要一张加遮线器的片子。"贝尔又想了一下。"我看要拍个五六张吧。然后再拍一套对侧肢体的。"

"要不要拍一个 14×17 的片子，把胫骨和腓骨的上部也拍上？"

贝尔考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可能是个好主意。"他对露西说："如果是骨髓炎，有可能在下边的骨头和骨膜上有些

反应。”

“好，大夫。半小时内我给你片子。”这是弗尔班想单独工作的一种客气的表示，放射科主任同意了。

“我们喝杯咖啡就回来。”贝尔对费雯那边笑一下，说：“你放心好了，他是把好手。”然后，他和露西一先一后出去了。

“好，咱们开始吧。”弗尔班对护士做个手势，他们一起把费雯从平车上搀到 X 光机上，和比较柔软的平车比较，黑色的橡皮台子显得有点硬邦邦的顶得慌。

“不太舒服吧？”弗尔班小心地把费雯摆到他要拍的位置上，把她的左膝露出来。她摇摇头表示是不太舒服。弗尔班接着说：“你就会习惯的。我值夜班的时候常常睡在这上边，挺安静的。”他对那个护士点点头，那个姑娘就走进玻璃间里去等着。

费雯看着弗尔班做好拍片子的各种程序动作。他的动作还是那么一蹿一蹿的，先从墙洞的箱橱里抽出一套胶片盒子，把它利落地插进 X 光台下边的托盘里，然后把托盘对准费雯左膝的部位。随后他又利用从天花板上用粗电线垂悬下来的按钮操纵装置把沉重的 X 光管沿着滚动轨移动过来，落到对准膝部的正上方位置上。机器的高标箭头指在四十英寸的刻度上。

费雯心想，和医院的许多地方比起来，这间屋子给人以未来世界的感觉。闪亮的克罗米[①]和黑黝黝的机器部件在缓缓滑动中发出嗡嗡的声音，象个怪物似的大得怕人。这个地方

① 克罗米（Chrome），即铬，亦指金属镀铬所得光亮的硬表面。

的冷酷无情的科学气味和医学的距离很远。那就象一艘轮船下面的机舱和上面的阳光灿烂的天桥甲板一样，有如隔世。可是，就在这个地方，用这些沉重的怪机件，进行着医学的大量侦查工作。这种想法很吓人：这一切是那么无情，那么缺少人情味，无论有些什么发现，都会作为信息传递出去，没有温暖，没有快乐，没有悲哀，也没有惋惜。好、坏——都是一个样。她一时之间把悬在她上面的X光管幻想成为上帝的审判之目，无情无私之目。现在是什么样的判决呢？能给点希望，或甚至减缓执行……还是一个严肃判决，并且不许上诉呢？她又想迈克了；她决定一回病房马上把他叫来。

弗尔班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看行了。”他又检查了一遍。“等会儿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不要动。你知道这是医院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当我们告诉你一点不疼的时候，真正是一点不疼的。”

现在他走到防辐射的一英寸厚的玻璃屏幕后边，那已经是费雯视线的边缘了，还可以看得见他手里拿着检验单，在那里拨弄着机器上的开关。

弗尔班在操纵台后边心想：这个漂漂亮亮的姑娘，不知道得了什么病。贝尔这么关照，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在一般情况下主任是在看到片子以后才过问病人的。他又检查了一次操纵板，这类工作养成了不能马虎的习惯。各项控制都对好了——八十四千瓦、两百毫安、照射时间一千五百分之一秒。他按了一下按钮，摄像管的旋转阳极开动了，于是就照例对外边叫着：“别动！要照了！”接着按了第二个按钮。现在被X光透视看到的病灶已经拍成了片子供专家鉴别了。

在放射科的“X光片冲洗室”里，用百叶窗遮住了外界的阳光。贝尔大夫和露西·葛兰杰大夫等着弗尔班冲洗出来刚照好的片子，以便和两个星期以前拍的那一套作比较。几分钟就好。现在技术员已经把负片放进自动冲洗机。那台机器象一个大号的汽油炉子，内部发出嗡嗡的响声。跟着，一张一张片子就落在了机器前边的槽子里。

出来一张片子，贝尔就把它夹在一台后边有荧光管照亮的展示箱的夹子上。在这台展示箱的上面是放上原来那套片子的同样一台展示箱。

“拍的片子还行吧？”技术员的这个问题带点很得意的味道。

“真是不错。”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回答；贝尔已经在认真地研究着新拍的片子，比较着两套片子的相对部位。他用一个铅笔尖帮助他的思考进程，露西也跟着他的笔尖示意在思考。

在他俩彻底看完两套片子以后，露西问：“你看出什么区别了吗？恐怕我没看出来。”

放射科医师摇了摇头。“这儿有一点骨膜反应。”他用铅笔指了指两处灰色阴影的些微区别。“可是这可能是你作的活检的结果。此外没有什么可以判定的改变。”贝尔摘下他的厚眼镜，揉了揉眼睛。他似乎有些抱歉的样子说：“对不起，露西；恐怕我得把球又掷回病理科了。是你和约瑟夫·皮尔逊说，还是我去告诉他？”他开始把两套片子取下来。

“我和他说吧，”露西考虑着。“我现在就去告诉约瑟夫。”

十七

老护士韦尔丁夫人随手把老要从她那烫得很平的白帽子里掉出来的一缕灰发塞回去。她迈着小碎步，轻捷地走过四楼的产科楼道，稍微走在约翰·亚历山大前头一点。走到第五个房门口，她停下来，往里看了看。然后，用愉快的声音喊了一声："亚历山大夫人，有客人。"跟着就把约翰引进这间小小的双人病房。

"约翰，亲爱的!"伊丽莎白伸出双臂，在床上这么一动弹，她闭了一下眼。约翰走上前去，轻轻地吻她一下，她紧紧地搂住了他。他感到她身体的温暖，抚摸着她穿的笔挺的病人白睡衣的粗糙的质地。她的头发有一种象是汗水和乙醚混合的味道；这使他想起他没有能分担她的一份痛苦，就象她曾去过一处遥远的所在，现在刚刚回来，身上有着一种奇异的味道。一时他感到他俩之间有了一些隔阂，就象在分别之后，需要重新找回彼此相知之情似的。这时，伊丽莎白慢慢把身体缩了回去。

"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

"你很美，"他对她说。

"连带点东西来的时间都没有。"她看了看她的不合身的住院病人衣服。"甚至连个睡衣和口红都没带。"

他同情地说："我知道。"

"我写张单子，你把东西给我带来。"

韦尔丁护士在他们身后把分隔另一张病床的帘子给拉上了。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说私房话了。"她从伊丽莎白的床头

桌上拿起一个大杯子，给杯子里灌满了冰开水。“我一会儿就回来，亚历山大先生，回头我带你去看小孩。”

“谢谢。”他俩都很感激地冲她一笑，老护士转身出去了。

门关上以后，伊丽莎白又转过脸来，她的表情有些紧张，眼睛在探索着消息。

“约翰，亲爱的，我要知道。小孩活下来的机会怎么样？”

“嗯，亲爱的……”他踌躇了一下。

她摸着他的手。“约翰，我要知道实际情况，护士不跟我说。我得从你这儿问。”她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感到她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他轻轻地回答：“两种可能性都有。”他小心地挑选着字眼，继续说：“我见了窦恩伯格大夫。他说看样子还可以。孩子有可能活下来，要不然……”约翰的话没说完就止住了。

伊丽莎白把头往后一仰，靠在枕头上，眼睛看着天花板，用比耳语稍微大一点的声音问：“实际上是没有多大希望了，是吧？”

约翰衡量了一下他下面要说的话可能带来的打击。如果孩子活不成的话，现在来面对这个打击，也许比把伊丽莎白的希望唤起来，过一两天又残酷地使它破灭，要好一些。他温柔地说：“他……特别小，你看，早产了两个月。如果有什么感染……即使是很轻微的感染……他没有多少抵抗力。”

“谢谢你。”伊丽莎白一动不动，没有瞧着他，可是紧紧地握着他的手。眼泪已经落在她的双颊，约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

他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失声，说：“伊丽莎白，亲爱的……不

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年轻……我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知道。”这几个字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出来。他又用手臂把她搂起来。她的头贴着他的头，他听见她在抽泣声中哽噎着说：“可是……两个孩子……这个样子……”她抬起了头，绝望地哭着说：“多不公平啊！”

他觉得他自己的眼泪在往下淌。他轻柔地耳语道：“这是很难说的……我们俩都还在嘛。”

他又搂了她一会儿，她在轻声地抽泣着。他觉得她动了一下，并且小声说：“手帕。”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条递给了她。

“我没什么了。”她在擦眼泪。“就是……一阵子。”

他对她说：“如果你想哭……你就哭吧，亲爱的。什么时候想哭你就哭。”

她苦笑了一下，把手帕还给他。“恐怕我把它都弄脏了。”然后，她用变成正经的声调说：“约翰……我躺在这儿……在考虑。”

“考虑什么？”

“我要你去上医学院。”

他温和地反驳她说：“你瞧，亲爱的，我们经历了这一场……”

“不。”伊丽莎白止住他的话。她的声音还微弱，但带着很坚决的味道。“我一直要你去，现在柯尔门大夫也说你应该去。”

“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

“我知道。可是我可以找个工作。”

他温和地说："带着孩子还工作？"

一时她没回答。过一会儿，伊丽莎白小声说："我们也许没有孩子呐。"

门轻轻地打开，韦尔丁护士进来了。她瞅了一下伊利莎白发红的眼睛，赶紧避开眼神，对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如果你愿意，我现在可以带你去看孩子。"

窦恩伯格大夫在护理室和约翰·亚历山大分手之后，就向婴儿室走去。

婴儿室的位置在一个长长的、光线充足的走廊尽头，走廊是用各种色调粉刷装饰起来的。这部分建筑是两年以前重修过的，反映了要求宽敞、要求光线充足的新风尚。窦恩伯格走近婴儿室，和往常一样，听见婴儿的啼哭声，有的用大嗓门放声嚎叫，有的用假嗓子哇哇地叫几声，时断时续。他走到这里总要停住脚步，向那有三面厚玻璃隔墙的婴儿室里张望张望，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和往常一样，小床几乎都满了，产科的生意是一向如此兴旺的。他向那排得整整齐齐的小床看了一下。

他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生物，他们已经打胜了生存的第一仗，几天之后即将进入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世界。他们将走向家庭、走向学校、走向生活斗争、走向争名夺利的社会。在他们当中，有些会品尝到成功的快乐、失败的痛苦；他们将闯过七灾八难，将享受青春的欢乐，接受中年的负担，然后，无可奈何地衰老下去。为了他们，会设计出来更高级的、更华丽的汽车，为了他们，飞机会飞得更快、更远，他们的同辈会以五花八门的商品来满足他们各种各样新鲜的爱好

和欲望。有些人会凛然面对吉凶未卜的未来，多一半的人会担着心，惴惴不安，勇敢的是多数，怯懦的是少数。也许，他们之中有的人会冲破外层空间的障碍，进行宇宙航行；又有的人能说善辩，散布悲观情绪，煽动起人们的愤懑，或者使他们灰心丧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将在二十年之内发育成熟，遵循着他们的父母把他们带到这个人世间的相同的规律，遵循着那永远不能理解的男女之间交合的最原始的情欲的要求，播下情种，生下也是这样啼啼哭哭的婴儿。在这里的都是胜利者——他们已经生了下来、嗷嗷待哺。他们第一道关口已经攻克了，生活的其他战斗尚未开始。

在门厅对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婴儿室。那里边是安静的，是一个一个单独装在婴儿保温箱里的早产婴儿：这些孩子出师不利，第一仗没有打赢，前途未卜。窦恩伯格从大婴儿室转过身来，进入了早产婴儿室。

当他看了看他的最新的病人——一个小得可怜的难以保活的人影——他撅起了嘴唇，摇了摇头，随后和往常一样，很有次序地写下医嘱。

窦恩伯格从一扇门出去以后，韦尔丁护士带着约翰·亚历山大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

凡是接近早产婴儿室的人，对他们都一样要求：都要穿上消毒外衣，戴上大口罩。婴儿室内部有空气调节、湿度控制，人们只能站在大玻璃板的外边往里看。他们站住以后，韦尔丁护士往前探身轻轻地敲了几下玻璃板，一个年轻一些的护士抬起头，冲他们走过来，口罩上边露出的一副眼睛象是询问的样子。

“亚历山大的孩子!”韦尔丁提高一些声音好让对方听见，然后指了指约翰。那个护士点点头，打手势让他们往前走。他们走过一扇窗停下来。里面的护士指了指那十二个保温箱中的一个，然后把这个保温箱向他们这一边倾斜过来一些，好让他们往里看。

“哎呀，我的上帝，只有这么点儿大!”约翰脑子还没想就叫出来了。

韦尔丁护士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说:“是不大，你瞧。”

约翰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孩子。”

他站在那里往伊索莱特保温箱里边看着。这还算是个人的样子吗?这么小，象猴子样的抽搐起来的东西，比他的两个巴掌大不了多少。

那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闭着，只有那小胸脯轻微的起伏说明他还在呼吸着。甚至这专门为最小的婴儿设计的保温箱也显得有点大，那个可怜的小家伙躺在里边象是很孤独，无依无靠的样子。这么孱弱的生命居然还能存在，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年轻的护士也走了出来，韦尔丁问她:“生下来多重?”

“三磅八盎司。”年轻的护士对着约翰说:“亚历山大先生，你知道我们怎么照料你这个孩子吗?”

他摇摇头。他觉得他甚至连一秒钟也不能把他的眼神从这个小孩子的身上移开。

那年轻的护士合情合理地解释着:“有些人愿意听听，听了似乎有点好处。”

约翰点点头。“是的，请给我讲讲吧。”

那护士指着保温箱说：“里面的温度总是保持九十八度常温，空气中增加了氧气——大约百分之四十。氧气可以帮助孩子呼吸。他的肺太小了，出生的时候还没长好。”

“是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微微起伏的胸部。在这个动作继续的时候，就意味着那颗负担过重的小不点心脏还在跳，那奄奄一息还没断绝。

护士接着说：“你这孩子还没有嘬奶的力气，所以我们得用输液的办法。你看见那个小管子了吗？”她指着从保温箱上部通到婴儿嘴里的一个空心塑料管。“它直接通到胃里。每一个半小时输一些葡萄糖和水。”

约翰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护士严肃地点点头，似乎已经知道下面的问题了。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赭红色的头发抿在白帽子里边，显得很年轻，最多二十岁，但是却带着一种很熟悉她的专业的味道。

“你认为他能活得了吗？”他又通过玻璃往里边看了一眼。

“那可说不准。”那个年轻的护士皱起了眉头。他感到她是在尽量告诉他真情，不让他失望，可也不给他什么幻想。“有些能活，有些没活下来。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似乎有一种要活下去的意志，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着。”

他又问：“这个——在搏斗着吗？”

她谨慎地回答：“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不是早产了八个星期，那就好多了。”她轻声地接着说：“这会是一场很艰苦的战

斗。”

他的眼神又转向那个小生命那里去了。他突然第一次想到，这是我的儿子，我自己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突然，他对这个孱弱的肉体，在这个温暖的小箱子里孤军作战的小生命，产生了满腔热爱。一时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对着玻璃墙里边喊：“你不是孤单的，孩子；我来帮你来了。”他想跑到保温箱旁边去说：“这儿是我的手，你拿着作为你的力量。这儿是我的肺，你用它来代你呼吸。千万不要认输，孩子；不要认输！来日方长，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你能活下来！听我话，坚持住！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哟！”

他感到韦尔丁护士的手在握着他的胳臂。她轻轻地在说：“咱们该走了。”

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俩临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最后的一眼。

露西·葛兰杰敲了敲门，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约瑟夫·皮尔逊正坐在办公桌后边。戴维·柯尔门在屋子一头看着一份记录档案。露西进来的时候，他转过了身。

“我把费雯·洛布顿新拍的片子拿来了。”露西说。

“看出什么来了吗？”皮尔逊立刻关心起这件事，把一些材料一推，站起身来。

“恐怕没有多少东西。”露西走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X光片展示箱那边，两个病理医师也跟了过来。柯尔门伸手拨了一下开关；一两秒钟之后，展示箱里边的荧光灯亮了。

他们一对一对地比较了两套片子。露西照贝尔医师那样

指出了做活检造成的骨膜变化。在其他方面，她报告说，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皮尔逊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下巴，瞅了柯尔门一眼，说："恐怕你这主意没有灵。"

"显然是的，"柯尔门故意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他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没统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下一步要怎么办。

"试一试总还是值得的。"皮尔逊总是把最普通的肯定的话说得不那么好听，可是柯尔门估计，他说这话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掩盖他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的犹豫心理。

现在，老头子几乎象是讽刺的样子对露西说："那么放射科是没有办法的了。"

她沉静地回答："我看你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瞧我——我们病理科的了？"

"是的，约，"她轻声地说，等着回答。

皮尔逊大约沉默了十秒钟，然后清楚地、肯定地说道："我的诊断是：你这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成骨肉瘤。"

露西和他一对眼神，问："十分肯定吗？"

"十分肯定。"这位老病理医师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犹豫的迹象。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头我就确诊了。我原来设想这些——"他指了指 X 光片子，"可以提供一些旁证。"

"好吧。"露西点头接受了他的诊断。她马上在考虑着下一步该做的事。

皮尔逊顺理成章地问："什么时候截肢？"

"我估计明天早晨。"露西把 X 光片收拾起来，向门口走

去。她冲着包括柯尔门在内的这两位大夫说："我看我得去把这消息通知病人。"她作了一个苦脸。"这又是一个很难通知的诊断。"

当门在她身后关闭以后，皮尔逊转身冲着柯尔门，出奇地用很有礼貌的口气说："反正得有个人作决定。我刚才没有问你的意见，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对这个病例有怀疑。如果露西·葛兰杰知道这种情况，她只好对那姑娘和她的父母讲出来。他们知道以后，就会要求把手术推迟。人们总是这样的；你没法怪他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成骨肉瘤手术推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说了。"

柯尔门点点头。他对皮尔逊作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正象刚才这老头子讲的，总得有个人作决定。可是，他仍然怀疑明天早晨的截肢手术有没有必要。当然，最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的。当截下的腿送到化验室进行解剖研究之后，这个恶性肿瘤的诊断是否正确之谜就可以解开了。不幸的是，那时候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对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外科有许多好的办法截肢，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再把截下来的腿接上去。

从伯林顿飞来的下午班机四点刚过在拉加迪亚飞机场降落。肯特·欧唐奈从飞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曼哈顿[①]。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他靠在汽车椅背上歇了一会儿，几天来第一次能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一坐上纽约的出租汽车就

① 曼哈顿（Manhattan），纽约商业区。

想休息，主要是因为不能往外边看。只要一想看看外边来来往往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或者看看自己坐的这辆汽车在穿梭似的汽车中驶过，就使他陷入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很久以前他就决定应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你最好豁出去准备出车祸，如果居然没出事，你就可以祝贺你自己运气不错。

在汽车上休息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和医院外都开足了马力加紧工作。他把他的预约门诊时间延长了，每天手术也多排了几个，这样好挤出四天时间到纽约来。两天以前，他还主持了三郡医院医务人员的一次特别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参考哈里·塔马塞利给他准备的材料，宣布了号召在本院随诊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为医院扩建基金捐款的比例金额。不出所料，对这个建议的抱怨很多，可是他心里有数，抱怨尽管抱怨，认捐还是会认捐，款子最后也还是会交齐的。

虽然脑子在休息，但是欧唐奈也能意识到车子外边的人来人往和曼哈顿区中心地带熟悉的高楼大厦的轮廓。他们正行驶在昆士伯罗桥上，下午的暖和的太阳放射出一道道金光，斜穿过绿色的桥桁。往桥下面看，那是福利岛，市立医院肃穆地矗立在东河的中流。他暗想：每次他到纽约，这座城市都显得更丑了，它的混乱和龌龊更加触目惊心了。可是即便对于外地人，这些情况也好象是熟悉的，习惯的，它还是以那个老样子欢迎着旅客，就象老朋友之间用不着怎么穿着打扮似的。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笑，责备自己竟做起这种非医务的遐想来——这种想法对消灭公害、控制空气污染和清除贫民窟是不利的。他觉得过分恋旧等于是在给反对进步的人敲边鼓、

唱赞歌呢。

他们的车子过了桥，沿六十号街到麦迪逊广场，又慢慢走了一段，向西拐进五十九号街。在七号路中央公园往左拐，开过了四条街，停在帕克·舍拉顿饭店。

他办了住房手续，随后在自己的房间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他从皮包里拿出外科医生年会的日程表来（这是他到纽约来的表面上的理由），看到有三个报告是他想去听听的——两个是关于心脏手术的，一个是关于动脉移植手术的。第一个报告要一直等到明天早晨十一点才作，所以时间还很充裕呢。他看了看表。七点差几分，离他和丹尼丝的约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乘电梯下了楼，信步穿过外厅走进“金字塔休息厅”。

正是喝鸡尾酒的时间，屋里开始上座了，都是一群一群赴晚宴或到剧场看戏的客人，先来这里小憩的。看样子大多数都是和他一样的外地人。服务员的领班把他带到一张桌子上去，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他。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很有趣味的结果。但是今天晚上，他想，对不起，我有别的计划。服务员给他要来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他慢慢地喝着，不由得产生了一些遐想。

他想，象这样的逍遥自在，在伯林顿是很少有的。因此离开那里一些时候很不错；它可以使你眼光开阔一些，使你感到，你在家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如果从远处一看就觉得不那么要紧了。近来他怀疑自己整天埋头在医务里边，思想已经有些失去了平衡。他四下看了看，自从他进来以后，休息

厅已经满座了；酒吧间有三个服务员在准备酒，许多服务员在送酒；早来的两三批客人正在离去。他心想，这些人——隔桌的男人和姑娘、门口那个服务员，要走的那四个客人——谁听说过三郡医院呢？即使听说过，谁会关心那里的事情呢？可是，对他自己来说，医院的事情最近简直成了天天呼吸的空气，不可须臾离开的了。这是正常的吗？从专业工作的角度看，能说是好事吗？欧唐奈对于埋头事业的人一向是不大信任的；他们倾向于执著，过分的专心使得他们的判断难于客观公允。他现在是不是有成为这样的人的危险呢？

拿约瑟夫·皮尔逊的问题作为一个例子吧。是不是由于他欧唐奈是一个医院圈子内的人，因而使他有些糊涂呢？医院需要聘请一位病理科副主任；这一点是肯定的。可是他是不是过于挑剔那个老头子了呢？组织工作的弱点，医院各个科室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的。他是不是把皮尔逊这方面的缺点夸大了呢？曾经有一阵子，欧唐奈甚至考虑过请皮尔逊干脆退休算了；一个年轻人决定岁数比他大的人的命运这样轻率，不就是一种不大平衡的判断吗？当然，那是在尤斯塔斯·斯温说清楚他那二十五万美元的捐款的附加条件是让约瑟夫·皮尔逊继续主持病理科这话之前。对了，直到现在，斯温还没有确认这笔捐款呢。欧唐奈觉得他自己的判断是在这一类的考虑之上的。不管这一类考虑显得多么重要，总还是比较庸俗的。约瑟失·皮尔逊仍然有很大可能会给三郡医院作出不少贡献嘛；他的丰富的经验当然得算上。他现在认为：当你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思路确实会开阔一些——即使需要找这么一个鸡尾酒的酒吧间来思考一下，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一个服务员在他的桌前停了一下，问：“再来一杯吗，先生？”

欧唐奈摇摇头。“不用了，谢谢。”

那个人拿出账单，欧唐奈加了一些小费，签了字。

他离开饭店的时间是七点半。时间还早，就信步沿着五十五号路一直走到五号路。在那里叫来一辆出租车，驶向丹尼丝给他的地址。汽车开到八十六号路口的一座灰色的石面结构的公寓楼前。欧唐奈付了汽车费，走进楼去。

一个穿制服的门房向他打了招呼，问了他的姓名，看了看会客单子，说：“匡茨夫人留下话，请您上去。”他指了指电梯，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人站在电梯旁边。门房说：“是在屋顶花厅，先生——二十层。我打电话通知匡茨夫人您来了。”

到二十层，电梯门静静地打开，通向一个宽阔的、铺着地毯的楼厅。一面墙上满挂着一幅绣着狩猎场面的大幅葛别林[①]壁饰花毯，对面是已经打开的橡木雕花双层门，一个男仆走出来说：“晚上好，先生。匡茨夫人要我带您到客厅。她马上就来。”

欧唐奈跟着男仆穿过又一个过厅，进了一间几乎和他在伯林顿整个套房一般大的起居室。室内是用灰黄、赭石、珊瑚三种色调装饰的。一套沙发座椅，前边放着核桃木的长桌，那深沉的色调和淡灰色的大幅厚地毯形成朴素而明显的对照。起居室通向一个磨石地面的阳台，从那边可以看到黄昏时刻的夕阳残照。

① 葛别林（Gobelin），巴黎的一家工厂名，也指它的产品。

“我给您倒点酒吗，先生？”男仆在问。

“不用，谢谢，”他答道。“我等一下匡茨夫人。”

“用不着等啦。”一个声音说。丹尼丝走来了。她伸着双手走到他跟前。

“肯特，亲爱的，看到你我多么高兴啊。”

他出神地看着她，然后慢慢地说：“我也是一样的，”又发自内心地说：“一直到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

丹尼丝嫣然一笑，探起身子来轻轻地吻了他的面颊。欧唐奈一时感到有些感情冲动，恨不得一把把她搂在怀里，但他控制了自己。

她比他记忆中的形象还要美，那满面的春风，秀丽的姿态，使他屏住了呼吸。她穿的是一件镶着墨玉花边的黑丝绸的夜服，是不拖地的时兴样式，下身是松放的圆裙，上身没有肩带，半挂肩头的圆口黑色空花边更加衬托出下面皮肤的白皙，全身一黑到底，单单在腰间绣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

她放开了他的一只手，用另一只手引他走上阳台。男仆走在前头，手里托着一个银制的托盘。上面放着玻璃杯和一个鸡尾酒搅拌器。现在，男仆小心地轻步退了下去。

“马提尼[①]已经混合好了。”丹尼丝望着欧唐奈问：“如果你喜欢喝点别的，我可以给你弄。”

“马提尼很好。”

丹尼丝倒了两杯，递给他一杯。她满脸笑容，眼睛带着温

① 马提尼（Martini），一种混合酒，用两份杜松子酒和一份苦艾酒加冰块搅和，一般还放一个橄榄或一片柠檬。

情，轻轻开口说:“我代表我一个人组成的欢迎委员会，欢迎你到纽约。”

他啜了一口马提尼，满口清凉，酒是不甜的那一种。“请代我向这个委员会致谢。”他轻声说。

她和他对了一下眼神，然后，挎上他的胳臂，带他走到阳台边上那矮小的石栏前。

欧唐奈问:“你父亲好吗，丹尼丝？”

“他很好，谢谢。象个真正的死硬派一样，思想很顽固，可是身体很好。有时我觉得他把我们都耗死，他也死不了的。”然后，她又找补一句:“我是很喜欢他的。”

他俩站住，往下瞭望。黑夜已经降临，这是晚夏的一个温和的夜。纽约刚刚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下面的街道上，汽车川流不息。柴油公共汽车和焦急的小轿车的喇叭，时或发出呜呜嘟嘟的响声。街那边，中央公园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只有零星的街灯照亮着园中的道路。再往远看，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通往哈德逊河的西岸街道;哈德逊河上的船舶灯光一直延伸到远方，通到新泽西海岸的一片灯光闪烁的城区。往纽约的城区方向看，欧唐奈认出了乔治·华盛顿桥。桥上的泛光灯，形成一串银光闪闪的珠链，下面是成排的汽车头灯，穿过大桥驶向城外。欧唐奈心想:“都是回家去的。”

一阵阵和风徐徐吹拂着他们，他感到丹尼丝紧贴在身边。她轻轻地说:“很美，是不是？即使你知道在那些灯光下面发生着错误的、丑恶的事情，也仍然是美的。我爱这一切，特别是在夜晚的这个时刻。”

他说:“你曾经考虑过回去没有？我是说回到伯林顿去。”

“回去住？”

“是啊。”

“走回头路是不行的，”丹尼丝轻声说。“这是我新学到的一点。噢，我指的不仅是伯林顿，而且所有的——时间、地点、人们。你可以旧地重游、旧交重叙，可是那总是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已经离开，你已经成为一个过客；你已不属于那里了，因为你已经走了。”她停了一下，又说：“现在我属于这儿了。我不相信我还能够离开纽约。你看，我说的这些，我这个人太不现实了吧。”

“不。”他说。“听起来，你是非常明智的。”

他感到她的手挎上他的胳臂。“咱们再喝一杯鸡尾酒，”她说，“然后你可以带我出去吃饭。”

随后，他们到了五马路上一个规矩的、设备和气氛都很好的“玲珑”夜总会。吃过晚餐，跳了舞，回到他们的桌子上。丹尼丝问：“你在纽约待多久？”

“我再待三天回去，”他回答。

她侧过头问：“为什么那么匆忙呢？”

“我是个忙人。”他笑着说：“我的病人等着找我看病，医院里的事情也很多。”

丹尼丝说：“我估计你不在我会想你的。”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脸来，开门见山地对她说：“你知道，我没有结过婚。”

“是的。”她严肃地点点头。

“我四十二岁，”他说。“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的独身生活，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可能是比较难以改变

的。或者，让别人看起来，是难以接受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打算说的其实就是，和我这个人同居，可能不大好相处。”

丹尼丝把手伸过去握着他的手说：“肯特，亲爱的，我可以问问清楚吗？”她脸上带着很轻微的一丝笑容。“这些话会是求婚的意思吗？”

欧唐奈索性咧开嘴笑了；他觉得自己荒唐地恢复了青春气息。“现在你既然提到，”他说，“我就说穿了，就是这个意思。”

一时丹尼丝沉默了，没有马上说话。等她再开口的时候，他感觉她是在拖延一些时间。“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可是，你有点操之过急了吧？我们彼此终归还不太了解啊。”

“我爱你，丹尼丝。”他的话很简单。

他感到她是在仔细端详着他。“我也能够爱你的，”她说。然后，她又缓慢地、字斟句酌地说道：“此时此刻我身上的一切感情细胞都叫我答应你，最亲爱的，我迫切地想用我的双手把你搂住。但是，有一个轻微的声音在警告我：要谨慎些。你如果犯过一次错误，你就会感到在重订终身的时候确有谨慎的必要了。”

“对，”他说，“这我能理解。”

“我从来没有学过现在流行的办法，交一个朋友，很快地把他甩掉，若无其事，就象吃一片消化药似的。我看这也是我一直没办离婚的原因之一。”

“离婚手续不难办吧？”

“不怎么难。我估计可以去内华达[1]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去办。可是还有另外的问题——你住伯林顿，我在纽约。”

他小心地又问一遍：“丹尼丝，你真是认真说的，不回伯林顿去住了吗？”

她想了一下才回答。“是的，恐怕我永远也不会住在那里了。假装没有用，肯特；我非常了解我自己。”

一个服务员拿着咖啡壶走过来给他们杯子里斟上了咖啡。欧唐奈说：“我突然感到想单独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

丹尼丝轻轻地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呢？”

他要了账单，付了钱，替丹尼丝把披肩披上了。到外边，守门人叫过一辆汽车，欧唐奈把五马路公寓楼的地址告诉司机。他们坐好以后，丹尼丝说：“这是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你考虑没考虑过搬到纽约来行医呢？”

“我现在正在考虑，”他回答。

当他俩走进楼里，坐电梯上楼的时候，他还在考虑着。从丹尼丝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他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到纽约来呢？这里有的是好医院；这是一个医学城市。找到个医院的职位是不困难的。在这里开业也是比较容易的；他的履历，他在纽约的朋友，都会为他招徕病人的。他问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和伯林顿结了不解之缘呢？是不是我命中注定就得待在伯林顿，而且待一辈子呢？现在也许该是换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了。我又不是和三郡医院结了婚，非得待在那里不可，那里也不是缺了我不行。当然，离开会使我失去一些

[1] 内华达（Nevada），美国的一个州，以该州法律规定办离婚甚为简便出名。

东西，会失去一种创业感，会失去那些一起工作的朋友。但是我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那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而纽约意味着丹尼丝。那还不值得吗？”

到第二十层，丹尼丝用她自己的钥匙开了门，欧唐奈原先看到的男仆已经不见踪影了。

就象有了默契一样，他俩走到阳台上。丹尼丝问：“肯特，你想喝杯酒吗？”

“等一会儿也许要，”他说着向她靠过去。她顺从地偎过来，他俩的嘴唇贴在一起。那是一次长吻。他的胳臂用力把她搂紧，他感到她的身体也在用力贴过来。然后，她轻轻地脱出身来。

她半转过身，说：“还有好多事情得考虑一下呢。”她的声音中带着不安。

“真的吗？”这个语气是有些不信的样子。

“有很多方面你还不了解我，”丹尼丝说，“先说一点吧，我是一个占有欲非常强的人。你知道吗？”

他回答：“听起来那并不怎么可怕。”

“如果咱们结了婚，”她说，“你得整个都归我才行，不能只是一部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不能和别人分份儿——即使和一个医院来分享也不行。”

他笑了。“我看咱们可以商量个折中的办法。别人都是这样做的。”

她又向他偎了过来。“你这么一说，我几乎相信你这话了。”丹尼丝停顿了一会儿。“你再到纽约来一趟，最近，好吗？”

“好。”

“过多久？”

他回答，“你叫我来，我随叫随到。”

她象是被直觉动作所驱使似的，自然地贴过身子，他俩又接起吻来，这次情欲更加火炽了。他们听到身后响了一下，通往起居室的门打开一道缝，露出一线灯光。丹尼丝轻轻把身体脱开。一会儿，一个穿睡衣的女孩子走上阳台。一个声音在说：“我听见有人说话似的。”

“我以为你睡着了，”丹尼丝说。“这是欧唐奈大夫。”又对欧唐奈说，“这是我的女儿菲利帕，”又怜爱地补充说：“她是要我命的双胞胎的一半。”

女孩子以坦率的好奇眼光打量着欧唐奈。“哈罗，”她说。“我听说过你。”

欧唐奈记得丹尼丝告诉过他，她的双生女儿都是十七岁。这孩子长得比实际年龄小，她的身体刚开始丰满起来。可是她的举止带着一种风度，非常象她的妈妈。

“哈罗，菲利帕，”他说。“如果我们打扰了你，我很抱歉。”

“我睡不着，所以我在看书。”女孩子看了一眼手里拿的那本书。“是赫利克的①。你看过这本书吗？”

“恐怕没有，”欧唐奈说。“事实上在医学院读书是没有时间吟诗的，从那以后我又老没匀出时间来念诗。”

菲利帕把书拿起来，打开一页。“这儿有首为你写的，妈

① 赫利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英国传教士兼诗人，以写富于哲理的田园抒情诗著称。他的描写年华易逝的《及时折取玫瑰花蕾》（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一诗曾传诵一时。

妈。”她以很吸引人的声音，带着感情和韵味，轻声地读道：

情窦初开是二八，
青春热血好年华；
听任岁月空流逝，
时光荏苒枉悲咤。
能嫁且嫁莫逡巡，
应怜美景与良辰；
当年曾把花期误，
一误再误误终身。

“我听懂了，”丹尼丝说。她转身对欧唐奈说：“我可以告诉你，肯特，我的孩子总不断地催我再结婚。”

“我们不过是为你着想，”菲利帕插话说，把书放下来。

“她们假装成很现实的样子劝我再婚，”丹尼丝接着说。“实际上这两个孩子温情得要命。”她又转向菲利帕，问她：“如果我和欧唐奈大夫结婚，你觉得怎么样？”

“他向你提出了吗？”菲利帕兴头马上就来了，没等回答，她就叫道：“你就要提的，当然啦。”

“还要看看情况，亲爱的，”丹尼丝说。“当然，还得处理一下离婚这件小事。”

“噢，那个！爸爸总是那么不讲理，非要你提出不可。而且，你们何必等着呢？”她冲欧唐奈说：“你们为什么不同居呢？

那么一来，离婚的理由不就有了，妈妈就用不着跑到象雷诺[①]那样的可怕的地方去办离婚了。”

“有时候，”丹尼丝说，“我对新式教育的效果是有很大怀疑的。我看，就到此为止吧。”她轻步走到菲利帕身边。“晚安，亲爱的。”

“噢，妈妈！”那女孩子说。“你有时候真象个老古董。”

“晚安，亲爱的。”丹尼丝坚决地重复一句。

菲利帕只得对欧唐奈说：“看样子我非走不可了。”

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菲利帕。”

女孩子走了过来，坦率地说：“如果你将要成为我的继父的话，我似乎是可以亲你一下的。”

他回答：“那么，不管将来怎么样，咱们就先亲了再说吧。”

他把头探过去，她亲了他的嘴一下，然后站定了，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你倒挺招人喜欢的。”她向丹尼丝提醒道：“妈妈，把别的丢了可以，千万可别把他给丢了。”

“菲利帕！”这回的声音里明显是带着教训孩子的味道了。

菲利帕笑了，吻了她的妈妈。她轻盈地招着手，拿起她的诗集走掉了。

欧唐奈靠在阳台墙上微笑。此时他在伯林顿的独身生活显得非常空虚乏味了，和丹尼丝双栖纽约的美好前景，对他越来越有吸引力。他的向往之情一秒一秒地在增长。

---

① 雷诺（Reno），内华达州的一个主要城市，参阅第 284 页注。

十八

费雯左腿的截肢手术是八点半准时开始的。自从欧唐奈大夫担任三郡医院外科主任以后，他一直坚持外科手术室的工作一定要准时。多数外科大夫遵守了这条规定。

这个手术不复杂，露西·葛兰杰估计照既定操作规程开就行，没有什么特殊问题。她早就决定截得高一些，在膝盖以上，到股骨的上部。她曾经考虑过在髋骨部位开刀，那样防止膝部恶性病变蔓延的可能性更多一些。但是这种做法的缺点是留下非常不容易安装假腿的残肢。因此她采取了折中做法，把大腿留下来一部分。

她也已经计划好了在什么地方切割皮肉，使留下来的肌肉得以包住残肢。事实上，昨天晚上，当费雯以为她在又作一次例行检查的时候，她就在脑子里把开刀部位计划好了。

当然，这是在她把决定截肢的消息告诉费雯之后。那是很凄惨、很紧张的一个场面。开始，这位姑娘还憋着不哭，过了一会，憋不住了，偎在露西身上，用那绝望的呜咽，宣泄出失去最后一线希望的痛楚。尽管从露西的训练和习惯来讲，她本来应该能够用医务工作者的态度对待这种场面，不动感情的；但是不知怎的，她这回例外地动了感情。

随后，她又和费雯的家长谈了话，接着年轻的塞登斯大夫又来找了她。作这些谈话时她控制得好一些，但也仍然使她有些心烦意乱。露西觉得她这个人大概永远也不会象有些大夫那样，把自己对病人的感情完全切断。有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表面上的超脱，不过是一种必要的表演而已。但是，在手

术室里却不一样，这不是什么表演了，这是需要。在这里，现在她的精神状态是：冷静，不带任何私人情感，考虑着当前手术要求。

麻醉师站在手术台的一头，已经说过可以进行手术了。露西今天的助手，医院里的一个实习医生，已经把要截去的一条腿抬起了几分钟，把血液尽量控出去。现在，露西开始在大腿上部装上一个空气止血带，暂时松挂在那个部位。

手术护士没等要就递过来剪刀，露西开始把昨天晚上备皮敷上六氯酚①以后缠上的绷带剪掉。绷带脱落，有个护士过来从地板上清走。

露西看了看钟。那条腿抬成接近垂直位置已有五分钟，肌肉已经没血色了。实习医生换了一下手。她问他："胳膊酸了吧？"

他那大口罩后边的脸上露出一副笑容。

"要是这么抬一个小时我就受不了啦。"

麻醉师走到止血带跟前，等着露西发话。她点点头说："好，作吧。"麻醉师开始往橡皮带里打气，切断血液流通，打完气以后，实习医生把大腿放平在手术台上。实习医生和手术护士一起把一张消毒绿色罩单盖在病人身上，只把腿部的手术部位露在外面。露西开始手术前的最后准备，在手术部位涂上酒精西弗朗②。

今天手术室里有两个医科大学学生来观摩见习，露西让

① 备皮，手术前把病人的汗毛剃干净，医院行话叫备皮；六氯酚（Hexachlorophene），一种消毒药物。

② 酒精西弗朗（Alcoholic Zephiran），一种消毒药物。

他们走近些。手术护士递过一把手术刀，露西开始用刀刃的尖部在暴露在外的大腿上划过来，并向他们讲解道：

“注意，我先把皮瓣①的位置用刀划出来。这是为了给我们一些标记。”然后她开始往深里切下去，露出表皮之下的筋膜和下面一层黄色的脂肪组织。“要紧的是使前边的这扇比后面的一扇长一些。使以后的缝合线稍微靠后一些。这样，将来病人的手术疤就不会正好位于残肢顶端。如果我们给病人在顶端那个位置上留个疤，上面的重量压下来就会很疼。”

现在，她把肌肉切深，血冒出来把两扇皮瓣的位置线显示得很清楚。那两扇皮瓣有些象衬衫的两片下摆，前后一长一短，为的是一会儿可以把两头拢在一起，作整整齐齐的缝合手术。

露西以短促、准确的动作，用手术刀把肌肉剥离，向上翻转，把血肉模糊的下层组织暴露在外。

“露钩！”手术护士递过来，露西放上去，把切开的肌肉钩住，露出下面一层组织。她让实习医生把住露钩，自己再往深里切，透过第一层四头肌。

“我们就要切到股动脉了。在这里——先是股静脉。”当露西指出的时候，两个医科学生俯身注意看着。她一边继续作，一边沉稳地讲解着：“我们尽量把血管往上边多剥离一些，然后拉下来结扎，让它缩回去，让开残肢这个部位。”手术护士递过针来，露西飞针走线，灵巧地把血管缝好。把大血管结扎两次，让它们牢固地封闭好；这个部位不能让它出血，否则病

① 皮瓣（flap），一扇瓣状皮肉。

人会出危险。然后，她伸手接过剪刀，把通向小腿的主要动脉剪断。这就为截肢作了无可挽回的一步准备工作了。

她很快地把其他动脉、静脉管也同样剪结好，然后又向肌肉里边切入，直到把向下走的神经暴露出来。当她戴着手套的手摸着神经的时候，费雯的身体在手术台上突然动了一下，大家的眼睛都很快转向手术台头上站着的麻醉师望去。他点点头让他们放心。“病人很好，没有问题。”他一只手摸着费雯的面颊；她脸色是苍白的，但呼吸很沉稳，节奏正常。她眼睛睁着，但没有视觉；头向后边仰着，没有向左右偏移，眼窝里包着泪水，是在无知觉之中淌出的。

“我们用同样方法结扎神经，和动脉、静脉一样处理——拉下来，尽量靠上边结扎，然后割断，让它缩回去。”露西的话好象是不用考虑自然流出的，随说随作。这是教学习惯养成的。

她接着又沉稳地说：“在截肢手术中怎样处理神经末梢问题，外科医生当中一直有很多议论。目的自然是避免造成手术以后残肢疼痛。”她灵巧地结扎了一支神经，向实习医生点点头，把线头剪断。“试验过很多种办法——注入酒精；用电烧灼器烧神经末梢；但是，今天我们用的还是最简单、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露西看一眼手术室墙上的挂钟。九点十五分——手术已经进行了四十五分钟。她回眼看了看麻醉师。

“还行吧？”

麻醉师点点头。“情况很好，露西。她是个很结实的姑娘。”他故意诙谐地问道：“你肯定这是那个要锯腿的病人吧？”

“没错。”

露西一向不喜欢拿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开玩笑。但是她知道有些外科医生从一开刀一直到结束，玩笑话说个没完没了。也许有的人表面上的诙谐是为了掩盖内心的同情，也许不是那么回事。反正她宁愿换个话题好。在她开始切开大腿背部肌肉时，向麻醉师问："你家里都好吧？"露西停一下又用了一个露钩钩住新打开的肌肉。

"都好，我们下星期要搬新房子了。"

"噢，真的。在哪儿？"她对实习医生说："高一点。尽量拉开，让出位置来。"

"索姆塞特高地。北头一个新地段。"

大腿背部肌肉已经差不多剥离了。她说："我好象听说过。你的夫人一定很高兴吧。"

现在可以看见骨头了，整个切开的地方张开着血红的大口子。麻醉师回答："她上了七重天了——在买地毯，选窗帘，还有别的东西。就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露西用手指围着股骨摸，把周围的肌肉捋上去。她对学生们说："注意我把肌肉尽量推开。这样我们可以把骨头往上锯一些，等一会儿把肌肉放下来，就可以完全把骨头包住了。"

实习医生用两把露钩在勾那些重叠在一起的肌肉，有些弄不过来了。露西帮助他弄了弄，他嘟囔着："下回我得带三只手来干这个活。"

"锯。"

手术护士已经准备好了，把锯把递到露西伸出的手里。她又接着刚才的话问麻醉师："什么问题没解决？"

露西把锯齿尽量往上放，起初用短促的节奏一推一拉。在

锯齿咬进骨头时，发出喀嚓嚓的单调、钻心的响声。麻醉师回答刚才的问话说：“付款问题。”

露西笑了。“我们得让你忙一些——多作些手术你就有钱了。”她已经锯了一半了；年轻人的骨头硬一些，比较难锯。突然她产生一种想法：这是悲剧的时刻，可是我们却在随便谈着一些最普通的家常话，甚至还在打趣。再过那么一两秒钟，这条腿就断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还不过是个娃娃呢——将永远失去了她的生活的一部分。她再也不能象其他人一样自由地奔跑了，再也不能跳舞，或者游泳，或者骑马，或者无拘无束地作性爱动作了。即使她过一定时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活动，费一些力气，借助一些机械性的工具，别的活动或许也可以做；但总是和先前不一样了——永远不会象先前具有旺盛青春，完整躯体时那么高兴、那么自由、那么无忧无虑了。悲剧的核心在于：她太年轻了。

露西停了一下。她那敏感的手指觉出快要锯到头了。突然，喀哧一声，在快要锯断的半截腿的重量的压力下，最后连接的骨头折断了。断肢脱离躯体，落在手术台上。露西第一次抬高声音叫道：“接住，快！”

可是已经晚了。那个实习医生抓了一下投抓到，断肢从手术台滑落到地面上去了。

实习医生忘了自己是进行了无菌消毒的，弯腰要去拣。露西叫了一声：“别动！让它去吧，”实习医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直起腰来。

另一个护士过来，拾起断肢，用纱布和纸包起来。以后这条断肢将和其他手术标本一起由勤务人员收集起来送往病理

科。

露西对实习医生打着手势说，“请把残肢抬起来。”实习医生绕过去，抬起残肢。露西接过手术护士递来的一把锉刀，摸到折断处的骨头棱角，仔细锉起来。她又对学生们说：“记住要把骨头断端锉好，确保没有骨尖突出。因为如果有的话，这些骨尖就要增生。是会非常疼的。”她没抬头问：“时间怎么样？”

麻醉师回答：“已经七十分钟了。”

露西把锉刀递回去。“好，”她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缝合。”手术即将结束了，她心里在想着大厅那边外科休息室里等着她手术完了喝的热咖啡。

迈克·塞登斯在费雯动大手术时一直在冒汗。费雯的父母还留在伯林顿，并且准备再待一些时候。塞登斯和洛布顿夫妇一起走到给手术病人家属留的一个小房间里等着。今天一大早，医院刚刚开始有人活动的时候，他就把那老两口带进了费雯的病房。可是，费雯注射了麻醉剂，已经晕晕乎乎的的了，没有什么话好谈。费雯似乎也不太知道他们在她身边。随后，也就是在他们来了几分钟之后，她就被推到手术室去了。

他们三个人待的这间偏僻的屋子没有什么陈设，只有一些不舒服的皮椅子和漆木桌子。现在谁都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亨利·洛布顿的个子又高又大，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多年的户外劳动使得他的脸上布满皱纹。现在他站在窗前往下面的街道看着。迈克·塞登斯可以猜到，费雯的父亲过一会儿就会从窗前走回到一张皮椅子那边；再过一会儿，又会站起来

走回到窗前。因为这位老爷子在过去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总是遵循这么一个规律。塞登斯对他这种缓慢的神经质的表演真有点受不了。他拼命盼望着他会多少来点变化——哪怕走快一点，或者在这两点之间来回走动和停留的间隔时间改变一下也好。

相形之下，费雯的母亲却坐在那里没有动——从他们进屋以后几乎是纹丝不动。她选了一张直背的椅子，好象坐上去比其他椅子舒服一些，而且可以坐得直挺一些，显示出一种习惯性的自我约束。安吉拉·洛布顿的两只眼睛好象在平视着无限远的远方，双手优雅地搭在膝头。今天她的脸色比平时要苍白一些，可是那对高高的颧骨还是和平时一样突出，显出她一副天生的雍容仪态。她是一个集纤巧与刚毅于一身的女人。

自从几天以前，迈克·塞登斯和洛布顿夫妇初次见面以来，他有几次心里纳闷为什么她对费雯的情感和担心的程度没有她丈夫那么明显。可是过了几天，塞登斯却越来越感到她的感情深度决不次于她丈夫，可能还更深刻一些。他也猜想到，虽然费雯的父亲的男人性格外露，可是她母亲却远远比她父亲更为坚强。在这对老夫妇当中，她是她丈夫经常需要依靠的一块坚定的磐石。

塞登斯也在猜想在今后的岁月当中他自己和费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两个当中谁会被证明是更坚决、更可靠的呢？他知道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完全相等的。不管在性格强弱、领导能力大小，甚至在爱情的深广方面，总是有差别的。他也知道性别没有多大关系，妇女常常会在头脑和心肠方面比

男人更坚强一些，而男子的表面气概有时不过是掩盖内心孱弱的一种伪装。

费雯是不是比他塞登斯强些呢？她的性格是不是比他好一些，勇气更大一些呢？这个问题是他昨天晚上想到的，一直到现在还在萦回脑际。他昨天晚上去看她，当时他已经知道截肢的决定，也知道费雯也已经知道了。他见她不但没有泪容，而且带着笑意。“进来，迈克，亲爱的，”她说，“别这么哭丧着脸。葛兰杰大夫告诉我了，我已经哭完了，已经过去了——或者至晚到明天早晨就过去了。”

听了这话，他发现他对她的爱更加深了，他搂住她，热情地吻了她。随后她用手指头缠着他的头发，又把他的头往后推开一些，凝视着他的眼睛。

“我今后这一辈子将会只有一条腿了，迈克，”她这样说着。“我将不是你看到的那个姑娘——不象咱们初识的时候的我，也不是现在你看到的我了。如果你把我甩开，我会理解的。”

他用很强烈的语气回答说：“你别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她说。“你害怕谈到这个问题吗？”

“不！”这是一个大声的、坚定的抗议，可是就是在这样叫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这是虚伪的。他确实害怕谈这个，而他却感觉出来费雯不怕——这时候她已经不怕了，再也不怕了。

他认识到，他在费雯的母亲的身上可以看到费雯的影子——或者应该倒过来说：在费雯身上可以看到她母亲的影子。在她俩身上非常明显地给人一种坚强的感觉。他自己能比得上吗？他头一次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怀疑和不安的情绪。

洛布顿先生打破了他的规律。他走在椅子和窗户之间停住了。“迈克，”他说，“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时间还会很长吗？”

塞登斯看到费雯的母亲也在望着他。他摇了摇头。“不会了，葛兰杰大夫说作完手术以后……她马上到这儿来。”他停了一下，补充说：“我们都会听到消息的——就快了。”

十九

窦恩伯格大夫把手从婴儿保温箱边上两个象舷窗一样的洞口伸进去，仔细地检查着亚历山大的婴儿。产后已经三天半了，本来这是很有希望的迹象。可是却有另外一些征候越来越明显，引起窦恩伯格的不安和注意。

他观察得很仔细，然后站在那里思索，衡量着脑子里记下的问题，通过他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无数熟悉的病例加以甄别。最后他的判断验证了他的预感，预后很不好。“你知道，”他说，“我先前还以为他能活下来呢。”

早产婴儿室的年轻的主管护士（就是几天以前约翰·亚历山大见到的那一位）在用期待的眼光望着窦恩伯格。她说：“他的呼吸在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正常的，以后慢慢弱下来了。那个时候，我才请你来的。”

保温箱那一边的一个护校学员在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大口罩上边的眼睛在窦恩伯格和主管护士之间来回转动着。

“他的呼吸很不好，”窦恩伯格慢慢地说着。他一边想，一边说，为的是怕漏掉了什么，“黄胆不应该这么多，脚象是有些肿。再告诉我一遍验血结果。”

主管护士看了看病历单。“红血球四百九十万。有核红血球与白血球是七比一百。”

又沉默了一会儿。两个护士等着窦恩伯格考虑这个化验结果。他心想：“是太贫血了，当然也可能是正常型反应过度。”

然后，他大声说："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那张查血敏的报告，我怀疑这孩子患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

主管护士象是有些惊讶。她说，"大夫，可是肯定……"这话没有说完又咽回去了。

"我知道——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的。"他指了一下病历。"可是，还是让我看看那个报告——原先给母亲查的那张。"

主管护士翻了几张单子，找到那一张，把它抽了出来。就是皮尔逊大夫和戴维·柯尔门拌嘴之后签的那一张。窦恩伯格仔细又看了一遍，递了回去。"嗯，很肯定——血敏是阴性反应。"

当然，应该是肯定的；可是在他脑子里却有一种想法在纠缠着不走：化验会不会错了？不可能的，他告诉自己；病理科决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他还是决定在查完病房之后，去找皮尔逊谈谈。

窦恩伯格对主管护士说："目前我们没什么别的办法好想了。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请再叫一下我。"

"好的，大夫。"

窦恩伯格走了以后，护校学员问："窦恩伯格大夫说什么来着——有核……？"她没记住。

"有核红细胞增多症——是一种婴儿血液病。当母亲的血是 Rh 阴性、父亲的血是 Rh 阳性的时候，婴儿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病。"这位红头发的年轻主管护士仔细而有信心地回答着。她总是这样的，实习的护校学生都愿意被派到她的手下。这位主管护士是医院最能干的护士之一，她从护校出来不过十二个月多一点，毕业时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实习的这位小

护士知道这些，所以没有顾虑，接着追问下去。“我原来以为发生这种情况，他们在出生时就会给婴儿换血的。”

“你说的是作换血手术？”

“是的。”

“那只是在某一些情况下才能作的。”主管护士耐心地说。“要看给母亲查血敏的反应来决定作不作。如果报告说是阳性的，一般意味着婴儿落生时就得了这种病，在出生以后必须换血。如果化验结果是阴性的，就不必要换血了。”主管护士停住了口，然后，她又若有所思，一半自言自语地说：“可是那些症状倒是很奇怪的。”

自从几天以前为了检查化验室工作拌了一次嘴以后，皮尔逊没有再过问戴维·柯尔门在血清学化验室的活动。柯尔门摸不清这种沉默意味着什么——是他已经达到了直接负责血清学这个目的了呢，还是皮尔逊准备以后再来找他的岔子。可是在目前，这位年轻的病理医师已经习惯于经常到这个化验室看看工作进行的情况了。由于这样做，他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一些改变这里工作程序的想法。过去一两天里，他已经在一些小地方做了一些调整。

在他和化验室技术员组长卡尔·班尼斯特之间，暂时形成一种类似休战的状态。而约翰·亚历山大则明白地表示了欢迎柯尔门对化验室的关注，在过去两天他也提了几条建议，并且得到了柯尔门的赞同。

亚历山大在他妻子入院后的第二天就上班了。皮尔逊曾粗声粗气但是好意地告诉亚历山大，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休

息几天。“谢谢你，大夫；可是如果我不工作，我会想得太多，没有什么好处的。”皮尔逊点了点头，说亚历山大可以随便，在他想去看看他的妻子和婴儿的时候，也可以离开一下工作，到楼上去看看。

现在，戴维·柯尔门打开血清室的门进到屋里。

他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坐在室中央的化验台前，从一架显微镜上抬起眼睛，面对着他的是一个有两个非常大的乳房的、穿着白大衣的妇女。这个女人柯尔门模糊记得在医院里曾经遇到过几次。

在他走进来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说："我看您也许应该去找皮尔逊大夫或者柯尔门大夫去问问。我在给他们作这个报告。"

"什么报告？"柯尔门这样随便一问，他俩都转过脸来了。

那个妇女先说："噢，大夫！"她看着他的脸问："您是柯尔门大夫吧？"

"是的。"

"我是希尔达·斯特朗。"她伸过手去，补充介绍自己说："营养科主任。"

"您好。"当她握着他的手时，他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她那两个大乳房和她的手臂在一起颤动——一种象条鲸鱼游泳那样的波浪式的颤动。他定了定神，问道："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帮忙吗？"他从自己经验中体会出病理医生和营养技师是在饮食卫生方面密切合作的。

"过去几个星期发生了不少肠道感染病，"营养科主任说，

“很多是医院里的职工。”

柯尔门笑了一下。“哪个医院不三天两头发生这样情况呢？”

“噢，那我知道。”斯特朗夫人对这种不太重视的话稍微露出了一点不大同意的样子。“可是如果食物是病因的话——一般都是如此的——我愿意尽可能地找找原因在哪儿。然后我们可以设法防止同样的情况再发生。”

柯尔门发现这个女人的认真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他客气地请教道：“您有什么看法吗？”

“很肯定。我怀疑是我的洗碟机的原因，C大夫[①]。”

柯尔门一下子被这个称呼叫怔了。然后，他才问：“噢，为什么呢？”他从眼梢里看到班尼斯特进来了。现在两个技术员都在听着他俩的谈话。

营养科主任说：“我的热水加温系统简直不行。”

把设备说成“我的”，听着有点逗笑，但是他没笑，继续问：“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呢？”

“我当然提过了，C 大夫。”显然这是使斯特朗夫人感情冲动的问题。她接着说：“我和院长，塔马塞利先生，谈过好几次了。事实上就是在我和 T 先生最近一次谈这个问题以后，他才请皮尔逊大夫再化验一下洗碟机的。”

“噢，是这样的。”柯尔门转向约翰·亚历山大问道：“你做了一些化验吗？”

“是的，大夫。”

① C大夫，斯特朗有叫人名字头的习惯。柯尔门的第一个字母是C。

“结果怎么样？”

“水温是不够高的，”亚历山大看了看有几页笔记的夹纸板。“我给每台洗碟机作了三个化验，选一天的不同时间做，水温在华氏一百一十度到一百三十度之间[①]。”

“你看！”营养主任很有表情地摊开双手。

“噢，那对。”柯尔门点点头。“温度差太多了。”

“还不仅是这个，大夫。”约翰·亚历山大把夹纸板放下，从化验台上拿起一个玻璃片来。“我发现有属于大便组的产气菌，在经过了洗碟机之后的碟子上。”

“让我看看。”柯尔门拿着玻璃片走到显微镜前。当他调整了接目镜之后，马上看见象蛆虫一样的细菌了。他直起身来。

斯特朗夫人问：“什么玩艺儿？说明什么问题？”

柯尔门一边考虑，一边说：“玻璃片上是产气杆菌。一般热水是能杀死这些细菌的，现在看来，它们通过洗碟机以后，留在干净的碟子上了。”

“问题严重吗？”

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回答道：“也严重，也不严重。这可能是你谈到的一些肠道感染的原因。那倒并不很严重。但是，变成严重问题的情况是可能有的。如果我们碰巧在医院里有个带病菌的人，那就不妙了。”

“带病菌的人？”

柯尔门继续解释道：“那是指体内带有病菌，可是本身并

---

① 华氏沸点是二百一十二度。

没症状的人。带病菌的人可能表面上是正常、健康的人。这种情况比一般人设想的要常见得多。”

“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斯特朗夫人说着，心里也不住地思量。

柯尔门又冲那两个化验员问：“我想咱们对医院里所有炊事人员都会作定期检查的，是吧？”

班尼斯特得意地说：“嗯，是的。皮尔逊大夫对这点是不厌其烦的。”

“我们的工作做得及时吗？”

“嗯。”技术员组长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可能有好长时候没做了。”

“最后一次检查在什么时候？”柯尔门是作为一般问题这么随便问的。

“等等。让我查查。”班尼斯特走到化验室的另外一头。

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里在掂量着有关的几个因素。如果洗碟机有问题（看起来是这样的），应该及时采取些措施；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既然对于接触食物的人员定期仔细做了检查（照班尼斯特说是这样做了），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也不能漫不经心。他告诉约翰·亚历山大说：“你最好尽快把你的报告送给皮尔逊大夫。”

“好，大夫。”亚历山大又回去看他那夹纸板上的记录了。

班尼斯特在屋子那头，查着档案柜子上摊开的工作日志，抬起头来叫道：“二月二十四。”

柯尔门一怔，问：“你说的是二月吗？”

“对的。”

“那几乎是六个月以前了。”他向营养科主任问:“也许你那里的炊事人员并没有多大变动，是吧？”

“噢，不巧，是有变动的。”斯特朗夫人摇着脑袋说。“从二月以来，我们添了不少新人，C 大夫。”

柯尔门还不大理解，又问班尼斯特:“那日期没错吧？”

“最后一次就是那日子。”班尼斯特非常肯定自己说的没有错。他倒觉得能够给这个什么都懂的年轻大夫讲点他不了解的事挺来劲。接着又找补了一句:“不信你可以自己来看看。”

柯尔门没答理这个建议。“可是从那时以后上班的新来的雇员呢？”

“这上面没有别的记载了。”班尼斯特耸耸肩。“如果保健科不送化验单，我们没法知道来了新炊事员。”他是满不在乎的态度，而且还近于有些轻蔑。

柯尔门心里在冒火。他控制了一下，对营养科主任平静地说:“我看这个问题你应该查查。”这时候他才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斯特朗似乎也想到这儿了。她说:“我马上去。谢谢你，C 大夫。”她乳房一颤一颤地走出了化验室。

室内一霎时沉静下来。柯尔门第一次发现班尼斯特有些嘀咕了。当他俩的眼神对在一起的时候，他冷冷地问那老化验员:“已经好久没有把炊事员的化验送到这边来了，你就没有感到有些奇怪吗？”

“嗯……”班尼斯特有些不自在了，先前的那种自信也已经消失。“我想要是老不送的话，早晚我会发现的。”

柯尔门带着厌恶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生气地说：“我看只会晚，早不了，你说呢？——特别是要你动点脑筋的事。”他走到门口，转过头来说。“我去皮尔逊大夫那儿。”

老技术员脸上的血色都没了，柯尔门走了以后，他还站在那里，看着柯尔门走出去的那扇门。他又生气、又懊丧，嘴上迸出来这么几句：“他什么都懂，是不是？书上的那些讨厌的事他都懂。”

此时此刻，班尼斯特周围都是失败和倒霉的气氛。他所熟悉的世界（他认为是不可能遭到侵犯的、因而也就没有设防）正在垮台。一个新的秩序在出现，而在这个新秩序里，由于他自己的缺点，是没有他这样的人的位置的。他，垂头丧气，和新的秩序很不合拍，象是一个为时间所抛弃的软弱的、可悲的人。

柯尔门走进来的时候，约瑟夫·皮尔逊还坐在办公桌后边，抬起头来。

这位年轻的病理医师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就说：“约翰·亚历山大在通过洗碟机之后的干净碟子上发现了产气杆菌。”

皮尔逊对发生这样的事似乎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他冷冷地说：“是热水系统的毛病。”

“我知道。”戴维·柯尔门想控制住他声音里的讥讽味道，但是没有控制住。“有没有人想点什么办法呢？”

老头子有点纳闷地看着他，很奇怪，他不但没上火，反而很沉静地说：“我估计你是觉得这儿的工作搞得很糟糕吧。”

“你既然这样问——我就告诉你，是这样的。”柯尔门的嘴

唇绷得很紧。他心想，在这样的气氛中，真不知道他们两个还能在一起工作多久。

皮尔逊猛地把书桌下面的抽屉拉开，翻着里边的档案文件，一边找着一边说着，他是带着又生气、又难受的口气讲的。“你年轻，阅历还浅，可是一脑子的大道理。你到这里来正赶上刚换了一套领导班子，比过去好多年花钱容易些了。于是你就认为出了什么毛病，都是因为没有人想到要做些改进，没有人试着想些办法!”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把一堆厚厚的卷宗往桌子上一扔。

“我并没有那么说。”这话脱口而出，有些象是自卫的口气。

皮尔逊把卷宗往他那边一推。“这是关于厨房热水系统的行文卷宗。如果你不怕麻烦翻一翻，你就知道我请求换一套热水系统已经好多年了。”皮尔逊的声音提高了，象挑战似的说:“看哪——你看看哪!”

柯尔门打开卷宗，把前面的看了。他翻了一页，又一页，把后面的也大致看了一遍。他立刻知道自己错了。那些行文中包括皮尔逊对医院食堂卫生提出的批评，措辞比他自己可能用的还要尖锐得多。这些意见一直提了好几年了。

“怎么样？”在他看卷宗的时候，皮尔逊在看着他。

柯尔门没有迟疑，马上说:“对不起，我应该向你道歉——单就这件事来说。”

“没关系。”皮尔逊烦躁地摆摆手，他听出了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又问:“你说还有别的事情？”

柯尔门平静地说:“在了解洗碟机的事情时，我还发现已

经六个多月没有给炊事员作体格检查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象一颗子弹似的蹦出来。

“保健科显然没有把样子送来化验，营养科主任已经去查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没去问吗？病理科没有人去问问为什么不送东西来化验吗？”

“显然没有人问过。”

“这个班尼斯特真笨蛋！这是严重的。”皮尔逊真的关心了这件事，把对柯尔门的敌对情绪忘了。

柯尔门平静地说：“我想你会关心的。”

皮尔逊拿起电话。等了一下，说：“接院长电话。”

电话直截了当，说的时间不长。最后皮尔逊挂上电话，站起身来，对柯尔门说：“塔马塞利下来了，咱们到化验室迎他去。”

在化验室里用了几分钟时间，约翰重述了已为柯尔门所了解的情况。皮尔逊和塔马塞利听着，约翰·亚历山大重新翻开他的记录，皮尔逊检查了玻璃片。当他看完显微镜直起腰来的时候，营养科主任进来了。院长问她：“你问出什么结果来了吗？”

“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斯特朗夫人带着不相信的神气直摇头。她对皮尔逊说：“今年年初，保健科添了一个新职员，P 大夫。没有人对她说过要给炊事员作检查，这就是没有送下大便样子来的原因。”

塔马塞利说：“那么，现在有多长时间没检查了？”

“大约有六个半月了。”

柯尔门注意卡尔·班尼斯特一个人阴郁地站在一边象是在做什么工作，可是他感到那个化验员组长是在注意听这边人的谈话，一句没漏。

院长问皮尔逊：“你建议怎么办？”

“首先得给所有的新雇员做一次检查——越快越好。”这回老病理医师的话很利索果断。“然后其余的人都作一次重新检查。包括化验大便、胸部透视和体格检查。应该包括所有的炊事员和所有接触饮食的人员。”

“请你安排一下好吗，斯特朗夫人？”塔马塞利说。“和保健科配合一下，大部分具体工作让他们干。”

“好，T 先生。我马上去办。”她浑身的肉一颤一颤地走出化验室。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塔马塞利又转回过脸问皮尔逊。

“我们需要给那些洗碟机换一个烧热水的系统——或者干脆拆了换新机器。”皮尔逊的声音又提高了。“我已经向所有的人喊了好多年了。”

“我知道。”塔马塞利点点头。“过去的卷宗我都接受下来了，这个问题在我们待办的单子上。问题是我们的基本建设开支太多了。”他思考一下说：“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皮尔逊毫无道理地带着气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管子工。”

“我懂得一点管子工的，也许我可以帮帮忙。”听见这个轻轻的语声，大家都转过头来。原来是窦恩伯格大夫，他的手还是在那里摆弄着烟斗。他进来时很安静，没有人注意。看见

哈里·塔马塞利，他问道："我打搅了吗？"

皮尔逊咕哝着说，"不，没关系。"

窦恩伯格看见约翰·亚历山大正在看着他，就对他说："刚才我在看你的孩子，年轻人，他的情况不大好。"

"有希望吗，大夫？"亚历山大小声问。其他人也转过了身子，表情也缓和了。班尼斯特放下一个玻璃吸量管，也凑了过来。

"恐怕是希望不大。"窦恩伯格缓慢地说，停了一会儿，然后象想起一件事，对皮尔逊说："我估计，约，给亚历山大夫人作的血敏试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问题？"

"我的意思是会不会作错。"

皮尔逊摇了摇头。"没有问题，查理。事实是，这个试验是我亲自做的，做得很仔细。"他非常奇怪地问："为什么你问这个呢？"

"想再核对一下。"窦恩伯格吸了吸烟斗。"今天早晨有一阵子我怀疑这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这只不过是个猜测。"

"那是不大可能的。"皮尔逊很强调地说。

窦恩伯格说："是的。我也那样想。"

又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把眼光转到了亚历山大。戴维·柯尔门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随便说点什么来转移一下，让那年轻的化验员心里好受一点。他没有思索就对窦恩伯格说："过去对血敏试验是产生过怀疑的——那时化验室只用盐水介质和蛋白介质两种方法检查。有时少数阳性反应会

被当成阴性的了。现在加上了孔姆斯间接试验，已经相当保险没有错了。”他说完以后才想起是在他来了以后这个化验室才改变的。他并没有意思想打击一下皮尔逊，不由得希望老头子没有注意听他的话。他们两个已经拌了不少的嘴，不要再毫无必要地火上加油吧。

“可是，柯尔门大夫……”亚历山大嘴张得很大，眼睛露出惊慌的样子。

“啊，怎么了？”柯尔门有点莫名其妙了，他说的话怎么会引起这种反应呢？

“我们没有作孔姆斯间接试验。”

尽管柯尔门对亚历山大很关心，他觉得有点不愉快了。由于皮尔逊在场，他很想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现在他被弄得不得不谈了。“唉，作了，你作过了，”他顺口说道。“我记得是我签的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子。”

亚历山大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眼睛里流露出请求的神色。“可是皮尔逊大夫说没有必要。这个试验是仅仅用盐水和高蛋白作的。”

柯尔门花了几秒钟时间消化这句话。他看见塔马塞利不大明白似的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表演。窦恩伯格马上注意起这些话来了。

皮尔逊显得很不舒服的样子。他带着不安的心情对柯尔门说：“我原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给忘了。”

戴维·柯尔门的脑子马上转过来了。但在没有进一步弄清情况以前，他需要落实一下。“我理解的对吗？”他问亚历山大，“根本就没作孔姆斯间接试验？”

在亚历山大点头的时候，窦恩伯格突然插进来说：“等等！让我先弄清楚。你的意思是说，那母亲——亚历山大夫人——终究还可能有血液敏感问题？”

“当然她可能有！”柯尔门这回不管不顾了，他的声音一下提高起来。“盐水和高蛋白试验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不是所有情况都有用。任何在血液学方面合理地跟上现代医学的人都应该懂得这一点。”他斜眼看了皮尔逊一眼，他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又对窦恩伯格说：“所以我才让作孔姆斯间接试验的。”

院长仍然在努力理解医学方面的含义，他问：“你说的这个试验，既然你让作了，怎么又没有作呢？”

柯尔门转过身来冲班尼斯特，眼色很严厉地问：“我签的那张申请单哪里去了——孔姆斯试验的申请单？”技术员犹犹豫豫地没有回答，他又问：“说呀？”

班尼斯特直发抖。他嘴里嘀嘀咕咕，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在说：“我把它撕了。”

窦恩伯格有点难以置信地说：“你把大夫的申请单给撕了——也不告诉他？”

柯尔门毫不客气地说：“是谁叫你撕的？”

班尼斯特看着地板，勉强回答：“皮尔逊大夫叫我撕的。”

窦恩伯格现在思想转得很快。他对柯尔门说：“这说明那孩子可能得了有核红细胞增多症，事实上，各种迹象都说明这个问题。”

“那你要作换血手术吗？”

窦恩伯格痛心地说：“如果需要换，也应该在出生的时候

换。可是尽管这么晚了，也许还可能有救活的机会。”他望着年轻的病理医师，似乎只有柯尔门的意见是可以信赖的样子。“可是我想弄牢靠一些。那孩子没有多少力气，经不住折腾了。”

“我们需要给孩子的血作一次孔姆斯间接试验。”柯尔门的反应很快、很中肯。现在都看他和窦恩伯格的了。皮尔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给迅速发展的情况弄呆了。柯尔门厉声问班尼斯特：“医院里有没有孔姆斯血清？”

那技术员咽了一口气，说：“没有。”

这是院长权限之内的事了，他很干脆地问：“我们从哪里可以弄到？”

“时间不够了。”柯尔门摇摇头说。“我们得请别的地方作，那些有条件的地方作。”

“大学可以作，他们的化验室比我们的大。”哈里·塔马塞利走到电话机旁，对接线员说：“请给我接大学医院。”他问在场的人：“谁在那里负责？”

窦恩伯格说，“弗兰茨大夫。”

“我找弗兰茨大夫。”培马塞利问：“谁和他接头。”

“我来。”柯尔门拿过电话。别人听着他说：“弗兰茨大夫吗？我是柯尔门大夫，三郡医院病理副主任医师。您能给我们作一个紧急的孔姆斯试验吗？”停了一会儿，柯尔门听着。然后，他说：“好，我们立刻把血样送来。谢谢你，大夫。再见。”他转过身说：“我们要很快抽血样。”

“我帮您抽，大夫。”这是班尼斯特，手里拿着器械盘子。

柯尔门想拒绝他帮忙，又看见他眼里带着恳求的神气，犹

豫了一下，说，“好，跟我来吧。”

在他们走的时候，院长在他们后边喊道：“我叫一辆警车。他们可以把血样送得快一点。”

“请允许我自己把血样送去——和他们一起去。”这是约翰·亚历山大。

“好吧。”院长拿起电话耳机，他很快地对接线员说：“接警察局，”又冲亚历山大说：“和他们一起去把血样拿到急诊出入口。我让警车在那里等着。”

“好，院长。”亚历山大很快地走了出去。

“我是三郡医院院长。”塔马塞利又在打电话。“我们需要一部警车送一个紧急血样。”他听了一会儿。“是的。我们的人等在急诊出入口，好。”他挂上电话，说：“我再去看看，让他们都接上头。”他走了出去，室内只剩下皮尔逊和窦恩伯格两个人了。

在过去几分钟的时间里，老产科医生脑子里思绪万端。在漫长的医务生涯当中，查尔斯·窦恩伯格当然经过许多病人死亡的事例。有的时候，他们的死亡几乎好象是命中注定的，可是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有时甚至是拼命地设法抢救，一直到最后，从不放弃一线希望。在一切情况下——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他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光荣的，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高的，工作是踏实的，他总是要尽他最大的力量的。他知道，有的医生有时就不那么认真。但就他自己来说，他自信和自负的是：我查尔斯·窦恩伯格从来没有由于技术不行或粗心大意而耽误过一个病人。

这样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次。

现在，在他即将结束他的医务生涯的时候，他似乎要分担一份由于另一个人的无能所造成的悲惨的恶果；而最倒霉的是——这个人竟是他的一个朋友。

“约，”他说。“我想告诉你点事情。”

皮尔逊坐在一个化验台的凳子上，脸色苍白，眼神发散。现在他慢慢地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早产儿，约，可是他是正常的，我们本来可以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他换血的。”窦恩伯格停顿了一下，当他又继续说的时候，他的声音里带上他自己的情绪了。“约，我们是很长时间的朋友了，有时我给你打掩护，我帮着你去跟别人干。可是，这一次，如果这个孩子死了，那么上帝帮助我！——我要把你带到医管会去，我非把你撕成两半不可！”

二十

“看在基督的面上，他们都干什么呐？怎么还没有个信呀？”

约瑟夫·皮尔逊神经质地用手指头敲打着办公桌。从把亚历山大的婴儿的血样抽出来立即送到大学医院起，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了。现在只剩下这个老病理医师和柯尔门两个人在办公室。

柯尔门沉静地说：“我又给弗兰茨大夫打了电话。他说一有结果马上用电话通知我们。”

皮尔逊呆呆地点点头，又问：“那个年轻人——亚历山大

在哪儿？”

“警察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他妻子那儿。”

柯尔门犹豫一下，说：“在我们等信这时候，向保健科了解一下伙房的情况，看看他们给炊事员作的检查工作开始了没有，你看怎么样？”

皮尔逊摇摇头。“等会儿吧——等这事过去之后再说。”他焦躁地说：“在这件事没有个着落以前，我什么事也考虑不了。”

自从今天早晨化验室里一连串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之后，柯尔门感到自己一直没考虑到皮尔逊的心情，不知道这个老头子心里是什么滋味？对于柯尔门在血敏试验问题上发表的一通言论，皮尔逊没有争辩。他的沉默似乎是默认了他的这位年轻的同行起码在这方面比他高明。柯尔门心想：这种滋味大概不大好受。他发现自己头一次对这个老头产生了一点同情心。

皮尔逊停止了敲桌子，使劲给了桌子一巴掌。“看在圣彼得的面上，”他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打电话来呀？”

“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

查尔斯·窦恩伯格刷好了手，在产科旁边的一个小手术室里等着，他在向刚刚走进来的一个护士问话。

那个姑娘摇摇头。“没有，大夫。”

“咱们这里快准备好了吗？”

护士装好两个胶皮热水袋，放在为婴儿准备的小手术台的毯子底下。她回答：“再有几分钟就好了。”

一个实习医生走到窦恩伯格跟前，向：“如果孔姆斯试验结果来不了，您也打算照样作换血手术吗？”

“嗯，”窦恩伯格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不想再耽误了。”他考虑一下说：“反正，按照那孩子的贫血情况，即使没有试验，也得给他换血。”

护士说：“大夫，那孩子的脐带已经剪短了，您知道吧？”

“是的，谢谢你，我知道。”窦恩伯格对实习医生解释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要给孩子换血，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把脐带留长一些，这样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连接点。很遗憾，我们当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例要换血，所以把脐带给剪了。”

“那您预备怎么办呢？”实习医生问。

“我打算用局部麻醉，紧贴着脐静脉血管上边切下去。”他又转身问那护士：“血温过了吗？”

护士点头说：“温过了，大夫。”

窦恩伯格告诉实习医生说：“检查一下新血是否接近于体温，这很重要，不然会增加休克的危险。”

其实，窦恩伯格脑子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这样给实习医生讲着，可以把他的脑子占住，避免想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窦恩伯格很想回避一些问题。他在化验室和皮尔逊摊了牌，离开那里以后，受到了焦虑和自责的折磨。这个事故从技术上说，怪不到他头上来，但是这一点似乎无关紧要，问题在于他的病人受到了伤害，他的病人可能由于这次医务上不可原谅的失误而死亡，而这个责任则完全是他个人的。

他正要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突然让自己停住不动了。有点不对劲；他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脑袋发胀，屋子在旋转。他

闭了一下眼，定了定神，然后慢慢睁开，眼前的东西又清楚了，头晕也差不多过去了。可是，低头一看，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他试着控制一下，但是不灵。

亚历山大婴儿的保温箱已经推进来了。这时，他听见实习医生在问他："窦恩伯格大夫——您觉得怎么样，身体行吗？"

他的话挂在嘴边上，想说："行。"他知道，如果一说出去，他就会勉强做下来，刚才发生的情况也就遮过去了，除去他自己，别人是不会知道的。尽管已经很迟了，凭他的技术和判断，也许还能把孩子救活，这样起码可以使自己的良心和自尊心得到一些安慰。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自己多年来对老年人过久地恋栈权力所持有的看法和说过的一些话；他曾经扬言，如果自己也到了这种时候，他会有自知之明自动把路让出来的；他曾下过决心决不在身体发生问题之后再作任何临床。他想到了这些，又低下头看了看他那发抖的手。

"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不大好。"他停了一下，情绪一阵激动，很难控制自己的声音。他问："请你们哪一位去给欧唐奈大夫打个电话，好吗？告诉他我不能做了。我希望他来把这个手术接过去。"

事实上，就在这个时候，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已经拿定了主意，从此就从医务生涯中退出去了。

电话铃一响，皮尔逊马上把耳机拿起来。

"喂？"停了一下。"我是皮尔逊大夫。"他听了一会儿。

“好。谢谢。”

他没放下耳机就要了总机，请接一个分机号码。电话卡嗒一声，对方答话了。皮尔逊说：“找窦恩伯格大夫。我是皮尔逊大夫。”

一个声音说了几句话。然后皮尔逊说，“好，给他传句话吧。告诉他我刚接到大学的通知。亚历山大婴儿验血结果是阳性的。那孩子得的是有核红细胞增多症。”

皮尔逊放下电话。抬眼一看，戴维·柯尔门的一双眼睛正在看着他。

肯特·欧唐奈大夫正在大踏步通过医院的底层楼往神经外科走。他预约好在那里研究一下他的一个局部麻痹的病人的情况。

这是欧唐奈昨晚从纽约回来以后来到三郡医院的第一天。他仍然怀着这次旅行给他带来的兴奋和清新的心情；他对自己说：偶然改变一下环境对每个医生来说都是很需要的。每天都和医药与疾病打交道常会使你十分疲劳，这种状态常常是自己不知不觉的。而且，一般说来，改变一下环境能使你焕发精神，开阔心胸。与此有联系的是，自从他在纽约和丹尼丝相会以后，结束他在三郡医院的这段工作并且离开伯林顿这个问题，不断萦回在他的脑际。他反复思量，每想一次，走动一下的思想似乎都更占了上风。当然，他心里明白，他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他对丹尼丝的感情出发的。在此之前，离开伯林顿的想法并没有出现过。但是，他问自己：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夹杂着个人幸福方面的考虑，难道有什么不对吗？并

不是他不干医务这一行了；不过是换个就业的基地，在另外一个地方贡献自己的才能而已。说到底，任何人的生活都是他各个生活面的总和：在他找到爱情的时候，如果使之丧失，生活的其余部分可能因而萎谢，成为毫无意义的了。在爱情的鼓舞下，他可以成为更完美的人——使他热情洋溢、专心致志——因为他的生活更完善了。想到这儿，他带着更为兴奋的期待心情想念着丹尼丝。

“欧唐奈大夫。欧唐奈大夫。”

医院的广播器叫着他的名字。这声音把他带回现实中来。他站住了，想找个电话来答应一下。他看见没有几步远有一个用玻璃墙隔开的收费处，就走进去拿起电话，交换台马上告诉了他窦恩伯格的口信。他答应就来，于是换个方向走向通往四楼产科的电梯。

在肯特·欧唐奈刷手的时候，窦恩伯格站在旁边，把这个病例的前后情况以及他自己要求外科主任来接这个手术的原因一一述说了一遍。窦恩伯格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吞吞吐吐，做到了如实反映。他谈到了病理科化验室的那一幕以及在此以前的各种因由，没有夹杂什么个人情绪。欧唐奈仅仅在两个关键地方插进话来，问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余时间只是仔细聆听着，在窦恩伯格述说的过程中，他的表情逐渐变得阴郁起来。

欧唐奈的高兴情绪意外地受到了打击，突然一扫而光。他听到的情况，他了解到的由于粗心和愚昧（他自己有应该对此负责的实实在在的感觉）可能会夺去这个医院一个病人的生命。这件事情，使他痛苦万分。他想：本来是可以把约瑟夫·

皮尔逊开除的；有好多理由可以这样做。可是没有！犹豫、拖延，参与医院的人事关系，自以为合情合理，实际上这是把医务工作给廉价出卖了。他拿这一条消毒毛巾擦干了手，伸进一副护士拿着的橡皮手套里。“好，”他和窦恩伯格说，“咱们进去吧。”

欧唐奈走进小手术室检查了一遍准备好的器械。他对换血手术很熟悉（这是窦恩伯格请外科主任代替时就已经考虑到的），他曾经根据别的医院的经验与小儿科主任、产科主任一起给三郡医院订立了一套这项手术的标准操作规程。

已经把瘦小脆弱的亚历山大婴儿从保温箱里抱出来，放在有加温设备的手术台上了。手术护士和实习医生一起用三角巾把婴儿的四肢固定好。三角巾叠成长条用别针别在手术台的台布上。欧唐奈注意到那孩子在静静地躺着，对人家的摆弄他，只有轻微的反应。孩子这么小，这种情况不是个好兆头。

护士打开一个消毒单子，盖在婴儿身上，只露出头部和脐部。脐部剪脐带的创口仍在愈合过程中。已经施行了局部麻醉。那护士把备皮钳子递给欧唐奈，欧唐奈拿过来夹起一块纱布开始消毒手术区。实习医生拿起夹纸板和铅笔。欧唐奈问他：“你做记录吗？”

“是的，老师。”

欧唐奈注意到这恭敬的口气，在其他情况下，他会暗自得意的。医院里的本院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是有名的不买上级账的一帮年轻人，他们专门爱挑剔级别比他们高的医师的毛病，被他们之中的一个称为“老师”是很不简单的。

几分钟以前，两个护校学员溜进屋里，现在，照教学的习

惯作法，欧唐奈在做手术的同时进行了讲解。

“可能你们知道，换血手术”（欧唐奈向护校学员看了一眼）“实际上就是一个冲洗过程。开始我们先从婴儿身上放些血，然后注入等量的新血。这样反复操作，一直做到把原来的不健康的血大部分换出为止。”

手术护士把一品脱①瓶的血倒挂在手术台上边的架子上。欧唐奈说，“血库已经把病人的血和输入的血作过交叉配合，保证二者是适合的。我们还必须保证换进去的血和放出的血数量正好一样。所以我们要做个记录。”他指指实习医生的夹纸板。

“体温九十六度②”，手术护士报告。

欧唐奈说：“给我刀，”同时伸出手去。

他用手术刀轻轻割掉脐静脉血管的干萎了的那一段，露出新鲜的组织，然后放下手术刀，轻声说：“止血。”

实习医生弯着腰探着身子看着。欧唐奈说，“我们把脐静脉剥离了。我现在探进去掏掉凝血。”他伸出手，护士递过镊子。血块非常小，几乎看不见，他很小心地轻轻把它提出来。给这么小的一个婴儿做手术就象和一个小洋娃娃打交道一样。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呢？欧唐奈在寻思着。正常情况下这孩子活下来的机会应该是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成活机会良好。可是现在，这项手术晚了几天，成功的希望就大大减少了。他看了看这个孩子的脸。奇怪的是他的脸并不丑，不象一般早

① 品脱（pint），容量名，等于 0.756 升。

② 英美制温度以华氏刻度计算，正常体温为华氏 98.6°。

产儿那个丑样子；不但不丑，而且显得有一点漂亮，那一副坚定的下颚给人一种具有内在力量的感觉。欧唐奈例外地走了一下神。他在想：这实在太不应该了！——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灾难临头。

手术护士拿着一个带针头的塑料导管；通过这个导管放血、输血。欧唐奈拿过导管，极其轻巧地把针头插进脐静脉。他说："请看看静脉血压。"

当他把导管直起来时，护士用尺量了血柱。她说："六十毫米。"实习医生记了下来。

第二根塑料管通到上面挂的那瓶血，第三根通到手术台脚下的两个"莫涅耳"合金[①]制的盆子之中的一个。欧唐奈把三根管子联接到一个二十毫升的三通注射器上。他把一个转钮转了九十度。"现在，"他说，"我们开始抽血。"

他的手指头是敏感的，轻轻地把注射器的针栓抽向他自己的方向。这是换血的关键时刻；如果血流不畅，就得拿下导管重新再装一遍。欧唐奈感觉到窦恩伯格也在往前探着身子。这时血液开始通畅地往外流了，流经导管进入注射器。

欧唐奈说："你们注意我在很慢、很小心地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次抽得很少——因为婴儿太小。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一次抽二十毫升，但是这一病例一次只取十毫升，避免静脉压有太大的波动。"

实习医生在他的记录单上写下："抽出十毫升。"

① "莫涅耳"合金（Monel-metal），耐酸合金之一，含镍、铜及少量其他元素。

欧唐奈又转动三通注射器的转钮，然后用力推动针栓。这时候从孩子身上抽出的血排出到一个金属盆里。

他又转动一下转钮，把新血抽进注射器，然后，慢慢地注入婴儿体内。

实习医生在记录上写："注入十毫升。"

欧唐奈耐心地作着。每次抽血、输血都小心翼翼地操作，要用整整五分钟。总会有一种要加快一些的诱惑，特别是象这个病例这样的抢救手术，更容易使人性急，但是欧唐奈意识到，必须避免做得太快。台子上的婴儿的抵抗力已经很弱了；任何诱致发生休克的影响都可能立即致死。

手术开始二十五分钟之后，婴儿动弹一下，啼哭了。

那是很微弱的一丝叫喊——是一下子就过去了的一声微弱的抗议。但这是生命的一个信号，全屋子的人的眼睛都从口罩上面露出了喜悦的光芒。好象希望已经向前跨进了一小步。

欧唐奈知道还不能很快就乐观起来。可是他冲背后的窦恩伯格说："象是生了我们的气的样子。可能是个好现象。"

窦恩伯格也有了反应。他挨过去看实习医生的记录，然后，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主治医生了，于是试着提出："一点葡萄糖酸钙，你说呢？"

"对。"欧唐奈把注射器从三通上拧下来，换了护士递过来的 10C. C. 葡萄糖酸钙的针管，他注射了 1C. C. 交还给护士。她又把原来的注射器递回来，这个注射器已经在第二个金属盆里洗涤过了。

欧唐奈感到屋里的紧张空气已经缓和了一些。他开始寻

思这孩子最后能不能挺过来。他看到过发生奇迹般的事情，他的经验告诉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在医务上出其不意地好转或者恶化都是经常发生的。

“好，”他说，“咱们接着作。”

他抽出十毫升，换上新血，又抽出十毫升，又换上。接着又是十毫升、十毫升地换。

在开始后五十分钟的时候，护士小声说：“病人体温下降，大夫。现在是九十四点三。”

他赶紧说：“查静脉血压。”

三十五——太低了。

“他的呼吸不好，”实习医生说。“颜色不对。”

欧唐奈告诉他：“查脉搏。”又对护士说：“氧气。”

她拿过一个橡皮面罩罩在婴儿脸上。然后，嗞的一声氧气开了。

“脉搏很慢，”实习医生说。

护士说：“温度降到九十三了。”

实习医生用听诊器在听。他抬起眼睛说：“呼吸减弱。”又过一会儿说：“呼吸停止了。”

欧唐奈拿过听诊器听。他听见一下心跳，但很微弱。他急切地说：“可拉明[①]。”

在实习医生转过身去的时候，欧唐奈掀开被单，开始做人工呼吸。实习医生马上走了回来。他抓紧时间，手里拿着一个皮下注射针管，平掂着。

① 可拉明（Coramine），一种心脏及呼吸兴奋剂。

“直接注入心脏，”欧唐奈说。“这是咱们的唯一机会。”

在病理科办公室，戴维·柯尔门大夫越来越心神不定。自从接到验血结果的电话以后，他一直和皮尔逊一起等在这里。他俩处理了一些积压的外科手术汇报工作，工作进行得很慢，两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

十五分钟以前，柯尔门站起来试着问皮尔逊：“也许我应该去看看化验室有什么事情没有……”

老头子抬眼看着他，带着乞怜的目光。然后，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说：“请你先别走，行吗？”

柯尔门有点意外，答道：“行；如果你愿意我留在这儿，行。”于是他俩又继续做那消磨时间的工作。

对戴维·柯尔门说来，这样等待也是很难受的。他知道自己几乎是和皮尔逊一样紧张，尽管目前那老头子的焦急更表露得多一些。柯尔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是多么牵挂着这件事。在血敏试验问题上，“他对了，皮尔逊错了”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他什么安慰。现在他一心一意盼望的是：为了亚历山大，要让他的孩子能成活下来。他的这种感情使他自己也很惊讶；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能如此深刻地打动他，这是很不寻常的。他回想从刚到三郡医院起，他就很喜欢亚历山大；以后，见到他的妻子，知道他们三个人都是出生在同一个小城市，从而产生了一种小同乡的情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确有一种真挚的感情。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象是比刚过去的一分钟更长

一些。他想考虑个问题来占占他的脑子：当你想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是个好办法。他决定把思想集中考虑一下亚历山大这个问题。他想，第一点：亚历山大这个孩子的孔姆斯试验结果是阳性的，这意味着母亲的血也有 Rh 敏感。他琢磨这会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有可能母亲伊丽莎白在第一次怀孕时就有了血敏情况。戴维·柯尔门分析：那不一定影响到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死去的那个——他们怎么说来着——噢，对了，支气管炎。到第二胎才有血敏影响是更常见的。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是伊丽莎白在某个时期输入过 Rh 阳性血。他停住了，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呼之欲出的想法，一个没有成形的想法，一种似乎要想出来可是还没有抓住的思路。他皱了皱眉，集中一下。突然他要探索的东西涌现出来了，思绪片片，凑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异常清晰明了。他的脑子记起：输血！新里士满的撞车事故！在伊丽莎白的父亲丧命的那个火车道口，她也受了伤，但抢救过来了。

柯尔门又集中一下思想。他在回想亚历山大是怎么说到伊丽莎白那天的情况的。想起来了："伊丽莎白差点没死了。他们给她输了血才活过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进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当然，已经过了这么久，永远也不能证实了。可是他敢用他的一切东西打赌，情况就是这样的。Rh 因子在医学上是四十年代才发现的，又过了十年，Rh 试验才被医院和医生普遍采用。在这段时间里，仍然有许多地方在输血时没有作 Rh 溶合试验，新里士满可能就是这样的地方之一。时间正好相

当。伊丽莎白受伤的那次车祸应该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他记得他父亲在事后曾经和他谈到过。

他父亲！这又引起他另一个新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父亲——拜伦·柯尔门大夫——救护了亚历山大一家，也会是他决定给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输血的。如果给她输了好几次血，那血就一定不会是一个人献的，其中有一部分是 Rh 阳性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应该就是伊丽莎白发生血敏的原因。现在他肯定，一定就是这样的原因。当然，在当时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她的血液里会因此产生 Rh 的抗体。可是，这些抗体潜伏在体内没有被发现，一直到九年以后才露出凶神恶煞的面目，要毁掉她的孩子。

当然，即使这种假设属实，也不能责怪戴维·柯尔门的父亲。他一定是好心好意地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进行抢救的。那时候虽然已经发现了 Rh 因子，而且一定有些地方已经使用了 Rh 溶合试验，但是作为一个忙忙碌碌的乡村医生，很难要求他跟上医学的一切新发现。可是，他是不是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时有些医生——包括不是专科的普通科医生在内——是会知道由于晚近发现的血型新组合而带来医学的新变化的。这些人按照新的标准去做了。但戴维·柯尔门分析，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年轻人。当时他父亲已经上了年纪了；他的工作时间又长、又累，没有多少看书的时间。可是这能算是说得过去的理由吗？如果是别人的话，他戴维·柯尔门能够因而原谅他吗？也许，他使用的是两套不同的准则——临到自己的亲属，即使是已故的父亲，就要使用一套比较宽容的尺度。这个思想使他很烦恼。他不安地感到，在这里，对父亲

的个人感情和他一向最珍视的一些观点发生了抵触。戴维·柯尔门后悔想到这些。这使他产生一种不安的迷惘，好象对所有事情……都没有绝对把握了。

皮尔逊这时又向他看了一眼，问:“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柯尔门看了看表，回答:“一个小时刚过一点。”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皮尔逊急躁地伸手摸电话。然后又犹豫了一下，把手缩回来了。“不，”他说，“我看我还是别打了。”

在血清化验室里，亚历山大也在计算着时间。一个小时以前，他去看过伊丽莎白，回来以后他有几次想试着做点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的脑子集中不到工作上去，与其都做错了，不如不作。现在，他又拿起一个试管，准备再重新开始，可是班尼斯特走过来从他手里把试管拿走了。

老化验员看了看化验单子，友好地说:“我来作这个吧。”

他不很坚决地坚持了一下，班尼斯特说:“走吧，年轻人，交给我好了。你为什么不到上边去陪你妻子呢？”

“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看我还是留在这儿。柯尔门大夫说他一有消息……就来告诉我。”亚历山大的眼睛又转到墙头的挂钟上。他声音发涩地说:“时间不会太长了。”

班尼斯特转过身去。“嗯，”他缓慢地说:“我看也是不会太长了。”

伊丽莎白一个人在病房里。她静静地躺着，头倒在枕头上，眼睛睁着。当韦尔丁护士进来的时候，她问:“有什么消息

吗？”

那位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摇了摇头。“我们一听到消息就告诉你。”她放下带进来的一瓶橘子汁，说：“如果你愿意，我在这里陪你一会儿。”

“好，谢谢你。”伊丽莎白微微一笑，护士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了下来。韦尔丁感到能歇歇脚很舒服；近来她的脚疼得厉害，不管她愿意不愿意，恐怕她的脚也要逼她退休的。她已经预感到在这里的日子不长了。

但是，韦尔丁希望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点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挺喜欢他俩的，这一对夫妇在她看来象孩子一样。照顾这个很可能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的年轻产妇，就象是照顾很久以前韦尔丁想要生可是始终没有生出来的女儿一样。这是不是有些傻气呢？她当了一辈子护士，到临退休的时候又变得温情起来了。她问伊丽莎白：“我刚进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我正在想象有一群胖胖的孩子在午后阳光照射的绿茵茵的草地上打滚。”伊丽莎白的声音有一种在幻梦中的味道。她说：“又回到了我小的时候，印第安纳的夏天。我常想有那么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就坐在他们旁边，看着他们象我们那时一样在草地上打滚。”

“说到孩子们也真有意思，”韦尔丁说。“有时候，事实的发展和你想象的差得很远。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儿子，他已经长大了。”

“噢，是吗？”伊丽莎白说。“我还不知道呢。”

“别误会我刚才说的意思，”韦尔丁说。“他是个很好的孩

子，是个海军军官。一两个月以前他结婚了。他写信告诉了我。”

伊丽莎白在想象——生个孩子，以后接到一封信说他结了婚——这会是什么滋味。

“我觉得我们始终没有彼此了解得很深，”韦尔丁还在说着。“看起来是我的不是——离了婚，从来没有让他有个真正的家。”

“你会时常去看他们的，是吧？”伊丽莎白说。“你还会抱孙子呢。”

“我也那么想，想了很多，”韦尔丁说。“我曾经设想那会多有意思呀！你知道的：有个孙子，在他们附近住着，晚上去给他们照看娃娃，还有别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伊丽莎白问：“现在怎么啦，不打算去了吗？”

韦尔丁摇摇头。“我有个预感，如果我去的话，就跟去生人家里一样。而且，我也不可能常去的。你知道，我儿子的部队驻扎在夏威夷；他们上星期已经离开了。”她又带点很顽强的爱子之情说：“他本来是要来看我的，带着他的妻子。临来的时候又有了点别的事情，终于没来成。”

她俩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韦尔丁说：“噢，我得干活去了。”她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补充说：“把橘汁喝了，亚历山大夫人。我们只要听到一点信儿，我就来告诉你。”

肯特·欧唐奈直出汗，手术护士探过身子擦着他的前额。进行人工呼吸已经五分钟了。他手底下的小身体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的拇指放在胸窝上，其他手指弯到背部。孩子太

小，欧唐奈的两只手已经搭到一起了；他得悠着点劲，如果用力太大，那脆弱的骨头会象柴火棍似的散了架。他又一次轻轻地一按一松，诱导那疲劳弱小的肺叶恢复自己的职能。

欧唐奈需要让这个孩子活过来。他知道，如果他死了，那将意味着他的医院——三郡医院——连它最基本的职能：给病弱者以适当照顾，都令人沮丧地没有完成。这个孩子没有得到适当照顾；当他需要最好的照顾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最差的；他需要的是医学技术，得到的却是玩忽职守和怠慢。他通过他的手指尖向躺在他手下的濒于僵死的心脏传递他心里的一团炽热的情感。“你需要我们，而我们辜负了你；你找到了我们的弱点，你发现了我们的缺陷。可是，请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吧！让我们试试，咱们一起试试。有的时候，我们作的比这次好；不要从这一次的失误给我们下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知、有愚昧、有偏见，也有盲人瞎马——我们已经暴露给你看了。可是，还有别的，有值得为之活着的美好的、温暖的东西。呼吸一下吧！这是那么简单的事，可是又是那么重要。”欧唐奈的手来回移动……一紧……一松……一紧……一松……一紧。

又过了五分钟，实习医生用他的听诊器，仔细地听着。一会儿，他直起了身子，和欧唐奈眼神相遇，摇摇头。欧唐奈停住了；他知道没有用了。

他转身对窦恩伯格小声地说：“恐怕他已经完了。”

他俩对着看了一眼，彼此都知道是什么滋味。

欧唐奈感到火在往上冒，他狠狠地扯下口罩和帽子；跟着又扯下橡皮手套，往地下一丢。

他感到别人的眼睛都在看着他。他的嘴唇绷成一条线，

从牙缝里向窦恩伯格说，“好吧，咱们走。”然后，对实习医生粗声粗气地说：“如果有人找我，我在皮尔逊大夫那里。”

二十一

在病理科办公室，电话铃尖声一响，皮尔逊要伸手去接。可是，他露出紧张的样子，脸色苍白，停住了手，向柯尔门说：“你接吧。”

当戴维·柯尔门走过去的时候，电话又响了一次。他说：“我是柯尔门大夫。”他毫无表情地听了一会儿，说：“谢谢你，”挂上了电话。

他和皮尔逊一对眼神，小声说：“婴儿刚才死了。”

皮尔逊没说什么。他的眼光往下一扫，身体瘫在办公椅子上，一动不动，脸上的皱纹被阴影遮住了一半，就象一下子又衰老了许多的一名败兵。

柯尔门轻声说：“我看我得去一趟化验室。得有人和约翰谈谈。”

没有回答。在柯尔门离开病理科的时候，皮尔逊还在坐着，静静地、一动不动，茫然地望着，他这时的思想只有他自己知道。

当戴维·柯尔门进来的时候，卡尔·班尼斯特已经离开了化验室，只有约翰·亚历山大一个人在那儿。他坐在靠墙的工作台前边的凳子上，头上面是化验室的挂钟。在柯尔门

走近的时候，他没有试图转身。柯尔门走得很慢，皮鞋在地板上走过，发出叽叽吱吱的声音。

声音静下来了，亚历山大还是没有转身，只是小声问："完了……？"

柯尔门没回答，伸出手，放在亚历山大的肩上。

亚历山大的声音很低，问："他死了，是吗？"

"是的，约翰，"柯尔门轻轻地说。"他死了，我很难过。"

在亚历山大慢慢转过身来的时候，他把手拿了下来。亚历山大的脸色很难看，眼泪在往下淌。他的声音依旧很轻微，但却很沉着。"为什么呢，柯尔门大夫？为什么？"

他思索着怎么回答才好，说："你的孩子不足月，约翰。他活下来的希望是不大的——即使……那种情况……没有发生的话。"

亚历山大凝视着柯尔门的眼睛，说："可是他有可能活下来的。"

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的，"柯尔门说，"他有可能活下来。"

约翰·亚历山大站起身来。他的脸靠近柯尔门的脸，他的眼睛里发出央求、询问的目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医院里……那么多大夫？"

"约翰，"柯尔门说，"这时候我没法给你解答。"他又轻轻地补充说，"这时候我也没法给我自己解答。"

亚历山大木然地点点头。他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眼睛，然后，小声说："谢谢你来告诉我。我想现在去看看伊丽莎白。"

肯特·欧唐奈在和窦恩伯格一起走向病理科的过程当中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低着头看那个死去的婴儿的时候，愤怒与沮丧的感情象电波一样传遍了全身。他紧闭着嘴唇，陷于沉默之中。他们经过楼道，没有去坐那上下迟缓的电梯，快步下了楼梯。欧唐奈在痛苦地自责：埋怨自己没有对皮尔逊和三郡医院病理科采取行动。他想：上帝知道，他看到了多少危险的信号。罗弗斯和鲁本斯都警告过他，他自己也亲眼看到皮尔逊已经年迈力衰，不能适应医院的繁忙和扩大了的业务要求。可是，他没有采取行动！他、肯特·欧唐奈、医学博士、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①、美国外科医学会会员②、外科主任、医管会主席——你们快向这位大人物脱帽致敬吧！“愿上帝赐福我主，功德无量，永世恒昌，欧唐奈万岁！”——他已经为利禄所羁縻，失去了动作的自由，失去了按照工作对他的要求去行动的勇气，不敢面对行动所必然招致的不愉快的局面。于是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似乎一切都万事大吉。其实，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那只不过是他的希望罢了。而这阵子他这个医务界的大人物都在干些什么呢？他在玩弄手腕；在和奥尔登·布朗吃吃喝喝；在奉承尤斯塔斯·斯温；打算用不采取任何行动，用维持现状，用不触及斯温的朋友约瑟夫·皮尔逊一根毫毛的办法，使得那位大老板赏赐一笔钱盖那座漂亮的医院新大楼——从而实现他欧唐奈的王国的美梦，让他自己充

① 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Fellow of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简称FRCS。

② 美国外科医学会会员：Fellow of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简称FACS。

当国王。好，现在医院也许可以得到这笔钱了，也许还是得不到。不管得到得不到，至少已经付出了一笔代价。他心想：你可以在楼上找到收条——四楼手术室的一具小死尸。

在他们来到皮尔逊的门口时，他感到他的气消了一些，已经被难过所代替了。他敲了敲门，窦恩伯格跟着也进去了。

约瑟夫·皮尔逊仍然坐在那里，和柯尔门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抬起了眼，但是没有想站起来的意思。

窦恩伯格先开的口，他平静地讲，没有带任何敌对情绪，似乎想把这次谈话的调门定好，作为对一个老朋友的体贴。他说："那个孩子死了，约。我想你大概听说了。"

皮尔逊慢吞吞地说："是的，我听说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欧唐奈大夫了。"窦恩伯格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很难过，约。我做不了什么别的了。"

皮尔逊作了一个小的、无可奈何的手势，往日气势汹汹的架势一点都没有了。他毫无表情地说："我理解。"

欧唐奈也用窦恩伯格那样的口气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约瑟夫？"

皮尔逊慢慢地把头摇了两次。

"约，如果光是这么一档子事……"欧唐奈觉得自己是在搜索得体的词句，但又知道那种词句是并不存在的。"我们大家都会犯错误的。也许，我能够……"这不是他本来要说的话。他把自己的声音稳定了一下，用坚定一些的语气接着说："可是问题太多了。约瑟夫，如果我把这件事提交到医管会去，我想你大概会知道大家会怎么想的。你可以使你自己，还有我们大家，少受一些痛苦，如果你能在明天早晨十点钟把辞职书

交到院长办公室的话。”

皮尔逊看着欧唐奈。“十点钟，”他说，“你们将会收到。”

停了一会儿，欧唐奈转身要走，又转回来，说：“约，我很难过。可是我估计你知道，我没有办法。”

“是的。”这声音细小得象耳语。皮尔逊呆呆地点着头。

“当然，你是能够申请领退休金的。工作了三十二年之后当然应该有的。”欧唐奈说这话的时候，他自己听起来也很空洞。

从他们进来以后，皮尔逊的表情第一次有点变化。他看着欧唐奈，脸上露出带点自嘲似的微笑。“谢谢。”

三十二年！欧唐奈心想：我的上帝！这是一个人工作的一生的绝大部分，可是竟然如此结束了！他想再说点什么：想给大家都圆圆场，说点约瑟夫·皮尔逊做过的好事——那一定是很多的。可是正在他琢磨怎么措辞的时候，哈里·塔马塞利进来了。

院长匆匆忙忙走进来，也没敲一下门。他先看了看皮尔逊，然后眼光转到窦恩伯格和欧唐奈。“肯特，”他急急忙忙地说。“我高兴你也在这儿。”

欧唐奈还没能答话，院长已转过身去对皮尔逊说：“约，你能不能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小时之内要开一次紧急职工会议。我想先找你谈谈。”

欧唐奈急忙问道：“紧急会议？什么事？”

塔马塞利转过身来，表情十分严肃、紧张。“医院里发现了伤寒病，”他说，“钱德勒报告了两例，还有四个可疑病例，我们得马上处理这个传染病，我们得找到病源。”

伊丽莎白抬起眼一看，门打开，约翰走了进来。他关上门，然后背靠着墙站了一会儿。

没有说什么话，只是用眼光交流着他们的悲伤、抚慰和压倒一切的爱情。

她伸出她的双臂，他偎进她的怀抱。

“约翰，约翰，亲爱的!”她轻声说了这几句就开始轻轻地哭泣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紧紧地抱了她一下，脱开身，用自己擦泪的手帕替她拭干了泪痕。

又过一会儿，他说:“伊丽莎白，亲爱的，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想做一件事。”

“无论是什么，”她回答，“我都愿意。”

“是我认为你一直就要我做的一件事，”他说，“现在我也愿意了。我明天写信去要入学申请表格。我去考医科大学。”

迈克·塞登斯从椅子上站起来，在那间小病房里来回踱着。“真莫名其妙，”他激动地说。“这是毫无道理的；这完全没必要，我不干。”

“为了我，亲爱的!”费雯在床上困难地转了转身，好面对着他。

“可是这并不是为了你，费雯。说不定是你从哪一本第四流的言情小说里学来的傻里傻气的想法。”

“迈克，亲爱的，你生气的时候我特别爱你，和你那美丽的红头发正好相称。”她第一次从脑子里把眼前的事情岔开了，疼爱地冲他笑着说，“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他还在生气，答得很生硬。

“答应我等我们结婚以后，你有时也生生气——真的生气——那么我们可以吵架，然后再享受和好的乐趣。”

他赌气说：“这和刚才那个主意一样没道理。而且你既然让我离开你，还说什么结婚呢？”

“只是一个星期，迈克，亲爱的。就这一个星期。”

“我不！”

“听我说，亲爱的。”她劝他说，“来这儿坐下。听我说嘛！”

他迟疑了一下，走过来，勉勉强强地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费雯把头靠回到枕头上，侧着脸对着他，笑着伸出手来。他轻轻地握住她的手，气开始消了，只是还有一丝淡淡的、不安的疑虑留在心头。

这是费雯动过手术的第四天，目前情况还比较好。她断肢的伤口愈合良好，还有一些局部性疼痛和不可避免的创口疼痛，但是头两天那种恢复期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已经缓解了。昨天葛兰杰大夫在费雯的同意下把帮助她镇痛的德米罗[①]针剂停了。只有一件事情使费雯觉得很苦恼——她没有预料到的一种意外感觉。她截肢的那条腿上的脚——已经不存在了的那只脚——总是一阵子一阵子地痒得要命；因为没有法子去搔它，觉得很难受。刚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她拿一只脚去搓另一只脚，一时还轻松地以为没有给她截去那只脚呢。后来，葛兰杰大夫告诉她这种感觉是正常的，多数截肢的人都有过的，她才知道这是一种幻觉。可是，费雯还是希望这种奇怪的感觉赶快消失才好。

① 德米罗（demeral），一种相当于吗啡的镇痛剂。

她在心理方面也恢复得很好。从手术前一天那个时候起，费雯就以曾经给了迈克·塞登斯深刻印象的那种单纯的勇气接受了已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地支持着她。仍然有一些时候使她感到悲观失望；那是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有两次，她在夜间醒来，周围一片沉寂凄凉，她躺在床上不由得为她所丧失的一切而吞声饮泣。但是大多数时候，她内在的毅力战胜了、克服了这些消极的情绪。

露西·葛兰杰了解这些情况，对费雯很有些感激；因为这对她主持手术后的护理工作很有帮助。可是，露西知道，对费雯来说，在情绪上和精神上的真正考验还在以后。在一开始的震动过去以后，在这件事情的真正含义在费雯的头脑中逐步展开，对将来的影响更直接、更现实的时候，考验就更大了。也许这个时刻要过六个月，甚至一年才出现；但迟早总会出现的。露西知道到了那个时候，费雯能够度过失望的深渊，达到某种状态的稳定。可是这都是将来的事；至于现在，短期的预后似乎良好。

当然，露西知道——她也知道费雯本人也知道——皮尔逊大夫诊断的成骨肉瘤可能在截肢以前就转移了，在费雯身体的其他部位蔓延。如果是那么一种情况，三郡医院以至整个医务界都没有什么办法好想了，只能暂时给她解除一些痛苦，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但这是后话，将来会有充分时间检查的。为了病人着想，眼前最明智的办法是设想她来日方长，帮助她积极地适应截肢以后的生活。

今天，费雯开始恢复正常也表现在她的外表上了。手术以后她第一次做了化妆，脸上搽了化妆品。刚才，她母亲帮她

整理了头发，现在，又穿上了上次差点把迈克勾引得操持不住的那件睡衣。她往日的风姿又大部分再现了。

现在，当迈克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说：“你还不明白吗，亲爱的？我要保险一些——为了我自己，也为了你。”

“保险什么呢？”迈克的面颊涨得飞红。

她平静地说：“保险你真的爱我。”

“当然我是爱你的。”他发狠似的说：“刚才这半个小时我说什么来着？我不是说了我要和你结婚——就象咱们原来在……”——他迟疑了一下——“就象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以前就计划好了的？你的母亲和父亲也都赞成。他们都要我这个女婿；你为什么不要呢？”

“噢，可我是要你的，迈克。而且是又感激、又高兴地要你。不论咱俩之间今后怎么样，今生今世，我不相信会再有什么别的能和这个相比的。至少——”她的声音一时哽噎了，“——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那么又为什么……？”

她恳求道：“迈克，请你听我说完了。你答应过的。”

他不耐烦地说：“往下说吧。”

“不管你怎么说，迈克，我已经不是你我初次相逢时的那个姑娘了。我也永远不会是了。”她带着激情，轻声地说：“所以我要保险一些——保险你是为了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为了我原来那个样子而爱我。你不明白吗，亲爱的，如果我们要一起度过我们的余生，我不敢设想——以后也不敢设想，永远也不敢设想——你是为了可怜我……才和我结婚的。不，别打断我；你听我说。我知道你以为并不是这种情况，也许不是；我

也希望不是——衷心地希望不是。可，迈克，你是个好心肠的人，你也可能对你自己都不肯承认，你是出于怜悯之心才这样做的。”

他顶了一句:“你是在说我连我自己的动机都不知道吗？”

费雯轻轻地答道：“我们谁又真正知道自己做事情的动机呢？”

“我知道我的。”他轻轻地握住她的手，他俩脸挨着脸。“我知道我爱你——不论是你的整体还是部分，昨天，今天或者明天。我知道我要和你结婚——没有怀疑，没有怜悯，到了可以结婚的时候马上结婚，不想拖延——哪怕是一天。”

“那么就为了我这样做吧——因为你爱我。现在离开我，即便你在医院里，一个星期之内别来看我——七个整天。”费雯的眼睛望着他，平静地接着说：“在这段时间里想一想各个方面——我，我们在一起的生活；你，和一个跛子一起生活会怎么样；我们能够一起享受的，和不能一起享受的；我们的孩子——对他们会产生什么影响；一切，迈克，一切的一切。你这样想过了之后，回来告诉我，如果你仍然很坚决，我就答应你不再问你了。仅仅是七天，亲爱的——我们两个一生之中的七天。这不算多。”

“见鬼，”他说，“你很固执。”

“我知道。”她笑了。“那么你答应了？”

“我答应四天——再多不行。”

费雯摇摇头。“六天——少了不行。”

“五天吧，”他说，“成交了。”

她犹豫了一下。迈克说：“这肯定是我出的最高价。”

费雯笑出声来了；这是她第一次这么笑。“好吧，从此刻开始，五天。”

“从此刻开始真不是滋味!”迈克说。“十分钟以后还差不多。首先我得先攆起来点，我这么一个火力很足的小伙子，五天是很长的时间呢。”

他把床边的椅子移近一些，伸出胳臂。他们接了一个很长的吻，热烈一阵、温柔一阵，交替着。

最后，费雯做了一个苦脸，推开了他。她叹了一口气，在床上移动了一下，换了一个位置。

迈克急切地问:“不舒服吗?”

费雯摇摇头。“没什么。”然后，她问他:“迈克，他们把我的腿——截下去的那个，放在哪儿?”

他有点吃惊，告诉她:“在病理科——大概放在冰箱里。”

费雯吸了一口气，慢慢呼出来。“迈克，亲爱的,”她说，“劳你驾下楼给我搔搔那只脚。”

医务管理委员会挤满了人，紧急会议的消息迅速在医院里传开了，那些当天没来三郡医院的大夫也在城里诊所和家里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约瑟夫·皮尔逊的倒台和即将离院的消息也传得很快，成为现在低声议论的话题。皮尔逊一进来，议论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院长和戴维·柯尔门也跟着他一起走进来。

肯特·欧唐奈已经坐在桃木长桌的头上。向四周一看，大部分熟悉的面孔都看到了。吉尔·巴列特的胡子在飞舞着，正和一两个月前刚参加三郡医院医生行列的罗杰·希尔顿谈着

话。耳鼻喉专家约翰·麦克埃温正与“响丁当”以及内科医生胖胖的路易斯·托因比激动地讨论什么问题。比尔·罗弗斯打着的一条闪光的又绿又黄的领带使得他很突出。他正在第二排的椅子上就座。就在他的前边坐着的是内科主任钱德勒大夫，他在看一页手写的笔记。有几个住院大夫也来了，欧唐奈看见了病理科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和院长在一起的还有营养科主任斯特朗夫人，她是特邀来参加会议的。在她附近是厄尼·鲁本斯，他似乎带点诧异的神情在欣赏那位营养专家的颤动的、肥硕的乳房。会议上缺了一个大家熟悉的面孔——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他已经宣布就要退休的打算了。

欧唐奈往门口一看，只见露西·葛兰杰进来了；她与他一对眼神，微微笑了一下。看见露西使他想起：自己在处理完这件事之后，还得就自己的去留问题作出决定。他忽然想起，从今天一早到现在他还没有想到丹尼丝。医院的事情已经把她从他的脑子里挤掉了，他预计一两天之内（今后还会有一些别的事情），这种无暇他顾的状况总会出现的。欧唐奈想象不出如果丹尼丝发现这种“医务工作第一，自己得退居第二位”的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会理解吗？会象，譬如说露西，那样理解吗？这虽然只是一闪念，但使他觉得很不舒服，象是把她俩这么一比，就有点对不起丹尼丝似的。目前，他宁可暂时不去想这些。现在到了开会的时候了。

欧唐奈敲敲桌子让大家安静，等谈话的声音止住，站着的人都坐了下来，他开始用沉静的语调说：“女士们，先生们，我想我们大家都了解医院里闹传染病不是稀奇的事情，事实上，这种情况比一般人设想的要多些。我看，可以说，传染病是对

我们从事医务工作的人的一种时刻存在的威胁。只要想想我们医院里边藏着多少种疾病，就可以对这里发现传染病不那么吃惊了。相反，如果没有这种事那才是怪事呢。”全屋子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不是想缩小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恰如其分地理解这种情况。钱德勒大夫，我想请你先给开个头。”

欧唐奈坐下，内科主任站了起来。

“首先，扼要讲一下。”哈维·钱德勒手里拿着一张他的笔记，戏剧性地把眼往四下一扫。欧唐奈心想，哈维一向是喜欢当众讲话的，现在他似乎很得意。内科主任说下去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两例伤寒病，确诊的；还有四个可疑病例。所有这些病例都是本院职工，幸好的是还没有传染给病人——目前还没有。由于有这么多病例，我以为，你们诸位也清楚，很明显，咱们医院里有伤寒病的带菌人。现在，我可以说我本人和别人一样感到很吃惊，咱们这里对炊事人员的身体检查……”

一提到炊事人员，欧唐奈马上产生了警觉。立即尽量有礼貌地、沉静地插进话来说：

“请原谅，大夫。”

“嗯？”钱德勒很不高兴欧唐奈打断他的发言。

欧唐奈和气地说：“我们很快就会谈到那方面的，哈维。目前是不是请你还是把医务方面的问题先介绍一下。”

他可以感到钱德勒有点不自在。哈维·钱德勒和欧唐奈在医院里的地位几乎是一样的；钱德勒一向喜欢长篇大论，如果能说上两三句，他决不肯用一句话说完。可是，现在他只好

嘟囔着说："如果你要那么谈，好吧。可是……"

欧唐奈客气而坚决地紧钉上一句："那么谢谢你。"

钱德勒瞪了他一眼，好象是说：等会儿咱们再个别谈。他在略停了难以察觉的一刹那之后，继续说道："可能还有些人对伤寒病不大熟悉——恐怕会有的，因为这种病现在不太多了——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早期症状。一般是热度增高，身上发冷，脉搏迟缓，血象低。当然，还有作为这种病的标志的红斑。此外，病人会觉得头闷、头疼、食欲减退、全身酸疼。有些病人会觉得白天困倦，晚上失眠。还要注意支气管炎，那是常和伤寒病并发的。还可能有鼻出血。当然，还有脾肿大。"

内科主任说完坐了下去。欧唐奈问："有什么问题吗？"

露西·葛兰杰问："我想已经准备伤寒预防针了吧？"

"对的，"钱德勒说，"我们职工全体都打，可以打预防针的病人也打。"

"伙房做些什么安排？"比尔·罗弗斯问。

欧唐奈说："如果你不介意，我们等一会儿再谈。目前还有什么医务方面的问题吗？"他四下看了一眼，大家都摇摇头。"好，我们听病理科谈谈。"他平静地叫："皮尔逊大夫。"

在此时以前，屋里一直还有别的声响：人们在动弹着，椅子在挪动着，有人在小声交谈。可现在，室内刷地一下静了下来，人们的眼睛顺着桌子看那坐在中间的皮尔逊。他自从进来以后一直没言语，呆坐在那里，眼睛平视前方。他破例第一次没把他的烟斗点上，看上去就象缺了一个大家熟悉的商标似的。现在，在欧唐奈宣布要他讲话之后，他那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欧唐奈等了一下，当他几乎又要重新宣布一次的时候，皮尔逊动弹了，椅子往后一移，他站起身来。

皮尔逊往屋子周围看了一圈，一直望到桌子的下首，然后，又把眼神转向桌子的上首，直接望着欧唐奈，说："这次传染病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病理科对医院规定的保健条例的间断情况能及时发现，这本来不应该发生的。这是我们病理科的责任，因而是我的责任，麻痹大意的结果。"

室内又没声响了，象是发生了一件历史性事件似的。就在这间屋子里，约瑟夫·皮尔逊曾经多少次谴责过别人的过失和错误的判断。现在，他自己站在那里——批判了自己。

欧唐奈琢磨着要不要打断他。他决定不打断。皮尔逊又向他那个方向看着，缓慢地说："在承担了一些责任之后，我们现在必须赶快防止这个传染病的进一步蔓延。"他向对面的哈里·塔马塞利望了一眼，说："院长，各科主任和我制定了一些措施，要立即付诸实施。我现在讲一下。"

皮尔逊停顿了一下。当他重新开始讲话时，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加强音符。欧唐奈觉得在这一刹那，象是老头子忽然年轻了好几岁，使人约略可以看到他这个人当年作为一个思想集中、态度认真、能力高强的医师那个时代的一些形象。这些年来为屋里这些同事所熟悉的那种挖苦人的幽默和接近于轻蔑一切的自负已经消失了。代之以有专业知识的直率口气和与同行同事平等地商量问题的态度。

皮尔逊说："当前的问题是找到传染原。由于过去半年里没有好好为炊事人员作定期检查，我们自然应该怀疑食物是传染的媒介，应该先从这里着手来检查。因此在下一顿饭以

前，我们要对所有接触食物的人员进行一次体格检查。”他从他的那件磨损了的呢料背心口袋里拿出一个怀表，放在桌子上。“现在的时间是两点一刻，我们还有两小时零三刻钟。在这段时间里，要对所有做饭的、送菜的都进行一次体检。现在门诊室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听说所有的内科医生和住院大夫都已经接到通知了。”他向四周看了看，一些人在点头。“好，我们这个会一结束，”——皮尔逊望了坐在他旁边的戴维·柯尔门一眼——“柯尔门大夫会在另一个房间里交代一下任务。”

皮尔逊又指着营养科主任说：“斯特朗夫人负责通知所有有关人员，分成十二人一组，到门诊报到。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要对九十五个人进行体检。”

“顺便说一下，在体检的时候，请记住带伤寒病菌的人——我们先假定有这么一个人——可能并没有钱德勒大夫所说的那些症状。应该特别注意看有没有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人。认为值得怀疑的人应该暂时停止他们的炊事工作。”

皮尔逊停住话头象是在思考，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笔记。然后又继续讲道：“当然，我们都知道体检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碰巧也许能发现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可是有可能我们找不到。很可能要在体检完了之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可能要在试验室里进行。要通知每一个体检的人明天早晨交大便。”他脸上带了一丝苦笑。“不能拿便秘作为理由不交；如果今天能交，当然我们也收，表示欢迎。”

“化验室已经做了给这些人查大便的准备。当然这要花几天工夫——至少两三天。”

有个声音（欧唐奈认为是吉尔·巴列特）在说：“九十五个

人！屎倒是真不少。”桌子周围响起了一阵笑声。

皮尔逊转转身，说：“是不少。可是我们得尽量完成这个任务。”

说完之后，他坐了下来。

露西示意要讲话。欧唐奈点了点头。她问：“如果马上找不到传染原，我们还继续用医院的伙房开饭吗？”

“目前——是这样，”欧唐奈回答。

院长补充说：“我的办公室正在和外面联系，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能不能找到外面的食堂代办本院的伙食。可是我很怀疑——时间这么仓促——城里哪家能有这个条件。”

比尔·罗弗斯问：“我们还收住院病人吗？”

“对不起，”欧唐奈说。“我忘记提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停收住院病人。已经通知了住院处。当然，我们希望病理科能很快找到传染原，然后我们再研究收病人的办法。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其他人提问。欧唐奈又向会议桌下首看了看，问：“柯尔门大夫，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戴维·柯尔门摇摇头。“没有。”

欧唐奈把摆在他面前的文件夹合上。“好，女士们、先生们，我建议马上开始吧。”

在会场上椅子开始移动、个人交谈开始的时候，他对皮尔逊说：“约，我可以和你说一句话吗？”

其他人陆续走出房门的时候，他俩一起走到一扇窗前。欧唐奈尽量使自己的声音让别人听到，缓缓地说：“约，在处理这个问题期间，你自然继续负责病理科。可是，我觉得还得和你

讲清楚，在别的问题上原来的决定没有什么改变。”

皮尔逊慢慢地点了点头。他说：“是的。我已经想到了。”

二十二

象一个将军在战斗打响以前巡视自己的部队一样，约瑟夫·皮尔逊视察了病理化验室。

跟着他的有戴维·柯尔门、病理住院医师麦克尼尔大夫、卡尔·班尼斯特和约翰·亚历山大。皮尔逊、柯尔门和麦克尼尔是在医管会开完紧急会议之后直接来的，两个化验员根据原来的指示清理了紧急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

皮尔逊巡视了一遍以后，对其余四个人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带有侦察性质的。在大约九十五个炊事人员当中要找到一个带伤寒病菌的人。这也是一个速度问题；用的时间越长，传染病的扩散机会就越大。我们侦察的手段就是化验大便，今天开始送来，大部分明天早晨送到。”

他对麦克尼尔说：“麦克尼尔大夫，今后几天你的工作是保证化验室暂停一切不重要的工作。检查所有的常规申请单子，决定哪些需要先作，哪些可以推迟，至少要推迟一两天。你认为紧急的化验可以交给卡尔·班尼斯特，尽量和他一起工作，但不要给他的工作分量加得太重，除去重要的项目以外，其余时间留下来，让他参加当前的中心工作。”麦克尼尔点点头，皮尔逊接着说：“你自己处理外科手术回报。把看来紧急的先处理掉，能推迟的先放一下。如果有你不十分有把握的

诊断，给柯尔门大夫或者我打电话。”

“好，我现在就去办公室查看一下。”麦克尼尔走了出去。

皮尔逊对其余的人说：“我们给每一个大便样品单独作一个玻璃片。不要把好几个培养物放在一起，那样做有搞混的危险；损失了时间，又得返工重作。”他问亚历山大：“咱们的麦康吉培养基[①]够不够做大约一百份的？”

约翰·亚历山大脸色苍白、眼圈还红着。他半个小时以前刚从伊丽莎白那里回来。但他立即做了回答。“不够，”他说，“我们也就有两打左右，一般只够几天用的。”

他对化验室问题的反应是习惯性的。可是在他回答过之后，心里在琢磨：对皮尔逊大夫这个人自己到底是什么情绪，连自己也说不清。他觉得应该恨这个老头子，是他的漫不经心造成了他的孩子的死亡。也许过些时候他会恨他的，可是现在，他只感到深深的隐痛和默默的哀愁。面对着目前大家的繁重工作，对他来说也许倒是件好事。至少他可以在百忙之中忘却一些悲哀。

“我明白，”皮尔逊说。“那么就请你在培养室里一直工作到所有的玻璃片都准备出来为止。我们必须在今天下班以前准备出来。”

“我现在就开始吧。”亚历山大跟着麦克尼尔走了。

现在皮尔逊自言自语道：“我们得作九十五份标本，就算一百份吧。假定有百分之五十的乳糖是阳性反应，其余的百

---

① 麦康吉（MacConkey，1861－1931），英国细菌学家。麦康吉培养基为一种麦康吉琼脂，胆汁肉汤液。

分之五十要作进一步检验。恐怕不会再多了。”他看着柯尔门，让他肯定一下。

“我同意。”柯尔门点点头。

“那么好吧；每份标本需要十个糖试管。五十份标本——就是五百份。”皮尔逊转身向班尼斯特问：“有多少糖试管可以用，干净无菌的？”

班尼斯特想了一下，说：“可能有两百个。”

“有把握吗？”皮尔逊认真地问。

班尼斯特脸一红，他又说：“一百五十个总会有的。”

“那么再要三百五十个来。给供应室打电话说需要今天送到，不能拖延。告诉他们以后再补手续。”皮尔逊接着说：“打完电话以后，开始把试管分成十个一组。先用原有的，再用他们送来的。查一查糖类的储备。记住需要葡萄糖、乳糖、卫茅醇、蔗糖、甘露醇、麦芽糖、木糖、阿拉伯糖、鼠李糖，还有一个试管盛吲哚产物。”

皮尔逊一口气不加思索地数出这些试剂，脸上藏着得意的神色，又对班尼斯特说：“你可以在化验室标准工作规程第六十六页上找到沙门氏病原[①]生化鉴别表。好吧，开始行动。”

班尼斯特急忙跑到电话那边去了。

皮尔逊转身问柯尔门：“你想想，我还有什么遗漏吗？”

柯尔门摇摇头。老头子掌握局势之迅速彻底，使得柯尔门又惊讶、又感动。“没有，”他说，“我想不出有什么遗漏的。”

---

① 沙门氏病原（Salmonella typhi），伤寒病原。

皮尔逊看着那年轻的病理医师，愣了一会神，然后说:“那么咱们去喝杯咖啡吧。这可能是今后这几天仅有的一次机会了。”

在迈克·塞登斯走了以后，费雯才感到他这一走给她心里留下多大的空白，没有他，今后这几天会显得多么漫长。但是她相信让迈克离开几天是对的。这可以使他俩都能有机会清理一下思想，仔细考虑一下未来。并不是费雯自己还需要考虑什么，她自己的感情是很坚定的，可是这会对迈克公平一些。可是，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她突然又觉得她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也许是认为自己的感情毫无问题，而是要求迈克去证明他的爱是否真诚。

可是，这并不是她的原意。但迈克会不会这么想呢？费雯心里在嘀咕：假如在他眼里，她好象不那么信任他，不愿意单从表面上看，接受他对她的忠诚，迈克会不会这么想呢？的确，从表现上看，他没有这么想；可是假如他也象她现在这样，前思后想，结果认为就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她考虑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个条子解释一下她的真正意图——可是就在眼前，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她准知道吗？有时候把一件事情想清楚可真够困难的；一开始你做了自己认为是对的事，然后，又怀疑别人可能误会了，于是可能又找出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意思。无论什么事，怎么才能够真正知道怎么样才算是做这件事的最好办法呢……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

门上轻轻叩了几下，洛布顿夫人进来了。看见她，费雯突

然忘记了她已经十九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能为自己决定问题了。她伸出双臂。“噢，妈妈，”她说，“我的脑子都乱死了。”

给炊事人员作的体格检查工作进行得很快。在一排门诊室的一间小诊室里，钱德勒大夫刚给一个男厨师做完检查。“好，”他说，“可以穿衣服了。”

开始，内科主任还拿不定主意，他亲自参加给一部分人检查会不会有失身份呢？但最后他决定还是参加的好。他的态度就象一个指挥官感到在进行一次滩头堡冲锋时需要身先士卒一样，觉得有那么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实际上钱德勒大夫对欧唐奈大夫和皮尔逊大夫一直驾驭着全局的这种状况是不大满意的。自然，欧唐奈作为医管会主席，理应对医院的福利全局加以关注。可是，钱德勒的看法是：他只不过是个外科大夫，而伤寒这种病基本上是内科的事情。

也可以说，内科主任感到在目前这场紧急斗争当中被别人篡夺了扮演主角的机会。钱德勒大夫的内心世界有时会出现一种想法：自己原本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可是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的机会又老不出现。现在，好容易出现了这么一个机会，又把他降格到虽不能说是跑龙套的角色，充其量也只能称为配角的角色。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欧唐奈和皮尔逊所做的安排似乎进行得很顺利，至少他们在要扑灭这场伤寒病的共同目标上是一致的。他这时稍微皱了皱眉，对穿好衣服的厨师说，“记住要特别注意卫生，在伙房里要保持绝对清洁。”

“好，大夫。”

这个人刚走，欧唐奈就进来了。“你好，”他说，“进行得怎么样？”

钱德勒起先打算顶他一句。可是，又一想，究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照他看，欧唐奈除去有些小缺点——有时太民主了一点之外，还是一个好的医管会主席，的确比前一任要好得多了。所以，他满和气地回答：“我已经忘了记数，大概快查完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

“那些伤寒病人怎么样？”欧唐奈问。“还有那四个可疑的？”

“现在可以改成四例确诊，排除两例可疑的，”钱德勒说。

“有出现危险情况的病人吗？”

“我看没有，幸亏有了抗生素！十五年以前比起现在来要麻烦多啦。”

“是的，我看也是。”欧唐奈知道用不着查问隔离情况。钱德勒虽然喜欢摆架子，他在医务方面是无懈可击的。

“病人里边有两个护士，”钱德勒说。“一个是神经内科的，一个是泌尿科的。另外两个是男的——一个是发电室的电工，一个是档案室的职员。”

“是隔得很远的不同部门的人。”欧唐奈考虑着说。

“不错！除去在食堂吃饭之外，没有共同的地方。四个病人都在咱们医院食堂吃饭。咱们从这里下手我看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不打扰了，”欧唐奈说。“你外边还有两个病人，可是别的诊室等的人多，我们正在调配一下。”

“那好，”钱德勒说。“我接着干，一直到作完为止；工作怎

么也不能停——不管多久。”他坐在椅子上伸直了腰。他感到他那种斩钉截铁的话有一种豪迈不减当年的气概。

“说得对,”欧唐奈说。“看你的了。”

内科主任觉得只落到这一点点反应太轻了些,于是僵硬地说:“你出去告诉护士把下一个叫进来,怎么样?”

“当然可以。”

欧唐奈走了出去,一会儿一个帮厨女工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卡片。

钱德勒说:“给我那个。请坐。”他把卡片放在面前,随手选了一张空白病历表。

“是,大夫,”那姑娘说。

“好,先讲你的病史——你自己和你们家庭的——尽量说全一些。先从你父母开始吧。”

在他的仔细盘问下,那姑娘一一做了回答,钱德勒迅速填满了他面前的那张单子。和往常一样,他写完之后,结果就将是一个病历报告的良好典范,可以达到编入医学教科书的水平。钱德勒成为三郡医院内科主任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精确和在业务上很用心的医师。

离开了进行紧急任务的门诊部以后,欧唐奈开始比较深入思考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情况。现在正当下午时间,从今天早晨起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使他很难把全部事态的影响考虑清楚。

意外的事情一件接一件。首先,发现了一个婴儿的误诊,没有多久就死了。然后接着而来的是解除皮尔逊的职务,查

尔斯·窦恩伯格退休，发现医院的基本卫生保健措施已经六个多月没有实施，现在又发生了伤寒疫情，传染病的蔓延之势象一把惩罚之剑高悬在三郡医院的上空。

不多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件。为什么呢？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一直没有发现的隐患突然爆发出来，使整个医院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呢？会不会还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呢？这是不是一个总崩溃的预兆呢？是不是大家都背上了盲目自满的包袱，而欧唐奈自己很可能是这个缺点的祸根呢？

他想：我们都认为这套班子比原来那套班子好，那么有把握。我们都为此而尽力。我们都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争取进步，建立一个治疗中心，一个学习和应用医学的好地方。是不是这一切都失败了？这种盲目的失败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良好愿望产生的吗？是不是我们异常愚蠢、视而不见——眼睛望着云端，被那理想的光芒弄得眼花缭乱，而忽略了眼前简单的、平凡的来自现实的警告呢？欧唐奈在反复考虑：我们建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真正的治疗中心吗？还是由于我们的愚蠢而建立了一座堂皇的石冢①——一个空空如也的消毒殿堂呢？

欧唐奈思绪万端，不觉穿过医院，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走到窗前，往下面一看，医院的前院和往常一样，许多人来来往往活动着。他看见一个男人一瘸一拐地走着，一个妇女扶着他的胳臂；他俩在下面走过去，看不见了。一辆汽车开过来；一个男人跳下车，把一个妇女扶上车。一个护士出来，

① 堂皇的石冢（Whited Sepulchre），《圣经》中形容伪善人物的词语。

递给那个妇女一个婴儿。车门关上了，汽车开走了。一个男孩子拄着拐杖过来，他走得很快，熟练地摆动着身体。一个穿着雨衣的老年人把他拦住；老年人似乎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男孩指了指。他俩一起走向医院的大门。

欧唐奈心想：他们到这儿来有求于我们，对我们寄以信心和期望。我们配吗？我们的成功抵偿得了我们的失误吗？过些时候，我们专心致志地工作能够弥补上过失吗？我们有朝一日会知道这一点吗？

他把思路拉回到更现实的问题上来，他设想：从今天以后必须做很多的整顿。必须补上漏洞——不仅已经暴露出来的，还有其他经过努力探查发现的一切漏洞。必须寻找弱点——负责人本身的，还有医院组织方面的一切弱点。必须进行更多的自我批评，更多的自我检查。让今天，他想，让今天成为一个光亮的火炬，一个悲恸的十字架①，一个重新开始的标志吧。

有许多事情要做，有许多工作摆在面前。要从病理科开始——事故发生的薄弱环节。然后其他地方也要整顿，他猜想还有好几个科是需要整顿的。现在已经定下来的新建楼工作明春即将开始，这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同时进行。欧唐奈的脑子迅速开动起来，他已经在开始作计划了。

电话铃突然响了。

接线员呼唤：“欧唐奈大夫，长途电话。”

是丹尼丝。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曾经吸引住他的清柔和沙

① 悲恸的十字架（Cross of sorrow），指耶稣遇难的十字架。

哑。在相互问候之后，她说："肯特，亲爱的。我要你这个周末到纽约来。我在星期五晚上请了一些客人，想让他们看看你这样一位人物。"

他只犹豫了一下，就答复她说："非常对不起你，丹尼丝——我恐怕去不了。"

"你一定得来。"她的语气很坚决。"我已经发了请帖，不可能再收回了。"

"恐怕你不了解。"他觉得他在拼命设法把话说圆了。"我们这里发生了传染病疫情。我得一直顶到这件事过去才能脱身。然后至少还有几件非办不可的事情。"

"可是你说过，最亲爱的——我一叫你，你就随叫随到的。"这声音里已经稍微带了那么一点不高兴的意思了。他真希望此时能在她身边，那就肯定能使她理解的。慢点，到底真能吗？他又有点含糊了。

他回答："不幸的是当时我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发生的。"

"你不是医院的负责人吗？你当然可以让别人来替你负责一下，就是那么一两天的工夫。"很明显，丹尼丝是不想对他谅解的了。

他小声地说："恐怕不行。"

电话那一头停顿了一下。然后，丹尼丝轻轻地说："我曾经警告过你，肯特——我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

他又开始说："丹尼丝亲爱的，请你——"说到这儿没说下去。

"这真是你最后的答复吗？"电话里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柔，简直有点象抚慰的口气。

“我不得不这样，”他说。“我很难过。”他又补充说：“我给你打电话，丹尼丝——我一能离开马上就给你打电话。”

“好，”她说，“就这样吧，肯特。再见。”

“再见，”他说完，心事重重地放下了电话。

已经到了查伤寒病原第二天的上午。

正如皮尔逊大夫预料到的，昨天下午只送来了少数大便样，大部分是过去这一个小时之内送来的。

病理科化验室中间的长桌上摆满了盛大便样品的硬纸小盒子，每个盒子上都注明了姓名。皮尔逊坐在桌子一头的木椅子上，填写化验室编号，为以后填写检验记录报告单做准备。

皮尔逊作好记录的初步准备工作，紧接着就把样品往他身后递。戴维·柯尔门和约翰·亚历山大一起在准备培养玻璃片。

班尼斯特一个人在靠边上的一张桌子上处理其他化验。那是被束缚在病理科办公室的麦克尼尔决定得马上处理的一些化验请求。

化验室臭气熏天。

除去戴维·柯尔门，其余的人都在吸烟。皮尔逊喷出了大量雪茄烟雾来遮盖打开大便盒放出的臭气。在此之前，皮尔逊默默地递给柯尔门一支雪茄。柯尔门点燃了，但觉得雪茄烟的味道和污浊的空气一样难受，就又把它灭了。

班尼斯特的死对头，那个医院管收发的小伙子很得意，每送进一批大便样品来，总要说那么一句俏皮话。第一趟，他看

着班尼斯特说："他们把这些东西送得真是地方。"后来，他对柯尔门说："给您这些五香的，大夫。"现在，他把一套纸盒摆在皮尔逊面前，问："您这份加点奶油、白糖吗？"皮尔逊气哼哼地没理他，接着写他的字。

约翰·亚历山大很有次序地工作着，思想很集中，动作灵活熟练，就象戴维·柯尔门初次见到他时曾经注意到的那样。他拿起一个纸盒，打开盖子，拉过一个小平皿[①]，用蜡笔把盒上的号码抄在平皿上。又拿起一个木把的小铂丝环在酒精灯上消一下毒，用铂丝环在大便样上刮起一小块放在消毒盐水里。这样再做一次之后，又用铂丝环把一些这样的溶液刮到培养盘上，每次动作都很均匀，稳妥。

他在盐水试管上贴好标签放在试管架上。把带着培养物的小平皿送到试验室那头的恒温箱里。在这里放一天，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开始作进一步培养化验。这个工作是着急不得的。

他转过身看见戴维·柯尔门正在他身后。亚历山大想要说件事，又感觉到皮尔逊在屋子那头；就压低声音说："大夫，我想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事？"柯尔门也往恒温箱里放了一个平皿，关上了门。

"我，哦，我们……决定接受您的意见。我决定去申请上医学院了。"

"我很高兴。"柯尔门带着真挚的感情说。"我敢肯定，那

① 小平皿（Petri dish），实验室用的小玻璃碟，又名陪替氏皿。

会产生很好的结果。”

“什么事会产生好结果？”是皮尔逊在问，他抬起头望着他们。

柯尔门回到他的工作台，坐下，又打开了一个盒子，顺话答话地说：“约翰刚才告诉我他决定申请上医科大学了。前些日子我曾经建议过他应该去上医大的。”

“噢。”皮尔逊盯视着亚历山大，问：“你怎么筹措这笔学费呢？”

“一方面，我的妻子可以工作，大夫。另一方面，我想，也许我可以在课外做点化验室的工作；许多医大学生都是这样做的。”亚历山大停顿一下，看看柯尔门，又说：“我已经设想到这不会是很容易的。可是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是这样的。”皮尔逊吐了口烟；放下雪茄。他象是想说什么，迟疑了一下，问道：“你的妻子怎么样了？”

亚历山大低声答道，“她会好的。谢谢你。”

一时之间大家都没出声。然后，皮尔逊缓慢地说：“我希望能和你谈几句。”他停了一下。“可是我估计谈什么也是不顶用的。”

亚历山大和那老头子对了对眼神。“是的，皮尔逊大夫，”他说，“恐怕是的。”

费雯独自一个人在病房里想看她母亲给她送来的一本小说，可是看不进去，于是叹了一口气，把书放下了。这时候她真希望当初没有逼着迈克答应不来看她。她思想斗争着：要不要把他叫来。她眼光落到电话上，如果叫他，他会来的，可

能几分钟之内就来了。她那种傻气的想法：分开几天使他俩都冷静地想想，真有什么道理吗？说到底他俩在相爱着，这还不够吗？她打电话叫他吗？她的手迟疑着。正当她要拿起电话的时候，她的要坚持到底的决心战胜了。不！她还是要等，已经第二天了。剩下的三天很快会过去的，那时她就会得到迈克——永远归她自己了。

迈克·塞登斯在住院医师休息室一个大皮扶手椅子上躺着。这是工作中的间隔半小时休息时间。他正在按照费雯嘱咐他的话考虑着——和只有一条腿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是个什么滋味。

二十三

是中午刚过的时候。三郡医院发现伤寒疫情之后四天过去了。

院长室里，神情严肃的董事长奥尔登·布朗和肯特·欧唐奈正在听着哈里·塔马塞利打电话。

“是的，”院长说，“我明白。”等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如果有那种必要的话，我们准备做好一切安排。那么，五点钟。再见。”他放下电话。

“怎么样？”奥尔登·布朗急切地问。

“市卫生局限我们到今天晚上找到伤寒病原，”塔马塞利低声说。“如果到那时候还找不到，就要求我们关闭伙房。”

“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欧唐奈站起来了，他的声音很激动。“他们应该知道那实际上等于叫医院关门。你没有告诉他们吗？外边包伙只能解决很有限的病人。”

塔马塞利仍然很沉静地说：“我和他们说了，那也没有什么用。问题是卫生局的人怕疫情在市内蔓延。”

奥尔登·布朗问：“病理科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欧唐奈摇摇头。“他们还在做着。半个小时以前我还在那边。”

“我真不理解！”董事长焦躁地说。欧唐奈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说话时着这么大的急。“四天之内医院里出现了十个伤寒病例——其中还有四个病人——而我们还找不到病原！”

“化验室的工作很重是毫无疑问的，”欧唐奈说，“我可以保证他们没有浪费时间。”

“谁也没有埋怨谁，”奥尔登·布朗紧接着说；“目前这个阶段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可是我们得搞出点结果来嘛。”

“约·皮尔逊告诉我，他们到明天上午估计可以做完。如果带伤寒菌的人确是炊事人员，就肯定能找到。”欧唐奈向塔马塞利请求道：“你能不能和卫生局的人说说，先别关厨房——至少等到明天中午，怎么样？”

院长摇着头说：“我早试过了。他们已经给了我们四天时间；他们不同意再等了。市卫生局的人今天早晨又来过，他们五点钟再来。如果到那时候没有什么结果，恐怕我们只好接受他们的规定了。”

“目前，”奥尔登·布朗问：“你看怎么办？”

“我们院务部门已经开始准备了。”哈里·塔马塞利的声

音里包含着他们共同感到的意外的震动情绪。“我们已经按照我们必须关门的假设进行部署了。”

一时谁都没说话，随后院长问：“肯特，请你五点钟再来一趟——和我一起见见卫生局的人，怎么样？”

“好吧，”欧唐奈沮丧地说。“看样子我得来。”

化验室的紧张空气和在这里工作着的三个人的疲劳感一样，到了万分的程度。

约瑟夫·皮尔逊面容憔悴，眼圈熬得通红，从动作的迟缓中看出他已经精疲力尽了。过去这四天三夜他一直留在医院里，只偶而在他搬进来的一张行军床上睡那么几小时。他已经有两天没刮脸；衣服已经揉绉，头发乱蓬蓬。只是在第二天他失踪了几个小时，院长和欧唐奈问过几次，柯尔门到处找，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随后，皮尔逊又出现了，继续领导他们大家都忙着做的细菌培养和进一步检验的工作，没有解释他上哪儿去了。

现在，皮尔逊问：“我们做了多少了？”

柯尔门大夫查了查单子。“八十九个，”他说。“保温箱里还剩下五个，明天早晨可以用。”

戴维·柯尔门从外表上看虽然象是比那老病理医师精神一些，不象皮尔逊那样狼狈，可是自我感觉却不大妙，他觉得有一种疲劳的压迫感，使他怀疑自己还能不能跟那老头子一样支持那么久。柯尔门不象皮尔逊那样，他这三天还是回到他的套房去睡的，每晚午夜之后才走，第二天清早六点钟回到医院。

他虽然来得很早，可是只有一天他在约翰·亚历山大之前到，那一次也只是比他先到了几分钟。其余几天他来的时候，那个年轻的技术员却已经坐在化验室的凳子上，跟刚开始的时候一样，象一架精密机器似的工作起来。他的动作准确、经济，他记录的每个步骤都仔细缮写得清清楚楚。在工作开始以后，他就完全可以独立进行。亚历山大完全称职，也完全懂得应该怎么做，皮尔逊简单检查过一次，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之后，就没有再过问了。

皮尔逊问完柯尔门，又转身问亚历山大：“你那里需要进一步做细菌培养的数字是多少？”

亚历山大看着笔记回答：“已经检查过的八十九个样子里有四十二份分出来要做进一步培养，第二次培养物已经培植了二百八十个。”

皮尔逊心算了一下，自言自语地讲：“那就是说包括明天那一批，还有一百一十个第二次培养物要查。”

戴维·柯尔门看了约翰·亚历山大一眼，琢磨着这个年轻人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这样全力以赴地投入这项工作，是不是借以解除一些他个人的悲痛呢？亚历山大的小孩已经死了四天了。在这段时期里，这位年轻的化验员的悲痛已经消失了，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柯尔门怀疑约翰·亚历山大的悲哀只是被薄薄的表层掩盖着，他感到在亚历山大说出他想进医科大学的话里就带着这种情绪。这个问题戴维·柯尔门目前还没有进一步追问，可是他决定在目前的紧急情况过去以后，马上就和亚历山大长谈一次。柯尔门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可以给这个年轻人不少忠告和指导。正象亚历

山大自己说过的那样，那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要放弃有薪金收入的工作，会有不少困难。可是柯尔门可以给他指出一些门径，帮助他避免走一些弯路。

这个化验小组原来的第四个成员卡尔·班尼斯特现在已经退出战斗了。这个老化验员工作了三个整天和好几个晚上，做完了日常化验工作之后就主动帮助其余的人。但是今天早晨，他话都说不清楚了。戴维·柯尔门看见他不行了，没有和皮尔逊商量就命令他赶快回家。班尼斯特没有再说什么，很领情地离去了。

送来的大便样的培养工作继续不断地进行着。到第二天，正在培养的又到该检查的时候了，皮尔逊大夫又重新分了一下工，使工作可以象流水作业那样继续下去。约翰·亚历山大和他两个人做第二阶段的工作，戴维·柯尔门继续检查新来的样品。

从恒温箱拿出来的小平皿上面的带粉红色的培养物的表面上，原来放上去的小块大便样品形成一些很小的、湿润的菌丛。每份培养物有千百万细菌有待区分，哪些是无害的，哪些需进一步化验。

那些带粉红色的菌丛是不含伤寒菌的，可以马上排除。有可能带伤寒菌的略带白色的菌丛，要做进一步培养，放在有培养液的含糖试管内。每一份分装十个含糖试管，各含不同的试剂。在经过进一步培养之后，这些试剂会告诉我们哪一份大便样品含有伤寒菌。

现在已经是第四天了，大便样品已经全部交齐。医院里凡是和食物有接触的炊事员、服务员都交了，而化验工作还得

进行到明天才能完。目前，亚历山大提到过的二百八十份要进一步检验的培养物有的已经摆在试管架上，有的还在恒温箱里。虽然做完了的也不少了，可是经过这么几天几夜的奋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份带伤寒菌的。

电话铃一响，坐在离化验室的墙上电话挂机最近的皮尔逊接了。“是。”他听了一会儿，说：“没有；还没找到，我会告诉你——一发现我马上打电话。”他放下了电话。

约翰·亚历山大突然感到有些不支了，写完一页记录，一屁股坐在一个直背椅子上。暂时合上了眼，享受一会儿休息的安逸。

柯尔门在旁边说：“约翰。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两个小时——或许到楼上和你妻子待一会，不好吗？”

亚历山大又站起来了。他知道如果他坐的时间一久就非睡着了不可。“我再做一套，”他说，“然后就休息。”

他从恒温箱里拿出一个试管架，拿起一张记录单子，开始把十样含糖试管排好队，开始检查。他抬头看了一眼化验室挂钟，很吃惊，又过了一天了。现在的时间是差十分五点。

肯特·欧唐奈放下了电话。塔马塞利没有说话欧唐奈也知道他想问什么，就告诉他说，“约·皮尔逊说，没有什么情况。”

在院长的桦木护墙板的办公室里静谧无声。屋里的两个人都明白没有消息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在院长室套间之外，医院的工作已经逐渐趋于停顿。

哈里·塔马塞利几天以前计划的逐步停诊措施从今天下

午就已开始实施。由于现在马上就要关闭伙房就更加显得迫切了。明天早饭开始，吃普通伙食的病人的一百份客饭由本市两家餐厅临时联合起来供应，只供不能转移的重病号食用。其余的病人尽量动员他们出院回家疗养，仍然需要医院照顾的那些轻病号给他们办转院，送到柏林顿市区和郊区各医院。那些医院也在动员它们的力量应付三郡医院送来的大批病人。

塔马塞利知道转移工作要一直进行到深夜，他在一个小时以前就下命令开始了。现在，那些打电话从各地调来的救护车已经排列在太平门的外边。在此期间，护士们、大夫们正在迅速地从集体病房、单人病房里把病人放到平车和轮椅上准备疏散。那些有时间思索一下的人感到这真是令人伤心和沮丧的时刻。在三郡医院四十年历史上，这是头一次把病员拒之于它的大门之外。

奥尔登·布朗轻轻敲一下门，走进院长室。哈里·塔马塞利把他们四小时以前开会之后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董事长注意听着，然后问："市卫生局——他们又来了吗？"

"还没有，"塔马塞利说。"我们在等他们。"

奥尔登·布朗低声说："那么，如果你不介意，我也和你们一起等着吧。"

过了一会儿，董事长对欧唐奈说："肯特，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可是我想起来就告诉你一声。我接到尤斯塔斯·斯温的一个电话。等这些事办完了，他希望你去见他。"

他还有脸提出这个要求；欧唐奈心里这样想着，气得说不出话来。尤斯塔斯·斯温为什么要找他谈话是很明显的；只能是这个原因：不管怎么样，这位大老板还想用他的钱势来给

他的朋友约瑟夫·皮尔逊撑腰。在过去这几天里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他还这么装模做样、还这样盲目无知，简直是难以令人置信。欧唐奈一时怒火中烧，象爆炸似的嚷道："去他妈的尤斯塔斯·斯温和他那一套吧!"

"我愿意提醒你，"奥尔登·布朗冷冷地说，"你是在谈论医院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不论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对他要待之以礼。"

欧唐奈面对着奥尔登·布朗，眼睛里直冒火。他想，那好吧，如果要摊牌，咱们就摊吧。我再也不碰医院的政治手腕了——从今以后。

这时候院长的办公桌上内部通话铃响了。"塔马塞利先生，"一个姑娘的声音说，"卫生局的人刚到。"

这时是差三分五点。

救主堂的钟声在报时。就象六个星期以前那天早晨欧唐奈得到医院要出毛病的第一次警告信息时一样。现在这一行几个人正在穿过三郡医院的楼道往前走着。欧唐奈带着路，后面有奥尔登·布朗、哈里·塔马塞利和柏林顿市卫生局的诺伯特·福特大夫。在他们后边的是营养科主任斯特朗夫人。她是在他们离开院长室的时候到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卫生局官员，介绍时很匆忙，欧唐奈没记住他的名字。

现在外科主任的火头已经过去了，心想幸亏卫生局这两个人来了，不然他非和奥尔登·布朗吵起来不可。他觉出来，这几天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太紧张了，所以容易冒火。董事长不过是传人家的话，欧唐奈的争吵对象应该是尤斯塔斯·

斯温。他已经决定这里的事情一结束，他就去面见那位上了年纪的商界巨头。不管斯温怎么来他的开场白，欧唐奈计划狠狠地、毫不客气地顶他几句话，不管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一行人到病理科来看看，是欧唐奈提出的建议。他对卫生局的人说："至少你看看我们在尽力寻找传染原。"

福特医生开始有点不同意。他说："没有人说你们没有做工作，而且我去对你们的病理医师正在做的事恐怕也没有什么补益。"但是欧唐奈坚持请他去一趟，他终于同意了。现在他们向地下一层病理化验室走去。

这一行人进门的时候，约翰·亚历山大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继续做他的含糖试剂的化验。皮尔逊看到欧唐奈和奥尔登·布朗，迎了过来，在他已经弄脏了的化验室大衣上擦着两只手。哈里·塔马塞利做了个暗示，戴维·柯尔门也跟过来了。

欧唐奈给他们做了介绍。在皮尔逊和诺伯特·福特大夫握手的时候，福特问："你们找到了什么吗？"

"还没有，"皮尔逊向化验室一挥手，说："你看我们还在做着。"

欧唐奈说："约，我想你得知道，福特大夫已经命令关闭我们的伙房了。"

"今天吗？"皮尔逊有点不相信。

卫生局官员阴郁地点点头。"恐怕是的。"

"但是你不能这么做！这是荒唐的！"皮尔逊又恢复了他以前咄咄逼人的样子，他的声音中带着火气，眼睛在疲惫之中含着怒火。他咆哮着说："唉，伙计。我们今天晚上干通宵，到

明天中午所有的化验都完了。如果有带菌的，我们就会知道他是谁了。”

“对不起。”卫生局官员摇着头。“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关了伙房就等于关了医院。”皮尔逊气急败坏地说。“可以肯定地说，你至少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吧。”

“恐怕不行。”福特大夫的话很客气，但很坚定。“不管怎么样，这个决定不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这座城市不能冒疫情扩散的危险。目前，病还局限在医院里，可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扩散出去。我们考虑的是这个。”

哈里·塔马塞利插进来说：“我们今天开晚饭，这将是最后一餐，约。我们已经尽量疏散病人出院，剩下的大部分转院。”

室内静下来。皮尔逊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他那深深凹陷的、通红的眼中似乎积蓄了泪水。他的声音小得象耳语般地说：“我没想到会看见这么一天……”

当这一行人转身的时候，欧唐奈小声补充道：“说真的，约，我也真没想到。”

他们已经走到了门口，约翰·亚历山大冒出了一句：“我找到了。”

这一行人象一个整体似的一齐都转了身。皮尔逊紧张地问：“你找到什么了？”

“肯定是伤寒菌。”亚历山大指着他刚才在做的一组试管。

“让我看看！”皮尔逊几乎是跑过去的。其余的人都回来了。

皮尔逊看了看那排试管。他神经质地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如果亚历山大看得不错，这就是他们奋斗的结果。“核对

一下表格，”他说。

约翰·亚历山大拿起一本书，在一个折叠页上打开。这是一个糖液试管中的细菌反应表。他用手指在“沙门氏伤寒菌”一栏上，准备往下念。

皮尔逊拿起十个试管中的头一个，念道：“葡萄糖。”

亚历山大核对表格，答道：“酸结构，无气。”

皮尔逊点点头，放回这个管子，拿起第二个。“乳糖。”

“无酸，无气，”亚历山大念着。

“对。”停一下。“卫茅醇。”

亚历山大又念：“无酸、无气。”

“蔗糖。”

“无酸，无气。”这又是伤寒菌的标准反应。屋子里的空气紧张起来了。

皮尔逊又拿起另一个试管。“甘露醇。”

“酸结构，无气。”

“正确。”又一个，“麦芽糖”。

“酸，无气。”

皮尔逊点点头。六个了，还有四个。他又说：“木糖。”

亚历山大又念：“酸，无气。”

七个了。

“阿拉伯糖。”

约翰·亚历山大说：“酸，无气或完全无反应。”

皮尔逊回答：“无反应。”

八个了。还有两个。

“鼠李糖。”

“无反应。”

皮尔逊看看试管。他小声说：“无反应。”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试管，皮尔逊念：“吲哚产物。”

“阴性，”亚历山大说完，放下书本。

皮尔逊转过身来，说：“没有问题。这就是带菌的人。”

“这是谁的？”院长第一个问道。

皮尔逊翻转了一个小平皿看，念道：“七十二号。”

戴维·柯尔门已经去拿登记本了。那是他自己写的登记表。他读道：“夏绿蒂·伯格斯。”

“我认识她！”斯特朗夫人很快地插进来说。“她在服务台上工作。”

似乎所有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看了一下挂钟。五点过七分。

斯特朗夫人急切地说：“夜餐！已经开始开夜餐了！”

“咱们赶快到餐厅去！”哈里·塔马塞利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走到了门口。

医院二层楼的护士长慌慌张张地进了费雯的病房，进来的时候，看了看病房号。

“哦，你是洛布顿小姐。”她核对着一个夹纸板，做了一个记录。“你转到西伯林顿诊所。”

费雯问：“什么时候走，请问？”她已经在下午听到紧急疏散的事情和原因了。

“现在救护车很忙，”护士长说。“我估计还得几个小

时——可能今天晚上九点钟左右。你这里的护士有充分时间帮你收拾东西。”

“谢谢你，”费雯说。

护士长的脑子又回到手里的夹纸板上，点点头就出去了。

费雯决定这是该叫迈克来的时候了。他们分开的五天期限到明天早晨才满，可是他俩谁都没想到现在这种情况。而且，她已经开始后悔当初想出的这种分开的办法了；现在她认为这是一种很傻气的、不必要的想法，还不如没想到呢。

她伸手拿起床边的电话，这回不犹豫了。接线员答话时，她说：“请接迈克·塞登斯大夫。”

“等一下。”

等了几分钟，接线员的声音说：“塞登斯大夫已经跟转院的救护车出去了。要别人帮忙吗？”

“不，谢谢你，”费雯说。“可是我想给他留个话。”

接线员问：“是医务方面的吗？”

她迟疑一下说：“啊，不是的。”

“现在我们只能传紧急的医务方面的话。请你等会儿再要电话吧。”卡喳一下电话断了。费雯慢慢地放下了电话。

她听见病房外边的走道里人声喧哗，感到了一种紧张气氛；有人在粗声粗气地指挥着别人，一件东西摔到地上当啷一声，有人笑了。虽然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这时候她恨不得想参加进去，和大家一起干。可是当她的眼光落到被单上，看见她左腿和下边的被单凹下去的样子，突然之间，费雯第一次感到可怕的孤寂。

“噢，迈克！”她低语着。“迈克，亲爱的——不管你在哪

儿，快点到我这儿来吧！”

潘菲德护士刚要走进餐厅，看见一些人朝她这边走来，其中有院长、外科主任，她是认得的。营养科主任斯特朗夫人在他们后边紧步跟着，两个大乳房一颤一颤的。

哈里·塔马塞利进了餐厅之后，放慢了步子，对斯特朗夫人说：“我要把这件事做得利索一些，但不要声张。”

营养科主任点点头，他俩通过一个便门进了伙房。

欧唐奈向潘菲德护士招招手说：“跟我来，请你帮帮忙。”

下面的工作是迅速和准确地做的：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餐厅服务台上工作。转眼之间，斯特朗夫人就已经拉着她的胳臂，把她带进了后边的餐厅办公室。欧唐奈对这个迷惑不解的妇女说：“请等一下，”向潘菲德护士示意叫她陪她一会儿。

“把她盛的食物撤下来烧掉，”他告诉斯特朗夫人说。“尽量把她已经发出去的收回来。把她可能碰过的碟子撤下来煮过。”

营养料主任走到服务台上，几分钟之内，照着欧唐奈的吩咐一一处理了。餐厅里买饭的行列又继续向前走动了。只有靠近的几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欧唐奈在后面的办公室对那女帮厨说：“伯格斯夫人，我必须通知你，现在你得把自己当成医院的病人。”他和气地补充说：“请不必惊慌；我们会把一切向你解释清楚的。”

他又对潘菲德护士说：“把这个病人送到隔离室。她不能和别人接触。我就给钱德勒大夫打电话，他会做出医嘱的。”埃莲·潘菲德小心地把这个吃惊的妇女带走了。

斯特朗夫人好奇地问：“她以后会怎么样，O 大夫？”

“会很好照顾她的，”欧唐奈说。“她要住一个时期隔离室，内科大夫会给她做检查的。有时候，带伤寒病菌的人可能在胆囊上有感染，那就要动手术了。”他又说：“当然，对所有受了感染的人都要继续检查。哈维·钱德勒会负责做的。”

哈里·塔马塞利用餐厅办公室的电话通知他的一个助手，“以下是我的新指示，以前的指示全都取消了——取消转院工作，除正常出院的以外，不要求提前出院了。也取消包伙，全部退掉。这些做完以后，可以通知住院处，”院长向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欧唐奈一咧嘴，“告诉他们三郡医院又开业了。”

塔马塞利挂上电话，接过来营养科主任从她个人的咖啡壶里倒的一杯咖啡。

“顺便告诉你，斯特朗夫人，”他说，“刚才没有时间说，你可以得到你的新的洗碟机了。管委会批准了这笔款子，合同也签了。大概下星期可以开始制造。”

营养料主任点点头；很明显，这个消息是她已经预料到的。现在她脑子已经转到别的东西上了。“趁您在这儿，我想给您看点别的，T 先生。我的冰冻设备需要扩大。”她严峻地看着院长说：“我希望这次不需要再闹一回传染病来证明我的观点了。”

院长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欧唐奈说：“今天你还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吗？”

“今天没有了，”欧唐奈回答。“可是明天，有一件事我打算亲自处理一下。”

他在想着尤斯塔斯·斯温。

二十四

戴维·柯尔门没有睡好。整个晚上他的思想老是回到三郡医院、病理科和皮尔逊大夫那里去。

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一点也改变不了皮尔逊大夫对亚历山大婴儿死亡事故应负的责任，他在一个星期以前的责任并没有减轻。柯尔门也没有改变他对三郡医院病理科的看法：管理混乱、领导思想过时、方法陈旧、设备早就该报销了。

但是在过去这几天里，戴维·柯尔门不安地发现他对皮尔逊的感情在变化，对他的意见缓和多了。为什么呢？一个星期以前，他把皮尔逊看成是一个老迈不中用的人，一个对他的地位过久地恋恋不舍的人。从那时以后，并没有什么根据来改变他的这个看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觉得不安呢？

当然，这位老大夫处理这次伤寒病疫情前后的表现是坚决而称职的，可能比他柯尔门自己所能做到的要强的多。可是，这是很意外的吗？归根结蒂，经验总是有作用的；而且在那种局势下，皮尔逊当然会全力以赴的。

但他对皮尔逊的整个看法却变得不是那么明确和坚定了。一个星期以前，他把这个老病理学家（不管他过去有多大成就）列入“没有”头脑的一类。现在柯尔门又不那么肯定了。他猜想今后他将会对更多问题不那么肯定了。

由于睡不着，他很早就到了医院。他跨进病理科的门时才刚过八点。住院医师罗杰·麦克尼尔正坐在皮尔逊的办公

桌后面。

“早安，”麦克尼尔说。“您是头一个。我猜别人都在睡懒觉呢。”

戴维·柯尔门问：“我们积压了很多其他工作吗？”

“问题不太大，”麦克尼尔说。“不急的压下了不少，其余我都跟上趟了。”他又说。“塞登斯帮了不少忙。我跟他说，他应该留在病理科，不要回外科了。”

另外有件事在柯尔门脑子里。他问住院医师：“那个护校学生——截了肢的那个。那条腿解剖了吗？”他记起皮尔逊和他对这个病例的诊断是不同的。

“没有。”麦克尼尔从桌上挑出一个病历，念道：“费雯·洛布顿，是那个姑娘的名字。这个不急，所以我压下了。腿还在冰箱里。您想自己做吗？”

“是的，”柯尔门说。“我想自己来做。”

他拿了病历走到解剖室套间去，从停尸房的冰箱里取出那条腿，开始解开裹着它的纱布。解开以后，只见那条腿的肌肉已冰冷苍白，大腿中部截断处的血液已经凝固。他在肿瘤区摸索，马上在膝盖骨正下方摸到硬肿块，于是拿起一把解剖刀，深切下去，他的兴趣也随着他的发现油然升起了。

男仆接过肯特·欧唐奈的大衣和帽子，把它挂在阴暗的高大门道的一个衣柜里。欧唐奈往四下看了看，心里纳闷：不管是富是穷，一个人为什么会挑选这么一个环境来居住呢？然后又想，也许对尤斯塔斯·斯温这样的人来说，厅堂的广阔、装修的富丽、冰冷的光洁的石墙垣，给人以封建的权威感，通

过历史的联系能够把人带入往昔的境地。欧唐奈设想到老头子去世以后，这座房子会怎么处理。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博物馆或美术馆，也可能会象许多其他地方似的变成无人居住的荒宅，任其腐朽败落。不能想象还会有什么人拿它作为自己的住宅的。这座房子，照逻辑上的推理来说，应该每天五点钟就关门上锁，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他又想起丹尼丝一定就是在这森严的墙垣之内度过她的童年的。他很怀疑，那时候她会快乐吗?

“斯温先生今天有点疲倦，先生，”男仆说。“他问如果在卧室和您见面可以吗？”

“可以，”欧唐奈说。他心想：他要说的话在卧室里说可能还挺合适。万一尤斯塔斯·斯温中了风，起码可以把他扶到床上。他跟着男仆走上一个弯转的大楼梯，穿过一条楼道。他们的脚步声完全被地上铺的宽幅地毯给吸收了。带路的男仆停在一个沉重的、装有饰钉的房门前面，轻轻叩打了几下，然后转动门把，把欧唐奈引进室内。

一开始，欧唐奈没有看见尤斯塔斯·斯温。一个巨大的壁炉燃着的熊熊柴火吸引了他的注意。炉火释放出的滚滚热浪，使这八月下旬已经有些凉意的清晨变得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炎热。随后，他看见斯温躺在一个有四根床柱的宫床上面，背靠着一叠枕头，身披着一件绣着缩写姓氏的特制睡衣。当欧唐奈走近时，他很吃惊地注意到，自从上次和奥尔登·布朗以及丹尼丝一起吃饭那次晤面以来，这位老人竟变得如此憔悴了。

“谢谢你来这里。”斯温的声音也比以前微弱得多了。他

挥手请客人在他的床头一张椅子上就坐。

欧唐奈坐下说:“我听说你要见我。”这时，他的脑子里已经在暗暗修改原来想直言不讳的一套话了。自然，他对约瑟夫·皮尔逊的立场是不会变的，但起码在态度上他可以变得温和一些。现在他不再打算和这位生病的老人纠缠往事，因为在他们之间的任何较量，都已经显得十分不相称了。

“约瑟夫·皮尔逊来过了，”斯温在说。“大概是三天以前吧。”

怪不得那天找不到皮尔逊，原来他在这儿。“是的，”欧唐奈回答，“我能想象到他会来的。”

“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你们医院了。”听起来老头子的话里有些烦恼；欧唐奈原来设想他会发脾气的，到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

欧唐奈琢磨着不知下面还有什么话，就答道:“是，是那样。”

老头子没言语。停了一会说:“我看有些事情是谁都控制不了的。”现在他的口气有些愤愤然的味道了，或者，也许是无可奈何吧？很难辨出来。

“我看也是的，”欧唐奈温和地回答。

“在约·皮尔逊来看我的时候，”尤斯塔斯·斯温说，“他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是要求我给医院扩建大楼的捐款不附加任何条件。我已经同意了。”

他停顿了一下，欧唐奈在把这具有重大意义的话听进去的时候也没有做声。老头子接着说，“第二个请求是私人性质的。你们医院有个雇员——名字我记得象是叫亚历山大。”

“是的，”欧唐奈很纳闷地说。“约翰·亚历山大——他是个化验员。”

“他们丢了个孩子，是吗？”

欧唐奈点了点头。

“约·皮尔逊请求我来供这个年轻人上医学院。当然，我可以办——不费什么事。钱至少还有那么一点用处。”斯温伸手把被子上的一个硬纸夹子拿过来。“我已经指示过我的律师。会有一笔款子——够他上学和他们夫妇生活得舒舒服服的。毕业以后，如果他要进行专业进修，钱也够用的。”老头子说到这儿停住，似乎有些累了。然后，他又接着说：“现在我要做的是更长久一些的打算。将来总会有别的人——也一样是值得培养的人。我想把这笔款子作为一项基金，由三郡医院医管会掌握。我只坚持一个条件。”

尤斯塔斯·斯温凝视着欧唐奈。他发狠似的说：“这项基金将命名为约瑟夫·皮尔逊医学捐款。你反对吗？”

欧唐奈又是感动，又是内愧，马上回答：“老先生，不仅不反对，我认为这将是您一生中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请你对我说真话，迈克。”费雯说。“我要知道。”

他俩面对着面——费雯躺在病床上，迈克·塞登斯惶恐地站在床边。

这是自从他俩分开几天以来第一次见面。昨晚，医院取消了转移计划之后，她又试着给迈克打电话，但是没找到他。今早，迈克遵守六天以前的约定，不等费雯叫他，就自己跑来了。现在，费雯用一种寻觅的眼光看着迈克，一种恐惧感在暗

暗袭近她、捉弄她，一种直觉的意识在告诉她，终于发生了那她不愿相信的事情。

“费雯,”迈克说。她可以看出他在发抖,“我得和你谈谈。”

没有回答，只有费雯那凝视着他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对。他的嘴唇发干；他用舌头舔了一舔。他知道他的脸上在发烧，他的心通通直跳。他的第一个直觉是想转身跑掉，可是没有，他站在那里，迟疑着，搜索着合适的字眼，但却说不出什么来。

“我想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迈克。”费雯的声音很呆板，似乎已经滤出了一切感情。“你是不想和我结婚了。我会成为你的一个累赘——现在这个样子。”

“噢，费雯，亲爱的——”

“别，迈克!”她说。“请你别这样了!”

他急切地、哀告地说:“请你听我说，费雯——听我说完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他的话又说不出来了。

这三天他一直在寻找此刻要说的合适的字眼，可是他也知道，无论怎么说，结果还是一样。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以来，迈克·塞登斯在内省自己的灵魂和良心的缺陷。内省的结果使他感到很不舒服、很惭愧，但却暴露了他的真情。他完全知道他和费雯即使结了婚也决不会是成功美满的——并不是她不配，而是他自己不行。

在他反省的时候，他强迫自己想象他俩在一起的情况。他幻想看见他俩在一间有许多人的屋子里——他自己年轻力壮，没有缺陷；而挽着他的臂的费雯却在缓慢地、趔趄地移动着，也许还拄着一支拐杖，只能做那假腿能做的动作。他又看见自己在海水中潜泳或在沙滩上半裸着身体晒太阳，而费雯

却不能和他相伴，只能照样穿着全套衣服，因为露出假肢会很难看，去掉假肢又会使她成为可怕的、不能动弹的废人——一个只能招致怜悯或使人尽量避开眼光的人。

而且还不只如此。

他从本能的情操出发很不愿意去想性的方面的问题，但他还是逼着自己去考虑。他设想夜间没有上床之前，费雯会自己解开她的假腿吗？是不是要他帮助呢？知道她下面有一条假腿，在脱衣服的时候还会有亲昵的动作吗？如何过性的生活呢——戴着假腿还是去掉呢？如果戴着，什么滋味——他那急切的身体压在硬邦邦的塑料上吗？如果去掉，接触那断肢会是什么滋味呢？和一个不完整的身体同房能够得到满足吗？

迈克·塞登斯直出汗。他探索到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费雯说："你不用解释了，迈克。"这回她的声音哽塞了。

"但是我想说！我非得说！有那么多事情我们都得想想。"现在他的话脱口而出，急于想让费雯理解在他没来以前他经过了多么痛苦的考虑。甚至到此时，他还需要她来理解他。

他开始说："你瞧，费雯。我想过了，你会好一些……"

他发现她的眼睛在看着他。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她的眼光是那么逼人，那么稳定。"请你不要撒谎，迈克，"她说。"我看你还是走吧。"

他知道没用了。现在他只想赶快走，不要再看费雯的眼睛。可是，他还在迟疑。他问："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我还没怎么想呢。"费雯的声

音是平稳的，但看出来她在尽力控制着自己。“也许我还继续当护士，如果他们还要我的话。当然，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真好了，如果还没好，我还能活多久。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迈克？”

他总算感到内疚地低下了眼睛。

走到门口，他最后一次回过头来。“再见，费雯，”他说。

她想回答，可是她的自我控制已经到头了。

迈克·塞登斯从二楼楼梯往下走到病理室。他走进解剖室，在套间里看见柯尔门大夫正在解剖一条腿。塞登斯看了看，那是一条颜色刷白，没有生命的残肢，黑色的血液从柯尔门的刀下淌出。一时间他惊愕地似乎看到它的上面还裹着丝袜，脚上还穿着一只高跟鞋。然后，他象中了魔似的走过去看了那打开的病历上的名字。

看完之后，迈克·塞登斯走到楼道上冲着墙呕吐起来。

“噢，柯尔门大夫！请进来。”

肯特·欧唐奈客气地从他的办公桌后站起来，那年轻的病理医师走进屋来。当接到外科主任的约见时，戴维·柯尔门正在清理他刚刚做完的解剖工作。

“请坐下，好吗？”欧唐奈拿出镂花的金质烟盒。“吸烟？”

“谢谢。”柯尔门拿了一支烟，欧唐奈给他点了火。他靠在一张皮扶手椅上，轻松一下。他直觉地感到这将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欧唐奈从办公桌后边走到一扇窗户前边，背靠窗，早晨

的阳光从他身后照射进来。他说:“我猜想你已经听说皮尔逊大夫辞职了。”

“是的,我听说了。”柯尔门大夫小声回答。他自己也吃惊他怎么会接着说道:“当然你知道,这几天他在不遗余力地工作,从白天到夜晚,一直没离开。”

“是的,我知道。”欧唐奈看着他纸烟头上的火亮。“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你想到这一点吗?”

柯尔门知道外科主任说的话是对的。他说:“对,我看也是改变不了的。”

“约瑟夫表示愿意马上就走,”欧唐奈继续说道,“这意味着病理科即将留下一个空位置,病理科主任,你愿意接受吗?”

柯尔门迟疑了一秒钟。这是他一直憧憬着的位置——他自己主管一个部门,可以自由地进行整顿,采用科学新设备,实行好的医学技术,使病理科象他设想的那样真正发挥作用。这是他想尝到的美酒,欧唐奈已经把它举到了他的唇边。

忽然他产生了害怕的感觉。他在这即将担负的重任面前有些胆怯了。他想起今后他上面没有别人做主了,作出最后的决定——最后的诊断——将会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能担得起吗?他有此准备吗?他还年轻;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当几年副手。以后还会有别的空出来的位置——上进的机会还多,时间还有呢。可是他知道推托是不行的,这个时刻从他一到三郡医院就已经注定要来到的。

“好,”他说,“如果让我做,我就接受。”

“我可以告诉你,准备让你来做的。”欧唐奈笑了,他问:“你能告诉我点事吗?”

“如果我知道的话，当然可以。”

外科主任停了一下。他在思索这个问题怎么提才好。他觉得这些话对他俩都是重要的。然后他问：“你可以告诉我，你对医务工作和对这个医院持什么态度吗？”

“那很难用言词来表达，”柯尔门说。

“你试试看？”

戴维·柯尔门考虑了一下。的确他有一些信念，但是这些想法他对自己都很少表达出来。也许现在是应该明确一下的时候了。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他缓慢地说，“在于我们大家——医生、医院、医学技术——的存在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病人，为了给人治病。我相信我们有时会把这最基本的一点给忘了的。我觉得我们太沉溺于医学、科学、漂亮的医院，而忘掉这些东西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为了人。那些需要我们的人，那些求助于医药的人。”他停住了。“我这话说得很笨拙。”

“不，”欧唐奈说。“你说得很好。”他感到自己的希望没有落空，直觉是对的；他选对了人。他已经可以预感到他俩——外科主任和病理科主任——会合作得很好。他俩会继续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三郡医院会和他俩一起进步，成长。他们做的事不会十全十美；十全十美的事是没有的。前进的道路上会有失败、有缺陷，但是至少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感情。他们要紧密合作；柯尔门比自己年轻些，有些地方欧唐奈较为丰富的经验会有一些帮助的。过去这几天外科主任自己也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他学习到的一点是热情和冷漠一样可以孕育着内心的骄傲自满，而各种不同的渠道都可以通向灾难性的

事件。从今以后，他要克服自满，以年轻的柯尔门大夫为首的病理科可以成为他的一支坚强的右臂。

他产生了一个念头，问:“还有一件事。你对约瑟夫·皮尔逊这个人和他的离职有什么想法? ”

“我说不好,”戴维·柯尔门说。“我一直在希望我能弄清楚我自己的想法呢。”

“有的时候弄不清楚也不一定是坏事。这可以使我们思想不会僵化。”欧唐奈笑了。“可是有点事情我觉得你得知道。我和医院里的一些老人谈过;他们告诉我一些事,过去我是不了解的。”他停了一下。“约·皮尔逊三十二年来为这个医院做了很多好事——那是一些现在都被人忘却了的事,或者是一些象你我这样的人不常听到的事。你知道，是他建立的血库。现在想起来很奇怪，但是在当时是有好多人反对的。后来，他又要建立一个组织切片委员会；人家告诉我，很多医院的医师为了这件事和他吵得很凶。但是这个委员会还是建立了,对提高外科手术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约瑟夫对甲状腺癌的病因和病例也做过一些研究，大部分已经被医学界接受了，可是很少有人记得这是约·皮尔逊的功劳。”

“这些我还真不知道,”柯尔门说。“谢谢你告诉了我。”

“这些常常是会被遗忘的。约瑟夫给化验室也带来不少新东西——新的试验、新的设备。不幸的是到了某个时候他不再做新的贡献了。他让自己故步自封起来。这种事有时是会发生的。”

柯尔门忽然想起他自己的父亲，想起他那强烈的怀疑，那杀死亚历山大婴儿的敏感血液正是他父亲几年以前给输进去

的——尽管当时已经知道不同 Rh 血型可能造成事故，但却没有进行化验。

“是的，”他说，“是会发生的。”

两个人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走出门以后，欧唐奈低声说：“我们大家有点同情心是件好事。因为不定哪一天你自己也会需要一点的。”

露西·葛兰杰说：“肯特，你象是累了。”

那是中午刚过去不久。欧唐奈在底层楼道里停了下来。露西也停在他身边，他没注意到。

他想——亲爱的露西一点没有变，还是那么热情、温柔。那真是一个星期不到以前的事情吗？他曾经考虑过要离开伯林顿和丹尼丝结婚。现在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象是一段旧时的插曲，目前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是属于此地的；这个地方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他的命运寄托之处。

他拉着她的胳臂。“露西，”他说，“让咱们最近见一次面。咱俩有好多事要谈谈。”

“好吧。”她含情地笑了。“明天你可以带我去吃晚饭。”

他俩并肩走过楼厅，有她在身边，似乎使他产生一种心安理得的感觉。他斜眼看了一下她那苗条的身影，一种信心油然而生，他俩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也许还需要一些调整的时间，可是最后他俩会订下终生之盟的。

露西也在想：人间美梦常会实现；也许我的梦也能成为现实——在那不久的将来。

病理科屋里黑得早。这是在地下室工作的一个缺点。戴维·柯尔门打开电灯，决定他的早期计划之一就是把病理科搬到一个好一些的地方。病理科一定要安排在医院的地下室的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和其他科室一样，病理科也需要阳光和空气。

他走进病理科办公室，发现皮尔逊在办公桌那边清理抽屉。柯尔门进来时，他抬起了头。

他说："要说也真有个意思，三十二年的工夫会积攒下来这么多破烂。"

柯尔门看着他那么一会儿。说："我很难过。"

"没什么可难过的。"皮尔逊粗里粗气地回答。他把最后一个抽屉关上，把一些材料放在一只箱子里。"我听说你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祝贺你。"

柯尔门真心实意地说："我希望不弄成这样，能有点别的办法就好了。"

"现在已经晚了。"他把箱子锁扣扣上，向四下看了看。"嗯，大概没什么了。如果你发现我的什么东西，可以和我的退休金一起给我寄去。"

"我想告诉你点事。"

"什么事？"

柯尔门仔细地告诉他说："那个护校学员——截肢的那一个。我今天早晨解剖了那条腿。你说对了。我错了，是恶性的。成骨肉瘤，没有疑问。"

老头子停了下来。他的思想象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他慢慢地说道："我很高兴我没有弄错，至少在这一点上。"

他拿起一件大衣向门口走去。他似乎要走，却又转过身来，似乎有些心虚的样子问道："如果我给你提点建议，你不会介意吧？"

柯尔门摇着头说："请给我提吧。"

皮尔逊说："你很年轻。你很有棱角，很有个性——这是好的。你在业务上也很在行。你在业务上跟上了时代——你懂得一些我不知道的，今后也不会知道的事。我建议你把这些保持下去。那是不容易的，不要在这点上犯错误。"他指了指他空出来的那张桌子。"你坐在那张椅子上，电话会响，是院长，和你谈预算。过一分钟化验室的一个技术员要辞职，你要平息这个。大夫们会进来向你问这个、问那个检查报告。"老头子脸上露出苦笑。"然后推销员会找到你的门上来——带着打不碎的试管、不会熄灭的酒精灯。你和这个谈完了，又会来一个，这个刚走，那个又来了。一直到一天完了，你会纳闷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做出了什么成绩。"

皮尔逊停下来，柯尔门等着他说。他感到这位老病理学家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回顾他的往事。他接着说："第二天可能还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你发现一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把别人派去学习医学的新发现——因为你自己没有工夫出去学习。你会停止了调查研究；因为你工作那么紧张，到晚上你就累了，你就不想再看书了。而突然间会有一天，你发现你知道的那些原来都已经过时了。而那就是想要改也来不及的时候。"

由于激动，他的声音都变了调了。皮尔逊把一只手放在柯尔门的胳臂上，用恳切的语气说："听听一个过来人、一个老

年人、一个掉队的人的劝告吧。别再走这条弯路！如果必要，把你自己锁在一个柜子里都可以！别接近电话、档案和材料，要阅读、聆听、保证跟上时代！那样别人就动不了你了，永远不会说：‘他完蛋了，被淘汰了；他已成为过去的人了。’因为，那样你就会了解得和他们一样多——更多一些。因为，那样你能取得和你了解的知识相称的经验……”

这声音逐渐消失，皮尔逊转过身去。

“我一定努力记住您的话，”柯尔门说。接着他又轻声说：“我送您到门口。”

他俩走上扶梯，来到医院底层。黄昏时刻的医院各项活动刚刚开始。一个护士匆忙走过；她端着一个餐盘，浆得笔挺的护士服窸窣作响。他们让过了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中年人，一条腿打着石膏，握着一对拐杖，就象一条小船上收进船身的一双桨。三个小护士笑着走了过去。一个妇女队工人[①]推着一辆装着书刊的手推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把花束走向电梯。在看不见的地方有小孩的啼哭声。这是医院的世界：一个生活的有机体，是反映外面更大世界的一面镜子。

皮尔逊在向四周望着。柯尔门在想：三十二年，他现在也许是在进行最后的一瞥。当我的时间到了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在三十年以后想起这一刻的情景吗？那时我会理解得比现在更清楚一些吗？

---

① 指全州医务协会妇女辅助队（Women’s Auxiliary of the State Medical Society）工人。

在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声音:“柯尔门大夫，柯尔门大夫到外科手术室。”

“开始了,”皮尔逊说。“会是一个冷冻切片——你还是去吧。”他伸出手。“祝你幸运。”

柯尔门感觉说话有些困难了。“谢谢你,”他说。

老头子点点头，转过身去。

“晚安，皮尔逊大夫,”这是一位护士长。

“晚安,”皮尔逊说。然后，他向外边走去，半路停在一个“禁止吸烟”的告示下，点燃了一支雪茄。

译 后 记

阿瑟·黑利的作品大都是通过描写一个行业的内部情况，来反映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如《最后诊断》是描写一个医院，《汽车城》是写美国汽车城底特律，《钱商》是写一家银行，《航空港》是写一个民用飞机场等等。所有这些小说的主题写的都是美国现代社会，特别是写美国现代工业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他的笔下的美国社会，形形色色、光怪陆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阿瑟·黑利开始创作的时间较晚（1956 年）。从他的作品比较忠实地反映了美国一定的社会面来看，他是继承了上一代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家之一。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对美国社会的丑恶现象有所揭露，对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有所批判，然而中心思想却是宣扬美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阶层的生活；他所宣扬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个人奋斗精神、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等思想。阿瑟·黑利的这种思想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国在经过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振荡以后，随着电子工业的突飞猛进，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进入了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美国势力在国际范围的收缩，在国内实行的一系列的改良主义措

施，对国内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就鼓励了文艺上改良主义思想的回潮。当然，改良主义不是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痼疾的灵药，但也在一定的角度上反映了美国生活的脉搏。

《最后诊断》是阿瑟·黑利的早期作品（出版于1959年），其主题是围绕着一个医院里因循守旧和现代化的要求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展开的。作者借用一个飞行员（阿瑟·黑利本人就曾是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话说："当你看到一架飞机在天空飞机，这架飞机就已经过时了。"书中的主人公欧唐奈也认为："科学技术飞跃发展、日新月异，医务工作和航空事业一样，永远赶不上。"于是，作者认为，一切专业人员都面临着一个任务：要赶上时代的发展。这从下面这段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欧唐奈……想到飞行和医务确有不少相似之处。这两个行当都是科学的产物，都在改变世界人民的生活，破除陈腐的观念；都在向未知的地平线前进，走向目前仍只依稀可见的未来。……今天的飞行跟不上新发明的步伐；……医院、诊所、医生自己都永远不能完全赶上时代的进展。"

由于保守、自满，人的思想便更容易落后于实际。书中的皮尔逊大夫就是他刻画的这样一个典型。这位曾经在病理科学上有过贡献，担任过地区病理学会主席的老大夫，由于保守、自满跟不上时代，终于走到了自己成就的反面。

作者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

"对于新鲜事物，总有这样的问题：这办法行吗？是个好办法吗？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意味着进步。在医学方面有很多

时候有些假象，有些理论和事实不符，一些一知半解的人单凭热情办事，结果把别人也引入歧途。有时在敢想敢干和合理的谨慎之间很难取其中。”

“热情，和冷漠一样，可以孕育着内心的骄傲自满，”二者都可以成为进步的阻碍。

阿瑟·黑利对于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的人们表示了钦佩。在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工作动力往往是名誉、地位，特别是金钱。但是阿瑟·黑利在这本书里歌颂了为事业而献身的人。欧唐奈是有卓越学历的人，本来他是可以接受一家大医院的聘用的，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反躬自问：“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所追求的成就是什么呢？”最后他决定接受一个中等医院的聘用，要在这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创建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这个事业，他牺牲了名誉、地位，经过一番动摇之后，也放弃了对一个巨富继承人的爱情。

作者对另一个青年医生的描述也比较细致、深刻，给读者一个突出的印象。病理科副主任柯尔门对自己的要求是：“要以一种不妥协的、纯洁的、诚实的、甚至（在目前医疗水平范围内）精确的准则要求自己干好他的医务工作。对于那些不这样要求自己的人，那些讲妥协的、玩弄手段的、偷懒的、不顾一切往上爬的人，柯尔门是嗤之以鼻的。”

他说：“医学研究工作很象砌一道墙。一个贡献出一点知识，等于放上一块砖；另一个人又贡献一点，又放上一块，慢慢这堵墙就立起来了。”“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出轰动一时的事……一个病理医师所能做到的是在他工作的一生中尽他力所

能及的对医学做一些小小的贡献。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

在创作方法上，阿瑟·黑利有两个特点可以提及。他是以暴露行业内幕为拿手的。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在下笔之前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不然他不可能对医院、饭店、汽车业、银行、航空事业都了解得那么详细，那么在行。他的第二个手法是利用现代电影的蒙太奇手法。他描写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情节常常在集中悬念、主线展开的同时，跳跃场景、多方铺叙，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与实感。

本书译出后承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崔博尔同志、北京大学林焘同志、北京市结核病院殷仪训同志指正，谨此致谢。

舒　逊　于北京

1979.4.9